
魔鬼三角与UFO
西方著名科学幻想小说选

魔鬼三角与UFO

西方著名科学幻想小说选

王逢振　金　涛　编

海　洋　出　版　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西方短篇科幻小说的选集，包括了美、英、法、西班牙和加拿大等国著名科学幻想小说作家的十七篇作品。内容涉及海洋、宇宙、原子能、遗传学、机器人、能源利用以及社会问题等各种题材，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西方科学幻想小说的某些写作特点。书中绝大部分作品都曾在国外多次再版，或被选入各种“最佳科幻短篇小说选”的集子。有些故事内容新颖，情节曲折，惊险离奇，扣人心弦；有些故事富有科学性，发人思考，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也有些故事风格新奇，大胆创新。本书不仅可供广大青年和科幻小说爱好者阅读，而且对专业文艺工作者了解西方科幻小说的发展，促进我国科学文艺的创作，也有一定借鉴作用。

魔鬼三角与UFO
（西方著名科学幻想小说选）
王逢振　金　涛　编
责任编辑 家霭 符真
*
海洋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长安街31号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1980年1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32
1980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7
印数：1—420,000　　字数：380,000
统一书号：10193·0013
定　价：1.40 元

前　言

科学幻想小说的兴起和发展，已经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它是当今西方世界非常流行的一种文学作品。

有人说，西方科学幻想小说属于流行文学，缺乏真正的文学价值。此说无可厚非。因为一提西方科学幻想小说，人们立刻会想起二十、三十年代那些低级的流行杂志，想起远途旅行中供人消遣的作品。但是，事情都在不断发展变化。现在有人提出一种截然相反的主张：将来最高级的作品要在科学幻想小说中发掘。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因为科学幻想小说涉及人类与环境这个广阔而重要领域里各个方面的概念，不断提出新的思想、新的憧憬，对人类的未来观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众所周知。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从一定意义上说，生产力的发展依赖于知识的取得。在这方面，我们有“严肃”的科学。但是科学家常常专心致力于当前的科学问题，对趋势和未来的判断，因其固有的严密性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科学幻想小说在这方面打破了一切局限，其想象和预言的诱惑力之大前所未有；特别是以往的许多梦想都已先后变成现实，更使人们相信今天小说中幻想的世界也终将实现。因此，科学幻想小说从思想方法和对趋势的想象方面，对科学技术的改进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原子弹发明者之一雷奥·斯里拉德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读了威尔斯的《获得

自由的世界》，受到很大鼓舞，决定把爱因斯坦的理论公式应用于实际。

科学幻想小说是社会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威尔斯以来，许多作家不断以乌托邦的方式憧憬社会的发展，暗示社会的矛盾。尤其是新一代的优秀作家，他们既被时代的困扰所吸引，又在这种困扰中得到磨炼。创造危机四伏、平衡丧失、末日之后阒无人迹和强迫法制的社会，成了他们作品的重要题材。他们认为，在科学幻想小说里，革新的假设，天才的发现和预见，只是被作为写作方法而加以利用；只有社会的冲击，科学技术对人类的行为、组织、思想意识和道德信念的影响，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新的科学幻想小说着重社会问题，逐步摆脱了科学的根系。所以作品中的想象常常是任意驰骋、无拘无束的。

西方学者认为，我们的时代是科学技术的时代。人文科学工作者应该用人文科学的方式去解释现在的科学时代。每一项科学成就，每一个科学家的活动，都离不开人文科学的范畴。人文科学从广义上研究科学，自然科学则从具体的某个方面研究科学。所以，人文科学工作者要关心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如原子能引起的问题，计算机引起的问题，等等；而自然科学工作者也要了解人文科学，不仅从思想上受到启发，而且要关心自己的研究对社会带来的影响。

目前，科学幻想小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势。一种是大量流行的作品，它们过分追求情节趣味和惊险的刺激，不顾社会现实和科学根据，为商业利润而写作。这类作品缺乏思想性和科学性，但在表现手法上却进行广泛的探索和大胆的创新。另一种以社会问题为题材运用科学幻想小说的表现

方法，或讽喻，或鞭笞，或憧憬社会的未来，或揭示现实的弊病。为表现和解决社会问题搜索枯肠，驰骋想象。因此，现行的科学幻想小说就其表现的内容，几乎无所不有，包罗万象，远古和中世纪的传说，东方或原始的宗教，永生的神话，太平盛世的幻想，大屠杀、灵学、吸毒、污染、性、军备竞赛、种族主义、权利转让、极权主义、空间竞争、遗传变异……无一不被写入科学幻想小说的作品。

总的来说，西方当代科幻小说与凡尔纳时代的作品已经大不相同，思想内容和写作方法都有了新的变化，超出了科普作品和儿童文学的范畴，对社会逐渐产生较大的影响。作品更注意科学发展与社会的关系、科学与人类文明、科学与人类的前途等问题；在创作方法上，更多地采用幽默和讽刺，除去曲折引人的情节结构之外，还注意运用丰富多彩的文学语言。科幻小说与传统文学开始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许多著名的所谓“严肃小说”作家，如美国的约翰·巴思、库尔特·冯尼戈特，英国的安东尼·伯吉斯等，也用科幻小说的方式写出了有影响的作品。现在，虽然许多科幻作家注意作品的科学根据，如阿瑟·克拉克和艾萨克·阿西摩夫，但更多的作家开始把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来表现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但不论哪一种倾向，在促进人们开阔思想、丰富想象、认识社会、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西方科幻小说仍然在不断发展。在我们编的这部选集里，绝大部分被西方公认为短篇佳作，近年来在国外出版的选集中多次出现，有些作品还被译成多种文字，改编成广播故事或电影，在国际上广为统传。选集中的的作品从不同角度

反映了西方短篇科幻小说的一些特点，有的作品富于科学知识，如《$E=mc^2$》和《太阳帆船》；有的作品富于曲折的故事情节，如《地下隧道》和《机器人俾斯麦》；今有的对社会进行讽喻，如《垄断权》、《火气球》和《盒子》；有的预见科学的未来，如《魔鬼三角和 UFO》与《镜象》。为了使读者尽可能多地了解西方科幻小说的现状，我们也选了一些新流派的作品如《鲨舟》和《地球的解放》；这些作品乍读起来显得枯燥费解，但仔细琢磨起来，则别有一番风味，而且这类作品在艺术上进行大胆的探索，在艺术技巧上不无参考价值。应该说，这部选集适合爱好科幻小说的广大青年欣赏，也为科幻和科普作者提供一些艺术上的借鉴。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曾得到孙少伯、李夫珍等同志的大力支持，这里谨致衷心的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不高，图书资料有限，加上欲使本书早日与读者见面，时间比较仓促，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王逢振　　金　涛

一九七九·九

封面设计、插图：赵成民

目　录

魔鬼三角与UFO（西班牙）……………………………… (1)

$E=mc^2$（法）……………………………………………… (83)

机器人“俾斯麦”（美）…………………………………… (151)

太阳帆船（英）……………………………………………… (183)

鲨舟（美）…………………………………………………… (208)

恰逢其时（英）……………………………………………… (251)

镜像（美）…………………………………………………… (271)

审判（英）…………………………………………………… (293)

较量（美）…………………………………………………… (308)

地球的解放（美）…………………………………………… (335)

苏格拉底（英）……………………………………………… (358)

火气球（美）………………………………………………… (378)

垄断权（美）………………………………………………… (403)

照片不会撒谎（美）………………………………………… (419)

休眠的艾拉尔（加拿大）…………………………………… (444)

盒子（美）…………………………………………………… (465)

地下隧道（美）……………………………………………… (493)

魔鬼三角与UFO

〔西班牙〕柯蒂斯·加兰　著
李德恩　译

人们对各种神奇色彩的自然之谜，本能地抱有浓厚的兴趣。在当代我们生活的星球上，似乎没有什么比“魔鬼三角”和“UFO”更富有魅力地吸引着各国科学家和科学爱好者了。

“魔鬼三角”即百慕大三角区，是指美国东南部，以佛罗里达半岛南端为一点，与位于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岛和大西洋上的百慕大岛相连的一个三角形区域。在这个神秘的、充满恐怖气氛的海区，许多船只和飞机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失事的原因又是目前人类所拥有的科学知识难于自圆其说的。“UFO”即不明的飞行物体，通称“飞碟”。这种频繁地出现在各国新闻报道中、引起社会轰动的空中怪物，会不会是来自其它星球的使者驶向地球的飞行器，这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

“魔鬼三角”和“UFO”理所当然地引起科学家的注目，同时它们也成为科学幻想小说热中追逐的题材，这些作品对它们的成因进行了大胆的想象和合乎逻辑的解释，从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西班

牙作家柯蒂斯·加兰的这部作品，最大的特色是把“魔鬼三角”和“UFO”有机地联系起来，小说构思巧妙、情节曲折，在这类题材的作品中不失为一部佳作。

第 一 章

一架小型飞机，在平静的海面上飞行，不时地发出轻微的隆隆声。

在万里晴空中，太阳放射着强烈的光芒，寒冷潮湿的和风不停地掀动着海浪，使岸边作业的渔船微微颠簸。

飞机在蔚蓝的天空中缓缓飞行。不久，便离开了海岸，朝着北——东北方向，径直向深海飞去。

在这架飞机上只有一名驾驶员，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浩瀚的大海，好象在搜索着什么，看起来，不象在寻找渔船和赛艇，也不象在观赏海浪的涟漪，但他的到来却打破了清澈如镜的海面的宁静。

他双手紧握着飞机的操纵杆。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驾驶员，是一位在重重困难中不畏艰险的老手。驾驶一架小型飞机，对他来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是因为肯尼思·戴夫斯有着操纵各种飞机，甚至海上船只和水下潜艇的高超技能。在海军服役期间，又亲身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退伍以后，加入了国家航天局专家团，他的这些经验使他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各项使命。

其后不久，他便进入了一个独特的、很少为人所知的、以缩写字母 NICAP 著称的美国政府组织。只要提起这个组织，人们就会惊奇地打听，这几个神秘的缩写字母代表什么意思。在美国政府的任何活动中，极为罕见地会在谈话、新闻或评论中涉及这几个字母。

但是 NICAP，为了一种具体的特定的使命，一直存在于世。最近几年中，由于它的显赫地位，它的存在更为人们所倾慕。

戴夫斯并不因 NICAP 的重要，而放弃他在国家航天局的职务。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者的目标是相辅相成密切相关的。现在，戴夫斯既不为国家航天局工作，也不为 NICAP 干活，而是为他自己在奔波。这纯粹是他的私事，何况，他正在休假。

他特意申请到这个假期，就是为了能上那个海区觅寻。不过，当初得到国家航天局的负责人马克斯·安德森的同意是很困难的。目前正是根据五年发展新计划要发射宇宙飞船的紧张时刻，需要各种专门人材共同工作。在这种时候要使假期得到批准，戴夫斯得花费很大的周折。即使批准了也不过是仅仅的五天，而不是他要求的十天。

“戴夫斯，我不能给你假期，连一天也不给。”安德森用他一贯的粗鲁口气对他说:“在目前的情况下，除你之外，我可没有再多的人手了。你得记住，小伙子，两个星期内，宇宙飞船在肯尼迪角等着我们，你将会发现，不值得为了你的异想天开而去这样做。”

“我知道，先生,”戴夫斯随声附和地表示赞同，“要不是我的未婚妻……我也不会来请假。”

“我知道你未婚妻发生了什么事。”安德森截住了他的话，这次不象刚才那样粗鲁，甚至还有某种同情的表示：“或许在我的职权范围内能为你做些什么，能助你一臂之力。不过，你要认真地想一想，虽然您全力以赴，但是否会取得成功？海军部的报告写得明明白白，报告中说……，您知道报告中说些什么。”

“我很清楚，先生。”戴夫斯低着脑袋，神情忧郁，却坚定地说：“对这份报告，我至少读了有二十遍，可以说了如指掌。不过，我还没有完全读懂，似乎没有多大价值。”

“要弄清在那个海区发生的许多事件，都没有很大的希望。一百年前就是如此，戴夫斯。”

“先生，话可不能这么说。一百年前，没有雷达、声纳、现代化的通讯工具，船上没有柴油机，也没有保险设备和急救设施。但是今天，我不能同意瑟勒娜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可以断定，造成这些事故的起因，海军部、英国海岸警卫队、侦察飞机未必能深入地追究，弄它个水落石出。他们也许是挂一漏万吧，要自圆其说，但事实却……”

“我不知道是不是象您说的那样。虽然我也百思不解，我的报告是巴哈马群岛和百慕大群岛的英国海岸警卫队在北大西洋的广阔海区搜索后写成的。在搜索时得到了美国海军部的充分合作。在这一带作业的渔船，我们暂不管这些渔船是什么国籍的，都和英国海岸警卫队一样报告说，它们无法通过无线电和‘信天翁’号游艇取得联系。戴夫斯，你不能埋怨别人对发生的事件漠不关心。你应该知道，在海上只要发生任何异常现象，大家都不惜任何代价相互支援的，更何况‘信天翁’号是属于美国海军部的。”

“这种情况是常有的，先生。我不怪罪其他人，我只是表示怀疑而已，我渴能一下子把这些疑团都解开。即使在我的生命中，这是最后一次的飞行，我也要飞向那个海区。先生，我坚信我将会找到一些，那怕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这将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弄清这个可诅咒的海洋真相，它用魔力吞噬了船只、飞机和我们的人哪!”

“那末好吧！我就给你五天的假期，多一天都不行。如果你到时不归，我将免去你在国家航天局的职务。也许从经济上考虑会使你冷静下来。你有着私人的交通工具，却从事于无益的活动。我对你很了解，你把你的才华用于航天和征服宇宙的工作，献身于我们的事业，我很喜欢你的这种品质。我也希望从事我们这样工作的人，所有的人，都要成为象你这样的人。如果在别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给你一个月的假，但今天……”

“好吧，我就请五天假，要是我没有遭到‘信天翁’号和它的船员们的厄运，到第五天，我一定会到这儿向您报到，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我知道你会按时回来的，因为你从来没有失信过。戴夫斯，祝你一路平安！不过，要加倍小心。”

“一定遵命，先生。”这便是戴夫斯出来时的诺言。

现在，他正飞翔在大西洋的海面上，沉浸在如醉如痴的回想中。小型侦察飞机发出持续不断的、单调的马达隆隆声，反而有助于他的寻思。不久前，他弄到了这架飞机，原先只不过用于体育锻炼，现今做梦也没有想到给它派了这么个用场，这和用作体育锻炼的目的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到了哪儿啦？”他自言自语地说，两眼紧盯着一望无际

的蔚蓝色的地平线，全神贯注地寻找着离这儿不远的马尾藻海。瑟勒娜，你在哪儿？你的船又在何方？船员们又在……？

大海并没有作出回答。它保持着历来令人神往的神秘，尤其是某种秘密笼罩着这兴妖作怪的海区，它从远古以来就闻名于世界了。

现在，一个新的奥秘同难以置信的、无法解释的事实息息相关了。一条新船，毋宁说是条游艇，载着三十九名旅客在不祥的百慕大死三角海区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三十九名旅客中恰好有他的未婚妻瑟勒娜。

“那是百慕大死三角海区，戴夫斯先生。我劝你不要到那个地区去冒险。”

驻扎在巴哈马群岛纳索的英国皇家海军准将赫尔曼·斯托因布莱斯告诫戴夫斯。

“为什么？先生。”戴夫斯端详着这位和蔼可亲而又态度严肃的人，不禁惊奇地问。

“这很简单，我的朋友，因为这一带是显而易见的危险海区，对孤身一人尤其危险。”

“危险？你讲的是风暴和飓风吗？先生。”

“不，而是另外一些东西。”将军的目光凝视着他，对他的无知感到吃惊。“难道你在美国没有人对你说起这个海区吗！”

“我以为人们谈论的……船只失踪的神话故事，而这些……”戴夫斯惊恐万状地说着。

“我说的正是这些，戴夫斯先生，我请你不要把它看成是一种神话故事，我向你保证，这和神话故事毫无共同之处。”

他猛地打开桌子的抽屉，把英国海军在纳索的一份档案卷宗用力地掷在桌子上，展现在戴夫斯的面前。“假如你有时间的话，好好地看一看这些报告和材料，所有这些报告和材料，都经过正式的核实，那怕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也没有放过。”

“是哪一类的，先生？”

“最后几份报告是关于在美国注册的‘信天翁’号游艇。这条游艇在巴哈马群岛东北海域航行，准备开往百慕大群岛，说得更确切些是驶往大百慕大群岛的汉密尔顿港。开头几份材料记载着一八四〇年从哈瓦那到欧洲的法国船罗刹利号。这条船高高升起的桅杆和整舱的货物样样俱在，但船员却一无幸存。迄今，不同国籍的失踪船只和飞机与日俱增，档案袋已经塞得臌臌的了，可惜，‘信天翁’号不是最后的一宗档案。”

英国海军的办公室里阒寂无声。戴夫斯浮想联翩，不久前还以为是神奇的传说，对一无所知的人来说充满着恐惧和迷信色彩的饶有兴味的海员故事，如今在二十世纪的今天，一个皇家海军军官无情地向他证实了它的存在，甚至把有关二十多艘失踪船只和为数众多的坠毁飞机的证据、报告和材料供他阅读。

“毕竟是一种纯粹的幻想……”戴夫斯喃喃自语。

“不，这不是幻想，戴夫斯先生。”赫尔曼准将叹息着说，他低垂着脑袋，被雪茄的尼古丁熏黄了的手指漫不经心地弹击着桌子。“我很同情你，戴夫斯。为了失踪者，您来到这个海区，不过‘信天翁’号和船上乘员的失踪，并不是什么新闻，也不是第一遭，虽然我们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难道就没有人表示怀疑，提出某种观点作出某种解释，

那怕是不着边际的解释吗？”

“怀疑？观点？解释？”准将耸耸肩，忧郁地瞧着他。“我的朋友，据我所知，在世界各地发行了许多有关这个奥秘的书籍，人们把荒诞无稽、妖魔鬼怪的各种虚无缥缈的解释强加在既成事实的头上。我对它们不屑一顾，事实就在这儿。事实毕竟是事实，事实胜于雄辩……。”

这便是戴夫斯在纳索第一次与英国将军的会见。他驾驶着飞机继续搜索着，同时仔细回味着这一切。他不愿放弃他的打算，也不愿以某种借口抛弃他的计划。他继续在漫无边际的海面上，寻找失踪了的‘信天翁’游艇。

自从赫尔曼准将把百慕大死三角海区的各种事件向他和盘托出后，戴夫斯再也不抱很大的希望。但戴夫斯决心要继续寻找。

他要寻找，直到发动机的燃料消耗殆尽，然后再飞回纳索。重新加足燃料，不顾劳累地继续寻找。他怎么能这样失掉他的瑟勒娜呢！要知道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要成为终身伴侣了……。

他继续寻找着。

对大海的注目久视，对各类船只：从休假的游艇，到货船和渔船他都不放过，这使他双眼疼痛。他急地盼望着能看见瑟勒娜的叔叔霍默·亚当斯的‘信天翁’号游艇，那条乳白色的、硕长的船。

当他在寻觅时，他的回忆，不知不觉地把他带到了和瑟勒娜在迈阿密最后一次见面的幸福时刻。当时他正为离肯尼迪角不远的国家航天局执行一项任务……

“瑟勒娜，你得等我几天啊！一旦计划付诸实施，我就向安德森请两个星期假。那时，我将能和你一起欢度愉快的假期，还能为我们的婚礼制定一个计划呢！”

瑟勒娜柔媚地瞧着他，女性的深情在她的深蓝色的眼睛里又增添了光泽和柔情。她的眼睛，使人想起乌云密布的天空下，暴风雨掀起的蔚蓝色的海水。

“不，戴夫斯，亲爱的。”她愉快地拒绝着，使劲地摇曳着她褐色的秀发。“我不能这样做，霍默叔叔会生气的，他决不会在最后一刻放弃乘他的华丽游艇去百慕大的计划，你是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太爱大海了，没有人能够说服他把旅行的日期往后推迟一个月。”

“要不……你留下，等着我，让我们作一次更有意义的旅行。”

“戴夫斯，我陪着叔叔霍默和他邀请的客人，不也可以作一次有意义的旅行吗？”她笑了起来。“你还不明白，霍默叔叔宠爱着他唯一的侄女，他的万贯家产继承人瑟勒娜，他要把她的侄女带在身边，形影不离，免得她心血来潮，跟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名叫戴夫斯的田径运动员结婚。”

戴夫斯不自在地嗤嗤地笑出声来，把瑟勒娜搂抱在怀里，瑟勒娜的丰满诱人而湿润的嘴唇紧贴在他的嘴上，热烈的吻着她的未婚夫。

他温情地望着瑟勒娜，低声地说：“瑟勒娜，你还是那个老样子，老是爱开玩笑。”

“你不信，说真的，”她一本正经地说着，双眼含着庄重的神情看着他，“霍默叔叔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他要我成为你的戴夫斯太太之前，暂时离开几个月。眼下，我还是一个

自由人，一个运动员。他在周游各地时要我同往，我不能辜负他的一片好心，要不，他会伤心的。我们至多分别二十天，何况，你在国家航天局的工作也脱不开身，特别是现在，空间计划正在紧张地进行，你还有另外一些工作，在……叫什么来着？我老是记不住开头的几个字母。”

“NICAP，”他微笑着回答。“瑟勒娜，叫 NICAP。”

“对了，叫 NICAP。……多难记的名字！戴夫斯。”

“这是几个缩写字母，全称叫国家空中现象调查委员会，也叫空调会。”

“我早就清楚了，是些大孩子们玩的抓‘飞碟’游戏，只是玩玩而已。”瑟勒娜爽朗地笑了。

“不错，孩子们的游戏。”戴夫斯也赞同地笑了起来。“但也不完全是‘飞碟’，亲爱的。”

“噢！那么又是些什么呢？”

“OVNI……”

“唔，OVNI 的意思是不明身份的飞行物体，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名词，不是这样吗？”

“你说得完全对。根据政府的命令，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调查不明身份的飞行物体的。它属五角大楼和空军部双重领导，但它不是一个军事组织。我既在国家航天局工作，又在空调会兼职，我这个人，一半属于民政方面的领导，另一半又归属军事方面的管辖。双方只不过利用我在航天方面的研究和我在海军部对空中观察的专长，也许，我还有驾驶飞机和船舶的特长。”

“你倒是一本为政府所用的活的百科全书啦！”瑟勒娜讥讽地说。

“不敢当，离做一本百科全书还相差很远呢！说实在的，我倒感到有点儿成了山姆大叔的奴隶了。要不，我可以把许多时间都献给你，甚至和你一起去百慕大旅行……”

“这，怎么行呢！我怎么能对霍默叔叔说个不字呢？”她钟情地抚摸着戴夫斯和胳膊，情思缠绵地瞧着他的眼睛。“戴夫斯，我的心肝，你听我说，二十天后我将回到你的身边。从此，我再也不离开你，我将永远是你的，做你的戴夫斯太太，你高兴吗？”

“我太高兴了。”戴夫斯欣然接受了。

瑟勒娜并没有遵守她的诺言，一个月过去了，也没有见她回来。“信天翁”号也没有返回。没有人知晓霍默的游艇在哪儿，船上的全体乘员又在何方。

最近，人们才获悉游艇在驶往百慕大的汉密尔顿途中，拍发了一份奇怪的电报，虽然电文有脱落，但却知悉了船上的反常现象。人们得知不幸的消息后，都前去救援。

“信天翁”号游艇再也没有出现过，连遇难的一丝痕迹也没有留下。

戴夫斯蓦然中止了他的回忆。

他的注意力从回忆和思虑中脱颖而出，全部集中在飞机下方的大西洋海面上。飞机急骤地向下俯冲。

一条乳白色的船，仿佛在海上漂浮，在他的咫尺处荡漾，没有错，是一条游艇。

我可找到它了，就是这条“信天翁”号游艇。

第　二　章

“信天翁”号游艇……

终于发现了。他花的心血没有付之东流。船在海面上纹丝不动，发动机也不再运行。有时，在浪涛的拍击下，轻盈地晃动着。

在海面上除了戴夫斯的飞机外，周围还有数条舰船，其中有两艘英国皇家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和一艘名叫“海军”号的美国船。这三艘船全速地由北向这个地区汇合。

戴夫斯的飞机在游艇的上空来回地盘旋，他郁郁寡欢地环视着眼前的一切。这么多的船只来救援“信天翁”号游艇使他大为不快。因为他从地面上发来的电波中得知，海岸警卫队的一名军官和四名士兵检查了游艇。

“船上杳无一人。”这是检查人员不安的报告，“船舱空空如也。”

难道他辛苦地寻找，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答复，难道就这样向航行在这个海区附近的船只拍发急电吗?

“船上杳无一人。”这是多么冷淡、简单的报告。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一接到上述报告，戴夫斯便争辩地说，“据我的观察，船甲板上救生艇都在，救生圈一个也不少。”

“我们的检查确实无误。”海岸警卫队的军官告诉他说，“事实对你、对我都一视同仁。船上空无一人，绝不会有错，甚至他们匆忙离去时的蛛丝马迹都没有留下，好象……好象都被蒸发掉了。”

“都被蒸发了!”戴夫斯气愤地叫了起来，“谁也没被蒸发掉，先生！是某种原因使他们集体撤离的！或许船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我们的技术人员检查了发动机和船上的所有部位。”从无线电里传来了冷静的反驳，“船没有遭到任何损伤，船上所有的东西都井井有条，完整无缺。无线电和雷达都正常，发动机擦得干干净净的，还上了油，一点儿毛病也没有，燃料充足，如果愿意，足够跑一趟欧洲的。”

戴夫斯无言可答了。无法再和他们辩解。难道真的一点原因也找不出来吗？有史以来，再也没有比这更难于理解的了。船和船上的乘员的消失，是否可以解释为船在没有损伤的情况下突然沉没了。但这……，这不合乎逻辑。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不过……。”

戴夫斯不亲自检查一下，他是不甘心返回纳索的，当他被告知“信天翁”号将由船拖到附近港口时，他生硬地说：“好吧！我来检查这条游艇。也许有什么东西从你们身边溜掉了……”

他的态度引起了海岸警卫队人员的不满，但也没有人表示反对。

几小时以后，戴夫斯把飞机降落在附近的机场，便登上了停泊在港口里的空荡荡的游艇。

一名海岸警卫队员在船的入口处担任警戒，另一名在甲板上。这时戴夫斯开始了在空空的、寂静的游艇上枉费徒劳地搜索。在二十世纪的今天，他亲眼目睹了在神话里出现的海妖船。

他仔细地搜寻着，首先他来到了船舱，尤其是霍默的客舱，然后又到瑟勒娜的客舱……

戴夫斯跨进瑟勒娜客舱的门槛时，心情的激动使他的嗓子都硬噎住了。他慢慢地朝前走着，看见瑟勒娜的随身物品，仿佛她的影子就浮现在眼前。

一张镶在皮镜框里的照片，是戴夫斯在肯尼迪角发射宇宙飞船时的照片。他身着军服、佩带着国家航天局的徽章。在照片的旁边，放着一台盒式录音机和几盒古典音乐磁带。在音乐家中，瑟勒娜最喜欢的是勃拉姆斯和莫扎特。

然后，他看到了她的衣服饰物，床头桌上的化妆用品，从镜子前的……到挂在玲珑的小衣柜里的运动服，一切都有条不紊，整洁、干净地放在它们的原来位置上，看不出发生过暴力、匆忙和混乱的迹象，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切都照常如旧。

他感到一阵战栗。在他眼前的情景，怎么会发生意外呢?如果三十九人会同时失踪，又不留下丝毫痕迹，也看不到暴力和混乱的迹象，这将会是多么可怕，令人震惊的场面！如果说是集体的撤离吧，即使他们有充裕的时间，慢条斯理，不慌不忙，井然有序地离开，也很难做得象他们那样完善，那样细致，那样从容不迫，宛如远渡重洋后刚从船上下来，或许更有甚之。

他停住了脚步，思索着，警觉的目光紧盯着眼前的东西:窄小的客舱和舱里的床铺、浴室及厕所。这些便是瑟勒娜在深海的容身之所。

在一个小衣柜里，他发现了一柄牙刷，一支牙膏和女人贴身用的卫生用品，甚至在她离去以后，遗留在厕所里的肥

皂。既荒唐，又无法使人理解，谁也不会在从容离去时，把这些东西留在这儿。一个小的手提包和一只手提箱就可以把这些东西装走。没有一个女人，在她离开的时候，会把这些东西扔在这儿，那末……

他迷惘了，心智昏懵了，恐惧使得他草木皆兵。越使他无法理解的东西，越使他感到害怕。那些东西，乍一看来没有什么价值，但在背后也许遮盖着某种更为使人震惊的阴谋。不管怎么说，目前还缺乏合乎情理的解释。船上三十九人中没有一个人随身携带贴身衣物，那怕是一件很小的东西。衣服、鞋子、个人卫生用品和日常用品，一件也没有带走。

在船上各处都没有因使用暴力而留下的痕迹。他怒不可遏。海岸警卫队的侃侃而谈，更使他火上加油。他感到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也许是某种更为险恶、可怕的东西。但是，总还可以提出怀疑吧！即使某种观点是无足轻重的，结果是荒诞不经的……。

在纳索时，赫尔曼准将的解释又在他的脑海里萦回。这使他惊恐不已，但他的健全的理智又把这些荒诞的捉摸不透的解释丢在脑后。

失踪……船只和飞机的一去不得返，船员被蒸发而不留痕迹……神秘莫测的奥秘，奇怪的设想，荒唐的结论……。

他从海员们的嘴里听到过对百慕大死三角海区的描述，也读过报纸上关于这类的报导，尽管他对水底奥秘之类的书都不屑一翻，在这类书里讲述了海底有一种东西能把船只和飞机引向死亡，并使它们永远沉没在海底。还有些书说这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是隐藏在海底里的邪恶的力量发出的咒语。更为符合科学的设想则认为在深海里有一种放射性物质，

影响了船只和飞机的航向。

但又如何能解释船上人员都失踪了，船只却完整无损地又出现了呢？还有一种假设，他想起来就害怕，可是他的理智总是固执地把它拒之于门外：在百慕大海区有一个“洞”……。也许这个“洞”是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一扇无形的大门，人类走向四维空间的大门，人所感觉不到的另一个世界。

“天哪!”当他走遍船舱的各个走道时，情不自禁地叫喊起来，他不相信世界上真有其事。“这种假设没有事实根据，现实生活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还有一种更为荒谬的观点，这就是所谓宇宙人。这种观点对他的影响甚深。他在空调会的工作和对飞碟的研究，比任何人更懂得“不明身份的飞行物体”存在的可能性。但是要把他的工作和“火星人”驾驶“不明身份的飞行物体”或“火星人”已成了绑架海上船只和空中飞机的海盗连系起来，他想也不愿望，两者之间在他的理智的头脑里有着很深的鸿沟，还无法把它们弥合在一起。船舱检查结果并不使他满意。虽然他明知一切都正常，但还是决定到底层客舱去看看。霍默，瑟勒娜的百万富翁的叔叔，常常选择一些老主顾让他们住在底层客舱里。

他不抱任何希望，机械地检查着底层客舱。无疑，海岸警卫队说对了，他自己是固执己见的。此外还能说明什么呢?事实总归是事实。

他到了底层客舱，开始检查每一个床位。事实又开始向他证明，在驶往百慕大的船上，要寻觅到什么是徒劳无益的。

他检查完了一个床位，又检查另一个床位，一连检查了八个床位。三个床位是女人的床位，其余的都是男人的床位。检查完了以后，他感到失望。和上层客舱一模一样：衣服、饰物、物品、卫生用品和个人用品……原封不动地放在那儿，都放得整整齐齐。整齐得叫人讨厌、生气，简直是伪造出来的，比现实生活要整齐上千倍。大概有一只魔鬼的黑手，把杂乱无章的物品安排得井然有序。

“我宁愿看见一些打碎的、打落在地的、或者翻倒在地上的……，甚至能看到血。”他自言自语地说，他没有发觉他的声音在逐渐地升高。他神思恍惚，仿佛站在那个捉摸不定的奥秘面前。

突然，他在游艇的底层好象听到了什么。他听到的不是他的声音，不是他的脚步声，也不是他的呼吸。在船舱的最底层，由于墙壁和间隔着距离的原因，只能隐约地听到一条狗不停地吠叫声。

一条狗……

他摇了一下脑袋，也许听错了？可能是码头上狗叫的声音吧，但声音却越来越近。狗一定在船里。

各种揣测在他的头脑里猛烈地游移着。他想起了想入非非的霍默老人。他银丝斑斑，嘴上刁着烟斗，穿着挺阔气的海军服……他又记起了和老人在一起的瑟勒娜，她漂亮迷人，笑容可掬，一切都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还有“斯基派!”……

“斯基派!”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喊叫着。

狗的吠叫声也高昂起来，声音里带着愉快的几乎是幸福

的声调。戴夫斯激动极了，在船舱里奔来跑去，到处寻找着，竭力寻找狗叫的地方。

他不断地呼喊，叫着狗的名字，它是瑟勒娜的心肝宝贝。是它，它回答了，好象在使劲地回答。

但是，“斯基派”和他们一起旅行去了，为什么不在岸上，却摸到码头上，还跳到船上来了，这怎么可能呢？叔侄俩，如果没有“斯基派”是不出海的。他们常说他们横渡大海时，总是把它带在身边的……。

如果说船上没有人，为什么它却在船上呢？

他的搜寻没有白费。在机舱里，在“信天翁”号的深处，他找到被关了起来的“斯基派”。它嗥叫着，拼命地抓搔着门。戴夫斯打开了门，毛茸茸的小动物，亲切热情地跳到他的手臂上。在愉快的吠叫声中，他的手和脸被狗舐湿了。

“斯基派……”戴夫斯喘着气说。“斯基派，我的小朋友，为什么只留你一个在这儿？你是一个不会说话的见证人，你不能把船上发生的一切告诉我。你不会说话，我的朋友。你不会把你经历过的事情向我诉说……。”

也许，戴夫斯的想法错了。

“一条狗！”一名英国海岸警卫队的人员，摇着脑袋，惊讶地看着可爱的“斯基派”。“这有什么价值！我可以起誓：这条狗绝不在机舱里，或许是我们来了，它躲了起来……大概您对这条狗很熟悉吧？也许它听到了您的声音，察觉到您的光临，它又起死回生了？”

戴夫斯耸耸肩膀，愁容满面，机械地抚摸着舒适地躺在他脚下的狗。

“可能是这样吧。”他回答。

“这个小动物无疑也和它的主人——瑟勒娜去旅行了。”

“一点也不错，和通常一样，它也去了，这次也不例外。它的主人不会让它单独留在陆地上，更不会托他们的朋友代为照料。”

“事情很清楚了，‘斯基派’是在这条船上。这个事实是成立的，它是船上唯一活着的生灵。”

“这是你的看法。”戴夫斯不耐烦地说。

海岸警卫队的军官和赫尔曼准将默默地交换了一个眼色。准将对戴夫斯的话感到意外，他不时地把目光注视在这条小狗的脸上。

“象这样的事，不是第一次。”海军军官斩钉截铁地说。

“唔！什么？”戴夫斯向他转过身去，“第一次发生了什么事？先生。”

“一条狗，作为唯一的幸存者留在船上，这不是第一次，戴夫斯先生。”准将叹息着说，一面翻寻着文件，然后用清脆的声音朗读起来：“一九四四年，说得更精确些，在十月二十二日，海岸警卫队在佛罗里达海岸附近发现了一条‘鲁比孔’号古巴货船，船上除了一条狗以外，空无一人。据说船上还有一只鹦鹉，但没有找到它，连它的影儿都没有看见。”

准将的办公室里鸦雀无声，海岸警卫队的军官摇头叹气。戴夫斯紧皱双眉，不再抚摸‘斯基派’，言简意赅地说：“鹦鹉会说话，准将，但是，狗不……”

准将目不斜视地看着他，带着某种怀疑的神情，点了点头。

“这大概是找不到鹦鹉的原因吧！奇怪的是，给我们留

下的总是不会说话的目击者，你说是吗？”

“我也想得很多……但对鹦鹉失踪的情况，还不太清楚。”

“先生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赫尔曼准将若有所思地说了起来，“狗的出现，不仅不能对解释这个问题带来光明，反而更为黯淡。你一定会断言，霍默叔侄俩，不管理由多么充分，借口多么圆滑，在他们弃船离去时，不会把这条狗留在船上。难道狗被他们遗忘了？还是让它自谋出路呢？”

“你说得对极了。”戴夫斯同意地说，“如果他们是自愿离船而去，一定会把‘斯基派”带在身边的。瑟勒娜不会让她的狗死在船上的。因为船在大海里要逗留很长的时间啊！在这种情况下，得给‘斯基派’喂食。幸好，水倒不缺，在游艇的机舱里有一只小型的容器，船上水箱排出的水，不断滴在这个容器里，可以给狗解渴，不致于使狗干渴难忍，或者干渴而死。”

“既奇怪，又新奇，事情越来越不好办了。本来要把问题弄清楚，现在越弄越糊涂了。技术人员报告说船上没有发生任何异常现象。机器都好好的，看不出船上的乘员集体离去的惊慌的痕迹。”

“可是，他们却都不见了。”戴夫斯固执地说了一句。

“他们是不见了。”英国海军准将气呼呼地说，仿佛要把有关不祥的百慕大著名而又令人震惊的海区的厚厚的卷宗扔掉似的。他脸色铁青，手里拿着卷宗，双眼凝视着戴夫斯，“我看，他们被绑架了。”

“被绑架了？”戴夫斯不安地眨着眼睛。

“被谁绑架了，我还不很清楚，也许是一次海盗行动。霍默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很快会有人要他花钱来赎命的。”

“你认为这是一次恐怖行动，就象飞机上发生那样类似的绑架行为吗？准将。”海军军官吃惊地问。

“也许是，是一次政治事件，在我们现今混乱的世界里又一起政治事件。这个令人咒咀的海区，它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比简单的恐怖行动更为复杂，更叫人担忧。”

“真是这样!”戴夫斯有些急躁地说，“你们都说对了，我倒要问问，我们是面对国际上普通的绑架行为……还是复杂得多，阴险得多的恐怖行动？”

“去你的吧……”准将讥讽似地笑着说，他蓝色的眼睛落在这个年轻的美国人身上。“好象就是你对这件事本身疑虑重重，也许你在船上搜索时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了吧？”

“船上所有的东西都很特别，先生。”戴夫斯接着说：“船上的气氛平静，没有暴力，也没有骚动……先生，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唯一叫我担心的是他们的生命，尤其是她，我的未婚妻。”

“这种感情是很自然的，戴夫斯先生，我也为他们担忧，我希望这一次不要象往常那样叫我们一无所知。我已命令海军的飞机、潜水艇、潜水人员和各种舰船，从海面到海底都要进行深入的搜查，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一些线索，使我们能详细地了解事情的真相。这是海军部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暂且不谈贵国的海军当局，虽然游艇的国籍和船上的人都是你们美国的。但是我们对船上人员的卓越才智深信不移……我们还相信上帝。”

“在调查中，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谜。”海军军官补充说。

“什么谜？”戴夫斯惊叫起来，同时看着海军军官。

“啾！我在上星期收集了各种材料，有我们海军的，也有渔船和各类调查船的。”

“什么？”赫尔曼准将兴致盎然地说。

“那条游艇，先生，你坐上飞机一离开纳索就不费吹灰之力把它找到了。在那个海里，长久以来都没有人看见过游艇。我们大家都知道霍默的游艇并没有在那儿航行过，也没有在那儿停泊过。戴夫斯先生找到的却是一条静止不动、停泊的游艇，似乎它早就在那儿了。船上的发动机熄火后，好象船顺着海流被冲到那儿似的。那么……在戴夫斯先生找到它之前，游艇又在哪儿呢？”三个人在寂静中面面相觑，他们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似乎被一无所知所慑服，所战胜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最后，戴夫斯嘶哑地说，“那条游艇在我找到它之前，不应该在那儿。”

“你说得对。”准将用踌躇的神情叹息着说，“它消失得无影无踪，好象被蒸发掉了。为了你，戴夫斯先生，它又突然地出现了。”

第　三　章

火箭发射场里充满了浓密的烟雾。垂直、威严的火箭巍然屹立在熊熊的火焰中，它的功率强大的推进器在尾部嘶叫着，装配飞船的支架，象纸牌里的城堡倒塌了。

新的计划正在进行。“海神 1 号”将作为国家航天局征服宇宙的一个步骤向空间的遥远目标飞去。现在火箭的各种仪表运行正常，跳动的数字正向“0”的方向迅速移动。当“0”这个决定性号码发出响声的时候，飞船从肯尼迪角腾空而

起。

“好极了!”站在戴夫斯身边的一名技术人员高叫着,“一切都很正常，领导一定会很满意。”

戴夫斯一声不吭，只是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眺望着烟幕和远处的火焰。这些火焰在空中划出宽阔的曲线后便消失了。发射的第一阶段还没有结束。“海神 1 号”脱离地球轨道后，不久还要发射一只探测器。虽然这次不是载人飞行，只是环绕土星和天王星的一次考察，但这是人类向空间探险又迈进了一步，因为飞船飞行的距离越来越远了，这也是一项考验意志和毅力的工作。

发射基地的扩音器向国家航天局工作人员报告飞船飞行正常时，戴夫斯正向他的宿舍走去。跟着他后面的是“斯基派”，它不断地轻声吠叫着，飞船向宇宙飞去时，发出的惊天动地的巨响，显然使它感到害怕。戴夫斯走到宿舍时，一个声音把他叫住了。

“喂！戴夫斯，你等一等!”

他停下脚步，回过头来，凝视着向他过来的人。这个人是国家航天局的一名官员，也是空调会的观察员，他走近戴夫斯，把手里拿的东西交给他。

“你好!威尔逊。”戴夫斯向他打招呼,“有什么新闻吗？”

“有。今天晚上，‘老头儿’要召开一个重要会议。”威尔逊笑着说。

“真的？”戴夫斯耸耸肩膀，同时审视着印有国家空中现象调查委员会字样的信封，上面还有用打字机打着他的名字。“现在他们又要搞什么新花样？”

“好象他们编撰了有关‘不明身份的飞行物体’的最新

材料。”威尔逊满腹狐疑地说，“可能‘老头儿’想要证实他手头上的材料是否过硬……或许我们又要面对那些精神病患者和贪婪者的伎俩。你记得三个月前我们看过的那部电影吗？只能模模糊糊地可以看到‘飞碟’的样儿……原来是一套骗人的把戏！他们巧妙地把底片，经过摄影、剪辑拍成了这么一部电影。我的天哪！在我们的时代里，大家都说见过‘飞碟’，而我，却一次也没有见过。”

“我跟你一样，威尔逊。”戴夫斯感叹地说，一边念着由美国战略空军部的领导卡梅伦签署的开会通知。“我们要争取做某一行业的专家，不仅要熟悉照片、摄影和文章，还要辨别虚构的伪造品。”

“但总不能说全都是伪造的吧！”威尔逊提醒他，“还有一些材料我们仍抱着怀疑的态度。所以，就要继续研究，可是有些领导还笑话我们呢！”

“我同意你的说法，”戴夫斯赞同地说，“有些材料我们还要继续调查。这不是那一帮精神病患者、贪婪者的把戏，或者疯癫者的伎俩所能解释得了的。你讲的那部分，虽然数量很小，但值得我们研究。至今还没有人能把它解释清楚。当然，威尔逊，今天晚上我要去参加那个会。可是下午我要带狗去看看病，也许我没有时间带它回家。把狗直接带到会场，你看行不行？”

“如果你的狗不叫唤，我看问题不大。总会有地方安置它的。你对会场里的工作人员说一说，叫他们给狗弄点吃的……。”

威尔逊说完满脸微笑地走开了，而戴夫斯手里拿着开会通知，思绪万千地瞧着在肯尼迪角广阔的草坪上蹦跳着的“斯

基派。”

“好吧！……”他喃喃地说：“我们再去看看‘飞碟’也好。我工作越多，对瑟勒娜的思念也将会淡薄些，走吧！‘斯基派’，我得带你去看病，治好你脊背上的伤口……。”

戴夫斯渐渐地走远了。从发射飞船那天起，他的任务暂时告一段落。狗跟在他的后面，兴高采烈地吠叫着。有时停下来使劲地搔着它的伤口，似乎伤口的疼痛越来越使它难以忍受了。

“戴夫斯先生，您可以把狗留在这儿。”一个年轻美丽的妙龄女郎，身着军装，在会议大楼里负责招待空调会的人员。她对戴夫斯说：“您放心！威尔逊和您的一些朋友把吃的东西都带来了，我再给它喂些水……，决不会让他饿着的。”戴夫斯感激地笑了笑，然后指着狗身上缠着橡皮膏和纱布的伤口说：“请您留神一下它的伤口。狗伤得很奇怪，连兽医也没有诊断出来，好象是灼伤。不要让它的爪子搔敷药的地方。”

“你倒象是一个婆婆妈妈的阿姨。”女郎笑了，也逗引得戴夫斯哈哈大笑。当戴夫斯沿着长廊向会议厅走去时，在他背后的“斯基派”却吠叫起来，它的叫声短促、微弱，仿佛埋怨它的主人把它单独撂在这儿。女郎抚摸着它，给它吃可口的食物，分散它的注意力。光洁平滑的大门在戴夫斯身后关上了。让一名空调会的人员参与委员会的事务，说明了对一个人的信任。

在大厅里，他找到了威尔逊，看见了十几名年龄不等的人。有的穿海军服，有的着空军服，有五角大楼的成员，也

有科学家、航天专家和观察员，以及摄影技师。任何弄虚作假都欺瞒不了这一群行家。

“领导还没有来。”威尔逊和他打招呼时说，“会议要延迟了……戴夫斯，你的狗怎么样了？”

“一位好心人在看着。”戴夫斯微笑着说，“不必再为它操心了。”

“狗伤得厉害吗？有什么新情况？”

“没有。兽医说狗的背部有四处菱形伤口，是一种灼伤，伤口间的距离都相等。好象事先在狗的脊背上画好，然后再打烙在狗身上。”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威尔逊的脸上显出某种不安的神色。

“我忘了，这条狗是……，会要开始了，你看领导来了……。”

委员会的领导卡梅伦的来到，对威尔逊来说无疑是一个摆脱戴夫斯的好机会。当戴夫斯讲到游艇的往事时，这已是人人皆知的故事了，但威尔逊却流露出不快的表情。

高大、瘦削的卡梅伦有着一双安详冷静的灰眼睛，和象金属丝般的灰白头发。他穿着笔挺的战略空军的军装，少将衔肩章在他的肩上闪闪发光。他慢条斯理地走进了大厅。他的脸庞消瘦，线条突出，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如今，由于某种原因，他更显得生气勃勃了。他挟着卷宗，手里拿着两盘录象磁带走了过来。

“先生们，很对不起，我来迟了一会儿。”他环视着到会的人，用他惯常的严肃口气说，“刚才我给华盛顿送了几份报告，不能及时和大家聚会。现在言归正传，今天我们大家看

一份感人的材料。我希望大家畅所欲言，鉴定这份材料是不是新的花招，还是一份有价值的发现，我还提醒你们注意，这份材料不是电影片，也不是照片，而是录象，是由一家电视台供给的，这家电视台的名字，以后我再告诉你们。我们的特约电影指导詹金斯和你，帕克斯！请你们放‘大银幕’电视吧!”

这两个人未等少将说完，赶紧忙碌起来。小巧的半圆形放映大厅紧挨着会议大厅，当大家就坐后不久，在谧静中开始放映用电视摄象机拍摄的彩色录象带：在世界的某地……。

几分钟后，所有到会的人面对着某地上空最清晰的画面，面对大家都熟悉的“不明身份的飞行物体”或者简单地称它为“飞碟”……。

飞碟。没有错，就是飞碟。一道光亮在画面上冉冉升起。蔚蓝的天空，在黯淡的乌云中被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灰色。一个色彩鲜艳的绿色磷光的物体，象一枚巨大的信号弹，在天空中缓慢地滑翔。突然，飞行物体的速度骤增，好象在浓密乌云中熠熠生辉的电光。当电视摄象机的镜头再现它的幻魔般的光辉时，发光物体在摄象机旁飞掠而过。摄影者艰难地追踪着，最后眼巴巴地望着它沉落在海面上的一系列岛屿里。这时摄影者摄到的只是一道光亮。

“那是什么地方？”在寂静的大厅中，不知谁惊奇地问。

“先生们，那是佛罗里达。”这是卡梅伦少将的清脆的声音。

“对着岛屿的是科拉尔盖布尔斯，那些岛屿接近半岛的南端……。”

“佛罗里达……岛屿……”突然一个声音在喃喃地说。

“这些岛屿正好在……百慕大死三角海区……。”

人们立刻辨别出是谁的声音，这正是戴夫斯的说话声。谁也没有哼声，也没有发表意见。录象机快要放完时，少将才对大家说：

“请安静，大家不要动。一会儿再放一部。先生们，下一部比你们刚才看到的还要精彩！”

“难道比天上的发光物体还要好？”威尔逊不相信地说。

“好得不能再好了。”卡梅伦肯定地说：“没说的，是这份材料的关键部分。我不想用我的观点影响你们。最好你们大家先看看，然后再下结论。”

电子波和磁带的跳动，使银幕上出现了一连串的模糊轮廓。最后才映出五彩缤纷的美丽画面：大海、海岸、沙滩、植物和在清澈的蓝天下阿娜多姿的棕榈树……。

金光闪闪的摩托艇在银幕上疾驰而过，比基尼岛上的妇女在滑冰，还做着各种惊险的动作。

“哟！原来是这些玩竟儿，这倒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最引人入胜的飞行物了。”一个讥讽的声音，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请不要开玩笑。”卡梅伦严肃地说：“这是一组关于体育比赛的电视报导，比赛是在半岛北部的大巴哈马群岛和大阿巴科群岛之间进行，摄象机只有在偶然的机会，才能拍摄到即将出现的异常现象。我请大家注意，珍贵的画面要出现了，请你们不要忽略了它的细节。”

大厅里又是一片寂静，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银幕上，还有人察看着小而发亮的录象机镜头。这次戴夫斯什么话也没说。可是在半圆形大厅的另一头却有人在说话：

“哎！那不是戴夫斯说的百慕大死三角海区吗？”

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说话，显然，在寂静中大家都听到了。人们的注意力也更加集中了。

摄象机跟随着体态丰盈，金发漂亮的女运动员的动作变化而转动，突然摄象机拍摄不远的海滩和在海滩上生长着的棕榈树和灌木。在棕榈树的后面，一团绿色耀目的发光物体，忽地从海岛上升起，在蓝色的天空中闪烁，还伴随着隐隐约约的嗡嗡声。显然，摄影者早就注意到它了，并迅速地换上了远镜头。即刻，一个图象呈现在眼前。

发光物体，从远处看，它象一个发光的球，或者象发光的大气现象。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轮廓和闪光的侧影，还有它的结构、体积和它的真正面貌。银幕上的飞碟使在座的人都欣喜若狂，他们从未见过象这样完整的飞碟，能够看清它的全貌。

“这可是真正的飞碟!”威尔逊紧张地说。

“一个完整无缺的飞碟。”一位五角大楼的高级军官屏声敛气地说:“卡梅伦少将，这组电视报导向观众播放过吗？”

“没有，暂时不向电视观众播放，等我们调查结束以后，再由军事当局决定。我们认为这是一份美国航天试验和未经证实的材料，不向外公开，你们大家都知道不是那么回事。现在，请你们再看一看飞碟。”

放映机把画面停滞在飞碟上，它的图象展现在聚集在这儿的五十一名专家的面前。细声低语在大厅各处回荡……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惊叹地评论着。

飞行物体是一个完整的圆盘，它的中央是一个平面，上端和下端之间的空间很宽敞，好象两个瓷盘，一个扣在另一

个上面，在边缘处缝合在一起。最令人不解的，倒不是这两个盘，而是菱形的绿色舷窗，可以从窗子里窥见内部发射着黄光的灯。在一个菱形的舷窗里或者在它的了望哨里，有一个清晰的、隐约可见的东西，一溜烟似的不见了，好象是一个人，至少它的长长的头，还有双肩……

令人惊骇的画面使在场的人为之骚动。飞碟从远而来，并发出嘶哑的嗡嗡声，随着它的速度加快，声音也逐渐地尖厉起来。它越来越快，距离也越来越远。正在这时，在人们惊愕未定时，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径直向银幕扑去，吼叫声响彻漆黑的大厅。

"什么东西？"卡梅伦大声叫喊着，"是妖魔鬼怪吗？"

银幕的幕布在激烈的晃动。幕布被抓着，咬着，似乎要把这块幕布撕得粉碎似的。然后，又大声的叫着。声音渐渐地变得清晰可辨了。

"斯基派！"戴夫斯惊恐地弯下腰。"别叫，'斯基派'，怎么啦！"

狗继续在狂吼，好象银幕上有它不共戴天的仇人。可是，银幕上只有彩色电视录象机拍摄下来的飞碟和它在巴哈马群岛上空出现时的响声。

"戴夫斯，你的狗怎么啦？"卡梅伦少将绷着脸，严厉地问。

"我也不知道，先生，它本来在外面，由一位小姐看着的……。"

"对不起，少将。"年轻漂亮的大楼女工作人员赶紧过来解释，"是我的过错。我刚要给威利亚德将军开门，狗就窜了

进来。”

“你们把狗带出去，继续放映。”少将严峻地下着命令：“用慢速度重放一遍，你们要细心观察刚才你们所看到的镜头，如果需要，放映机可以停住。放映员把磁带准备好!”

“请等一等!”戴夫斯站起来，抱着他的“斯基派”。这时，银幕上既没有图象，也没有声音，狗安静地、自在地躺在它的主人怀里。

“哦！戴夫斯。”卡梅伦少将紧皱双眉，在他的神情和声调里有着明显的不快。

“少将，我想请求您，让它……”

“什么？”卡梅伦感到困惑不解。

“希望在放录象磁带的时候，能让……能让我的狗留在这儿。”

“你疯啦！你着了什么魔，在这样严肃的场合，让你的狗呆在这儿，我们不是放沃尔特·迪斯尼的童话片！戴夫斯。”

“先生，我衷心地请求您。”戴夫斯说话的神态变得与往常不一样，“虽然这违反礼仪，但我请求您，先生。”

“这比违反礼仪还要坏得多。您，戴夫斯，是一位民政人员，如果你是一名军人，我倒担心您的这些蠢话会被抓了起来。我不同意，戴夫斯，请你把狗抱出去。”

“好吧!”这位国家航天局的年轻官员，低垂着脑袋，快快不乐地答应着。“但是，你们记住，这条狗，当游艇在百慕大死三角海区发生意外的时候，它就在那儿；船上的人员，不留踪迹地被蒸发到空气里去的时候，它是船上唯一的目击者。它刚才看到了‘不明身份的飞行物体’后，表现很不正

常。我认为这对我们会有好处的。”

“诸位，请等一等!”从大厅的尽头发出了一个深沉声音，大家都向说话的人转过头去。“卡梅伦少将，我认为戴夫斯说的话有些道理。我们不要失去提供证据的一个好机会。在放录象磁带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让狗和我们在一起呢？”

紧张的沉默。吃惊的戴夫斯看着那位讲话坚定、威严的人，他就是威利亚德将军。在他刚进门时，正好顽皮的“斯基派”钻进了电影大厅。

卡梅伦少将很不喜欢别人打断他的话。他双眉紧蹙，紧闭他那薄薄的嘴唇。他是一个严守纪律的军人，他懂得服从，但也欣赏别人以同样的方式服从他，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吧，先生。”他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听您的吩咐。不过，我怀疑狗的吠叫跟银幕发生的事有什么关系，更不能和‘信天翁’号游艇连系在一起。”

没有人再说话，大厅里又是一片沉默。重新开始放映录象磁带，驯服的“斯基派”在戴夫斯的看管下望着银幕。电视开头，狗毫无反应，但天空中一出现绿光，狗便狂暴地吼叫起来。它竖起双耳，毛骨悚然。戴夫斯瞧着它露出吠牙的一副好斗的神态，他感到狗在他怀里紧张地悸动着。

“安静些……”他低声地说，“安静些‘斯基派’。”

第一部录象放完了，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戴夫斯深深地倒吸了一口气。其他人的心情宛如吊着的幕布，悬挂在空中。在放映水上飞驰的女人时，“斯基派”又安静下来，愉快地把头偎依在戴夫斯的怀里。不久，银幕上又出现了在海岛上空的奇怪飞行物体，飞碟的嗡嗡声由远而近地逐渐增大。这时

“斯基派”又紧张起来，跳到戴夫斯的腿上，长嗥一声。狂怒着的狗，象玻璃球似的双眼死死地盯着银幕。当图象放大后，狗大吼狂叫着……从戴夫斯的双臂里跃起，狂怒地向幕布扑去……，它不时的吼叫着，双眼紧盯着绿色的飞碟和它的菱形舷窗，暴怒地撕着幕布，把银布撕破了。

“停止放映!”卡梅伦少将站了起来，打开灯，激动地观察着狗怎样向幕布上静止的飞碟狂吠。他走近咆哮的狗，要让狗安静下来。狗则露出它的吠牙长吼一声，转身向戴夫斯跑去。

“您对这有什么看法？少将。”戴夫斯站起来，心情沉重地说。

“我还不太清楚，戴夫斯。”少将承认道。“也许你有道理，狗在飞碟面前暴怒地狂吠不是没有原因的，显然是……”

“先生们，我坚信‘信天翁’号遭到了飞碟的袭击。”戴夫斯态度冷静，然而一字一顿地说:“这条狗一见银幕上的飞碟，便能回忆起往事，还能记住以往的细节。它的伤口，菱形的伤口，和飞碟的舷窗多么相似啊！……难道不是这样吗？”

“讲下去，戴夫斯。”五角大楼的威利亚德将军缓慢地朝他走去，鼓励着他:“你对那些失踪的人，有什么看法？”

“他们被宇宙人劫走了……可是在那个飞碟里却看不清他们。”戴夫斯断然地说:“我肯定是他们干的。”

“天哪！还有这么一种荒谬的说法……”卡梅伦喃喃地说:“宇宙人怎么能把将近四十人掳走？”

“这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据我看，这是不折不扣地劫持，在百慕大死三角海区已有它的先例。如果我们不把它和

飞碟连系起来看，马尾藻海的神话将永远无法得到解释了……”

“你的说法很危险，戴夫斯。”少将向他指出：“你不要在其它地方向别人谈起这些。作为空调会的成员，不得把我们内部的谈话、研究透露出去。对外要保持缄默。”

“至今我们还未研究过‘信天翁’号的问题，先生。我非常担忧我的未婚妻和船上的人，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信天翁’号问题既不在海里，也不在地上……那末一定在天上。”

“不管在哪儿，你一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卡梅伦同情地说：“让我们帮助你，帮助你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你要记住，你不能向任何人谈起这件事。这是严禁谈论的话题，和我们这儿研究的绝密材料一样。”

“对！关于‘信天翁’号的官方观点只有一个。”威利亚德将军心平气和地说：“对外界可以这样说，游艇遇险后，发出过警报。他们全体离开船后，不久，可能全部遇难。任何人不得向其他人透露更多的情况。记住，不能向任何人。现在，戴夫斯，你把狗带出去，我们继续看录象，同时把画面放大……。”

戴夫斯默不作声地把他的好友“斯基派”交给工作人员。狗局促不安地、振奋地要跟随着他，不时地大声吼叫。

戴夫斯回到自己的座位，又目睹这一幕幕令人惊恐不安的飞行物，和在菱形舷窗里傲慢的模糊不清的宇宙人。他感到要解决这个问题，自己是杯水车薪，力不从心。

也许，他只能把问题交给比他自己更强而有力的人去解决，如果真有某种解决办法的话……

他的那些想法，还是在他遇到一名职业记者，名叫洛丽·安克尔斯女人之前的事了……。

第　四　章

“您说您是记者？”

“是的，戴夫斯先生。我叫洛丽，我在‘新奇电讯报’工作。”

“我明白了，一家危言耸听的报纸……”戴夫斯不信任地说。

“不假，但是戴夫斯先生，你不要从我身上得出错误的印象。”金发女郎急忙解释，她有着一双乌黑的眸子，厚实的嘴唇，脸上泛着敏感的微笑，活泼地瞧着他。“我要忠于我的职守。读者需要的是新奇。在现今的世界上，新奇的事多得很，俯拾皆是。”

“得了！您想过没有，我不会向您提供这一类材料的。也许，您看错了人吧！我没有什么可跟您说的，洛丽小姐。”

“您误会了。我不是在您身上找新奇材料，我希望您能告诉我关于……但不是您想象出来的东西，例如瑟勒娜，告诉我关于瑟勒娜其人。”

戴夫斯神情紧张，脸色有些阴沉，目不转睛地看着女记者。这是一个使人痛苦的话题。这，她大概是知道的。他不愿意提起瑟勒娜，尤其是对她。

“不！”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并从座位上站起身子，准备离开专为国家航天局工作人员服务的餐厅和咖啡馆。“没有其它原因，我就是不愿谈起她。很对不起，洛丽小姐。”

“为什么您要站起来？”她双手正拿着饭菜的托盘，等待着他邀请她入席就座。“这又不是禁止谈论的问题。”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严禁谈论的话题。够了！我请您不要固执己见，否则您将迫使我让您一个人单独坐在这儿。我不想对一位女性粗鲁无礼。”

“对这，我已习以为常了！”她微微一笑，把托盘放在桌上。“我不仅是一个女子，而且是一名记者。这样，性质就变了。人们往往忘记了我的性别，只注意到我的职业。这种职业很少能受到提供消息的人的同情。我请你坐下，继续吃您的午饭，我不会打扰您的。我们不谈瑟勒娜，请您相信我的话。”

戴夫斯面带愁容地瞧着她。洛丽不等他邀请，便坐了下来，摆好饭菜，准备吃中饭。这位国家航天局的年轻官员踌躇不安，不置可否。然后，还是在她的对面坐下，咀嚼着她所说的话。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戴夫斯故意地说，“要说到做到。”

“决不食言。”她尝了一口汤，又喝了几口啤酒。双目注视着戴夫斯。“我们不谈这些，至少，我给您讲讲别的，戴夫斯先生。”

“请讲吧！”他耸耸肩。“您不会从我这儿得到任何情报。我没有什么会让您的报纸和您的读者感到兴趣的。如果您……”

“我早就知道了，这是绝密，空调会的事情就是这样。”他双眉竖了起来，他没有想到她又谈论那个话题。

“我感到您又在谈我的工作了。”他不愉快地指出。

“不！我对空间发射不感兴趣，自从三番两次地去月球的无益旅行以来，对它，大家都提不起精神了。过去的头条

新闻今天却使人厌烦，事情就是这样，戴夫斯先生。相反，空中现象调查委员会……那倒称得上新闻。”

“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知道我是那个委员会的，洛丽小姐，那儿的事情都是绝密的。我们不谈这些，纯粹是浪费时间。”

“政府正在欺骗我们，”她出其不意地摆出好斗的架势说，“政府深知人们还不熟悉的飞碟。苏联、美国、大不列颠……他们了解的比人们所传说的远为清楚。但是总有一天政府将被迫把飞碟的真相告诉我们，再也不能可笑地辩解说，某个飞行员追踪金星的反射去了。或者说飞碟的目击者都是一群神经病或无赖。欺骗总不会长久的。”

“这是您的推测，洛丽小姐。我不认为政府要掩饰什么。很简单，有些事情没有把握，不便公开。”

“这是空调会的一名成员的看法吗？”她吃完了汤后，问他说。

“这是美国普通公民、国家航天局戴夫斯的看法。”

“我们不谈这些。”她开始吃第二道菜，她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也不看他，好象偶然说起似的。

“戴夫斯先生，昨天我从百慕大来。”

戴夫斯感到一阵战栗。他真想向她提几个问题，跟她打听关于百慕大的情况。忽然他记起了那个漂亮的女子不仅是一个女人，而且还是一名记者，他暗暗思忖，还是不要冒风险的好。

“很好啊！”他声音单调地说，“您去旅行了？”

“不！”她矢口否认，“这是我的工作，我对新奇的事物总要去调查一番。我也在巴哈马群岛的纳索呆过。在深海里，有一样东西吸引着我。戴夫斯先生，这是新闻。不管我在那

儿，我都要弄新闻。这样，人家才给我报酬。”

“您干得很不错。”他瞧也没有瞧她一眼，便心不在焉地说了一句，随后呷了一口啤酒。

“关于一条船失踪的消息。”洛丽叙说着：“船上的人都失踪了。”

“够了！”戴夫斯截住她的话，抬起眼睛看着她，冷淡地说，“我已经跟您说过，请您不要讲这些事。我不愿意讲，也不喜欢听。”

“我并没有指名道姓说了谁，我讲的是几乎四十人的失踪。”洛丽深深地叹了口气，轻轻地摇晃着金发的脑袋，她的颖慧、活泼的眼光停留在戴夫斯的身上：“我……我找到了一样东西，戴夫斯先生。在那大海里，谁也找不到的东西。”

“洛丽小姐，对您找到的东西，我不感兴趣。”戴夫斯站了起来，态度生硬地顶撞了一句。“我跟您说过，我不想对您的无礼，而您提到的事总让我不愉快。这并不是出于工作的原因，简单地说吧，我不愿向任何人谈起这些，更不愿和一名记者。再见！洛丽小姐。请原谅我失陪了。”

“等一等！”她把他叫住，拉住了他的胳膊。“至少，您得看一看我找到的东西，对我倒没有用处，对您，也许在感情上……有些价值。”

她急忙在皮包里翻找，然后把它放在戴夫斯的手上。他站在那儿端详着洛丽交给他的东西，他惊恐地眨着眼睛，万万没想到他如此熟悉的、再也见不到的东西，会呈现在他的面前：一只戒指，一只金戒指，戒指的绿色宝石上雕刻着一尊东方仕女像，这是一枚中国的手工艺品，在戒指的环圈上镌刻着这样几个字：

“瑟勒娜·亚当斯惠存

肯内思·戴夫斯　1975”

“我的上帝！……这是两个月前，我送给瑟勒娜的戒指。”他的声音嘶哑了，脸色死一般的苍白，看着年轻的女记者：“您马上告诉我，您从哪儿找到的戒指？”

“在大西洋的某地，百慕大死三角海区附近，戴夫斯先生。”她平心静气地说，“我寻觅到的不只是戒指，还有……您愿意上我家去吗？”

离肯尼迪角不远，在科科瓦比奇住宅区的海滩上，有一幢简朴的住宅。住宅的四周是经过精心管理的整洁的花园。在住宅里有现代的家俱，房间的装饰色调明快，乐观，使人有一种洁净愉快和舒适的感觉。

但是戴夫斯踏进洛丽的住宅时，并未被这种气氛所感染。年轻的女记者对他的采访，看起来兴高采烈。可是他却忧心忡忡、愁眉不展。赠给瑟勒娜的金戒指还在他的手里拨弄着，这只戒指，自从他给了她以后，瑟勒娜天天戴着它。不用说，去百慕大旅行也戴着它。

他想，这个女子，在旅行中还觅寻到什么东西呢？而他和别的一些人在百慕大却一无所获。这个念头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回旋。自从瑟勒娜神秘地失踪后，他第一次看到了属于瑟勒娜的东西，除了那条狗以外。

“请随便坐，”洛丽对他说，“就象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戴夫斯，要喝点什么吗？白兰地，还是威士忌……”

“请不要客气，我什么也不想喝。我不是来正式拜访的。这，您是知道的，我们还是直截了当地谈谈吧。”

“随您的便，”她耸耸肩。

戴夫斯向她瞥了一眼后说：“那么，请您把您所找到的东西给我看看，您应该向英国和美国海军当局报告，这是您的义务。”

“作为一个记者，没有履行这种义务的必要。”她轻蔑而又讥讽地说：“他们什么材料都有，难道还要禁止我发表新闻？”

“新闻？什么新闻？”戴夫斯焦急地询问道。

“我的朋友，一会儿您就知道了。”她朝着一个家俱走去，用钥匙打开下面的抽屉，找了一会儿，抽出一个米黄色的、铮亮的雨布口袋。她拿起来，递给了戴夫斯，这只口袋和它的颜色并没有引起戴夫斯的注意，而几个缝缀在口袋上的蓝色塑料字，使他的精神为之一震。口袋上有他很熟悉的鸟的标记，这是海军袖章的标记。在标记上面还有“信天翁”号几个字。

“这个口袋……”他激动地说：“是游艇上的。”

“对，戴夫斯。”洛丽表示赞同，“是属于‘信天翁’号的。口袋里还有一些东西，你手里拿着的戒指就是从这个口袋里捡出来的。”

“口袋里还有什么东西？”戴夫斯犹豫不决地向前走了几步，他急切地想知道这一切。这是他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手足无措、欲壑难填。

“您瞧！”她说着，同时把米黄色口袋里的东西全倒在桌子上。“您看……您自己来鉴别这些东西吧！”

戴夫斯睁大眼睛，望着散在光亮桌子上的各种东西：有娇小的金十字架项练，几只戒指，一块指针停在四点三十分上的手表，一枚镶着宝石的领带别针，几副金丝墨镜，一个

流行的肥皂盒，最后是一枚佩在翻领上的蓝、白、黄三色的体育徽章。

“这些意味着什么呢？”戴夫斯很想知道其中的奥妙。

“不知道。我只知道里面有瑟勒娜的戒指。”洛丽解释道。“后来我就马上明白了，这些东西大概是‘信天翁’号船上人员的个人财物。我决定留下这些东西，请您来鉴定一下。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

“你说得对！其它的东西都不是瑟勒娜的，你等一等。有一样东西，很面熟……”他的手指摸着一个珐琅质钮扣似的东西。他仔细地察看，发现它四周绣着金丝，白底上有一只蓝色的鸟。突然，他紧抓着这个钮扣似的东西叫道：“就是它！”

“什么？”洛丽很感兴趣地问道，“您能认出是谁的吗？”

“当然啰！是……是瑟勒娜叔叔霍默的。当他穿着蓝色上衣，白色军裤的军装时，总是把它佩戴在翻领的扣眼上，这是一枚水上体育俱乐部的徽章。”

“我们又找到了一位遗物的主人了，现在除了瑟勒娜的戒指外，还有……”洛丽凝视着他。“这个口袋无疑是‘信天翁’号船上人员的了。”

“是他们的。但是，为什么他们把东西都集中在一个口袋里？您又是怎么找到的？”

“我就是这样找到的。”

“在哪儿？”

洛丽端详着他，她的神情变得严峻起来，双眼闪烁着狡黠的目光。

“只有我知道那个地方，戴夫斯。”她说，“我把秘密告诉您，我挣什么？”

“你必须告诉我!”戴夫斯暴跳起来:“如果您不说，我要向海军当局控告您，他们会叫您说出这一切的。”

“我就是不说。我是一个公民，军事当局奈何不得我。”

“为什么你矢口不说?您隐瞒了什么?”

“您呐?戴夫斯，你把什么隐瞒起来了?我知道您的工作都是绝密的。不过我倒可以告诉您一些。”她坚定地向戴夫斯走去,“您听着!我在一个地方找到了‘信天翁’号的口袋，那儿还有东西。也是在那儿，我看到了一种特殊的物体留下的痕迹，好象一艘飞船停在地面上，但它不象飞机，也不象直升飞机，什么也不像。戴夫斯，您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这很简单，它是圆形的，直径大概有十二到十四米，在它降落的地面全都被它烧焦了。这会儿，您清楚了吗?我还可以再告诉您，飞碟就是在装首饰的雨布口袋的地方。您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对飞碟这么感兴趣了吧!我可以向您保证:‘信天翁’号游艇和百慕大发生的各种神秘事件都与飞碟有关!”

“是这样!”戴夫斯信服地低下了头，刚才的那股锐气都消失了。“我……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要知道，洛丽小姐……我要知道您是在哪儿找到这个口袋的，飞碟又在什么地方?”

“谁也不能强迫我说出来，您也不行。所以请您来只是让您看看。要么，我们讲个条件。”

“讲一个条件?什么条件?”

“您把您知道的有关飞碟的情况告诉我，我把飞碟的地址告诉您，这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条件。”

“好，就这样说定了。”戴夫斯接受了洛丽的条件。

第 五 章

卡梅伦少将慢慢地转过身去，面对着刚刚打开的门。他用冷淡的目光看着笔直站在门口的人。

“是您叫我吗？先生。”刚进来的人问道。

“是我，戴夫斯，请进。”这是少将深沉、简洁的声音。

戴夫斯关上了门，顺从地走到少将的桌前。少将慢条斯理地移动身子，把他的脸对着戴夫斯，两人的目光相对而视。

“有什么事？少将。”戴夫斯猜测着将军为什么叫他。“您好象有什么心事。”

“是啊！戴夫斯，我的心事还很重呢！真叫我心烦。您瞧一瞧桌上的报纸，它的第一版。戴夫斯，我要您马上回答。”

戴夫斯默默无语地拿起报纸，翻到了第一版，报头上印着“新奇电讯报”的几个彩色大字，强烈地映入他的眼帘，引人注目的标题使读者一目了然，真不愧为使人新奇的报纸：

在百慕大死三角海区有飞碟！美国当局掌握着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和飞碟在大西洋这一海区的电视报导。

飞碟是马尾藻海附近船只和飞机失踪的罪魁祸首吗？

“天哪！……”戴夫斯顿时一切都明白了。“这个女人……”

“戴夫斯，我只向您提一个问题。”卡梅伦少将干脆地说，“是您向女记者洛丽提供的消息吗？”

戴夫斯有气无力地放下手里的报纸，抬起眼睛望着质问

他的人。

“是我，先生。”戴夫斯直言不讳地承认。

卡梅伦原先以为他的下级会给他一个否定的回答，并对他的清白无辜受到怀疑而提出抗议。但是，戴夫斯的回答使他大失所望。

“您难道不知道空调会的工作是高度机密的吗？”少将严峻地斥责他。

“知道，先生。”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向外界透露。”

“是，先生。”

“在报纸上，女记者说她发现了瑟勒娜的戒指，‘信天翁’号船主的徽章和船上的防雨布袋。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先生。戒指还在我手里。”

“其它东西呢？”

“在洛丽那里，卡梅伦少将。”

“那么，我和您马上去找洛丽，这是命令。”

“是，先生。”

“这是我们俩最后一次在一起工作了。从现在起您被开除出空调会了。如果军事当局对您的行为提出制裁，您还将受到刑事处分。军事法庭根据您的表现，将暂时停止您在航天局的职务，同时您还要进行反省。您明白吧，戴夫斯？”

“遵命！先生。”戴夫斯紧咬牙关。“请您允许我说几句，不管对我采取什么措施，我决不后悔。女记者滥用了我对她的信任，把材料公布于世。不过，说穿了这也是她的职业。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继续欺骗人类、欺骗自己。现在，少将先生，我对飞碟的认识更透彻了。它是我们的人失踪的元凶。

那时，我常想，所有失踪的人都葬身于神秘的大海之中了，要拯救他们的希望也已破灭。现在我不这么认为，我相信他们还活着……在某个地方。我满怀希望能重新找到他们。”

“您疯啦！戴夫斯，您想到哪儿去了？他们在哪儿？也许在另外一个星球上，在另外一个空间里，……或者在离我们地球遥远的飞碟上。”

“这正是我要在调查的。先生，我要去调查的。”

“您要调查什么？”

“我要去寻找存放雨布口袋的地方。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由于健忘，或者是一种需要……会把一封信放在那儿了。”

“一封信？给谁的信，为什么要放一封信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也不清楚信的确切地方，但是我能确定它的位置，我会找到飞碟的。”

“真是海外奇谈！”少将不安地看着他，“您单独一人面对宇宙人的飞船……您要想干嘛？”

“我自己也不清楚。”

“现在，我们去看看那位年轻的女记者，也许她已卷进了这个旋涡，和您一起泄露了华盛顿三令五申的高度机密。”

他们离开了办公室，不一会儿，一部军用吉普载着他们驰往科科瓦比奇。当他们到达住宅区时，一股浓烟从公寓里升起，大批的人群和消防队把这所公寓围得不水泄不通。卡梅伦少将和跟随他的戴夫斯急促地向前走去。

“她是住在这儿吗？戴夫斯。”少将问。

“是的，先生。”戴夫斯不安地答道。当他瞥见缕缕浓烟和在住宅区的一幢公寓周围的消防车以及众多的消防队员时，他的脸色霎时间变得苍白了。那是洛丽的家。“天哪！少

将先生，那幢着火的房子正是她的家。”

两个人向火场跑去。火已经熄灭，那幢房子只剩下被熏黑了断垣残壁，冒着一丝丝的黑烟，还有烧焦了的花园。水在地面上积成了水塘，消防队员正目睹着这一片废墟。奇怪的是周围的邻居的房屋却完整无损地矗立着。

“有伤亡吗？”戴夫斯向消防队长走去时问道，“一个女子住在这所房子里。”

“您不用害怕。”消防队长答道，“当着火的时候，房里没有人，街坊向我们报告说，房子的女主人今天出去旅行了。房门是锁着的。”

“旅行去了……”戴夫斯回过头来，对卡梅伦低声地说，“去百慕大……噢！上帝！这可是神的保佑啊！”

“稀奇的是几个邻居肯定地说，清早他们在屋顶上听到一种强大的噪音。”消防队长搔着钢盔下的头皮说：“好象是一架推进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还有人从窗子里看见一团绿色的光。一瞬间房子就开始着火了。当他们通知我们救火的时候，绿光就不见了。”

戴夫斯的视线集中在卡梅伦少将身上，他的脸上已无血色。现在他们俩都凝视这一片土地，那里曾经是洛丽愉快舒适的住所和细心照料过的草坪。

“真对不起！戴夫斯。虽然我们这儿是民用单位，但是我们收到了军事当局的命令，要求您，在您被控违反纪律和泄露美国政府战略军事情报期间，离开国家航天局。您的问题很严重！请您执行命令。”

“好吧！先生。我已经知道了。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

内我将不受任何人的管辖。”

“是这样，戴夫斯。在没接到新的通知以前，您不用来上班，现在您可以回家去了。如果您想离开美国，您要向美国军事当局提出特别申请。我想他们是不会批准的。”

“这是我个人的私事，安德森先生。”戴夫斯不满地说着，同时眺望着宇宙飞船的起飞跑道。“我多么留恋我的工作啊！我的爱好就在于从事航天事业，这您是知道的。”

“这种爱好，造成了您今天的困难处境，戴夫斯。”安德森用轻蔑的口吻说。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戴夫斯的眼睛遥望佛罗里达明朗的蓝天。“这又是另一番的航天事业，我们对它还不熟悉，我们的航天工具还达不到空间。”

“照您的说法，‘新奇电讯报’，这张荒唐的报纸发表的新闻是正确的？”

“可以这样说，先生。这正是我要调查的。”

“人类的工具能找到飞碟？”安德森不安地察看着以前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人。

“不知道，但飞碟是存在的，我要设法找到它。我担心他们都得知……”

“他们？”安德森竖起双眉。“他们是谁？”

“当然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戴夫斯回答后，敬了个礼，便离开了安德森的办公室，离开了他曾经一直和他共事的人。

“是的，戴夫斯先生。”新奇电讯报的主编巴尼·西蒙斯，把即将出版的第一版校样放在桌子上，对戴夫斯肯定地说：“我们的首席记者洛丽暂时出国。昨天，她把她的决定通知

了我们。后来，我们又收到她从某地打来的电报。”

“您能不能告诉我，她现在在哪儿？”

“不行。”主编辩解着说：“她特别关照我不能把她的地址告诉任何人。我相信她很快就会回来的……。”

“西蒙斯，您听着，她很快就会回来呢？……还是她永远回不来了？”

“您说什么呀？”

“那天晚上，她的家已夷为平地了。幸好她早离开了几小时，要不就葬身在火海中了。”

“我知道这场火灾。不管怎样……她及时离开了。”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火灾，西蒙斯。如果您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新奇主义者，为什么不在下一期向读者报道宇宙人在密切地监视我们，他们还知道洛丽手头上有……决定要把她除掉。”

“您疯啦！”主编惊讶地看着他。“如果我们发表这条最热门的新闻，我的顶头上司将要把我踢出大门。假使读者，有了这种思想，将会引起恐怖浪潮，这会迫使当局关我们报馆的门，戴夫斯先生。”

“因为害怕民众，政府就可以把真象隐藏起来。直到今天，我一直跟设想和空论打交道。但是，现在不同了，我知道这些宇宙人会把整个船只掳走，然后又把空船交回。他们还知道我们在想的什么，做的什么。我最近才发现他们最恶毒的是把人杀死或者把他除掉。我不是吓唬你，西蒙斯，情况越来越不妙了。这些宇宙人，并不是我们常常认为天性和平的，虽然我们不能把这些事比作象韦尔斯想象中的‘世界战争’……。”

戴夫斯离开了编辑室，只有那惊惶失措、瞠目结舌的西蒙斯留在那里。他紧抓着排好的新奇电讯报的第一版的版面，在另一张空白纸上开始写上几行粗大的字。醒目的标题，展现在他的眼前：

前空中现象调查委员会和国家航天局的工作人员断定宇宙人在监视我们，他们是侵略成性的。我们记者洛丽公寓的这场大火不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吗？

“这可是一包炸药。”他嘟哝着，脸颊激动得绯红。

“如果这包炸药爆炸，可不是仅仅把我一个人炸到天上去……。”

第　六　章

“不准！”“禁止离开美国。”

这是两个盖在一份申请书上的军事当局的印章。在另一封印有五角大楼字样的信封里，通知他由于泄露机密和违反美国最高战略司令部的纪律，给予纪律处分的依据。戴夫斯把这些信封扔在桌子上，双眼直视着空间，他从来没有这样怒不可遏。他神经质地抽着烟，烟灰缸里堆满了由于愤怒而碾碎了的烟头，房里的肃穆气氛中增添了一层薄薄的蓝色烟雾。

“这些魔鬼，我一定要去……”声音从他的牙缝里挤了出来。

“我一定要去，谁也阻挡不了我！如果他们愿意，可以把我关上二十年，但是，他们无法迫使我留在这儿。那个坏心眼的女人……。”

他紧闭双唇，不再说话。他不愿再想到洛丽——他从前信赖过的人。可是，她可耻地背叛了他，把他提供的录象机录制的有关飞碟的情报公布出去。

现在，他自食恶果。但是他并不过于后悔，他从中也得益不浅，他发现了远比一个绕着地球转的天体观察员了解到更多的东西：船和人的劫持者；太平洋地区的一个“洞”，一个通往别的世界，别的空间的“洞”。他又感到了宇宙人能凭直觉了解地球上的事情，或者也在调查地球人的情况。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会不择手段地消灭任何人。洛丽房子的着火就是一个明证。烧焦的灰烬，圆形的……清晨屋顶上的噪声……舷窗的绿光……

飞碟，杀人的飞碟，为了杀害一个了解他们情况的女人，他们竟烧毁她的房子，幸好她早走了两个小时。这一点，他们竟没有料到，说明他们也不是尽善尽美、料事如神的。

也许，这倒是他唯一的希望，希望他们再犯错误。戴夫斯清楚地知道人类和宇宙人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他也可能被监视起来。但戴夫斯坚信洛丽，这个有着金发，但令人诅咒的恶作剧记者在某地附近，也许非常近。

这就是飞碟对她采取行动的理由，也可以解释为从太空来的杀人犯的意图。

但是，洛丽现在在哪儿？为什么她要去寻找宇宙人？难道‘信天翁”号雨布口袋的发现，说明只有她才熟悉飞碟在太平洋某地留下的踪迹？她在报纸上发表的，打破了整整几个世纪禁区的这一新闻，促使她到那儿去？

“我一定要找到她……”戴夫斯自言自语地说。“找到洛丽就意味着……离宇宙人近了，离瑟勒娜也更近了。如果她

还在，还活着……我非要找到通往百慕大的‘洞’的道路，不管多么险恶，纵使那些奇特的人把我带走，也在所不惜。”

懒洋洋地躺在长毛绒地毯上的狗叫了一声。戴夫斯惊奇地转过头来。突然狗又狂吠起来。

戴夫斯仔细地观察着狗。这时狗露出了长长的犬牙，玻璃球似的眼珠死盯着大厅，戴夫斯顺着狗的视线打量了一下大厅，什么也没看见。但是“斯基派”继续在狂吠着，毛茸茸的身躯在颤动着……。

他猝然想起在放录象时的情形，狗的那种表情正和现在的神情一模一样。这是为什么?

“我们走，‘斯基派’，好朋友……。”他设法让狗安静下来。“你为什么叫个没完，这儿什么也没有，又没有飞碟，也许你在做梦，做了一个恶梦吧!”

他伫立在那儿，狗竖起双耳，也紧张地站着。它的嗥叫越来越令人不安，越来越使人无法理解……

戴夫斯迅速作出决定，走到狗的目光注视的那扇窗子，但窗子紧紧的关着。他朝外看了看。

“我懂了……”戴夫斯喃喃地说，“是在外面……。”

说时迟那时快，戴夫斯猛地推开紧闭的窗子，街上的灯光，黑夜的星光，带着海水咸味的和风一股脑儿拥入房间。好象一个什么东西也跟着照射进来了，惹得狗狂叫，暴跳，似乎竭力要把它抓住似的。

一道绿光照亮了大厅。长久的嗡嗡声震撼着他的耳膜，震得他晕头转向。在平静的夜晚，一个发光的物体在他头顶上闪烁着。绿色的光流射进了大厅，照射在戴夫斯和狗的身上。

狗开始呻吟，发出一声可怜的长鸣，接着是一片寂静。戴夫斯眼花缭乱，他转过身子，竭力摆脱这股强大的绿光，同时他想看看他的狗怎样了，但是他没有看见。“斯基派”不在大厅里了。

“‘斯基派’!”他高叫着，“‘斯基派’！你在哪儿？”

没有回答，是不是“斯基派”变成哑巴了。大厅里又笼罩着一片谧静，只听见绿光在原来的高度上发出尖厉的嗡叫声。

戴夫斯找遍了整个大厅也找不到“斯基派”。他恐惧地重新跑到窗前，但绿光已经离去，旋风似的漂浮在空中，高悬在他的头顶上。戴夫斯向绿光挥动着拳头，叫嚷着:

“你们等着，坏蛋！你们干尽了坏事，把我们的人绑走了，现在又把‘斯基派’劫走了。还我的‘斯基派’！还我的瑟勒娜！不管你们在哪儿，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都要找到你们!”

飞碟象通常那样飞速升起，对戴夫斯的叫喊和威胁置之不理。戴夫斯探出身子，怒不可遏地向另一个世界飞来的怪物挑战:

“我发誓要找到你们！除非你们把我杀掉，把我也劫走。要不，我要跟你们干到底，向世界证明你们是存在的，你们有着想象不到的危险，我不怕你们！不管你们有多么强大，我一点儿不怕你们！你们可以跟踪我，监视我的每一个步骤和破坏我每一个意图，只要你们不把瑟勒娜交还给我，戴夫斯将是你们不共戴天的敌人。”

戴夫斯觉得脑袋剧烈地疼痛起来，就好象一把钢刀穿过脑壳，取出了他的脑子。他疼痛难忍，颤抖着向后退去。在

痛苦的喊叫声中，一道绿光照射在他的脸上。接着他倒在大厅中央，一动不动，象奄奄一息的人那样躺在地毯上。

绿光远去了，仿佛是一颗遥远的星星在黑暗中消失了。在那天晚上有人在佛罗里达海岸某地看见了飞碟。这又装进了空调会的卷宗里，为将军和官方的坚决否认又增添了一份材料。

他用凉水冲冲脑袋，头脑顿时清醒多了。他颤抖着向房里走去，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呆呆地瞧着空旷的房间。长毛绒地毯上再也看不见“斯基派”了，也许永远也见不着了。它和被掳走的人一样，会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所肢解，或者被杀死……或许它还活在太空的某地。

他，……为什么还在这儿？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脑袋的疼痛渐渐减轻了。只有太阳穴的跳动，视网膜里的绿光唤起他对可怕飞碟的回忆。就是它把他打倒在地，使他失去了知觉的。

“他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把我杀害。”他自言自语地说，“为什么他们不这样做？”

他欠起身子，又重新向窗口走去。他眺望窗外布满天空的星星、漆黑的夜晚、海岸的灯光、海上的船只和住宅区的万家灯火、夜总会和远处国家航天局的各种照明设施……，却看不见从太空来的绿光。

他看看手表，手表停了。他下意识地和墙上的挂钟对时间时，发现挂钟也停了，一种磁性大概在钟表的机件里起了作用。他将面对着一种他完全不熟悉的力量。他感到很可笑，他居然会使宇宙人感到不安。他们监视他，知道洛丽在干什么和他的未来动向，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们就在附近，在他

的身边。

“神秘得出奇。”戴夫斯低声地说，“但是我不怕他们，我不怕死，即使把我劫到另外一个世界我也不怕。假如洛丽接近了他们，和他们非常近，也就是说她也在瑟勒娜的身边了。我也要和瑟勒娜在一起。如果要找到瑟勒娜，只有一个办法，首先要找到洛丽。我留在这儿是无济于事的，我现在没有‘斯基派’跟随着我了，他们把唯一的目击者也给劫走了……。”

戴夫斯决定出去。他换了衣服，把必用之物放在旅行提包里，既不带提箱也不拿行李。当局可能在秘密地监视着他，也许宇宙人也……。戴夫斯为了掩人耳目，出走时没有用自己的汽车。他在附近的大街上，不慌不忙地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他对司机说：“上肯尼迪角，国家航天局办公大楼。”

出租汽车开动了，但是在一个明亮的车站前停住了。戴夫斯付了钱，走进车站吃了一点东西。然后，从那儿给一个人打电话，和那个人约好了时间和地点。

清晨，戴夫斯又耍了几个花招，足以蒙蔽那些跟踪者。他到了肯尼迪角北部的一所小型私人航空俱乐部，租了一架小型飞机离开了肯尼迪角。

飞机向西南飞行，似乎朝墨西哥湾的方向飞去，但是在半路上改变了航线，飞过佛罗里达上空后，便向北——东北方向飞去。他直接飞往巴哈马群岛，飞向可怕的百慕大死三角海区……。



第　七　章

“在那儿，小姐。那座就是有名的魔鬼山。”

直升飞机驾驶员劳尔在星罗棋布的小岛上空飞行。这些小岛虽然荒芜人烟，崎岖不平，却生长着茂盛的热带植物。飞机在一座深褐色巨石上空盘旋，巨石的周围可以看到丛密的棕榈树和圆粒细砂的海滩。

洛丽侧着身子，从直升飞机的舷窗里贪婪地拍摄她脚底下的景物。在平静的海面上辉映着飞机的侧影，清澈的海水，在风和日丽的日子一眼便能望到海底。

“我第二次到这儿来了，可是我不知道它确切的名字。只知道，它是一座死火山，周围有圆粒的细砂和热带植物，为什么叫它魔鬼山呢？”

“我也不太清楚，”出生在纳索的驾驶员耸耸肩。“这是渔民们给它起的名字，相传已经很久了，也许象您说的是座死火山。不过，在古时候，它大概是一座活火山。这种山总是叫人害怕，火山口往往倒是魔鬼的杰作，洛丽小姐。”

“近来，渔民常来这儿吗？”洛丽问。

“来这个岛上？不，不来了。”他做了一个富有表情的手势。“谁也不会想到这儿来，小姐，为什么渔民要到这荒凉孤独、被人遗弃的小岛？那么小的一个岛，连一架小型飞机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着陆，只有直升飞机还勉强可以降落。这儿什么也没有，周围连条鱼都打不着，渔民们碰也不愿碰它一下。”

“为什么？”她看着这位在当地土生土长的驾驶员，思

索着他讲的话。“您是说鱼吗？在这一带海上没有鱼！”

“对！但不是在这儿。”他笑着，摇动他棕发的脑袋，露出雪白的牙齿。

“您是说魔鬼山周围没有鱼吗？”

“对！渔民从来没有在魔鬼山周围打到一条鱼。他们说这儿没有鱼群，在方圆三到四里的海区连一条鱼都看不见。”

“为什么？”

“不知道，有的说如果不是海底的火山，本来鱼会游到这块理想的地方来的。还有的说，大家都那么说，只有魔鬼才让渔民在这儿打不到鱼，……您真的对这个小岛感兴趣吗？”

“这个地方对我有一种魔力。”她聚精会神地思虑着说。突然，她的目光紧盯着海面上不远处的一个东西，她指着说：“那是什么东西？”

“看不清楚，好象……好象海上的一个平台。平台上有一个红色的浮标，还有一些和浮标差不多的东西。”劳尔惊奇地眨着眼睛。“真是罕见！竟会有这种东西？没有人会到这儿来，就是最爱猎奇的游客也不会到离小岛这么近的地方。”

直升飞机向平台下降，好象一只大苍蝇，向海上漂浮的东西飞去。

“您说得对！是一个浮动的平台。”飞机离得很近的时候，洛丽说：“还有人呢！他们挥着手臂，向我打招呼。他们之中还有穿救生衣的。喂，您看那儿，有一只游艇，靠近游艇还有一只摩托船呢！”

“好象一群潜水员。”劳尔指着他们说：“有时，他们到这个地方来，不过从来没有离魔鬼山那么近。”

飞机在低空飞行，对平台上的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平

台上一共有四个人，有女的，也有男的，三人人穿着救生衣，带着氧气瓶，快活地向飞机挥手，洛丽指着浮动平台上一个有棱角的东西。

“噢！我可明白了，您瞧！您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好象是一台电影摄影机，小姐。”劳尔说。“您说着了，他们是拍电影的，大概在拍部有关水下的电影吧。但愿他们留在平台上，不要到岛上去。我喜欢在我去的时候，岛上还是那个原封不动的老样子。”

“您要上岛上去？”劳尔惊讶地回过头来看她。“也想去冒险吗？小姐。”

“是的，如果能找到人驾船送我去魔鬼山，明天就去。要不，就到不了那儿了，您说是吗？”

“那么，我们坐直升飞机去不也一样吗？我刚才跟您说过……不值得到那儿去。”

“我喜欢坐船去，劳尔，你明天也来，我还用得着您，当我爬上魔鬼山顶……。”

“魔鬼山顶？”劳尔大惊失色。“小姐，熄灭了的死火山，您在这儿就看得见，山顶上是喷火口，再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何况爬上去很危险，山上又黑又滑，万一摔下来……。”

“请您注意，劳尔。我们飞回纳索吧，我今天可饱尝眼福了，我还要在旅馆里把拍的胶卷冲洗出来。”

“知道了，小姐。”驾驶员应声答道。飞机开始往回飞。当他们再次飞过平台上空时，只有站在摄影机旁的两个男子向她招手致意，其他人都跳到水里排演去了。不一会儿，平台落到后面去了。那个小岛，洛丽曾经在那儿找到装有各种首饰的雨布口袋的神秘小岛，也落到后面去了。

“是的，小姐。”一个脸色黝黑、满头白发、受人尊敬的老渔民答应着说。他手里抚弄着一顶帆布做的雨帽，站在年轻女郎的面前。“我叫马丁·多明各，随时准备带您去魔鬼山，请您相信我。不管人家怎么说，我不在乎。”

“我很高兴，多明各。”洛丽愉快地微笑着。“对这个小岛，大家说什么来着？”

“老掉牙的故事了，迷信！”多明各压根儿没把它放在眼里。“有些人说魔鬼住在那座深褐色的巨石里，在那儿睡大觉，有那么一天他从喷火口吐出火来。还有些人说魔鬼把附近的鱼都弄死了，好让他独个儿住在岛上。甚至还有人说在晚上看见了魔鬼，他从死火山里跑出来恐吓那些胆敢到那个岛上的渔民。”

“您一点儿也不相信吗？多明各。”

“不，小姐，我根本就不信。我不相信魔鬼会因为我们而心神不宁，还会用吓唬人来逗乐。有的更离奇地说看到岛上有光。”

“光？”洛丽感到紧张。“什么光？”

“我也不知道什么光。”老渔民耸耸肩。“我从来就没见过。即使看见，我也不怕。据说是一种绿鬼，有绿火似的舌头，他们从地底下冒出来。呸！一派胡言。如果要找一个心旷神怡的地方，风景如画的憩息地，您不必去那个岛，那儿是孤零零的，一无所有的小岛。有的是长满了的杂草、棕榈树和巨石脚下的砂子，可以值得一看的只是吓唬这一带渔民的火山，其它什么也没有。”

“多明各，您真是一位不怕天、不怕鬼的老渔民。”她边

说边仔细端详着他。“我很高兴有您这样一位旅伴。我将每天付给您十镑，如果我在这儿逗留更长的时间，您认为合适，我可以多付一些。”

“随您的便，小姐。”他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但是您将把钱扔进水里，还浪费了您的时间。”

“因为我看见岛的附近有人，他们都在海上的一个浮动平台上，至少那儿的风景很吸引人的。”

“噢！那些人……”多明各摇摇白发苍苍的脑袋。“他们都是拍电影的，是一些寻欢作乐的人，我不太和他们交往。他们整天寻找些稀奇古怪的地方拍电影。”

“原来是拍电影的。”洛丽想了想说：“他们拍什么电影？纪录片还是故事片？”

“他们真是愚不可及，把钱花在这上面。”老渔民笑着说，“我听一个朋友说，有一个叫什么马尾藻海妖，经常在马尾藻海周围活动。妖魔！可怕的可名字，几个世纪来大家都这么叫。他们应该到马尾藻海和妖魔打交道才对，而不是在这儿。”

“然后再运用拍摄的特技，完全象真的了。”洛丽也笑着说：“明天十一点整我等你，不要耽搁出发时间。”

“行，没问题，小姐。明天十一点整我驾着摩托艇在这儿等您。”

兴致勃勃的洛丽预先付给纳索老渔民一天的佣金，然后便走回她在新普罗维登斯岛上的圣乔治旅馆的房间里。

“晚安，小姐。”一个声音在背后向她打招呼。“您是不是直升飞机上的那位女郎？”

她停住了脚步，好奇地转过头去。正在这时，一群年轻

人从旅馆的电梯里走出来，他们都穿着鲜艳的衬衫，浅色的裤子。看起来他们很活跃，很欢乐。他们的皮肤被海水里的碘染上了一层淡淡的古铜色。她模模糊糊地还记得。

“噢！平台上……拍电影的不是你们吗？”她笑着说。

“我们就是拍电影的。我叫杰克·尔·格兰杰，是影片‘马尾藻海妖魔’的制片人。”和她说话的是一个高个子，他们中年岁最大的人。他伸出嶙峋而宽大的手说：“我向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摄影师杰弗里·法尔，那二位是影片的主角琼·诺克斯和凯文·穆尔。”

“琼·诺克斯和凯文·穆尔！”洛丽惊讶地打量他们。“我的天！都是电影和电视上大名鼎鼎的明星……，朋友们，我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叫洛丽，记者，我在这儿度假。”她小心翼翼地说。

“好极了，我正希望您给我们写点东西。首先，您得写我们在纳索的会见。”凯文·穆尔，一个高傲漂亮的男子，在武打片里扮演一个英雄角色。他笑着说：“您给我们电影作免费宣传了。”

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洛丽也高兴地说：“请你们相信，我一定写一些关于你们的文章。”她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急于回去看看已经冲洗了的胶卷。她把旅馆的浴室当作临时的冲洗室，冲洗白天从直升飞机上拍摄的胶卷。“如果你们明天在魔鬼山附近的话，我还会看见你们拍电影呢！我也去那儿给报纸拍几张照片。”

“那个传说中的魔鬼山吗？”制片人杰克·尔·格兰杰放声大笑。“您很勇敢，洛丽小姐！明天我们就在那个岛上拍电影。”

“不，不可能……”洛丽竭力抑制由于他们将在魔鬼山对她的干扰所引起的不快。

“不可能？明天我们就是去那儿拍电影……”琼·诺克斯挽着她的臂膀说，“您跟我们到酒巴间喝一杯，一会儿功夫，花不了您多少时间。明天我们在那可怕的魔鬼山上再见，本地人关于魔鬼山有许多传说，我的朋友……。”

洛丽不能拒绝他们的好意，他们一起在旅馆的酒巴间里喝了几杯混合清凉饮料。

在楼上洛丽昏暗的浴室里，冲洗过的胶卷挂在几根铁丝上晾干。但在她回房之前，一双戴着手套的手已动过了那些挂着的彩色胶卷。一双不安的眼睛，在手电筒的光亮下对胶卷进行了察看，然后浴室的门悄悄地打开了，又轻轻地关上。一个人影，用万能钥匙打开洛丽卧室的门后，不留足迹地离开了，接着又走进了同一层的另一套房间。

第　八　章

多明各熟练地驾驶着摩托艇，向魔鬼山驶去，但坐在船上的洛丽却局促不安，她并不为此行担心，也不是对荒凉奇怪的小岛越来越近而感到害怕。引起她不安的却是她从直升飞机上拍摄的电影片子。她默默自问，她的整个旅途是否会顺利，到达魔鬼山后……。那卷电影片子就是一个明证，还有在这个海区发生的事，同她第一次来到的时候所发生的是那么的相同……。现在，摩托艇正向神秘的小岛驰去。在她这场如痴如醉的游戏中，她将面临的是一个强大凶恶的敌人，来自外太空的，另一个世界的，甚至另一个星球的敌

人。

摩托艇在平静的海面上急驶，快要到达圆粒砂子和灌木丛环绕的深褐色巨石的时候，突然，她的思绪中止了。小岛，近在咫尺的小岛出现在她的眼前。它好象是一块黑色发光的圆锥形巨石，伸向天空。由于大西洋海水的侵蚀，海浪的冲刷，在巨石的脚下布满绿、黄色的圆粒细砂和海浪冲击下形成的又黑又滑的礁石，宛如传说中的死火山里的石头。

“您瞧，小姐。”多明各指着前面说：“那个小岛多荒凉，今天……，我看见海滩上有一条船，还有人。”

“他们是拍电影的。”洛丽略微皱起眉头思索着说：“今天他们要在这儿拍电影，但愿我们不要互相干扰。”

“这个地方那么小，他们会妨碍您的，您也会打扰他们的。”

“也许这样更好一些。”洛丽说：“他们在这儿将减少我的疑虑、恐惧。您想想，多明各，如果我一个人在这个岛上……。”

“我不相信您也有迷信思想，小姐。那些传说都是没有根据的。这个小岛和其它的岛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人在这儿住过，更谈不上什么妖魔了……。”

“我是不信什么鬼的。”年轻的女记者意味深长地答道。老渔民的摩托艇渐渐地靠近那个令人不安的小岛。

洛丽回过头去、远眺她身后的大海，然后又仰望天空。她感到奇怪，在她第三次到这儿的旅行中，好象受到了监视，有人总在她面前晃来晃去，一刻也不离开她。

但是她除了看见在她头顶上飞翔着的直升飞机外，什么也没有发现。驾驶员劳尔的使命只是她在岛上活动时监视着

她。为什么她还要受别人的监视呢？她的冒险是否能获得成功，单把希望寄托在年老的多明各身上，看来是不行的，有了直升飞机的监视，她会更镇静一些。

她隐约地觉察到远处水面上有一架水上飞机向魔鬼山的相反方向飞去，她沉思片刻，觉得有些异常，好像被什么人监视起来了。监视她的人不是多明各，也不是驾驶员劳尔，也不是在沙滩上向她招手的电影技师和明星们。

“行……”多明各兴奋地说。这位技术娴熟，有着丰富海上经验的老渔民驾着船绕过海上的暗礁和岸边的礁石。“我们到了，洛丽小姐，让妖魔来欢迎我们吧!”

他开了一个愉快、嘲弄的玩笑，但多明各后悔跟她开这样的玩笑，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第一次这样后悔过。因为正当洛丽跳上沙滩，年轻的电影星琼·诺克斯和凯文·穆尔向她跑来，电影技师站在摄影机后面向她招手的一刹那，魔鬼山上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使在场的人都吓得魂飞魄散。

“哎呀！我的天！那是什么东西？”

多明各，这个老渔民，几十年来人们从未听他说过害怕二个字，今天他可不是仅仅感到害怕，简直可以说是恐惧。

洛丽抬起眼睛向小岛上深褐色巨石的山顶望去时，情不自禁地象被窒息似的叫了起来，那些拍电影的人都惊吓得脸无人色。

“天哪！不……”脸色苍白的洛丽，睁大着美丽的眼睛。“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呢？一切都在他们的面前发生了。

深褐色巨石崩开了，从地底下迸发出震天撼地的响声，

使整个小岛剧烈地颤动，甚至小岛附近海面上的海水也被搅动得沸腾起来。

“这不是死火山吗!”凯文·穆尔大声嘶喊。“好象它又要重新爆发了。”

一个硕大无比的黑影，带着尖厉的响声和硫磺的蒸气从火山尖冒出，就象人们想象中的金星人那样从它的星球内部蠕动着倾吐出来似的。

但是，那个庞大的黑影，在呼啸声中向空中升起，它不是妖魔，也不是地狱里的怪物，而是洛丽声嘶力竭地叫嚷着的:

“飞碟！你们瞧！它就是那个样子的！从外太空来的飞船……从火山里飞出来的。”

大家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飞碟。它现在是看得见，摸得着，有形有影的，但人们却从未见过。洛丽和他的伙伴们正在地球上面临魔幻似的现实。

那是个会飞的巨大的碟子，有菱形的舷窗，金属的外壳，外壳上有一层古怪发光的绿色。橘黄色的亮光从舷舱里散向天空，辉映在船舱外。

飞碟象陀螺似地盘旋上升，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在席卷小岛的烟雾和震动中越升越高，突然缓慢地冷酷地向他们飞来，向海滩下降……。吓糊涂的多明各，呜咽着跪在地下，大声地向上帝祈祷。洛丽紧张、镇定地屹立在那儿。而她的伙伴、明星和技师们则四处逃窜，企图逃脱在他们头上飞翔着的妖魔的降临。

洛丽没有跑，她也不想跑。她知道跑是无济于事的，愚

蠢的。她到这儿来就是要找一个飞行物，飞碟正是她要寻找的目标，她终于把它找到了。要往回走，为时已晚。和“信天翁”号游艇以及所有的船只飞机一样，在从太空中飞来的魔爪手中是跑不掉的。现在，她知道哪是百慕大的“门”，哪是它的“洞”。她也明白了她第一次在这个岛上找到的“信天翁”号雨布口袋，正是在这个“洞”里。那是飞碟出没的地方。

她肯定飞碟不是从地球中心里飞出来的，也不是从深海的海底里冒出来的。神秘的小岛只不过是一个基地，是他们埋伏的地方。他们耐心等待着，伺机捕获他们的猎物。现在他们可等来了猎物：四名拍电影的，一名大胆妄为的女记者，一名不信邪的老渔民……。

圆盘继续下降，下降着……仿佛要用它的重量，把他们压扁似的。这时洛丽发现在它的下部，从圆形的机身里缓缓地伸出腿，或者说伸出金属支撑架来。它的腿是圆形的，它的支撑点，也可叫它做金属的“脚”则是菱形的。洛丽模糊地记得那天和戴夫斯坦率地交谈时，戴夫斯曾对她说过：“我的狗，‘斯基派’有四处伤口，每处伤口的形状都是菱形的，一下子四处同时受到灼伤。我敢发誓它的伤口和飞碟有关。”

一点也不错，每一个“脚”都是一个菱形图案。每个菱形图案又由四个小的菱形组成。大概由于它具有地球人难以想象的推力和前所未闻的速度与地球大气层摩擦的缘故，它的每个“脚”都被烧得通红。她心里明白将会有什么样的厄运在等待着她，等待着其他的人。他们在宇宙人的魔掌里，将和在百慕大死三角海区的无辜者一样……。

第　九　章

一切都在闪电般不知不觉地进行。

飞碟又向下降了一点，离地面越来越近了。它的“脚”象触角一样伸了出来，牢牢地支撑在沙滩里，它象一只巨大凶猛的金属昆虫平稳地停在海滩上。

在魔鬼山上的人，在飞碟的大肚子底下，都吓得扒在沙滩上。但是飞碟不再往下降，也没有把他们压扁，但从它的肚子里放出一种蓝色的蒸气，就象一层薄雾，带着甜蜜的香味在他们头顶上萦绕，同时还伴随着奇特、锐利的响声。香味，或者是蓝色薄雾里的某种成份使洛丽昏昏欲睡，使其他人神志不清。突然所有的人都一头栽在沙滩上，顿时动弹不得，失去了知觉。然后，飞碟上的一扇门慢慢地打开，静悄悄地向旁边滑动，露出一个宽阔圆形的孔。从孔里下来一个东西，好象是一个人，有点儿象神经科大夫，可不是我们地球上的人。他腾云驾雾般来到他们的面前。这时从飞碟内部射来一束橘黄色的光。大地万籁俱寂，只有远处隐约的嗡嗡声，打破这死一般的寂静。这时的宇宙人却听不到这种轻微的响声。

顷刻间洛丽和他的伙伴们的身体象变魔术似的离开了沙滩，悬挂在空中，轻得可以随风飘荡……。就这样，他们被外部的一种奇特力量吸进了飞碟。

多明各的摩托艇，拍电影的摩托船，在海水里被溶解了，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毁灭殆尽。任何一个天体观察家都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飞碟重新向空中升高，在沙滩上留下圆形的“脚”印。当它往上升起时，掀起的气浪把留在沙滩上的“脚”印抹得一干二净。

在百慕大死三角海区，又发生了一起人和船只失踪事件。但这次事件并没有结束。在魔鬼山附近上空的直升飞机驾驶员劳尔目击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场面。突然他摔倒在直升飞机的操纵杆上，他和他的飞机在空中也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仿佛一只无形的巨手把他和飞机全都擒走，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但是在远处，一架水上飞机在大海的上空飞行。由于飞机与小岛的距离太远，所以驾驶员什么也没看见。但是，在驾驶员身边的一架大功率的电影摄影机的望远镜头却把魔鬼山发生的一切都拍摄下来了。

洛丽睁开眼睛，象着了魔似的看着菱形的房间，连墙壁也是菱形的，宛如处在巨大多面体的橘黄色宝石里。光亮从房里各处放射出来。地面、天花板和墙壁都是由发光的材料构成，仿佛是一座水晶宫。

“我的上帝呀！我在哪儿？”

她环视四周，看不见任何人，只有她一个人单独在这儿，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在惶惑中，迟疑了几分钟后，她想起来了她现在在哪儿。

我在飞碟里。我被他们绑架来了，今后将会怎样？所有被劫来的人命运如何？

四周静寂无声，好象她已脱离了人世间的生活。但她断定会有人窥视，偷听，严密地监视她，如同在博物馆的橱窗

里陈列着希罕的宝物一样。他们是谁？他们又是怎样的人？

她欠起身子，自我感觉良好。身上没有一处有疼痛的感觉，也没有一点不舒适的地方，甚至有些轻飘飘、软绵绵的。没有烦恼，也没有思想的混乱。她的头脑、精神、肉体都处于最理想的境界。

“也许，不管怎么说，这倒不坏。但是这能持续多久？永远这么活着也不能使人身心愉快，或许在这个地方他们会把我杀死。”

她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冥思苦索。

“谁也不会被杀死的，只有那些走得太远，知道我们太多的人。姑娘，您可以永远活着。”话音刚一落地，洛丽就觉得有一种声音，人的说话声。难道是人在说话，人的声音？……也许是某种思维通过她的感觉传递到她的头脑里来的吧？她看看四周，还是她一个人。她竭力要弄个明白，刚才和她说话的人是用声音和她说话，还是用思维和她交流思想。

“我不想长命百岁，也不愿意留在这儿。我想回到我们的世界上去，和人们生活在一起。”

“您到这儿来，不是我们的过错。”那个声音说：“你是自己找上门来的。”

“是这样，飞碟，你们是宇宙人，你们劫走了我们的人、船和飞机。”

“您说得对极了，但我们不要船和飞机。我们已经研究了几十个世纪，对你们智慧的历史了如指掌。”

“你们……，你们是谁？打哪儿来的？”

“从遥远的地方，你们从未听到过的地方。我们有我们

的一套生活方式。我们的能力是如此之大，你们是想象不到的。现在我只是把船只肢解了，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最理想的是大家都这么认为船在海上遇难了。”

“‘信天翁’号不是这样，后来它又出现了。”

“‘信天翁’号和其他的船只不同，它是我们的……一个例外。”

“它是你们的？”洛丽不安地重复着说，不时地扫视四周，想从透明、发着磷光的橘黄色墙壁上发现和她说话的人。

“是我们的人。我们是高级的人，是我们星球和我们人民的使命的最高执行者。我们在执行着一顶长期的任务，现在正在执行。”

“我猜想，你们的任务是绑架地球上的人。”洛丽气呼呼地说。

“你只说对了一半。”

“为什么？”

“你的好奇心很强，你想要知道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可以告诉你一些。我们要了解适合地球人的那种生活条件，仿效你们的那套生活方式。猎取地球上的生物和自然界中的一切，然后我们适应它。这种适应需要时间，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可以说……。”

“适应？”洛丽弄清了他的话的含意后，不禁毛骨悚然。“也就是说，你们已经是地球上的人了……至少在外表上像地球上的人了。”

“算你说对了，我们至少外表上象地球上的人。我们中有些人正在变，您要是看见他们的真面目非吓得半死不可。还有些人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除了他们的发达的头脑

外，一切都象一个逼真的地球人。”

“那么，你们可以和我们混淆在一起，使我们发觉不出来。”

“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一阵嘲讽的笑声，“谁也不会察觉，谁也不会辨别出来的，姑娘……。”

“还有……还有为什么……你们让‘信天翁’号游艇重新出现？为什么‘斯基派’能够逃遁……”

“狗……，我们不感兴趣。没有什么用场，对我们也没有好处。狗不适于生活在我们的星球上。”

“那么，为什么你们又让‘信天翁’号回去呢？真是百思不解。”

“我们中有人需要这样做。我们大家都有权利要求什么，经过大家一起开会商量后，决定是否值得给她方便。这次我们同意了，没有拒绝她的要求。但让狗回到这儿来。”

“狗也来了！”

“这是需要。我们愿意让它回去。我们正在研究对付他的办法，同时密切地监视着你们。我们要自卫，要让我们的种族有足够的时间来演变。对你的意图我们知道得清清楚楚，就象知道你的朋友，戴夫斯在看电影时所发生的一切……。所以我们先把他的狗弄来了，这仅仅是对他的一个警告，我们还可以杀死他，但是，我们不愿这样做。也可以让你死去，所以我们烧了你的房子。”

“什么？”

“就在您出走的那天晚上，您的房子着火了。我们知道您能去祸降灾，要不您就烧死在里面了。”

“那是因为你们不愿伤害我。”

“你说到点子上了。”

“那么……那些被绑架了的人呢？”

“他们同意改换门庭，放弃他们的原来生活，抛弃那个世界。他们对我们了解后，就会作出这样选择的。现在他们都很幸福，是我们大家庭的成员。他们是低等人，只要控制他们的叛逆行为，适当地监视他们的思想活动，就能与我们和睦相处。你们所有的人都有叛逆的天性，尤其是那些博学多才、智慧超群的人。”

“还有些事情我不明白，谁出的主意把‘信天翁’号放了回去，把狗劫了来，把我抓起来，还要威胁戴夫斯？”

“我们中间的一员。”那个声音说，“具体地说，就是我，您看看我的影子，也许您以前见过。”

洛丽瞧着菱形发光的水晶宫，隐约看见一个侧影慢慢地显出了一个人影，一个女人的形象。

“您不是……”洛丽叫了起来，“您不是……瑟勒娜吗?戴夫斯的未婚妻!”

“我是瑟勒娜，姑娘。”人影说，“我就是瑟勒娜。戴夫斯没有怀疑过，永远也不会产生怀疑。我要离开他，是因为经过长期演变后，我要和我们的人一块儿回去……我已经取得了地球人的资格了，你懂吧？”

第　十　章

一双手把冲洗过的胶卷拿了起来。

临时充作冲洗室里的灯光在忽闪发亮。在玻璃制作的放大机下，放大了的图象展现在一个人的眼前，他曾经偷偷地

闯进洛丽用作冲洗电影胶卷的浴室。他狡黠冷静的眼光紧盯着他用远镜头拍摄的胶卷。在昏暗的冲洗室里他惊讶地轻轻地叫了一声。

“真想不到!”他感慨万分地说:“真叫人难以相信，那个小岛原来是飞碟的基地!”

他又专心致志地研究起那些清晰的图象了。这些图象记录了死火山爆发时的珍贵时刻和绿色圆形金属物体上升、下降的情况。飞碟从未被这样完整清晰地拍摄过，连那组在空调会大厅里放映过的电视报导也无法与它媲美。

戴夫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黑暗中转动着身子。他现在不仅有飞碟的照片，还有电影片，足以证明它的存在。他有绝对的把握找到洛丽发现“信天翁”号雨布口袋的地方，还能找到大胆的女记者倾注全力要揭开百慕大死三角海区的飞碟秘密所在地。

但有些情况使他快快不乐。

他小心谨慎地监视着洛丽的行动，还生怕引起旅馆和纳索人们的注意。后来他发现了洛丽和一群电影明星打得火热，也觉察到她与直升飞机驾驶员和老渔民的接触。这使他感到茫然，他怀疑这些人会不会是“飞碟”派来的，或许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有着人的外貌的宇宙人。如果情况真是如此，洛丽这次去魔鬼山，那就糟了。

不久便证实洛丽和那些拍电影的人再也没有回到旅馆。“我必须去。”他决定驾驶目前还归他使用的那架水上飞机，到百慕大死三角海区去侦察。

在出发之前，他把影片的一些片断装进一个大信封里，寄给他的一个熟人:

美国佛罗里达，空调会

斯图尔特·卡梅伦先生收

他在一张纸上写了几行字，连同几张照片一起装进信封里，粘上浆糊交给接待室，嘱咐服务员如果当天他不回来，就作为急件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寄给收信人。

他来到他的飞机跑道，吩咐机械师给他作好起飞的准备。当机械师在检查时，戴夫斯不安地在跑道上蹓来蹓去，他不时地仰视一望无际的蓝色天空，眺望大海，他将在那儿，为人类揭开使他日夜不宁的谜。他吸完了烟，水上飞机的检查工作也准备就绪。突然他背后的叫声把它吓了一跳："休假不是上班，戴夫斯？"

戴夫斯吃惊地转过头。当他认出在他背后向他微笑的人时，不禁目瞪口呆。

"安德森先生！"他惊讶地说。"您在这儿！"身材魁梧、体格强壮的安德森是肯尼迪角飞船基地的国家航天局领导。他向戴夫斯点头，微笑着朝他走来。微风吹动着他的国家航天局制服。他亲热地和戴夫斯握手，显得格外的活泼友好。他和蔼地说：

"我也有休假的权利，我的朋友。我一提起往事，就想到这儿来度假，最主要的是想看看您，同时请您原谅，原谅我对您的严厉处分，不过我也是按章办事。您关于飞碟的立场不仅使空调会，也使国家航天局处境复杂化。对此我表示遗憾。不过，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会修改对您的处分的。为了使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将打一份有利于您的报告。一切都会安排妥当。"

您不必太费心了，先生。"戴夫斯摇摇头，断然拒绝了。

“我不想回国家航天局，也不想去空调会，任何这类组织我都不愿意干。要是说谁在调查‘飞碟’，我，戴夫斯。我要自己干，钱和交通工具我都不缺。”

“您要小心，戴夫斯。”安德森目光严峻，用嘲笑的口吻警告说：“如果飞碟真有其事，你的决定将是危险的。”

“我向您保证，飞碟吓不倒我。我马上就去找它。安德森先生，很对不起，我只能让您一个人留在这儿，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一项至关紧要的也许是紧迫的使命。”

“真的吗！关于飞碟的？”他愉快地说：“我喜欢跟您一块儿去。”

“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可能会失踪。谁也不会知道我们失踪的消息。”

“噢！这，我懂……，在百慕大死三角海区的神秘失踪，不过说说而已，我不怕，我是我自己生命的主人，我可以陪您去吗？”

“好吧！”戴夫斯犹豫了一会儿终于说：“您上飞机吧！正好有两个座位，够我们两个人的了，先生。但您得记住我跟您说的……。”

“我忘不了，戴夫斯。”安德森笑着走上了飞机，他的笑声仿佛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

不一会儿，他们便飞翔在大海的上空，并继续向魔鬼山的方向飞去。戴夫斯带着不安的神情看着海面。沉默片刻后，他向他的同伴报告说：

“我发现了许多有趣的东西，先生。”

“真的？”他惊奇地看着他。“什么东西？戴夫斯。”

“人和船是怎么失踪的……在海里有那么一个点，我们

叫它通向另一世界的大门。这个门，您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吗？”

“您怎么知道的，确实吧？”

“千真万确。我这儿有证据，铁证如山。在纳索附近有个小岛，飞碟的基地。把地球上的一个岛作为监视，控制，也许研究怎样侵略……或者研究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据点。他们夺走了船只和飞机，用某种力量使它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表面上使一个物体的原子分裂，然后又选择另一个地方，使它们恢复原状。这是一种远距离操纵的物质转移。”

“得啦!”安德森听完他的话后，不以为然，却窘困地看着他，“失踪了的人呢？他们在哪儿？”

“好象在那儿。根据我的分析，飞碟上的人需要他们，才把他们劫走，我不清楚是不是要毁灭他们，研究他们，还是要把他们送到太空的另一个地方去，用作生物、智力和科学的试验。”

“您这种说法既新奇又富于想象力。我们走着瞧吧，看看是不是那么回事？戴夫斯。”

“好，安德森先生。这一次，要么我找到飞碟；要么，他们把我劫到他们那边去，永远不让我回到这个世界上来。”

“他们，你认为飞碟上的人智慧超群，虎背熊腰吗？”

“我想是这样的。甚至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厉害得多。”

“什么？”

“也许他们也是一种人，他们研究我们，要成为和我们相似的人，或者模仿我们这样的人。”

“模仿？”安德森忐忑不安。

“对！先生，他们可以演变，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

他们的外表，为什么他们不会变成象我们这样的呢？这样，他们可以混杂在我们中间，达到监视我们和预先知道我们意图的目的，这可说明许多问题啊！”

“是啊！我也看出来了。”安德森若有所思地说：“说实在的，您是见多识广。我说您知道得太多了。”

他用一种罕见的声调说了这几句话。戴夫斯扬了扬眉，斜视着安德森，同时驾驶着飞机在海面上飞行。安德森微笑着，他的眼光却是冷酷的。

“我知道的并不多，先生。”戴夫斯反驳着说：“只不过对飞碟……。”

“我说您的观点挺有些道理。您的想法独具一格，证据也很充分，足以使飞碟上的人感到不安，我的朋友，‘他们’不会允许您这样干的……您明白吗？您自己在自寻绝路，我感到遗憾，但是，我必须这样做。”这一席话使戴夫斯惊慌失措，语无伦次。这时，安德森从衣服里抽出一个金色的光彩夺目的金属物，形状象根管子，还有奇特的撑架。虽然安德森并没有把金属物对准他，但他凭直觉也感到了梦幻般的突如其来的威胁。

“您是……您是‘他们’的人。”戴夫斯惊讶地说。

“是他们的人。”安德森笑着说：“我永远是他们的人。在国家航天局，在空调会，在许多地方都有我们的人，我们控制着局势，使局势变得对我们……戴夫斯，您不用害怕，你们的世界对我们没有多大吸引力。我们只想模仿你们，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你们中间生存。您不要动，想反抗是徒劳的。这根弹簧就够您受的了……我们连同这架飞机和机上所有的东西将要在地球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您明白过

来时，我们已经在飞碟里面了，它一直紧跟着我们呢！那儿有人想看看您，我们走吧，戴夫斯，这是很容易的，很快……不会对您有什么伤害。”

他一按弹簧，戴夫斯已躲闪不及，感到世界就在他身边爆炸，发出耀眼的火花。后来……。后来，他又重新恢复正常，他知道他已经在飞碟上了。他看见了“斯基派”，瑟勒娜……和洛丽。

“瑟勒娜……”他慢慢垂下了头神情沮丧。“原来你是……”

“原谅我，戴夫斯，”她喃喃地说：“我不能不告诉你，我不能成为你们中的一员。我们有自己的天规。我们象人，但我们不象你们这样的人。如果你看到我们的真正面貌，你会吓晕过去的。我想再看看你，这将是我们幸福的别离。我希望你记住我，就象你认识我时那样。但是，你要明白，我不会为任何人作出牺牲的，我要到我自己的世界上去。”

“你，安德森……你们还有谁？还有多少人？瑟勒娜。”

“我不能告诉你，戴夫斯，”她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有许多人。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将和你们共处一个时期，然后踪迹不留地离开你们。”

“那末，在百慕大失踪的人，被绑架的人呢？”

“百分之九十都是我们自己人，戴夫斯。”她笑着说：“他们回来了，而不是被掳走。但有些人和他们一起被带了来。他们可以在两者中进行选择：被消灭，还是经过改造再回去。但是他们都愿意留下来，他们可以在我们星球上无忧无虑地生活，他们在那儿很幸福。如果你们有谁愿意生活在我们的世界上，他将永远是幸福的。戴夫斯。

“现在，你怎么办呢？和我在一起，跟洛丽回去，还是和那些拍电影的留在这儿？

“他们已经作出了选择，愿意留在这儿。还有那个直升飞机驾驶员也愿意和我们在一起。他们将过着无与伦比的美好生活。”

“我，被改造，还是被消灭？我现在身不由己，但也不愿意被消灭。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劫持，瑟勒娜。当然，在这儿你是我唯一……”

“不，戴夫斯。”她缓慢、温柔地说，但又坚决地否认。“不可能，你和我之间的爱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貌合神离，我们将以不同的形式产生爱情，这对你、对我都毫无价值。因此，我离开了你。我必须这样做，戴夫斯，最好你不要来找我，不要再坚持……尽管如此，我给你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回忆。”她接着说：“另外一个姑娘，她会使你把这一切都忘掉的，她对你很钟情。”

“是洛丽吗？”

“对！是洛丽。”瑟勒娜叹息着说：“你跟她一起回去吧。”

“是我们本人吗？”

“是你们自己，只是你们的大脑里插入一种微型的仪器，可以控制你们，使你们不会向任何人透露我们的事情。当你们谈到我们的时候，仪器会把你们的话噎住，切断你们的思想，从而避开关于我们的话题。老渔民多明各，他也想回去，他愿意老死在他热爱的大海，我们答应了他。自然，‘斯基派’是一条不平常的狗，它对你们有感情，它也和你们一起回去，戴夫斯。”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瑟勒娜。难道我们……？”

“你不要再问了，戴夫斯。”她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了。“现在我还有人性，我曾经爱过你，但有些事却使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不能再爱你了。这种变化就象一堵高墙把我们分开。你将是我在另一个星球生活时的珍贵回忆，我也希望你永远记住我。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这些。戴夫斯，不要再爱我了，我与你们不同，是另一个世界上的人。你和洛丽回去后，生活会幸福的，我让你们幸福，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我的幸福。她会把我永远不能给你的东西送给你。”

“谢谢，瑟勒娜。”他握着她的手，深情地看着她，“我可以吻你吧？就象我梦中的瑟勒娜，和我们通常一样的人。”

“可以，戴夫斯。”她的双唇微微张开。“这就作为我们的最后告别吧。然后，你们将沉浸在一种甜蜜的昏睡中，当你们醒来的时候，一切都过去了，你们将会重新回到那个小岛上，回到你们自己的世界上。”

他吻着她的嘴唇。这是她的嘴唇，但戴夫斯明白这已不是真正爱的接吻了，也不是原来的生命了，但是还蕴育着人类温柔、激动的烙印。

“再见吧！瑟勒娜。”他呐呐地说。

“永远再见了，戴夫斯。”她答道。“祝你们幸福，把我忘掉吧!”

接着，他就沉浸在瑟勒娜所说的甜蜜的昏睡中。

“再见了，瑟勒娜，我亲爱的，永远再见了。”

在告别时，戴夫斯挥动着手臂。不远处，一个圆形的物体嗡嗡作响，消失在太空中，只留下逐渐远去的绿色的亮光。

戴夫斯慢慢地垂下了头，长时间地注视着和他在一起的

洛丽。飞碟，洛丽熟悉的飞碟。在他们的眼前永远消失了。

“现在……我们干什么？戴夫斯。”她感情深沉地问道。

“现在，我们回家。”他轻言细语地说：“你要记住：我们既作过保证，我们就要遵守，遵守我们的诺言。他们在我们的头脑里插入了一个仪器，这种微型仪会器帮助我们遵守。它会让我们认识他们的人，还告诉我们，他们是谁。在人类了解他们之前的漫长日子里，不会让我们说出来的。”

“是啊！在人类知道他们之前……，但人类迟早会了解宇宙人的真相的，戴夫斯。”她把她的手放在戴夫斯的手上。“我们现在就走？我太累了。”

“我们走吧，洛丽。是回家的时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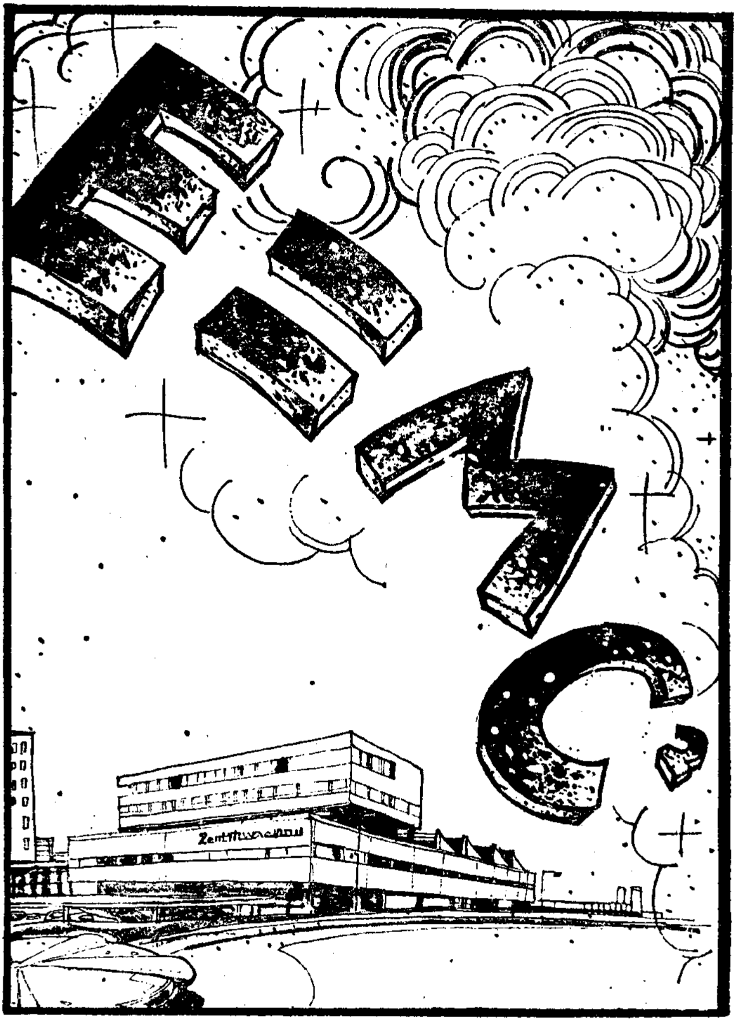
他们向海滩走去。老渔民多明各还在那儿，躺在船上平静地睡着。他和他们一样，头脑里插着一根电极，他也保证过在他有生之年或死去之时都保守秘密。

摇控着的神秘死亡将会随时袭击他们的头脑。就这样保持着人类历史上的最大秘密，飞碟的秘密。

戴夫斯和洛丽手携着手向大海走去，海水舔着他们的脚，打湿他们的衣服，但他们继续往前走。

他们又回到了人间，又到了这个世界上。他们结伴而归，将永远结合在一起。

对瑟勒娜……只是一个回忆，消失在太空中的，遥远的，天涯处的回忆，仅仅是简单的回忆而已。



$E=mc^2$
或一个思想的故事

〔法〕彼埃尔·布勒　著
赵坚 郭宏安　译

彼埃尔·布勒（Pierre Boule，1912——）是法国著名的科幻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法国自由力量，曾在缅甸、中国和印度支那作战。他写了大量科幻小说，其中《桂河之桥》获1952年圣—佩韦奖金。包括《$E=mc^2$》在内的《荒诞故事集》曾获得小说大奖。

1945年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这一惨重的悲剧震动了全世界人民和各国科学家。从此，以这一事件为背景，关于科学家的使命、科学与政治、科学与人类文明、科学与人类前途等问题开展讨论的书籍纷至沓来，至今延续不绝。《$E=mc^2$》以科幻小说的形式，用生动、幽默和丰富多彩的笔调再现了这一悲剧发生前的社会背景以及爱因斯坦、费米（书中为昂里科）等著名科学家当时的活动。

思想是起点。一切行动都以萌芽状态孕藏在思想之中，

以往所做过的一切均离不开思想。

思想升华为一个简单的公式：$E=mc^2$。如果用常人的语言表述，即是：任何物质粒子都相当于一定的能量，能量的大小等于该物质的质量与光速的平方之积。

思想是对空间、时间、物质和意识长期思索的结果。它来源于一种直觉，此种直觉倾向于将这些成份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不是互不相干的。初始的直觉和后来的思索（即形成思想的价值者）只为少数人所掌握，但是，公式 $E=mc^2$ 及其语言的表述在世界上引起了深刻的反响，波及到思想的各个不同的领域。

这里，神经质的笛卡儿主义者略作停顿，自忖道：有那么多深奥而微妙的表达方式，它们或者不为人知或者为人轻视；何以 $E=mc^2$ 能在公众崇拜的偶像群中闪耀着如此夺目的光辉?

经过一番由表及里的考察，摈除一切与图式的本质无关的因素之后，神经质的笛卡儿主义者对这罕见的异彩只留下了三点理由。

前两个理由几乎一望便知。出于同样的理由，《你好，哀愁》*获得成功。如同《你好，哀愁》一样，$E=mc^2$ 深入人心，首先是因为它包含着一种不可多得的优点，我的意思是说：一个朴素的思想；其次，是因为这个朴素的思想虽然独特但却并不过分。如果专家们除了具有察觉一部能够打动民众的作用的盲目嗅觉以外，还具有一种使之能够解释其所以然的睿智的话，这个众人模模糊糊感觉到的真理早该被公诸于世

* 法国当代作家法郎索瓦兹·萨冈（1935—）的处女作，红极一时。

（对《你好，哀愁》和对$E=mc^2$来说都是如此）。

第三个理由更隐晦一些。神经质的笛卡儿主义者集中了精神和心灵的全部能力，方才发现了它。这个理由解释了$E=mc^2$何以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即它除了具有独特而不过分的思想之外，还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建立起一个完美的、理想的对应法则，给人类灵魂带来一种性质极为微妙的满足。

这一点初看上去混乱不清。物理学家们首先的异议是，如果在公式中用。表示物质的话，那么精神就不复存在了。然而专家们想像力薄弱，人民大众看得一清二楚。在 E 这个字母中，在“能”这个不甚明确的用语中——这个神秘的用语隐藏着一种不可触及、可以千变万化的实体——他们一眼就发现了宇宙的精神要素。

我想，承认了这一点，神经质的笛卡儿主义者终会看到这一广泛胜利的最主要因素的上述特点。他一定会意识到，如果说精神和物质比例协调是一切意在创新和发现的艺术与科学事业必不可少的生存条件，这种结构的平衡却还不足以使公众焕发出热情。公众热情的爆发需要触及物质和思想之间的神秘界限，需要对此作出某种说明。他要求至少某种可以设想两者互相转化的对应法则要通过独特的方式被暗示出来，此种方式同时又是艺术的表现。事实上，任何一部作品的成功，无论是文学的、绘画的、音乐的、建筑的、甚至数学的，都无不与这个法则的精妙及它所藉以表述的方式直接相关。

如此看来，一个在“等号”的简单魔术中成功地勾勒出这个法则的公式，便很自然地获得了成功。而语言在表述这个公式时，又补充说，它的两个成份，精神和物质，可以互

相转化，它们是同一事实中的两个方面，这样，公式就势必要誉满全球。$E=mc^2$ 的情况就是如此。

为了明确这些略显抽象的看法，人们可以说：

唯心论在世界上造成了一定的印象，辩证唯物论亦然。但就这两种理论来说，明确物质与精神之对应关系的渴望只是部分地获得了满足。贝克莱大主教*偏重于精神方面，取消了物质，其手段虽然巧妙却不能令人信服，而唯物主义则把精神推到了一种朦胧而不可理解的从属地位。随着$E=mc^2$ 的出现，平衡不仅重新建立起来，而且所依据的法则具有一种至为优雅的单纯性。

人们亦可进一步说：$E=mc^2$ 使人类神秘的本能和感官的需求同时得到满足，其情形犹如一座神奇的教堂，上面的石块逐级分解为崇高的抽象概念，诸如信仰、希望、仁慈，然后再体现为永久的搏动，以便重新组成一座无比和谐的建筑物。

或者：$E=mc^2$ 表现了化身**的秘密，它和基督同样影响着世界，并且出于同样奇迹般的原因。

结论是，$E=mc^2$ 是爱的象征，在这绝对的爱中，肉体和精神的完美结合达到了永恒的心醉神迷的境界

(一)

小路坡度平缓，伸向城市，日本的贵宾步履轻快地走着。皇家科学院为表示敬意，派来大批学者和将军簇拥在他的左

* 英国哲学家（1684–1753），主观唯心主义者。

** 指神下凡而化身为基督。

右。这一年的春天来得早，空气温和，樱花满枝。远处，大海波光粼粼，酷似地中海。

阿伯特·爱因斯坦以参观一座著名的寺庙为由，坚持要步行做这次郊游。归途中，他细细玩味着置身于大自然中的轻松。连日来，频繁的官方会见和宴会使他疲惫不堪，只是为了不拂主人的美意，他才勉强自己出席。他是个纯朴的人，喜欢在乡下静静地冥想。如果陪同少一些，如果日本人不是为了对他的发现表示钦佩而殷勤好客到改变自然风光的话，他本来会更喜欢这次晨游的。

前一天晚上，当他表示了要做这次远足的愿望之后，数百名工人连夜把这位西方伟大学者所要经过的道路点缀得庄严堂皇。本来要讨他喜欢，结果却使他有些悒郁不欢。小路两旁，立起了长长的标语牌，挡住了人们的视线，而每块标语牌上都用巨大的白字写着公式 $E=mc^2$。

他走在前面，左右是市长和资格最老的一位要人。稍后是吉，一位负责装饰的日本学者。和他的一名学生。

“多么伟大啊，”学生说，“这个人是多么纯朴啊！”

“他的伟大来源于他的纯朴。”吉停住脚步说。

“这是什么意思，老师？”

“别的一些人也发现了线索。一位法国物理学家距离发现仅咫尺之遥。在德国，好几个有头脑的人接触到了真理。而当他把这一真理公布于众以后，我自己，我当然算不了什么，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是这样，我早就知道了。但是，我们大家都陷到过于复杂的用语中去了。我们心里这样表述我们的直觉：经过似乎是……爱因斯坦来了，他只是说：因为

如此，所以如此。天才在思想的概念化中闪现，通过如此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学生折服了。他们继续向前走去。吉又说：“他从未做过一次实验来检验他的理论。”

“这可能吗，老师？”

“从未做过。他的大胆掀起了轩然大波，辩论、颂扬、批评和卑鄙的辱骂，暴风雨般袭来。但是，当一批英国天文学家在天空中发现了他的结论的首批证据，而使诽谤他的人哑口无言的时候，在新物理学家中，唯有他一个人对胜利不予声张。他的天才无须鼓励，他对实验证明不屑一顾。我们日本人，我们不能理解一个人可以对舆论如此无动于衷。直到今日依然如此。为了使真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为了征服那些还不承认他的人们，他的弟子们运用完善的仪器搜索着天空和大地，而他却拿一支铅笔一张纸，走进了工作室。他只是试图以纯粹的思索来发现更为崇高的秘密。”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老师。”沉思着的学生说。

人们来到小路的尽头，走上公路。城市距此约有一公里远，许多人已经聚集在大路两旁。外国学者声名远播，家喻户晓。他的朴实、他的善良、他的人情味使普通人对他抱有热烈的好感，正如他的智慧使知识分子和勤奋好学渴望知识的年轻一代对他充满敬佩一样。

大路宛若一条凯旋之路，装点着松枝苍翠的拱门和张着大标语的旗杆；标语上还是写着公式 $E=mc^2$。拥挤在这些标语下面的有工人、苦力、商人，他们像过重大节日一样关了店门。还有从遥远的乡村赶来的农民。大家都望眼欲穿地等

候着这蜚声四海的来访者经过，并向有学问的人请教着那充满魔力的符号所表示的意义。少女们系着她们最漂亮的腰带，指着标语，唧唧咕咕，试着和别人一起念出那公式的日语译文。大学生们，因为有知识而感到骄傲，尽其所知地评论着。世人如同着了魔，以为看破了宇宙的大谜，把这个公式看作医治人世痛苦的灵丹妙药。

一阵充满神秘感的颤栗掠过人群，爱因斯坦带着他那传为美谈的头发出现了。他和他的随从们在大路上走着，数千张嘴情不自禁地轻声念着这个寄托着希望的公式，仿佛虔诚地祈祷一样：$E=mc^2$，$E=mc^2$！

学者叹了一口气，他的谦逊被颂扬激怒了，为了不伤害崇拜者的感情，他只好违心地接受这些颂扬。他竭力微笑着，以回答人们对他的敬意，继续向前走着。

然而在一个问题上，他战胜了自己的胆怯而没有接受主人强迫他接受的荣誉。他前一天所表示的步行全程的愿望得到了尊重，但是市长却准备了一辆豪华的人力车供散步最后一程使用。名流显贵们不能设想他们的客人步行进城，那儿已经准备了一个正式的欢迎仪式。而当车子走近的时候，爱因斯坦退了一步，坚决不要。市长坚持着，以为爱因斯坦没有听懂他不甚有把握的英语。学者摇头。吉教授走过去。市长指着人力车用日语和他说着。

“请告诉他，”爱因斯坦打断了他的话，“我完全理解他的邀请，感谢他的好意，但是我不能接受……无论如何我不能登上一部人力车。”他激动地说，几乎有些发火了。

吉不解地望着他，随后鞠了一躬。

“您的愿望将受到尊重，阁下。本城的要人和我本人一样听从您的吩咐。请您原谅他们。由于他们对西方的习惯一无所知，才对您多有冒犯。这部车子的确无法与最伟大的学者相称。”

“不是这个意思，”爱因斯坦镇定如初地说，“恰恰相反，这部车子，对我来说是太过于奢华了。我之所以不能接受，是因为我对人怀有一种敬意，这种太本能的、太深厚的敬意使我不能同意被一个苦力拉着。人，对我来说，是神圣的，而这样一种作法却使他降为牛马。我请您原谅，不要再坚持了。我无法克服我的反感。”

吉教授缄默了片刻，然后深施一礼。

“您的每一句话，阁下，都使我认识到，我们在许多方面都还是野蛮人。您使我自惭形秽。我在此发誓，我自己从此以后决不再使用这种有失人的尊严的交通工具。”

吉教授向名流们解释过西方学者的考虑之后，人力车被送了回去，队伍又向前走去。名流们个个俯首倾心，默想着爱因斯坦的敏感。眼见他拒绝的百姓，不需任何解释，他们本能地明白了他的行为的意思。这新的高贵之举立刻在大路两旁的人群中传播开来，热烈的低语声，伴着他缓缓前进，一步强似一步。

当走近城市的时候，爱因斯坦望见一个讲台，上面覆盖着绒毯，饰以美丽的花朵，绣以公式 $E=mc^2$。讲台周围站满了学生，一队白衣女郎捧着花环，随时准备给他戴在头上。他想他得回答这种场合中必不可少的讲话。当众讲话总是使他为难，于是他失魂落魄地四下望着。

然而，他在主人多方表示的敬意中发现了一种真实的爱，不禁深受感动。最后使他吃惊的是，一阵花雨突然从天而降。滑翔机在空中静静地掠过，洒下轻柔的花瓣，宛如一道瀑布沐浴着这一队人。爱因斯坦心中算道，为了组织这个场面，需要把大片土地上的樱花一扫而光，全体居民大概都参加了采摘。他感动得热泪盈眶。

这绝妙的花雨继续落着，直到官员们在讲台上站定，直到他们站着听了一阵欧洲的颂歌之后，方才停了下来。地上铺满了鲜花。几片轻软的花瓣还在随风飘舞着，突然爱因斯坦觉得局促不安起来，他希望能说几句感谢的话，正在冥思苦想的时候，却觉得少了一件至为重要的东西。

他弯下身子，低声向吉教授说道：

“原谅我，教授。我不想使这些诚实的人扫兴，他们对我的款待不能再好了，但我还是忘了城市的名字。我真惭愧，请您原谅我这可悲的记忆力。”

“阁下，”吉莞尔一笑，“这要怪我们的日本名字，它们的发音在西方人听来大概像野蛮人的语言。您的脑子里充满了珍贵的观念，岂能再容纳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

“今天迎接您的城市毫无出众之处。对她来说，未来最崇高的荣誉就是曾经用她最好的方式接待过您，并向您表示了她的敬意，尽管她做得很不够。这是她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特别是存在于您的记忆中的惟一理由，此外别无其它理由。她的名字是广岛。”

阿伯特·爱因斯坦慌忙翻着口袋，想找一本无法找到的、永远也不在那儿的小笔记本。他最后掏出一张纸片，一半已经写满了代数符号。

“为了保险，我要把名字记下来，”他说，“广——岛。谢谢您，教授。我记住了。”

（二）

1938 年 11 月的一个晚上，罗马大学的卢士奇教授和他的妻子等着一个从国外打来的电话，他们早晨就得到了通知。卢士奇坐立不安地在房间里踱着步，突然停住了。

“假如只是一次一般的通话呢？”

“斯德哥尔摩的？”罗莎说。

“斯德哥尔摩的，是的。只能是奖金。噢！罗莎，我之所以激动并不是为了诺贝尔奖金的荣誉。我向你发誓，我的工作是无私的。”

“我知道。昂里科，你所有的朋友也都知道。”

“经过多年的斗争，看到新物理学在世界上获胜该是多么让人高兴啊！我得了这个荣誉，他们该承认他们的错误了，他们该理解，该承认……”

“你弄错了，昂里科，一关系到人的事情你总是弄错。法西斯分子什么也不理解，因为他们不愿意理解，也绝不会承认 $E=mc^2$。阻挠人民解开身上的锁链，这对他们有利，正是这种利益决定了他们的信仰。墨索里尼越来越为希特勒效劳，越来越以德国独裁者为榜样来建立他的暴政。在德国那边，我们所有的兄弟都受到了迫害。爱因斯坦自己，继许多人之后，也不得不逃亡。”

“你说得对，”卢士奇低声说：“不管我能否获奖，我们必须离开。但是获奖可以使我们的出走更方便。”

“是的。一段时间内，法西斯分子们可能会为这种举世

瞩目的荣誉赐给一个意大利人而忘乎所以。我们可以更为自由地实现我们的计划。”

电话铃响了。卢士奇抓起电话，罗莎拿起一个听筒。是瑞典科学院的书记，果然是关于诺贝尔奖金的事。卢士奇和他的妻子听着传话，激动得浑身发抖。

“赠与罗马的卢士奇教授，为了表彰他关于能与物质的等量关系的发现与研究，这些发现和研究使在遥远的将来考虑它们之间切实可行的转化成为可能。”

通告完了，卢士奇和罗莎热烈地拥抱在一起。这一奖金是他们长期共同奋斗的果实。接着他们准备迎接几个为数不多的挚友，他们接到罗莎的通知，要来庆祝这幸福的日子。卢士奇，一反平日的冷静，激动不止，不得不喝一杯红酒来镇静一下自己的神经，然后走到屋子里去穿衣服。事业的成功和酒的热力使他觉得心中荡漾着一种奇怪的柔情，使他生涯中的重要阶段接连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又重回那个时代：他放弃了华而不实的社交生活，而走上了一条艰苦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推动着向前。

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几年之后，卢士奇感到了一种紧迫的呼唤，他的生活随即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动荡。他当时二十岁。这个罗马贵族子弟准备以文学安身立命，但直到此时他尚未下定最后的决心，他一边学不专心，一边像那些纨绔子弟一样追欢买笑。他所与众不同的，只是对研究有一种隐蔽的本能，这种本能尚未找到天然的应用场所，只好用来做些诗，倒也不似他朋友们的诗作那样平庸，这些粗糙的东西使他大有不足之感，虽经百易其稿，最终还是一撕了事。

启示发生在一个时髦书商的书店里，他刚刚在那儿懒洋洋地翻了一通有着许多插图的书籍。他闷闷不乐，兴味索然，正要离去，却瞥见书架上一摞灰色封皮的书，仿佛无意中堆在那儿似的。卢士奇站住了，自己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动机，回转脚步，用手指了指那摞书。

“这是什么？”他问道。

书商殷勤地走过来：

“这些书是因为弄错了而寄给我的，先生，因为我几乎没有要买这类作品的顾客。这是爱因斯坦的书，好几本……怎么，您不舒服吗？”

书商的问题是被卢士奇奇怪的表情引起来的。卢士奇心不在焉地打开一本书以后，脸色顿时苍白了，他把手按在胸口上，似乎是为了控制某种过于强烈的激动。

他看不清眼前的书商了，而书商却在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着实为他担心。他觉得站不住了，股股热流滚过他的全身。一页书中间，在一连串神秘的希腊字母和更为难解的符号之后，公式 $E=mc^2$ 被偶然暴露出来，它吸引了他的目光，使他怔怔地出神。

刹那间，他被他所有的感觉所控制。他凭着直觉感到了新世界的气息，其绚丽的光彩使他目眩，并使他以往所享受的那些苍白的快乐索然无味。这绚丽的光彩由高尚的真理的光辉组成。他的思想还没有能掌握这些真理，但是，在启示给予他的快乐中，通过透明面纱的神秘的魔力，他感觉到了它们庄严的意义。这透明的面纱不仅使他激动，而且使他产生了发现的热情和征服的决心。他在沉醉中又加进了感官的欲望。他回忆起在初获爱情时也受着同样的迷惑，然而今天

的感觉更为强烈，强烈得无法比拟，具有终极和绝对的性质，使他为此献出了一生。

他就这样默默地、一动不动地站着，几分钟过去了，他开始忙乱地翻书。在空间、时间、物质、能量这些字眼面前他又陷入了沉思。终于，他抓起书来，把它们都夹在腋下。

“我买了。”他说。

“先生，”被他的举止搞得愈来愈糊涂的书商说，“请允许我提醒您，同样的书您买了好几本。此外，我知道大人您思想敏锐，博览群书，但也许您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再向您说一遍，这些书完全是为专家准备的，如果您对现代物理学理论感兴趣，我那儿有三四种普及读物，它们读起来容易，对于像您这样头脑聪明知识丰富的业余爱好者来说会更为合适。”

“那些书我也买了，”卢士奇打断他的话，“把有关相对论的出版物都给我，并且告诉我一个专门卖这类书的书商以便我能找到更为完全的资料。”

卢士奇夹着一大摞书，疾步走着，直到此时他还没有细细想过。他恨不得一步回到家里，关起门来，开始挖掘他胳膊底下那使他激动不已的丰富宝藏。但是他站住了，突然想起了什么，随即改变了方向。他认为他应该首先去完成一个有决定意义的行动，一个迫在眉睫的义务。他大步向一座别墅走去，那里，在玫瑰丛中，住着他刚刚结识一个月的情妇，伯爵夫人索菲娅·齐白蒂。

不论白天黑夜他随时都可来访。女仆罗莎是个又瘦又高、言行谨慎的棕发姑娘，伯爵夫人就是因为其貌不扬而选中了

她。罗莎一言不发地接待了他，把他领进客厅，然后走了出去，卢士奇过于心神专注，竟没有看她一眼。身着便装的索菲娅出现了，她扑向他。

“昂里科！我没想到你今天下午会来。你看得出来，我正在收拾行装。明天一早我就全准备好了。”

他们相约明天去山间旅行。卢士奇调转目光。

“我不能走了。”

“你……可我们说好了，亲爱的。你明天有事要办？这没关系。”

她想拥抱他，他一抬手止住了她。

“不论是明天、后天、还是以后。”他坚定地说。

索菲娅顿时面无血色，无言以对。

“我不能再见你了，”他意态决绝地接着说：

“我是来告诉你的。”

伯爵夫人齐自蒂手捂着胸口，但她沉着冷静。

“至少我欣赏你的坦率，昂里科，”她不胜凄楚地说，“这类事情就是应该这样了结，但是我没有想到你这样快就对我厌烦了。你倒没有浪费时间。一定是又有了什么女人，是吧？”

她的年龄比他大了许多，她像母亲一般，柔情脉脉地和他说着。卢士奇摇摇头。

“不是因为女人。”

她望着他，不相信。

“你可以告诉我，昂里科，我不会埋怨你的。只是，你应该陪我过完这十五天假期。”

“不可能，”他急不可耐地说，“我不能再浪费一分钟。”

“浪费！你真残忍，昂里科……昂里科，昂里科，”她哀求着，“明天和我一起走吧。让我安安静静地过完这十五天，然后你就自由了。我什么也不说地放你走，我向你发誓。”

她伸开双臂抱住他，贴在他身上，仰起头，散着头发，盯着他，试图看透他的心。他一动不动，毫无表情。她不禁绝望了。

“你对我竟然视而不见了。你真的把这一个月忘得这样快？我要知道那个女人是谁，看看她究竟有多大的魅力！”

她在慌乱的动作中，一下碰到了他腋下的那包书。包装纸撕开了，书散落到地毯上。卢士奇急忙弯下身去，但她已经抢先一步。她跪在地上拣起一本爱因斯坦的著作，缓缓地站起来，举到眼前。

“‘相对论’……”她慢慢地念道，“昂里科，这不可能！”

她情不自禁发出的愤怒叫喊和一个情敌在她心中所引起的忧伤的自白迥然相异。她指间揉搓着那灰色封皮，继续用愤怒和鄙视的声音说：

“昂里科，你总不能对我说……是因为这个你弃我而去吧？”

“不，”卢士奇说，“我直言不讳地告诉过你，不是因为女人。”

“恶棍！”伯爵夫人昂起头，满嘴白沫地大骂道，“可耻，我真可耻！我真疯了，让你到我的床上来！我早应该知道。你一贯生性浪荡。我从没有受过这种奇耻大辱。如果你丢了我是搞上了一个年轻的女人，我都不会觉得自己这样的可悲。滚出去，无耻的东西！好让我洗洗被你玷污了的身子，好让我烧香熏熏我被你弄脏了的屋子！”

美丽的伯爵夫人大发雷霆，满口脏话地骂着，要不是罗莎听见她发火跑来帮助卢士奇把书从她手里抢下来的话，书就要被撕成碎片了。但她竟然还有劲朝他脸上吐一口，然后倒在沙发上号啕大哭起来。

他几乎不为一个愚昧无知的阶级的此种野蛮表演所动，这个阶级现在使他看起来狰狞可怖。他决心与之一刀两断。在这两小时里，他的思想成熟了。他甚至没有想到要回答他情妇的辱骂，她的态度只使他在心底产生了某种悲哀，即科学家们被谬误所引起的悲哀。他觉得自己已经具有了一个科学家的灵魂。他感叹着耸耸肩膀，拿起他的书，径直走了。

高贵的伯爵夫人的行为反映了他曾经属于的那个集团的浅薄和他们对智慧的仇视。他想到，就在前天他还和朋友们一起愚蠢地取笑和亵渎新的科学理论。他想像不出他怎么会那样丑恶。任何一种启示的本质莫不如此，它使人们对既往的思想状态的认识消失殆尽，只留下一个模模糊糊和令人作呕的回忆。

他回到自己的住处，急于开始工作。当晚他却不得不承受被 $E=mc^2$ 所掀起的仇恨的又一次发泄。他热烈的天性隐约地觉得 $E=mc^2$ 将成为正义和幸福永不枯竭的源泉，将成为实现于一个被科学净化了的世界里的勇敢和高尚事业的源泉，他刻不容缓地要投身到这项事业中去。

他给仆人们放了假，打开爱因斯坦的书，立刻就在符号面前人了迷。明天，他将制定一个工作计划，今天，他只想以自己心灵的理解来领略尚未被亵渎的秘密所给予他的纯粹的喜悦。

他是那样专心致志，起初竟没有听见门铃。最后，来访者的固执不去使他如梦方醒。他摸摸额头，想起来只有他自己，于是他迈着夜游人的步子去开门。来者是吉欧里奥，索菲娅的亲弟弟和玛尔蒂奈里，两个过去同他一起寻欢作乐的朋友，两个金玉其表横行无忌的罗马青年的杰出代表。此外他们还参与政治，与法西斯党里面的某些人过从甚密。

卢士奇一眼就发现他们的表情充满敌意。他想掩门拒客，但他觉得逃避危险与他新的天职不相称。他的新信念使他具有一种殉教的意愿。

“我们真是在昂里科·卢士奇家里吗？”吉欧里奥用嘲讽的语调问道。

“有谁让您怀疑吗？”

“某些反应……”

吉欧里奥和玛尔蒂奈里走进他的住所。卢士奇耸着肩膀，慢慢地跟在他们身后。

“我来是想听你说个明白。”当他们步入客厅时，吉欧里奥说。

“关于什么事呢？”

“索菲娅告诉我说……”

“吉欧里奥，你看！”

玛尔蒂奈里看见桌子上摊开的书便喊了起来，两个年轻人俯下身去，不胜厌恶地瞥了一下公式 $E=mc^2$。吉欧里奥涨红了脸，缓缓站起来。

“这么说，这是真的！”

“是真的。”卢士奇说。

“而你还想留在我们的圈子里同时又去读这些堕落的东西？”

“这不是堕落的东西，”卢士奇镇定地说，“它们论述的是我追随空想之余所向往的事实，这些事实给我带来我所渴望的真理。至于是否会继续留在你们的圈子里，这不会了。假如你们不能像我现在这样受到启示的话，今天将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谈话。”

“这种语言不会让人再听到很久了，”吉欧里奥喊道，“我们不是来拉你的，你这只狗！你只配受点教训。”

吉欧里奥向前一步，用全力打在卢士奇的右脸上。他放下手等着他的反应，但卢士奇含笑地把双手抱在胸前，伸出了左脸。$E=mc^2$ 给他的影响改变了他激烈的天性，使他成为反对暴力的信徒。

于是两个年轻人怒不可遏，他们折磨着这个新殉教者，开始让他饱尝老拳，当他倒地之后又用脚踢，用屋子里所能拿到的一切东西打，直到他浑身是血为止。然后他们撕碎他的衣服，打坏玻璃，毁掉绘画，将屋子洗劫一空。他们失去了理智，他们的咒骂如同野兽的嚎叫。为了进行全面掠夺而被他们抛在一边的卢士奇，透过被打肿了的眼皮，默默地看着他们，觉得他们实在可悲。

当他们又极为蔑视地踢他几脚，气喘吁吁地走了之后，卢士奇爬到他的桌子上。不管他的侵犯者气到什么程度，他们却忘记了那个引起他们大发雷霆的根源。简直是奇迹，爱因斯坦的论文完好无损地留在所有破烂不堪的书中。他虔诚地拣起它来，用颤抖的手把它捧在一片废墟之上。他就这样

久久地呆立着，纹丝不动，双眼朦胧，周身疼痛，他鼓起勇气，估量着他必须进行的斗争的广度。

“先生……请原谅……”

他不是一个人了，他不禁一抖，以为是敌人去而复返，但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并且毫无敌意。

“请原谅我这样就进来了，先生，我是来看您的。门开着，我见家具都坏了。我想也许是发生了什么事，您可能需要帮助。”

“只有我自己能帮助自己，”卢士奇喃喃道。

女人的声音是亲切的。他不得不使出很大的力量才能睁开眼睛。透过他受伤的眼皮，他看见一个颀长的身影，并不感到陌生，却无法给那个模模糊糊出现在他眼前的面孔一个名字。

“先生，请允许我，”那个女人说，“您需要帮助。”

她走过去，用他的手绢擦拭着他嘴上的鲜血。卢士奇的眼睛开始对疼痛习惯了，他认出了她。

“罗莎，女仆……”

他一把将她推开，严肃地说：

“这样做没有必要，罗莎。您告诉太太我不会在我的决定上后退。”

“我不在太太那儿了，我一小时以前离开她了。”

“那么不是她派您来的了？”

“没人派我来，我自己来……”

此时卢士奇端详着她，不胜惊诧。当他渐渐地看清了她的脸的时候，奇怪自己为什么从来没有仔细地注意过这张面孔。她不漂亮——想到这个字的无足轻重，他嘴边不禁浮上

了一个自嘲的微笑，然而她那棱角分明的脸上漠然的表情给他一种特殊的少有的印象，这种印象突然抓住了他，扰乱了他的心灵深处。她看起来聪明。

她吞吞吐吐地说：

“先生，您和太太的争吵我无意中听到一些……当我走进去的时候，我看见书都在地板上，我不由自主地看了标题……我什么都明白了，我眼前一亮，我钦佩您……应该告诉您，先生，我并非什么都不懂……我有些数学和物理学知识……”

“您？一个……女仆？”

“我是科学博士。”罗莎说，她红着脸低下头去。

“这可能吗？”卢士奇说，突然惊喜万分。

“这是我的文凭……我总是藏着它，因为如果太太知道了，她会辞退我的，而我的工作不坏。”

“一个物理学家！”

“噢！够不上，先生，现在我觉得好像一无所知。特别是关于相对论的理论我一窍不通，它们被排斥在官方教育之外，但今天我觉得它像一块磁石一样地吸引着我。先前，我曾放弃过一种职业，因为它不能使我正常地生活。现在我深感惋惜。看到这本书，我以为已经熄灭了的火焰又在我心中燃烧起来。我要重新开始学习。有一种力量把我推向您。”

“你是上苍派来的。”卢士奇喊道，他忘记了伤病，在屋子里踱起步来，“今天，当我走上一条新的人生之路的时候，我碰见了你，真是奇迹，罗莎，是的，第二个奇迹！我们将一起工作，我们将不再分开。你是个富有知识的天使，我不能缺少你，你是富有智慧的助手，我需要你指导我迈步。”

“我将是您忠实的仆人。我不大聪明，先生，我必须加倍努力才能学到一点东西。自今天下午以来，我觉得您是天才，您能轻而易举地领悟一切真理。”

“你将是我的合作者，你将是我的妻子，你现在就是我的妻子，罗莎。”

他们拥抱在一起。他们无须做冗长的讨论就能彼此了解。他们心中燃烧着同样的火焰，他们忘却了时间。

他们沉浸在幸福之中，一小时后，因为卢士奇的身体在她的手臂中颤抖着，罗莎被唤回到现实中来，她责备自己的自私，然后开始给她爱人裹伤。她一边忙乱着，一边对他们的敌人的狠毒感到气愤。

“他们把你打成了什么样子，昂里科！这些不放过你的恶魔。”

“他们比恶魔还坏，”卢士奇激动地说，“他们是瞎子，是愚人。可惜呀，我过去是瞎子，今天也还是愚人……我看必有一个漫长的时期充满混乱和迫害……墨索里尼，我看出他来了，是罪恶的力量使他出现在意大利，随意打击相对论思想和公式 $E=mc^2$。但是我们要斗争。真理终会胜利。”

“是的，我们要斗争，”罗莎喊着说，“我和你一起战斗。我们要让这些野蛮的家伙加倍偿还他们给你的拳头……”

卢士奇静静地看着她。他的脸因内心的幸福而焕发着光彩，他新的信念的崇高完全包含在他那甜美的一笑之中。

“不能这样，亲爱的，”他柔声说道，“你刚才说的充满仇恨的话，实际上你并没有想过。无论是你还是我，或是任何一个信仰新物理学的人，都不能自轻自贱到同我们的对手一样应用野蛮的手段。我们被一个崇高的思想联系在一起，

我们要保持纯洁。诚然，我们要去斗争，因为我们的事业就是人类的事业，我们必胜。但是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武器去战斗，这是最为强大和最为有效的武器。我们的武器，罗莎，你和我一样明白，是思考科学的道理，令人信服的谈话和严格的论证。用这样的武器，我们将引导意大利人民和全世界承认和接受真理，然后，引导他们渐渐地挣脱锁链和动摇暴君的统治。”

“你比我更仁慈，昂里科，但你说的对。”

“$E=mc^2$ 难道不是一个爱和正义的公式？我们要用爱来回答敌人的憎恨；用正义来反对邪恶！用柔情和仁爱来抵抗暴力。这样我们就一定能获胜。”

罗莎给他包扎完毕，紧靠在他身上，吻他。

“我将陪同你完成这一整套计划，昂里科，我向你保证……可是，请你告诉我，你一点也不留恋过去的生活吗？”

“一点也不，”卢士奇气呼呼地说，“我对我生活过的那个木偶的世界只有蔑视。”

“齐白蒂伯爵夫人比我漂亮，”罗莎又喃喃道，“她的乳房比我的丰满。”

“噢，罗莎！你的乳房涨满我们共同的激情。今天当我想到我曾经和那个没有灵魂的物体紧紧地贴在一起的时候，我便感到恐怖。”

“亲爱的！”

他们整夜地拥抱在一起，但这不是那种庸俗的爱情的拥抱，而是只有心灵和肉体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人才会有的那种拥抱。随着白日升起，他们起床了。工作的欲望使他们不知疲倦。

卢士奇已经穿好了衣服，他从沉思中醒过来，侧耳听着。一楼，罗莎正在布置桌子。客人还没有到。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又陷入了回忆。

在启示以后的日子里，他卖掉了豪华的别墅，把钱财分给穷人。说真话，在用这种办法抛弃自己的财产之前他曾有些犹豫，因为金钱，即使是肮脏的，也能有利于他计划的实现。然而他新思想的纯洁性不允许任何妥协。他心里响着一种声音:“凡不是靠智慧的所得，不会有利于智慧。”他只留下了必不可少的钱以便维持一段时间的生活和购买为完成他新的使命所必需的书籍。罗莎坚持自己养活自己，以教书为业。没有成为他的负担。他于是租了一间阁楼，全神贯注地埋头于数学、力学和物理学的学习。最初的一个月，他完全忘却了自己，罗莎不得不强迫他去吃饭，虽然陋室无火，他对冬天的严寒竟也浑然不觉。

罗莎看得准，他不仅智力上有能力毫不困难地听懂微妙的叙述和理解最抽象的论证，并且他也表现出了他是天才学者的征兆。他从不满足于现成的真理。他永远活跃的想像力总是走得更远，他用独特的方法分析一个问题的数据，采纳新的见解以找到他自己的答案，唯一可以使他满意的答案。

就这样，他在罗莎的指导下，一边掌握着前人所创立的古典物理学的基础，一边发现着这些理论的谬误，并向他年轻的老师论证，他那年轻的老师很快就甘拜下风，降到了学生和弟子的地位。公式 $E=mc^2$，这条良好的引线，使他避免迷失方向。总之，他用了远远不到两年时间——他原来给自己规定的期限——就了解了旧物理学的一切成果，他不仅感

觉到了而且明白了其中大部分结论都是谎言，并且深入地领会了在那令他亢奋的日子里所强加于他的感官的理论，是怎样的深奥和正确。

当时，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参加考试。他早就决定要把科学当成一种艺术和生活的手段。他需要某些正式的头衔以便深造。他甚至流着眼泪强迫自己对他的考官们撒谎，强迫自己不要露出他对他们陈腐理论的轻视并且掩盖他的相对论学者的信念，一个来自年轻大学生身上的相对论信念是不会被古老的罗马大学接受的。多亏使用了这种手段，他才没有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并且由于轻浮的上流社会已经忘记了他，他竟然出色地跨越了各个等级，在外省获得了一个讲师的岗位，那时他还很年轻。

几年之中，他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思想，一方面违心地教着官方教材，一方面又暗中向那些他认为应该让他们了解的年轻人讲授新物理学。他继续着个人的理论研究，并且开始把重要的情报投寄给外国的科学杂志。在这些杂志上，他把自己的相对论信念阐述得十分明确，并且他的文章受到了自由世界伟大学者们的注意。

经过这些年刻苦的工作，他被召回罗马。并非是那些日益对法西斯卑躬屈膝的大学教授们宽恕他已经广为人知的理论，而是因为他在国外获得了荣誉，使他成为一个国际权威。政府像爱惜一切名流俊彦一样地爱惜他，认为政权可以分享一点他的荣光。卢士奇对此洞若观火，正是出于这个道理，波里姆·卡尔奈拉获得了官方的荣誉。他知道假面具迟早要被摘下来的。他听从了罗莎的劝告，谨于言，慎于行，将最具革命性的成果留给外国同行。

在罗马，他的伟大思想浮现于脑际，开始是模糊的，继而渐渐明确起来乃至形成一个占据了他全部活动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实现——他预感到它必将实现——似乎成了他令人振奋的生活目的。

正是在罗马，他含笑地回忆起那时候心情的忧郁，他的幻想和猜疑，这些只不过是思想成形时激烈的勃发而已。

他那时和两个助手一同工作，罗莎，她的妻子，他须臾不可离开的合作者和斯帕里诺，一个年轻的物理学家，他发现他智慧超众，具有理解新理论困难问题的能力。他对这两个学生没有任何秘密。他们紧跟着他的沉思和艰巨的理论抽象缓步前进。他们两人都注意到他一段时间以来似乎受到某种折磨，他在他们每天晚上的聚谈中不再像过去那样热情洋溢。对他内心骚动的原因他们一猜便知，两人也同他一样地焦虑。

卢士奇的这种郁闷不乐和别的许多相对论物理学者一样，当然不是产生于对这个理论的正确性的怀疑，而是因为公式 $E=mc^2$ 在公众的思想里进步甚微。在爱因斯坦的大作问世所引起的震动之后，除了为数不多的内行在默默地崇拜着之外，人民又重新堕入对科学的冷漠之中，他们的热情丧失殆尽，并不了解那些为他们而工作的人。在专制国家里，政府恶毒地反对这个思想，它受到嘲弄，于是那些思想薄弱的人就耸耸肩膀远离了它。

那一天晚上，当三个人聚集在老师的工作室之后，罗莎接触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对相对论的各个细微末节都做了深入的研究，昂

里科，”她说，“它难以尽述的发展过程你也写了出来。目前我们不能走得更远了，人民跟不上我们。尽管我们不遗余力，真理只在少得可怜的人们中间传播。”

“是的，老师，”斯帕里诺附和着说，“人民不满足于逻辑推理，也不欣赏我们论证的精密。人民需要明确的论据，才能表示他们的赞同，才能掌握那个将给他们带来自由的公式，一九一九年的天文观察在实证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但以后没有进行过任何类似的努力，而这些方法是专家们的领域。”

“我知道，”卢士奇说，“这就是你们看到我烦恼的原因。我已经想了好久了。必须……”

他在这句话中间停住了，沉默了。他记得清清楚楚，就是这个时候，那个思想在他的头脑中清晰地出现了，组成那个思想的成份，朦胧得犹如雾里看花，已经纠缠了他几天几夜。罗莎和斯帕里诺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为体现那个思想所做出的光荣而艰苦的工作。他紧紧地绷着脸，额上早现的皱纹比往日更深，他的目光似乎远望着天外。

两个弟子默默地望着他。罗莎从没有看到他这样激动过。忽然，他摆脱了这种极度的不安，他的内心变得无比平静，一丝微笑出现在他骤然放松了的脸上。

“我找到了。”他说。

罗莎和斯帕里诺凝视着他，不敢提任何问题。

“我们应该这样做，”卢士奇说，“思索和纯粹的抽象推理时代对我们说来已经过去了，你们的感觉是正确的。我们必须行动，使我们的信念获胜。物理学不是我们的领域吗？这就是我们要去完成的。原则极为简单，我之所以用了这样

久的时间才认清它，是考虑到它的纯洁性。听我说：$E=mc^2$，在能和物质之间存在着等量关系。能和物质可以互相转化。为了让人们承认它，科学家的任务已经被公式本身勾划出来。我们应该……”

他停了一下，由于说得激动，挥了一下紧攥的拳头。

“我们应该制造物质，明白吗？我们应该利用能来制造物质。我们应该收集和集结那无法看见的分散在世界各处的能，它们在不断地被消耗掉，毫无所用，我们应该把它们变成物质，变成固态的、可见的、可触及的物质，任何人将来都可以来看一看和摸一摸。这样就没有人再否认真理了。”

斯帕里诺和罗莎沉思良久，他们需要思考才能估量他们刚才听到的这些话的全部意义。斯帕里诺终于开了口：

“老师，在这样规模的计划面前，一切评论都将是可笑的。在这种力量和勇气面前，我唯有五体投地而已，但一想我们将遭遇的困难我便不知所措。”

罗莎激烈地说，“自然界制造了困难是为了把研究者的才能推向最高峰。”

“好，罗莎，”卢士奇说，“与学者和艺术家的精神最不相符的是莫过于轻而易举了。我们应该向最艰巨的目标前进，而这个目标……”

“同时又是最崇高的目标，昂里科，我明白了你的思想。把混乱的扩散组织起来，创造、制造，这无疑是属于我们科学家的任务。”

斯帕里诺在这些道理面前折服了。当天晚上，他们就开始了工作。

事情比他们所预料的更为艰难，所需的时间更长。在创造物质之前应该首先很好地认识它。为此，必须把它分解为原子，然后将原子再分成无限小的成份。在这最初阶段里，卢士奇每前进一步都会出现新的障碍。终极目的还远不可及，但某些发现使他认为他们所遵循的道路是正确的，并且他非常乐观。不过，他必须拥有强大的手段，这绝对不可能从愈来愈敌视他们的意大利政府那儿得到。获得这些手段乃是他们弃国而去的原因之一。

他曾经旅行过。他意识到相对论者们不能再彼此隔绝了，他应该了解其他试验室中所进行的研究。在和某些科学团体接触的时候，他既感到大为吃惊，也感到有点失望。他发现，那只有他一个人才有的想法，他只在两位忠实的合作者帮助之下为之工作的想法，世界各国几乎所有名符其实的物理学家都有。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想到用实验，用能制造物质来验证爱因斯坦的公式。妒忌之余，卢士奇对自己的自私感到惭愧。目标的崇高容不得个人主义，计划的广度本身便合作必不可少。在细细地考查了他同行们的研究之后，他感到极为放心。不容置疑，他把他们远远抛在后边。他们还在摸索着，不知道届时在哪儿获得必要的能量。卢士奇，他则已经知道了。

一阵嘈杂声从一楼传来，客人们到了，这是一群为数不多的物理学家，同一理论渐渐地使他们互相接近，而卢士奇是他们公认的老师。

他中断了回忆，准备接受他们的祝贺。他一边走进客厅，一边想着他的出走。他要以去斯德哥尔摩为借口不再回意大

利。美洲在等着他。他要利用这次旅行访问几个欧洲同行，了解一下他们最近的研究成果。

（三）

事情不能不如此，卢士奇太天真了，居然感到惊讶。在那个时期，新物理学的所有信徒都投身到为达到惟一目标而进行的研究工作中去，即用宇宙中分散的能来制造物质，此乃势在必行。他们对公式 $E=mc^2$ 近于神明般的信仰，他们对手的顽冥不化及其险恶用心迟早必将使他们用实验来证明。另一方面，他们的思想总是面向进步的科学解放人类，在一个问题的各种不同的可能解决办法之中，他们只能选择那富有建设性的解决办法。他们本能地选定了实验，没有一个人表现出任何犹豫。由此所引起的困难，对他们像对卢士奇一样，是一种鞭策。

一九三八年在地球上的各个实验室里所进行的无数次实验，其意义再清楚不过了。只有肤浅的人才可能被下述说法所欺骗，例如，裂变，粒子爆炸，用被称为放射物的其它原子所进行的原子轰击和衰变等等。这只是骗人的表面现象。思考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论：这野蛮的炮火只是在伟大计划的准备阶段必不可少，因为分解，即细腻的剖析是创造合成的必然先导。

卢士奇和他的妻子及忠诚的助手离开意大利去接受诺贝尔奖金，他决定不再回国，便绕道挪威去拜访当时科学界最有名望的人物之一，斯波尔教授。他在他那儿受到一批不同国籍的学者的欢迎，他们坚持要与他一晤。

卢士奇和罗莎步入人们恭候他们的客厅，斯波尔教授就站起来，跑向他们，其殷勤足以说明意大利的科学家在国外享有何等的盛名。他大笑着说了一句风趣的话欢迎他们，他的笑声在朋友们中间被传为美谈。应该指出，斯波尔教授不仅科学工作卓著成效（年仅五十岁，却早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金，被视为当时原子学界的泰斗)，他的谐谑也颇为有名。卢士奇用同样的语气回答了他，客厅里响起一阵有节奏的笑声。这次传统的会见，特别是当此多难之秋，能在笑声中开始，颇使他们喜悦了一阵子，然后，科学家们开始谈及他们的工作以及那些萦回于他们脑际的问题了。他们之中大多数只能讲本国的语言，时时感到难以彼此明白，但是这种烦恼很快就过去了。主人在客厅里立起一块黑板，每个人轮流用数学符号来阐述他们的思想，这样别人理解起来就毫无困难了。

初步交换意见之后，看来卢士奇的计划从来没有在他们的憧憬中、思考中和实验室里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第一阶段正在实现的过程中，物质渐渐地现出了它结构的秘密。尤其是斯波尔教授的工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清晰地揭示了原子的复杂结构。

“但这只是初步的工作，”挪威学者说，“从认识物质到合成物质还要经过一条漫长的道路。你们都知道我们将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这是由我们的公式本身性质所决定的，$E=mc^2$，的确如此。但是为了制造一点点物质，我们需要有巨大的能，到哪儿去找，怎样使它聚合，使它能以一种可以摸到和可以看见的形式出现？”

大家都沉默不语，而卢士奇面对着全场的哑口无言，心

里却充满了骄傲和喜悦。他名符其实的科学开拓者的荣誉得到了公认，因为他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一部分。经过和罗莎长久地讨论之后，他已经决定回答这个问题，并把他的计划的微妙之处揭示给他的同行。他们的对手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疯狂行为要求真正的科学家诚心诚意地进行合作。

“怎样聚合能量，斯波尔教授，”他缓缓地说，“我现在还不能回答。但是，哪儿能找到，怎样获得，我知道。”

所有的眼睛都盯在他身上，斯波尔扬起了棕色的浓眉。

“哪儿？”

“星球上。”卢士奇说。

他们不胜惊奇地望着他，但他的回答并没有引起怀疑的呼叫和嘲笑，像面对一批幼稚的听众那样。自从学者们掌握了新物理学的理论并对这些理论的后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之后，他们已经习惯于和非分之想耳鬓厮磨了。他们知道理性只能触及骗人的外表，而这个宇宙的实际情况远比假想的更为离奇。更有甚者，二十世纪里某些人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对于某些提倡严密和逻辑的人来说，诗意的出现使他们感到反常。关于这一点，客厅里的人，其中不乏当代最有头脑的人物，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证明：星球这个字使他们感到不可理解。

“星球？”斯波尔教授喃喃道。

但是，由于他思想敏捷机智，尽管对此闻所未闻，还是最先懂得了卢士奇微妙的设想。他拍拍额头叫道：

“我懂了！为什么我原来没有想到呢？辐射……”

“您猜对了，教授，”卢士奇兴奋地说，“您知道，空间无时无刻不充满着强度和渗透力极大的射线，我们的地球也

无时无刻不被它们轰击着，其确切的原因尚待了解，但人们称这些射线为宇宙射线，因为它们可能来自星球，来自我们称之为银河系的星球，来自组成更为遥远星云的星球。我就想用这些振荡的能来制造物质，开始的时候，也许只造几个分子，几个原子，这无所谓。源泉取之不尽，并且唾手可得，我们就生活在这源泉之中。”

他的话引起的只是一阵沉默。卢士奇的激动渐渐地感染了科学家们，但他们不习惯于在尚未对一个新见解的各个方向考察之前发表评论。卢士奇用目光询问了一下罗莎之后又接着说下去。他的声音平静，只是不时出现的颤抖表明他的阐述是何等艰深。

“请允许我指出它理论上的重要性，我几乎要用‘哲学的’这个字。”他说。

“关于辐射的起因还是众说纷坛，然而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它一定和巨星的大爆炸有关，这样爆炸经常在宇宙间发生。也许——这是你们都非常熟悉的勒麦特尔*的假说——也许，应该把辐射的起因追溯到时间和空间的起源上去，即神奇的原始原子在虚无中爆炸，产生了我们的宇宙。”

“不管怎样，我毫不怀疑这些振动的能来自物质的毁灭。它代表着衰变，代表着物质资本的浪费。正是这种宇宙巨变后无用和分散的能，我要把它聚合，按爱因斯坦的公式使其重新变化，把它复原到最初的状态。我以不易察觉的云雾为起点，要在这儿，我们的地球上，制造出几块已经丢失了数十亿年的物质。”

---

* （1894-1966）比利时天文物理学家和数学家。

卢士奇沉默了，一阵赞同的低语和几声热烈的欢呼表明他的勇气给同行以何等的感染。斯波尔概括了总的印象：

“真的，自然好像把实现我们的宏伟计划所必须的能源放在我们的手边。祝贺您，卢士奇，您第一个想到要应用星球所传播的上帝的馈赠。我们沐浴着它以至于对它毫无觉察了。不论结果如何，这毕竟是一个了不起的想法。上帝保佑我们到达目的地。”

“我深信这是可能的，教授。我已经完成了一系列实验，这些实验允许我做成功的预想。”

卢士奇对他准备应用的方法作了几点技术上的说明，这些方法开支很大，需要有一个庞大的组织。他的结论是他无法在意大利，在目前这种充满敌视的气氛中继续他的实验。谈话于是转入了另一个主题，他们谈及了学者所受到的迫害。斯波尔向卢士奇介绍了艾莎·施密特，一个德国的女物理学家，她因为持有相对论观点而被密告给盖世太保，只是由于很快逃了出来才幸免一死。她试图让同行们了解纳粹分子对现代科学的仇视。她的叙述使在座的人不寒而栗，若不是另外两位流亡者出来证明的话，他们简直不敢相信他们会如此残暴。

在德国，相对论的拥护者受到了镇压。爱因斯坦不得不早就离开，他的书在广场上被用大火焚烧。他的信徒，为了忠于他的理论而付出了鲜血的代价。所有那些无意中对 $E=mc^2$ 流露出某些同情的人，都被关进监牢、流放、甚至有时被人群撕成碎片。特别是最后这一点，使具有自由思想的人深感痛苦。人民受着宣传的影响，被宣传所奴役，再也分不清谁是他们的朋友了。

“意大利还没有这种耻辱，”卢士奇说，“但是这种事情随时可能发生，所以我决定不回去了。我不是在替自己担心，但我必须在自由和平静中继续我的研究。”

经过长久的讨论，看来卢士奇的方案是唯一可以使他们赖以反对迫害和符合科学原则的纲领，只有它能够转变群众的思想，不是用词句，而是用行动告诉他们真理之所在。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方案只能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才能得到实现，那里，远离欺侮和暴行，有政府协助。

“美国可以满足这些条件，”卢士奇说，“爱因斯坦已经在那儿定居下来，他的名气将给我们提供支持。政府的帮助必不可少。”

斯波尔同意了。他想他可能也要被迫离开祖国，如果希特勒的毒素在他的国家传播开来的话。

“目前，”他说，“我们必须让卢士奇利用我们所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再也没有权力自私地保留我们的任何秘密了。在威胁着我们的危险面前，我们应该团结起来，结成一体。谁知道我们明天是否还能讲话？”

卢士奇和罗莎拉着手，透过雾气努力分辨着高楼大厦的轮廓。轮船驶进纽约。激动使他们透不过气来，这不仅因为他们摆脱了欧洲敌视的环境，或者说摆脱了被压迫的地位，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觉得使命在肩。

意大利学者带着欧洲整个科学界和平的希望而来。如果他的事业顺利，像他自己和他的同行们所希望的那样，人类将要承认错误，暴君们就再也不能在人民中间得到任何响应，$E=mc^2$将改变世界的面貌。

临行前的最后几天里，他度日如年，闷闷不乐。甚至连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金对他也成了受罪的事。兴奋之后，他很快就正确地估量了这种奖励的意义。他不是那种在既往的荣誉上止步不前的人。他不断地看着前方，欣赏他这种创造的热情的罗莎，向他莞尔一笑，指着天际依稀朦胧的自由世界说：

“你一定会成功，昂里科。你现在王牌都在手里了。”

“是的。但我认为这个可以填补最后的空白。”

他把一个写满记录的灰皮笔记本举在她的眼前。

“这是什么？”

“艾莎·施密特的论文。德国的最新发现。”

遵循斯波尔的建议，所有的学者都把他们最秘密的研究成果交给了他。某些成果意义不大，他已经了解了，但艾莎·施密特给他的论文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把整个的旅途都用来研究它。这篇论文概括了女物理学家原来的导师、最伟大的德国科学实验工作者之一奥托·汉斯的研究工作。卢士奇一看便知道这份文件异常重要。

这篇论文里只是透露了最重的原子——铀原子的原子核被分解成最简单的成份，然而这是迄今为止前人未曾做过的工作。实验带来了有关这种金属内部结构和通过衰变所释能量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料。从研究这些资料出发来估计作相反的实验所必须的能量就易如反掌了。

当天早晨，对论文深思熟虑之后，卢士奇决定集中力量制造铀。这种物质的原子，因为最重，所以也最为复杂，然而由复杂性所引起的附加困难对他的才能来说，只不过是多了一种鞭策的力量而已，一种重金属的制造成功，要比制造

一种轻金属使人类更为震动。

当轮船驶进港口时，卢士奇把他最后的决定告诉罗莎。他们准备上岸，一边想着上帝安排的令人赞叹的平衡：链条上的最后环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竟在德国打锻而成，而德国恰恰是 $E=mc^2$ 最凶恶的敌人横行肆虐的国家。

（四）

爱因斯坦尽管年事已高，还是步履轻盈地走了过去。他熟悉美国总统，对他怀有敬意，但他不喜欢正式的会见，这次他之所以不得不来见总统，是因为他觉得有一种迫在眉睫的义务感。

总统知道他是何等的讨厌开会，早已屏退了左右，他们寒喧之后便谈到正题。

“您的信在我这儿，教授。您的名望使我毫不怀疑发现的重要性和建议的严肃性。不过请您把它给我慢慢地大声地重念一遍，我们然后再谈。某些问题使我还有不甚了了之感，我很想使它们得到澄清。”

爱因斯坦念道：

“‘世界各国最近所进行的研究工作使我设想 $E=mc^2$ 的原则可以在实际中得到应用’。”

“‘特别是卢士奇教授的研究，他把他的研究成果抄寄给我，他的结论是一部分以所谓宇宙辐射形式分散和浪费在宇宙之中的能量可以被聚合和被转化成一种重金属，例如铀。假如这具有无容置疑的理论意义的转化过程得以实现的话，对人类来说，这将是一个本世纪其它发现无法与之比拟的重要进步……’”

接着是关于正在进行中的实验的几点简单扼要的技术考虑，总统请学者跳过去。

“我希望您再给我念念您的结论。”

爱因斯坦跳到信的最后，念道:

“‘最后，少数了解这个秘密的物理学家和我本人，我们恳切地建议美国总统关心卢士奇所进行的工作，把他的工作置于国家目前的其它计划之上，并同意向研究人员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庞大拨款’。”

爱因斯坦停住了。总统默默地带着赞赏的神气看着他，然后缓慢地说道:

“我明白了……您知道吧，教授，您和您周围的学者代表着当代世界的精华之一？”

“您这是指何而言？”爱因斯坦问。

他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总统的话里含有某种讽刺的意味。

“你们的忧虑和我们的忧虑相距是如此之远，人们很容易把你们想像成是另外一个星球的人。请听我说，教授。您总不会对国际局势的严重性一无所知吧？您知道，战争明天就可能在欧洲爆发，而我们这个国家不会长久地游离于冲突之外。全世界所关心的只是战争装备，地面上、海上和空中的武器装备。我们的军事首脑抓住我不放，他们要求拨款。我已经预见到总有那么一天，国家的所有物力都将被动员来备战……您选了这时候，您，爱因斯坦教授，你们这些天真的学者，要求我推动我的政府去关心这样一种事业：它或许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但立即应用……”

“阁下，”爱因斯坦打断了他，“正是目前的国际局势促

使我不得不来见您。我所代表的那一小批学者完全了解目前国际局势所包含的巨大危险。然而我们认为暴力只会引起暴力，如此循环会无休无止，相反，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混乱中，一种无私事业的榜样定会使世人钦敬，只有它才能使各国之间疯狂的军备竞赛停止下来，这一竞赛的结果必然导致人类灭亡。我们认为卢士奇为争取进步、自然秩序和人类正确使用他们的干劲和热情所获得的成功可以避免战争，或者当战争已经打响之后可以使它很快地停下来。”

总统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那么，教授，”他问道，“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您打算从星球上获取能量，一定是用一种昂贵的手段……”

“我没有考虑钱的问题，阁下，不过肯定要用几百万美元，不应该掩盖这一点。”

“几百万美元……转化成金属，大量的能转化为一点点金属，是这样吗？您指的是什么？几吨？”

“阁下，”爱因斯坦激烈地说，“如果卢士奇能够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而我们又毫无察觉的大量的宇宙能，能够用几百万美元的开支制造出一个原子，一个铀原子的话，总统先生，即十亿分之一毫克的十亿分之一的物质，我认为他也已经达到了他的意图，他为人类，特别是为这个自由世界的开路国家作出了很好的贡献；我还认为一个伟大国家的领袖通过支持这次试验所获得的荣誉将远远超出所有军界领袖们的荣誉。”

总统又变得严肃起来，他把手伸给他。

“我喜欢您的信念和您的理想主义，教授。请相信我，作为一个人和一个美国人，我也同样相信这种毫无私利可图

的研究，久而久之必会得到应用。如果不是目前形势混乱的话，我会给您全力支持的，但是我对我的国家负有直接的责任，我必须考虑我的顾问们的意见……为此，我向参谋长出示了您的信，并让他绝对保守秘密，他对我说了如下意见，他的意见使我震动，我承认。我感到奇怪的是这种看法您却未曾有过。”

总统停了一下，目不转睛地看着爱因斯坦，又接着说下去。

“他对我说：‘我完全没有考虑过这类事情。但如果学者们没有弄错的话，如果 $E=mc^2$，如果一种大量的能可以聚合成物质的若干分子的话，我觉得少量的物质应该潜在地包含着巨大的能量。让他们摧毁物质同时使能量在很短的时间内爆发出来，这应该比反方向的行动更为容易些。这样他们会使国家拥有一种重要的武器，这种武器会使我们在战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这就是军人们的观点。我应该补充说明我对此毫无了解，教授，但是这种推理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

爱因斯坦一时颇为狼狈，总统的话出乎意料，使他无言以对。他思考着，慢悠悠地说：

“一种爆炸，一种物质的衰变？”他说，“我承认，总统先生，我们没有想过。”

这倒并非谎话。不论是轻视实证的事先可以预见任何可能性的爱因斯坦，还是第一个想到要用物质实证来说明公式的卢士奇，还是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原子无穷潜力的挪威科学家斯波尔，还是把铀分解成微小成份的德国科学家奥托·汉斯，还是那些致力于把质能等量关系式应用于实践的法国、

英国和奥地利的学者们， 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曾经考虑过 $E=mc^2$ 的这种应用。他们对毁灭怀着本能的憎恶，这使他们的智力领域受到了限制。

对总统的建议的各个方面重新思考和充分了解之后，爱因斯坦生气地说：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总统先生，您的参谋长要求相对论学者给他造一种炸弹，是吧？”

“是的，一种炸弹，它的威力，在我们这些外行人看来，似乎大大超过所有的武器。”

学者努力控制着自己，他说：

“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人有过类似的想法，这真是科学的荣幸，它只能产生于一个军人的头脑。”

“这是可能的，”总统说，“但考虑到战争，我也必须听听军人们的意见。而我们可能要与之战斗的对手，我提醒您注意、教授，他们也正是您的敌人和科学的敌人。正是他们使您不得不离开欧洲，正是他们正在迫害您的拥护者。”

“即使是为了对付敌人最野蛮的行径，阁下，即使是为了粉碎谎言，”爱因斯坦叫道，“我也绝不可能参与一种死亡和毁灭的事业！”

尽管他义愤填膺，他的头脑从总统说第一句话时起就不停地思索着。他能敏捷地推及一个思想的发展所能引起的最严重后果，一幅血淋淋的图画已经出现在他的眼前，这将是为使物质衰变所进行的一系列日益巧妙的实验造成可悲的结局。他强迫自己镇定下来，知道这前景的恐怖不能作为说服军界领袖的证据，他平静地说：

“我们多年所进行的斗争，总统先生，是一种智力斗争，是真理对谬误和谎言的战斗。这种冲突需要思想武器。我今天给您带来了最强大的武器：为一个伟大的真理向世界提供明显证据的可能。而您却对是否支持我们犹豫再三!”

“我没有拒绝。我愿意再思考一下您的设想。目前，我答应您一小笔补贴，以使卢士奇可以继续他的研究……，但我现在要向客观的学者问一句话，向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学者，也许是历代最伟大的学者：我的参谋长的建议您看是否可能实现？”

爱因斯坦智慧的大脑只要一想，几乎马上就可以断定物质突变为能是完全可能的，并且似乎比相反的转化还要容易得多。但是他很快意识到一个肯定答复，或者甚至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出于他的口对政客和军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回答之前犹豫了好久。一方面，谎言，特别是科学的谎言使他感到丑恶；另一方面，他激烈的和平主义者的历史使他良心上无法否定他对暴力的憎恶、他无数次的号召以及他的和平运动。那出现在他脑海中的灾难，那惨绝人衰的景像，他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即使是间接的责任，真是不可想像。人的尊严战胜了科学家的良心。伽利略不是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而撒过谎吗？他也可以拿出一个真理的反面来，这样或许能够保护亿万人的生命。想到要违心这样做，他羞愧至极。

“您的参谋长的建议完全不可行，总统先生，”他说，“我以学者的身份这样说。出于某些我不能给您解释的原因，这个建议与物理学定律背道而驰。致力于这种研究将是时间和金钱的浪费。”

即使物质向能量的可怕转化是可以实现的，自由国家里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学者愿意完成这一转化，然而他们的明智告诉他们甚至不要主动讨论它的可能性。

在爱因斯坦所预感到的危险面前，在对 $E=mc^2$ 的不幸的可惜的解释所能引起的祸端面前，导师勇敢的谎言成为所有欧洲逃亡物理学家的口号，这些物理学家在美国的威望之大使他们有可能被召去给政府提出建议。

当战争爆发之后，当继爱因斯坦和卢士奇之后旧大陆的所有著名学者都到新大陆来借以藏身之后，当美国不能置身于冲突之外日益成为明显的事实的时候，总统询问最杰出的人物有关相对论科学可能贡献于战争的意见。大家的回答都和他们的导师一样。个个都用肯定的语气说，感谢上帝，人类无法实现原子衰变。只有卢士奇所主张的转化是可能的，他们坚持要政府立即帮助实施意大利学者的计划。

尽管他们都这样断言，总统却疑虑重重，一方面，在战争期间把美国投进一项他感觉不到实际用处的事业中去，他不知是否合适，另一方面，像军人们大声疾呼的那样，应用 $E=mc^2$ 来制造强大的武器，他又不知道是否可能。

是美国的物理学家阿尔玛依有幸在这两点上说服了美国总统，并使真正的科学观点获胜。

尽管他年纪尚轻，刚刚四十岁，阿尔玛依教授已是新大陆最惹人注目的人物之一，这不仅因为他的科学功绩，而且因为他知识的渊博和极为广泛的活动大大超出了物理和数学的领域。

他酷爱运动，出身于西部一个农场主家庭，喜欢乡间生

活，他用同样的热情和活力来经营他的农场，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智慧思考，在错综复杂的方程式中逐步抽出最纯粹的真理。他是第一流的组织家，具有纯正的美国人的某些性格，很重实际。除此之外，他竟能抽出时间来学习佛学和印度教教义，他成了信徒，并学会了梵文。

因为和所有的大实验室都有联系，他了解卢士奇的想法并以他一贯的热情关心着他的研究。然而，那些对他不甚了解的欧洲流亡学者，当他们听说总统要征求他的意见的时候，都颇感不安。一个美国人很容易被一种错误的爱国主义牵着鼻子走，从而否认人类的利益。

坐卧不宁的爱因斯坦和卢士奇去见他以便试探他的意思并把他争取过来。他亲切地接待了他们。谈话刚一开始，他便笑起来。

“你们来晚了，”他说，“总统昨天召见了我，向我提出了那个向你们所有人提过的问题。”

“而您是怎么回答的？”爱因斯坦问，脸上顿无血色。

“您对此有什么疑问吗，老师？”

两个欧洲人看着他，窘态毕露，不知道他这一笑的真正含意。美国学者突然收敛了笑容，接着说下去，语调由于生气而变得激烈了：

“您怎么可以怀疑一个道地的印度教徒在这种场合的行为？我，阿尔玛依，婆罗门的弟子，我，不能容忍任何暴力的我，我，我，阿尔玛依，连把打死一只苍蝇都看成是犯罪，您怎么能够认为我会赞助有使人类血染大地的危险的研究呢？您怎么能够想像我会不全力以赴地利用我在这个国家的全部影响去反对这种卑鄙的行动呢？关键不是哪一个国家将

统治世界，而是打过这样的一场战争之后，地球上是否还有人的问题。您怎么会对我的回答不放心呢，老师？我不仅和您一样是一位相对论者，并且我还是甘地的信徒，我怎么可以经不住诱惑而去犯罪呢？我也指天为誓，物质的衰变是不可能的。”

对这样一个门徒的怀疑使爱因斯坦羞惭万分，他激动地拥抱了他，阿尔玛依这才宣布有好消息：他对科学事业的辩护获得成功，他终于说服了总统，总统现已决心把美国政府带上卢士奇所发现的光荣之路。他已准备全力支持他，甚至准备将用于备战的一笔很大的拨款帮助他实现那惊天动地的合成。

（五）

新墨西哥州的群山之中，洛斯阿拉莫斯高原上黑夜将尽。雅卡，一个头发又黑又长、眼睛明亮的印第安人，利用这黎明前的昏暗，静悄悄地穿过松树林和灌木丛，来到他借以藏身的地方，那个大石头缝里，他在那儿观察白人们的活动而不会被发现。雅卡住的村子很远，孤零零地座落在高山之中。他几乎每天早晨都要到高地上来，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学者们正在那儿举行神秘的仪式。

表面看来，这种奇怪的举动毫无道理。他第一次接近这个地方纯属偶然，他当时正在追踪一只豪猪。当他看见研究中心的时候，他本能地躲藏起来，看个明白。从此以后，他每日必来，像被磁石吸引着一样。

除了观察之外他别无目的。他不了解那些在高地上来来往往的人们的活动，便给它赋予一种宗教上的意义。渐渐地，

他开始崇拜这些人了，他们沉静的举止和他所认识的其他白人完全不同。他们给人一种安详和仁慈的印象，这使他感到放松并对他们肃然起敬。这些贤哲有时抬起他们充满神往的眼睛望着天空，他很自然地把他们奇异的活动和无数美妙的自然现象联系在一起。他窥视着他们的每一个动作，生活在他们身边，使他感到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

每天天亮之前，他都要穿越围绕着场地的铁丝网，躲过哨兵的眼睛，这成了一种使他兴奋的游戏。实际上，警戒并不严格，因为政府认为新墨西哥州的不毛之地不会走露风声。雅卡也经常被学者们发现，他们并不理会他的在场，也没有向负责安全的军事首长们报告。他们看他不像危险分子，他们对卑贱的人，对原始人抱有同情之心。他们甚至有时会心地看他两眼，他们和他彼此心照不宣：学者们容忍他的好奇，而雅卡也从不想靠近。远远地欣赏他们，他已经满意了。

他借以观察的位置离一个砖砌的金字塔形建筑不远，这座建筑高似一座房子，周围安装着仪器和导线，几个星期以来，这儿是他们活动的中心。他本能地感到那天早晨要发生一件大事。他卷缩着身体，围着一条破毯子，等着天亮。不久，他听见有人说话，便伸出头去，看见在晨曦中有两个人影走过来。

“噢，罗莎，你认为我会成功吗？”’

“我肯定你会成功，昂里科。”

他的本能没有欺骗他，今天不是普通的日子。他不懂他们的谈话，然而他的预感被两个外国人的口音所证实。男人的声音颤抖着，好像是在发烧，女人的声音充满激情。

“我肯定你会成功，昂里科，”罗莎又说，“想想第一次成功。最根本的已经完成了。一个月前一个铀原子就出现了。”

“只有一个原子!”

“一个原子，是的，但这是一个合成原子，是一个你制造的原子，尽管质量微乎其微，它却比宇宙里成吨的自然状态的金属更为重要。”

“是这样，”卢士奇说，“但今天要制造几十亿呀。”

“会制造出来的。你的理论是正确的，你的计算准确无误。”

卢士奇的回答使雅卡为之一震。他在一个工作日的开始之前只听见过两三次这样的语调，而每一次都有奇迹发生。他心目中的神衹们低头看过所崇拜的仪器之后的那种疯狂的样子，他早就看到过了。今天早晨，卢士奇说话的语调和一个月以前一样的激动，雅卡回忆着那一天，实验完毕，卢士奇突然在原地跳起来，双手伸向天空，一反平日不声不响的常态，喊着“一个原子，一个原子!”雅卡把这个字记住了。

这时卢士奇说:

“你说得对，罗莎，我的计算准确无误，我的理论是正确的。连锁反应会出现，像我预料的那样。两个原子将产生于我所制造的第一个原子。这两个又要产生四个，以此类推。我应该有更大的信心。”

他们停立在金字塔形建筑前，沉默不语了，那建筑耸立在荒凉的高地上，如同一座庙宇。突然雅卡转过头去，他听到了一种熟悉的声音，这声音预示着另一位贤哲的到来。他对他们的习惯了如指掌，这响亮的笑声只能是斯波尔教授的。

还没有见到他，雅卡就带着某种晚辈一样的感动回想着挪威学者高大的身影和红眉毛。

斯波尔也不得不离开被纳粹分子侵占了的祖国。科学界把他的逃走传为佳话。被盖世太保逮捕之后，他夜里借助一根绳子逃了出来。几经周折，终于上了一艘盟军的潜水艇。他随身带着欧洲各实验室，特别是德国各实验室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实验室继续偷偷地为真正的科学工作着。他自己，继那许多著名的学者之后，也在美洲找到了可靠的避难所，并且得到了继续研究的可能。美国罗致科学界的巨擘像它过去罗致欧洲的艺术品一样。诺贝尔奖金是最好的身份证，并且倍受重视。

在卢士奇的请求下，在全面领导和负责组织这项工作的阿尔玛依的支持下，大多数名声显赫的逃亡者都荟萃于洛斯阿拉莫斯，他们远离城市，在阒无人迹的平静和与世隔绝之中通力合作，以使这一计划得以实现。

雅卡注意到斯波尔的笑声比往日更为清晰，更为响亮。这又进一步证明他对不寻常事件将要发生的预感是正确的。很快，他就望见了挪威学者那高大的身影。陪他而来的是约翰·阿尔玛依。两个人高兴地招呼卢士奇和他的妻子。

“一个伟大的日子，卢士奇，”斯波尔说，又爆发出一声大笑，“某种意义上说是奇迹的更新：分饼 * 。”

卢士奇微笑了，约翰·阿尔玛依也毫不掩饰他的喜悦。

这里应该做这样的说明：在洛斯阿拉莫斯，虽然工作紧

* 圣经里的一个故事。耶稣把七块饼分给众人吃，四千人吃得饱并将剩下的装满七筐。

张，研究刻苦，精神上却毫无沉闷之感。事实上，学者们心情愉快，他们甚至喜欢打趣开心。事业的崇高一刻也没有妨碍感情的自由表现，而幽默在其中占有极大的位置。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愉快气氛在高原的宁静中越来越浓厚，而世界上最伟大的原子学家斯波尔教授，在这种气氛的包围之中，以他震耳的笑声，以他的酷喜戏谑，以他取之不竭的妙趣横生的故事而与众不同。所有要记载洛斯阿拉莫斯时代的人都用重笔来描绘他的诙谐，把它当做一个重要的史实。某些人竟写道：在那儿，只要顺着他抛在身后笑弯了腰的人一个个地向前寻去就能找到他。

在所有这些名人的行为里经常有一些孩子气。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自由，他们从令人生倦的课堂上解放出来，从财务的忧虑中解放出来，生活的一切都由军事管理部门负责而无一丝一毫的烦恼，他们几乎把高原看作地上的天堂，有时做起事来竟像休假的学生。特别是当他们意识到他们出于自己的信念，应用无限强大的手段，在为一个崇高的事业而工作的时候，他们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热情和满足。他们的才智被激发起来，得到比平时更为频繁的应用。已经获得的部分成绩，记载着他们在胜利的道路上所经历的过程，使他们兴奋，现在这条道路的尽头已遥遥在望了。成果使他们沉浸在半醒半醉之中，这种永久性的半醒半醉便表现为欢乐的情绪，并且还应当指出，否则就缺乏诚实，也表现为需要像年轻人一样地说说笑笑。

雅卡，这一切无言的微笑的目睹者，欣赏着他们繁忙工作之余的简单或高雅的游戏，他常常不能懂得其中的奥妙，但每当玩笑开到恰到好处之时，他可以想像他们的思想该是

何等的奔放。他欣赏这些玩笑，同样也欣赏他们一旦投身到一个复杂的实验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严肃和庄重的样子。这些玩笑使他加强了他的看法：这些神祇是善良的。

他们喜欢捉弄人的习性，有一天竟使他们把食堂的门把手通上了一种低压电。但这次受害的是营地的军事长官盖茨将军，而不是斯波尔教授，别人本来是要以此来回敬一下斯波尔教授的恶作剧的。将军不由自主地舞蹈一阵之后，不禁大发雷霆。阿尔玛依不得不靠他的权威和机敏才使他相信人们并非要损害他的尊严，他只不过是绝缘失灵的一个不幸的受害者。他的声音响彻整个营地。雅卡紧贴在地上，不敢动一下。从那天起，他懂得了这个穿军装的人是个危险人物，他不属于快乐的神祇一伙。

就这样，在洛斯阿拉莫斯，每日的工作充满了欢乐。

“分饼。”斯波尔又说，他总喜欢重复他自认为得意的说法。

他这样表述那天即将进行的决定性实验的精神，这次实验将根据卢士奇的计算进行，德国实验室的某些研究似乎已经证明他的计算正确。一个或几个原子利用宇宙能制成之后，所说的连锁反应应该单纯凭借自然力自发地开始。其它的原子应该从这些最初的原子中产生，它们的数目应该按几何级数递增，只是由于仪器的作用距离和能量的供应速度所限，一批原子产生之后便应该停止了。如果实践可以证明理论的正确性，那么几百万个也许几十亿个铀原子就应该在金字塔形建筑里产生出来。今天尚不能看到这些原子聚合为一块可见的固体金属。为达到这一过程还需要时间和劳动。

“一切都准备就绪，”卢士奇说，他又变得严肃起来。

他们等着另外一些助手，这是一群物理学家，他们之中有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他们很快就来了。雅卡觉得心跳得厉害，他看见卢士奇登上金字塔形建筑对面的一个台子，犹如教士准备在祭台上举行仪式一样。

人们走上自己的岗位，他们都明确自己该做些什么。他们默默地站在各自的桌子后面，这些桌子在金字塔形建筑四周摆成半圆形。不时地，他们根据卢士奇的手势或简短的指示操纵一下手柄或按一下电钮。卢士奇在他的台子上指挥着他们。所有的设备都摆在露天，遮盖仪器的帐篷已经掀下去了，所以雅卡喜悦的目光看过去毫无障碍。

作为观众的斯波尔和阿尔玛依站得稍后。在他们身边的是盖茨将军，出自礼貌，他们把他请来，他似乎情绪不宁，带着不安的神色看着眼前的场面。他心中暗想这种仪式颇像他当下级军官时所参加的某些招魂仪式。

不过任何一个外行人都会对它们的相似感到吃惊，他要事先听到过学者们无时无刻不在谈论的物质化、衰变这些字眼就好了。而今天，这些人默默无言，目不转睛，双手平放在前面，使人自然想到是一批巫师围在一张大桌子周围，期待着神明显灵。

“运行得不错，”卢士奇说，“电流接通了。”

一个指针在中心刻度盘上移动着，这标志着来自星际深渊中的看不见的能源，在卢士奇和罗莎制造的聚合器的作用下，激流似地向金字塔形建筑汇合。空间中分散的能量渐渐地集中在电池里。空气清新，地势对实验有利。指针不间断地而又难以觉察地移动着。所有的目光现在都注视着一个电

影屏幕，屏幕上投下了一个威尔逊云室放大的影子，用这种仪器来显示在潮湿的空气中聚合而成的原子。

很长一段时间内，屏幕上一片灰白。盖茨将军在场地上来回走着，他不时地瞪一眼物理学家们。他几次被邀请观看这一类的表演，在他看来，他们从未拿出什么有用和值得重视的东西来过、那天，当卢士奇大喊："一个原子，一个原子!"而后跌进罗莎的怀抱的时候，接着，当他的朋友们又急忙跑过去拥抱他的时候，他想他们全都成了疯子。尽管人们给他做过说明，他还是不能重视屏幕上那一道细微的，一间即逝的白雾，然而科学家们却因看到它而欢呼雀跃。

经过一小时耐心的等待，卢士奇突然用低沉的声音评论道:

"这就是物质形成的开始。我们和上一次一样，达到了同一程度。一个原子将要出现了。"

"精灵啊，你来了吗? "斯波尔喊道。

但是他从同行们严肃的神态上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于是他又默默地观察起来。

他们等待幽灵出现，而这个幽灵却用他自己的方式出现，像一个月以前一样，在屏幕上闪过一道白光。

"现在连锁反应应该开始了，如果我的计算正确的话，"卢士奇用颤抖的声音说。

"就要开始了。"罗莎肯定地说。

操纵杆被压了下去，奇迹产生了。在屏幕上，首先飞快地闪过两道光线，然后是四道，八道，一束又一束，最后变为满天焰火，密度不断地增加着。在中心刻度盘上，指针又回到零的位置，这表明实验以自然的力量自发地进行着，其

创造过程从宇宙的秘密中获取原始材料。屏幕此时被闪光扰乱，不停地摇动着，而盖革计数管证实着自由原子的存在，劈劈啪啪地响了一阵之后，发出连续的轰鸣。

“几十亿原子。”卢士奇低声道。

“几十亿，也许，”盖茨将军生气地说，“可它们在哪儿？”

“在您周围，将军。”阿尔玛依解释道，“它们一产生就在空间消失了，肉眼无法看到。聚合力还不够大，不能使它们结晶为可以看见的铀，但是连锁反应的原则成立了。不久之后。我可以向您预言，您的眼睛将能看到制造的金属，而您的手也可以摸到它。”

将军半信半疑地耸耸肩膀。实验将要结束了。计数管到最大值之后，响声缓和下来。很快，人们听到了此起彼伏的爆破声，间歇愈来愈大。屏幕重新变成一片灰白，间或有几道闪光掠过，然后仪器安静和静止下来。仪器所能收集的全部能量都转化为物质的原子。卢士奇从台子上下来，接受朋友们热烈的祝贺。

这时斯波尔教授从他背后拿出一包东西摇晃着，他撕去包装，兴高采烈地拿出一瓶意大利红酒，用这精心选择的礼物向意大利物理学家的祖国表示敬意。卢士奇激动地握住他的手。

他们热烈举杯，互致祝贺，把酒一饮而光。随后他们向实验室走去，不仅对首次成功感到陶醉，而且急于继续他们的研究。雅卡等他们走远之后，跳过灌木丛和铁丝网，走上归途，但依然沉迷在原子焰火之中。他把刚才的场面比做一次巫师做法，他部落里的贤哲，带着狰狞可怖的面具，黑色白色乱涂一通，到时候就要举行这种仪式，他们狂奔乱舞，

以求和天上及地上的神祇通话。可是学者们庄重的沉稳和安静比他那些未开化的兄弟们的怪像给他更深的印象。他很晚才回到村庄，心中沉浸在一连串兴奋的幻梦中。

重新开始工作之前，卢士奇擦擦前额，微笑着看一眼妻子，目光中饱含着自豪感。

"你看，昂里科，"罗莎说，"你没有理由怀疑。"

"我承认。不可能是别的结果。可是，噢，罗莎你明白这次实验的哲学意义吗？你知道原子为什么会像变形虫一样地从一个基数开始成倍地增加吗？"

"因为你是个大学者，昂里科。"

"不，罗莎。我不算什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然的本身富于创造，我们只不过助了一臂之力罢了。创造引起创造，这就是连锁反应的宇宙意义。宇宙这种卓越的能力，人们早就觉察到了，并用一句巧妙的谚语来宣传它：'自助者天助'。"

罗莎表示同意。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仁慈的上帝不碰运气，"她喃喃道，"他总是根据一个创造性的计划行事

（六）

大家开始兴奋、继而仔细地研究关键性（这是科学语言）试验的每一个细节，以保证其成功能震动世界，并在人们心里造成一种永难磨灭的印象。

在一次会议上讨论了时间和地点，全体重要的学者，某些政府成员，某些军人和美国总统参加了会议。历史条件在

地点的选择上起决定作用，几乎像数学一样被精确地计算过。只是在具有同等价值的地点之间作最后选择时，偶然性和想像力才起作用。很明显，只能是日本的某处，因为日本是惟一还在敌视科学和 $E=mc^2$ 定律的国家，日本给学者们以最后证实公式具有超人力量的机会，他们只须让人们看到一次血腥的战争，由于它的作用而立刻停止下来；对于负责管理国家的政治家们来说，日本提供着最后的机会，来利用实际效果证明给予卢士奇的计划以巨额拨款是正确的。

技术上的理由是，宇宙射线在高空中渗透力更强，因而试验应该在一定的高度上进行。鉴于将在世界上造成的宣传和效果方面的理由，奇迹应该拥有最多有效的观众，因此不能设想试验会以军队和舰艇为目标。学者们出于某种理由对军人为目击者嗤之以鼻。很明显，打仗的人，是全人类中最不能理解一次创造性行动的意义的人。因此，这一长期工作和研究的最后一个行动必须在空中实现，在一个重要城市的上空实现，其高度文明的居民的密度既能保证数量，又能保证证据的质量。

所有的与会者都同意这种见解，偶然性于是起了一点小作用。当不同的城市被提出来的时候，被邀与会的爱因斯坦教授需要做点笔记。他摸摸身上，没有找到记录本，最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发黄的纸来，在一堆代数符号中间记着一个古怪的名字。

“广——岛，”学者念道。

就是在这张纸上，他记下了几年前曾给他难以忘怀的接待的那个城市的名字。从那时起，这张纸就一直放在这个口袋里，衣服也从来没有换过。

“您说什么，教授？”美国总统问。

“广——岛，”爱因斯坦沉思着重复了一遍。

淡忘了的美好回忆又在脑海中重现。他仿佛看见自己穿过苍松翠柏搭成的拱门，一阵雪白的花雨从天而降。他激动地向大会描绘了当时的情景，人们听他讲着，不胜敬仰。当他结束了之后，总统思索了一下，然后对学者们说：

“我认为广岛对你们的试验非常有利，先生们。为了纪念她对世界上最伟大的学者的欢迎，我建议选择这个城市。”

“我对此尤其感到荣幸，”爱因斯坦说，“我对广岛的人民并不怨恨，尽管他们目前步入歧途。相反，能把他们所给予我的友好表示加倍偿还给他们，将使我感到高兴。”

没有一个人持认真的异议，广岛市被选中了。

时间的选择并未花更多的时间。大家一致认为中午是最理想的，因为这个时辰日本人民在街上最为密集。卢士奇和阿尔玛依担心某些居民将错过机会，特别是忙于家务的妇女，还有小孩。因此，他们建议把奇迹将要出现在城市上空的消息通知广岛人民，但他们遇到了政府的反对，其理由由总统作了说明：

“不，先生们，如果你们制造的物质如所宣称的那样具有政治和哲学意义，那么这种创造就应该让人事前毫无所知地突然出现，这样在人们思想上所造成的效果才会更大。”

他没有公开说出来的是，政府成员和军人们完全不像物理学家们那样乐观。根据盖茨将军的报告，他在一次准备性的试验中，的确看到，某些东西在天空中闪闪发光，人家往他手心里毕恭毕敬地放了一些白色粉末，并告诉他那就是制造出来的铀。但他跟这些梦幻家、空想者们在一起，什么都

不敢相信，他有时怀疑他们是在玩魔术，总统不想大张旗鼓地宣传一个没有把握成功的试验，以保证美国的荣誉不受损害。

会议结束了，学者们回到洛斯阿拉莫斯。他们一边等着确定日子的到来，一边解决计划实施的最后细节。雅卡简直寸步不离他的藏身之处了，他在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一种跳动的火焰，随着伟大的日子一天天临近而燃烧得愈来愈旺。爱因斯坦本人也来到高原上生活了几天。虽然他对实践上的成果不甚感兴趣，但每次试验，他认为具有重大意义，以至于在试验之前要亲临现场给予一番鼓励。他在斯波尔的陪同下，从一个实验室到另一个实验室，从一个车间到另一个车间，听人们解释实验所需要的不计其数的仪器的性能。

是他的头脑里产生的原始观念一步步地把他的弟子们敏锐的思想引导到这些巧妙的发明上来的。他高兴地，而又有些轻蔑地称赞着他们的聪明。他有时含笑地自言自语：正确的理论可以通过实验来检验，而没有一条道路可以从实验走向理论。

雅卡看到大学者时既感到惊奇，又感到敬慕，他在他逗留在洛斯阿拉莫斯的那些日子里，一直生活在他的身边。对雅卡来说，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具有一种先验的意义，他有时壮着胆子想捕获他的目光。他远远地倾听着导师和斯波尔两人的无数次谈话。他发现，在这些秘密谈话以后，爱因斯坦的眼睛里闪动着狡黠的光辉，平时那样有节制的举止，现在却泄露了内心的热情。雅卡认为他们两人中间一定有什么秘密，当他听见挪威学者那与众不同的笑声时，他才对此坚信不疑了。

在试验以前的三星期内，广岛及其周围地区没有受到一次轰炸。学者们要求军事指挥部休战。他们为人类造福的事业与恐怖气氛是水火不相容的。

（七）

一个黑点出现在海天相接的地方。广岛上空没有一片云彩，飞机孤零零地向前飞着。它愈飞愈近，其不寻常的外表引起了居民的惊讶。根据学者们的请求，飞机被漆成象征希望的绿色，机翼下面画上了白色的鸽子。一丝风也没有，城市在日本温和的夏日里安睡着。

洛斯阿拉莫斯的重要物理学家都参加了这次远征。卢士奇声称他需要所有的助手。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只有一个操纵杆，压一下就会自动引起一连串的作用，但是他感到既没有勇气，也没有权力拒绝朋友们分享最后的光荣。大家都热切地希望看到最后的胜利，这是多年超人的努力的最好报酬。只有爱因斯坦没有来，他的高龄和身体不允许他作高空飞行。他通过一部无线电话同飞机保持联系。

“让他们自行其事好了，”总统对军事指挥官们说，“所有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学者的事，我们懂的不多。我们感兴趣的是结果。”

机组人员被要求按卢士奇的指示行事，不管是些什么指示。因此，当卢士奇命令驾驶员降到广岛上空几百米，围着城市绕几圈，并摇动机翼以让白鸽在阳光下闪烁的时候，驾驶员并未表示反对。他服从了，只是说飞机有被击落的危险。然而卢士奇摇了摇头，微微一笑。他心里知道防空大炮不会采取行动。

他的本能没有欺骗他。日本人没有开火。看到这架孤零零的绿色飞机，上面画着奇怪的鸟儿，他们还以为是什么幽灵出现了呢，个个呆若木鸡，不知所措。飞机已经转了好几个圈子，罗莎看见了那挤满人群的街道，他们并未显露任何恐惧的迹象。

“你看，昂里科，”她说，“他们猜到了，他们和我们站在一起。”

果然如此，似乎由于一种神秘的心灵感应，飞机上的人把他们的兴奋和热情传给了下面的广岛人民，居民们瞪大眼睛望着天空，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奇迹的发生。

“看吧，都看看！睁大了你们的眼睛看看，”卢士奇叫道，他紧张到了极点，好像地上的人群能够听见他的话似的。

不过他立刻平静下来，他必须保持镇定，才能领导一系列复杂的操作。他命令驾驶员把飞机升到四千米，飞机庄严地打着旋儿飞向高空。

“时间临近了。”阿尔玛依声音颤抖地说。

卢士奇抑制住心跳，把聚能器放了出去，聚能器坠在一个小气球下面，立刻在空中飘浮起来。飞机围着它绕着大圈子。

斯波尔抓起他们与爱因斯坦联系的电话，低声地喘着气说：

“到时候了，老师。”

爱因斯坦的声音在麦克风中震响，异乎寻常的冷静，这与弟子们的激动不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毫无担心之感，实验只能证实一个正确的理论。”

卢士奇这时用几乎难以听见的声音对他的妻子说：

“罗莎，多亏了你，我才能顺利进行这些研究。对于即将“发生的伟大奇迹，你的贡献和我的一样大。由你来压下操纵杆吧。”

“不，昂里科，一切光荣都属于你，尤其是这个。”

“可是，你没看见我不能压吗，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吗？”卢士奇几乎是在哀求了。

他倒在一张椅子里，一动不能动。学者们个个脸色发青，瘫在那儿，和他一样地激动得要命。他们用尽全身力气说出这么几个字：

“你来，罗莎！”

在某些特殊的环境中，有些女人的神经比男人更为坚强。罗莎果断的压下操纵杆。立刻，一个扩音器开始一秒一秒地数着：

“十、九、八、七……”

卢士奇终于用手做了个绝望的动作。驾驶员明白了，把发动机关上。飞机开始静静地滑翔，约翰·阿尔玛依极瘦的脸愈发显得瘦削，斯波尔也形容大变，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六、五、四……”扩音器响着。

卢士奇紧紧抓住罗莎的肩膀，强迫她把头靠在舷窗上，挨着他的头。

“三、二、一……零！”

往昔，当原始原子突然爆炸的时候，天上一定是高奏喇叭致敬，庄严地表示宇宙初开；于是，扩音器也庄严地宣布了人类才智开创的新时代的零时间。然而，这人类的创造却

没有任何声响伴随。恰恰相反，静谧无声，一种比最骇人的喧嚣还要给人印象深刻的静谧充满了广岛晴朗的上空。

飞机继续静静地滑翔着，空气凝滞不动。机舱里无声无息。在新时代的最初几分钟里，自然的沉默和冷淡显得如此固执和咄咄逼人，驾驶员们竟认为他们遭到了失败。而科学家们却非常清楚，那些最伟大的成就都是在静默中完成的。

几乎所有的学者一同发出了胜利的叫喊，他们的目光狂热地搜索着空间，发现聚能器下面有一道光辉一闪即逝。太阳的光线被……被一种东西，一件物体，一种物质反射出来……一种刚才还不存在的物质。又有一个不寻常的反光。飞机靠过去，他们看清楚了。

比一片刨花还薄，比一片摇落的玫瑰花瓣还轻，却又像玫瑰花瓣一样在空中旋转，又像一片水晶在阳光下光芒四射，一小片铀在广岛耀眼的天空中缓缓地飘着，它是宇宙间分散能量的合成，它是人类的智慧、耐力、才能和爱情的象征。

那被制造出来的薄片在城市上空高高地飞着，犹如一片落叶，它的出现吸引着学者，他们还盯着它看着。然后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性格作出反应。

约翰·阿尔玛依扑到卢士奇和罗莎的脖子上，紧紧地和他们抱在一起，哭着。斯塔里诺疯狂地跳起了快步舞，使飞机危险地颠簸着。然而，伟大的斯波尔的表现使机组人员更为担心。他在地上打滚，头撞着舱壁，无法控制自己歇斯底里的笑，扭弯了巨人般的身体，激烈地抖动着。

很久，他们之中没人能说出一句话来。他们的激动最后用一个唯一的公式表达了出来。

“$E=mc^2$”，阿尔玛依在两声哽咽之间喘了一口气。“$E=mc^2$，”卢士奇重复道，紧紧地抓住罗莎的手。“$E=mc^2$，”罗莎结结巴巴地说。“$E=mc^2$，”斯帕里诺叫道，摇着胳膊，像风车的翅膀。“$E=mc^2$，$E=mc^2$！”斯波尔教授吼道，他的笑声使座舱里充满了不断的轰鸣。

可以理解地疯了一阵之后，卢士奇跑向电话，费了好大劲才使朋友们稍许安静下来，他勉强用激动的声音向爱因斯坦宣布他们的成功。

“$E=mc^2$，老师！聚合的能出现了！一种被制造出来的物质，可以看到，可以摸到，出现在广岛的上空。您对了，我们对了！”

“我对此从未怀疑过，”爱因斯坦只是简单地答道，“‘谢谢！”

那薄薄的铀片还在广岛上空慢慢地飘落着。在这欢乐和忘乎所以的几分钟内，它只下降了很短的距离。纯金属在阳光下的闪光使人们能时时刻刻看到它的行踪。

学者们的神经由于老师的安之若素而松弛下来，他们观察着行动的下一步。驾驶员重新打开一个发动机，使飞机能够保持在薄片的高度上。

“创造不能、不应该就此停止，”卢士奇说，“现在应该开始连锁反应了，就像曾经发生在原子水平上那样……是不是我的眼睛模糊了？……那儿，那儿！”

他已经看见了，在被如同火炬一样的物质薄片照亮的空间，两件相同的物体闪闪发光。铀的薄片又有了一个孪生姐妹，和第一个一样地纯洁无瑕，由同样纯粹的物质组成，然

而比第一个更为神奇，它们相互为伴旋转在广岛上空，优美地上下飘动。

这一次，学者们静静地看着，只有斯波尔爆发出一声欢呼：

“四个!”

现在，四个薄片盘旋在城市之上。但是，挪威学者的话音刚落，八个白点便在阳光中闪现出来。连锁反应的奇迹又出现了。人们争先恐后地宣布每一次新的奇异的增生。

“八个，”斯帕里诺喊道。

“十六个，”卢士奇欢叫道。

“三十二个，六十四个!”斯波尔高呼。

奇迹接连不断地产生着，他们很快就目不暇接了，那真像钻石和珍珠组成的波浪，一浪接着一浪从虚无中涌出，仿佛产生于一个隐蔽的天才大脑的跳动之中。一群透明的“蝴蝶”宛如白云飘浮在广岛蔚蓝澄澈的天空，并且不断地扩展着。

飞机绕着圈子，有几个薄片贴近了座舱。

“可是——”斯帕里诺大声说，“这是花呀!”

斯波尔教授笑声又起。他现在一扫歇斯底里的样子，而带有某些狡黠的色彩。

“铀花，”他说，“当爱因斯坦回忆他所受到的热情接待时，一个微妙的思想出现在他的脑际。这个思想，我们成功地使之成为现实。既然创造的原则已被发现，便能按照我们的愿望成形，把金属物质制成花的形状，这并非难事。这样，我们既可以满足日本人的理性，又可以满足他们的艺术感。”

大家都热烈地欢呼，并对挪威学者的富于创造性表示祝贺。

“你们看，”罗莎指着地面说，“他们懂了，他们在向我们欢呼。他们谁也不会忘记的。”

的确如此。日本人理解了神奇的白云的意义，于是全体居民都跑到街上来，人们最初的直觉，对奇迹的预感，逐渐变为科学的肯定，而并未失去其宗教色彩。全体居民都心醉神迷，既感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又获得了感官上的快乐。广岛人民生活在一种其他任何地方的居民所从未体验过的感官享受和精神满足的时刻里，他们沉醉于慢慢向他们头上聚拢的辐射着光辉的降落物之中，内心里充满公式 $E=mc^2$ 的光辉，城里的贤哲们齐声吟诵着这个公式，犹如一曲赞歌。他们的胳膊都在一阵感激、期望和爱的冲动中伸向天空。老人们跪下来，感谢上苍的恩赐。他们强迫孩子们也像他们一样匍匐在地，并让他们无限崇拜地合起双手。

在这光荣和充满快乐的数分钟内，其中的每一秒钟都似乎凝聚着一种难以逾越的幸福，对广岛居民来说，还有更为光辉灿烂的顶点和更为销魂荡魄的时刻。

首先，不断增长的白云愈来愈大，终于像一个巨大的蘑菇伸展在城市和附近农村的上空。这时，广岛的整个天空直至边缘都被那无数的小花盖满，它们比春天的樱花更为娇艳，并且是那样地多，竟使阳光分解为无数奇异的火花和美妙的彩虹。

然后是动人心弦的时刻，人们惊醒的感官第一次在宁静中听到这天雨的音乐。缭绕于他们耳际的声音之和谐，是人

间任何音乐所无法比拟的。那些神经过度兴奋的艺术家们也只能在梦中似有似无地听到与这和声类似的轻轻的回响，而一旦醒来便无法追寻了。这是一种伴奏的音响。持续不断，柔和得像最清澈的泉水潺潺流动，像六翼天神并排飞向空间的无底深渊时翅膀轻拍，而在这比难以捉摸的波动更为细微的颤动之上，断断续续地产生着无比纯粹的声音，令人想起薄水晶的震颤，那是无瑕的铀的薄片在缓缓下落时相撞所发出的音乐。

最后是天上的学者和地上的居民都热切盼望的时刻，是人造的物质的第一批薄片落到广岛的时刻，它们像神奇的雪，像蝴蝶那样经过长久的翻飞。轻轻地、优雅地落下。这时，人们真是心荡神驰了，难以想像灵魂和肉体怎么能够承受这样的一种快感。

如果说广岛的健康人焦急地、久久地希望看上帝的馈赠的话，那么，城里那些不幸的人，病人，残废人，受伤的人，他们更想得到它，他们的热情千倍的强烈，近于狂热，他们都拖着身子来到街上，或让人抬到街上。一种预感把他们从痛苦的病榻上解放出来，那最初的闪光便是他们的希望。

看哪！那聚集在一起的居民们看得清清楚楚，当第一个波冲击到地上，当这些不幸的人感觉到那初生的物质的气息和它温暖的抚摩的时候，新的奇迹接连发生，仿佛应答着人们在空中所制造的纷至沓来的奇迹一样。一个不幸的人，一个下肢瘫痪的高个子伤兵甩掉了拐杖，把双手伸向天空，跳起胜利的舞蹈。

别的人仿照他的榜样，随着天上的铀愈落愈密，他们也

愈聚愈多。那些瞎了眼睛的人，他们从事件发生的开始就把惊呆了的面孔转向天空，现在，当那有魔力的薄片在他们没有生命的瞳孔前擦过的时候，他们的面部松弛了，表情活跃了，眼睛在光的抚摩下震颤了。他们齐声感谢上苍福播人间，这给天空中的音乐又增添了激动的音响。赞颂之声从广岛升起。

看哪，瘫子走动了，瞎子看见了，聋子听到了，伤口愈合了，丧失能力的感官复原了。在这光荣的新纪元之初，上帝并未袖手旁观，他不愿违背人的良好愿望。他不像通常那样把自己的介入限制在几个人身上，而是使奇迹无止境地增加，使所有的痛苦一时都得到平抚，他终于表示了他的仁慈，这仁慈本来是对那些恳求仁慈的人的努力和那些对他坚信不疑的人的信仰的酬劳。

在这种景象面前，广岛的热情迸发了。很快，城市就像过节一样焕然一新。竖起彩竿，挂起标语，插上旗帜，成千上万的小旗上都用斗大的字写着公式 $E=mc^2$。奇花异葩似宝石一般把地面盖满。孩子们拣起来，又让它们在手中散落。小姑娘们把它们插在头上，当作价值连城的珠宝。这时，学者们为了使这美景锦上添花，又把一束束五颜六色的焰火射到光辉灿烂的空中，焰火辉映着奇幻的闪光，使它们如同极光一样燃烧在上帝降福的城市上空。

为什么广岛的试验不能在光荣的顶峰结束？为什么世界上最崇高的事业常常导致这样的结果，它不仅反映不出原始意图的纯洁，而且甚至还同启发这些事业的崇高原则背道而驰？为什么这样多的爱引起了这样多的混乱？……事情发生

之后很久，留下许多信件的约翰·阿尔玛依回忆起这一悲剧时痛苦地引用了弥尔顿的诗，他把这些诗句想像为出自某个恶魔之口：

如果那时上帝试图从罪恶中获得美德，
我们的工作一定是阻止这样的结果，
而从美德中进一步发现罪恶的手段，
那常常获得胜利的罪恶……

然而，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评论，绝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解说。前面提出的问题依然没有答案，历史应该满足于忠实地记录事实……

一小时之后，卢士奇发现铀雨无休无止、愈落愈多，连锁反应没有任何缓慢下来的迹象，他首先表示出不安。

“是停止试验的时候了。”阿尔玛依喃喃地说。

卢士奇向他指着操纵杆，他已经把它放到零的位置上了。他指挥不了试验了。一种创造的热情鼓舞着被唤醒的自然，它似乎无法得到满足。

每一秒钟都成为能转化为物质的目击者，并且这种转化在两秒钟之间成倍地增长，宇宙的源泉，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飞机早就不得不提到很高的高度，以便从眼看愈来越厚的制造物中摆脱出来，而学者们只能借助最先进的仪器才能看见广岛上空发生的一切。

在广岛上空，铀雨愈来愈密，愈来愈暗，其光辉渐渐地消失了。铀花的数目按照在棋盘的每一个格子里都放上比前

一格子多一倍的麦粒，用同样的定律增加着，难以遏止。数学指挥着一切，而数学不容动摇的严格反映在它每一个感性的表现中。任何光线现在都不能透过这云层的结构，那耀眼的白色和五彩缤纷的光芒都融进了一片灰蒙之中。这是一种质地致密，暗淡无光和沉重的物质，连续不断地落到城市上，使大地为之抖动，那低沉连绵的轰鸣声如巨炮长久而永不停歇地回响。

街上的铀已经埋没了居民的腰部，进而埋没了他们的脖子。学者们借助仪器尚能看见某些被父母举在头上的孩子，不久，这些孩子也被埋没了，合成物质很快地吞噬了那些最高的房屋。广岛就这样消失了。

当城市被淹没之后，当自然的创造热情枯竭之后，当天空渐渐明朗，最后一批花朵飞落在广袤无垠，不见一个岛屿踪影的金属海洋上之后，当学者们看到广岛一无所存之后，他们都陷入了长久的默想之中，然后卢士奇叹了一口气：

“谁能预见这个呢？”

“没人能够，昂里科，”罗莎说。

“可是，”卢士奇犹豫着，“我似乎应当承担一部分间接责任。”

“是我按的电钮，”从扩音器里传出爱因斯坦悲哀的声音，斯波尔已经通知了他。

但是大家都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千方百计地安慰他。斯波尔毫无困难地向老师证明，无论是他，还是卢士奇，或是任何一位物理学家，都不应受到任何谴责。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良心，”他最后说，“而这是最重要

的，我们的愿望是纯洁的，我们的理想是创造。”

“确实如此，”卢士奇说，他最后望了一眼大地，“有上帝作证，我原不希望这样。”

机器人“俾斯麦”

〔美〕罗伯特·席勒弗伯格　著
龚文痒　译

罗伯特·席勒弗伯格（Robert Silverberg）是美国当代著名科幻作家和科普作家。曾使用八个不同的笔名发表了大量作品。主要作品有《生与死的主人》、《隐蔽的行星》、《来自地球的入侵者》、《看不见的障碍》、《地球的种子》、《地球人和陌生人》等。他的科普著作《海底之宝》在西方各国广为流传。

《机器人“俾斯麦”》生动有趣、文笔流畅，描写一家人受机器人控制的故事。电子技术和机器人的高度发展在西方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变化，产生了各种社会问题，人们的生活节奏似乎也要随着机器的转动而转动。小说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对自己受制于机器的迷惘心情，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专为伺候人而设计的机器也有弊病，那就是，这种机器有时会殷勤得过了头。譬如体型有点过于丰满的卡迈克一家人就陷入了窘境，他们本打算用机器人来帮助他们减轻体重，结果那个机器人干起来简直就没个完……

首先得说明，卡迈克一家子都生得相当富态，这四口人当中谁也不会反对掉那么十来八磅肉。凑巧，米腊克·麦尔机器人商店正在削价销售机器侍者——降价40%的2061型机器人，装有可以调节的食物热量摄取监视设备。

山姆·卡迈克很希望使唤一个机器人，替他下厨烹调、端菜送饭，这个机器人还要能够用它那双装着螺线管的亮晶晶的小眼睛监视他们一家人腰围的尺寸。他眯缝起眼睛沉思地端详着周身铮亮的机器人样品，漫不精心地将两只大拇指塞到弹力腰带下面，边搓揉着肚皮边问：“多少钱？”

推销员立刻满面春风，或许也是装模作样地笑了一下。“只要二千九百九十五克拉第*，先生。头五年免费保修。定金只收两百克拉第。全部欠款分四十个月付清。”

卡迈克盘算着自己的银行存款，眉头皱了起来。他继而又想起妻子那副体态，还有没完没了吵着要节食的女儿。再说他们家那个老机器厨师杰米玛已经破旧不堪，齿轮也都磨损得差不多了。公司里别的董事们到他家来吃饭的时候，杰米玛的样子也实在显得太寒酸。

“我买。”他说。

“愿意用您的旧机器人来折换吗，先生？我们打算折换费是非常慷慨的……”

“我有一个马弟逊 43 型机器人。”卡迈克盘算着是否要说明它的手臂平衡有毛病，补给燃料的进口也漏得厉害。可是转念一想：不能老实到这种地步。

“嗯——我想——您那个43型机器人可以折价五十克拉

*： 原文为Credit，是本篇故事中使用的货币单位。

第。如果它的菜谱储存器仍旧完好的话，也许可以折算为七十五。”

“一点毛病也没有。”这说的是实话——他们家的人从不会把菜谱储存器受到丝毫损伤。“你可以派人来检查一下。”

“哦，不必啦，先生。我们相信您的话。那么就折算为七十五克拉第行吗？新机器人今晚就送去吧？”

“行，”卡迈克说。只要能把破旧得可怜的 43 型机器人从家里弄走，出什么代价他都心甘情愿。

卡迈克欣然地在赊购定单上签了字，把复写的一联装进口袋，然后付出十张崭新的汇票 *，每张票面为 20 克拉第。看着他不久就可以据为己有的那个漂亮的 61 型机器人，他简直能够感到身上那一块脂肪正在开始融化。

离开商店的时候才 18 点 30 分。他走进小卧车，在自动驾驶仪的键盘上打出回家的方位坐标。卡迈克是诺曼底托拉斯的一名二级董事，他很为自己的多谋善断而得意。

他住在位于时髦的威斯特利分区的一所与外界隔绝、能源完全自给的郊区住宅里。十五分钟过后，他的卧车把他卸在大门口，然后驯服地自行驶入车库。卡迈克站在光电扫描场内，大门自动打开。克莱德——他的机器人管家——三步并两步地跑来接他的帽子和大衣，又递给他一杯马丁尼酒。

卡迈克脸上显出赞许和满意的笑容：“很好，你是个忠心的好仆人！”

他呷了一大口酒，然后去起居室见他的妻子和儿女。马

* voucher，原文为凭证、单据，此处为设想中的一种货币取代物。

丁尼酒激起的暖流舒适通过了全身。他的机器管家已经十分陈旧，只要手头宽裕，早该拿它去调换一个新机器人，可是卡迈克知道，果真如此他倒一定会舍不得这个叮当作响的老伙伴。

“你回来晚了，亲爱的，”他进屋的时候，艾丝尔·卡迈克说。“晚餐已经做好十分钟了。杰米玛都生了气，她的阴极射线管在咔嗒咔嗒地抱怨呢。”

“杰米玛的电子管没什么了不起，”卡迈克心平气和地说。“晚上好，亲爱的，还有梅拉、乔依，我回来晚了，因为回来的路上我到马修的店铺里去了一趟。”

儿子眨了眨眼睛。“卖机器人的地方，是吧，爸？”

“对极了。我买了一个61型的机器人来替换咱们这个电子管老是吵吵闹闹的杰米玛。这种新的型号，”卡迈克边说边打量他儿子那成人一般笨拙的身躯，还有妻子和女儿，她们的体型也早已超过丰满的界限，“有着十分独特的装置。”

他们那顿晚餐吃得相当丰盛，是杰米玛按她拿手的星期二菜谱准备的——鸡尾虾酒、秋葵芹叶杂烩汤、奶油土豆芦笋炖鸡脯；甜食是美味的葡萄干馅饼，还有咖啡。卡迈克吃得酒足饭饱，感到十分快意。他朝克莱德做了一个手势，要过一小杯他最喜欢在饭后喝了助消化的法国VSOP白兰地酒。他满足地往椅背上懒洋洋地一靠，用不着去理会窗外呼啸着的十一月寒风了。

电致荧光灯使餐室里弥漫着悦目的粉红色光辉——今年专家们认为粉红色能促进消化——嵌入墙壁的电阻供暖设备在按BTU*单位散发热量时发出柔和的光彩。这是卡迈克一家

* BTU为英国热量单位。

人消闲的时刻。

“爸，”乔依迟疑地说，“下个周末我要去参加独木舟野游……”

卡迈克两手十指交叉着隔在肚子上。他点了点头。“可以去，不过得当心一点。这次再让我发现你没有使用平衡器的话……”

门铃响了。卡迈克耸起了一道眉毛，在椅子里转过身来。

“是谁，克莱德？”

“他说他叫鲁宾孙，先生。是鲁宾孙机器人修理店的。他要把一个大包搬进来。”

“准是送新机器厨师来啦，爸爸！”梅拉·卡迈克喊到。

“我想是的。带他进来，克莱德。”

鲁宾孙是个红脸膛的小个子，样子很干练，穿一条油腻的绿工装裤，一件花格呢套头衫。他一边用批评的目光打量机器管家克莱德，一边大步走进卡迈克的起居室。

他身后拖着一个步履蹒跚的物件，有七尺高，安放在一个双滑轮板上，周身裹满了破布条。

“我把他包得严严实实，生怕把他冻坏了，卡迈克先生。他身上有好些灵敏娇嫩的线路装置。有这么一个机器人真值得您骄傲。”

“克莱德，帮鲁宾孙先生替新机器厨师解开包裹。”卡迈克说。

“不用，我自己来。这不是什么机器厨师，现在叫做机器侍者。价钱贵，名字也雅。”

卡迈克听见妻子嘟嘟囔囔地问：“山姆，花了多少钱？”

他瞪了她一眼。“价钱很公道，艾丝尔。没什么可担心的。”

他后退几步，观赏着正从缠裹着的襁褓里露出身形来的机器侍者。它的个头很大，看起来各部分都完好，有一个厚实的圆筒形胸膛——机器人的操纵部分总是装配在胸腔里，不是在相形之下显得很小的头部——打磨得像明镜一般光亮的表面更使它显得既崭新又豪华。卡迈克感受到一种占有者的志满意得。在他看来，买下这个光彩夺目的机器人就好象立下了一桩高贵的勋绩。

鲁宾孙把机器人的包装全部解开之后，踮起脚尖打开了它胸部的小铁门。他松开夹子，取下一厚册说明书，递给卡迈克。卡迈克盯着这个大厚本做了一个苦脸。

“别犯愁，卡迈克先生。这个机器人并不难操纵。这本说明书只算是一种点缀。请过来一下。”

卡迈克朝机器人的胸膛里看去。鲁宾孙边指点边讲解，“这儿是食谱贮存器——是最大型号，也是设计得最好的一种。当然，还可以把你们家爱吃的任何一种的食品的名称加存进去，如果这个食谱上没有的话。只要把你们的旧机器厨师和新机器人的积分电路接通，然后将需要的添加菜谱程序馈入。这样吧，我走之前替你们把这件事办好。”

“还有那个……呃……特殊装置呢？”

“你是说减轻体重控制设备吧？就在这儿。看见了吗？你只需要存入全家人的姓名，他们现在的体重数以及将来希望保持的体重数。别的事情机器侍者全部都会包下来：计算食物热量单位呀，调配食谱呀，所有的一切。”

卡迈克朝妻子咧嘴一笑。“我说过要为我们的体重想点办

法，艾丝尔。梅格，你也不用操心怎么节食了——机器人什么都包下来啦。”看到儿子脸上显出不乐意的样子，他又说，“你也长得不苗条啊，我的肥小子。”

“不会出什么差错，”鲁宾孙轻快地说。“不过万一有事给我挂个电话就行了。我负责在这个地段为马修商店运送和修理机器人。”

“好的。”

“请把你们废旧的机器厨师交给我，我替你们把原来的家庭食谱转存到新机器人身上。然后，根据谈妥的折换条件，我得把旧机器人带走。”

半小时之后，鲁宾孙把老杰米玛带走了。全家人感到一阵失悔和惆怅。卡迈克差不多把这个用旧了的马第逊 43 型当作了他们家庭的一员。他结婚才两年就买下了杰米玛。不管怎么说，她在他们家已经待了十六个年头。

可是她——“它”，卡迈克恼恨地纠正自己——毕竟只是个机器人。机器人总会用旧。再说老年机器人的各种病痛或许正在折磨着杰米玛，现在把它当废品拆卸开来，她自己也可以少受点罪。卡迈克再不去想杰米玛了。

这一家四口把当晚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他们的新机器侍者。卡迈克画了一张表，列出他们各自的体重：他本人，192 磅；艾丝尔，145 磅；梅拉，139 磅；乔侬，189 磅。表上也列出了他们计划在三个月内达到的减重目标：他本人，180 磅；艾丝尔，125 磅；梅拉，120 磅；乔侬，175 磅。然后卡迈克让经常以通晓机器人工艺自诩的儿子去归纳这些数字并将它们输入机器人的程序贮存器。

“你们希望这项计划立即付诸实现吗？”机器侍者用低

沉圆润的男低音询问。

卡迈克吃了一惊，慌张地说，“明……明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实行。”

“他讲话讲得满不错，是吧？”艾丝尔说。

“当然啦，”乔依说，“杰米玛说话老是吭吭巴巴，声音也吱吱喳喳怪难听。她只会说，‘饭做得啦，’还有‘留神，先生，汤盘子挺烫。’”

卡迈克笑了。他注意到女儿赞赏的是机器人那庞大的身躯和壮实的青铜色四肢，心里体谅地想，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对事物的偏爱总是令人难解的。不过他仍然高兴地看到，他们显然都喜欢这个机器人，尽管，在这笔折扣、折算买卖中花的代价确实昂贵了一点。

然而这笔钱不会白花。

卡迈克睡了一夜好觉，第二天早早醒来，思量着实行新养生制度的第一顿早餐。他的心情一直很好。

节食从来就是一桩讨厌的事情，他想——不过话说回来，当你感到腹部那块令人恼恨的脂肪正在胀起来顶住弹力裤腰带的时候，心中也着实不痛快。

他偶尔也运动运动，但那管不了多大用。他从没有过坚持一项严峻的节食计划的恒心。现在减重的数字已经毫不费劲地计算出来，新机器人将负责以后所有的计算和烹调工作——从打他象乔依那样的年纪直到如今，他头一次感到有希望重新变得苗条、精干起来。

他穿衣，淋浴，匆匆地剃须。已经七点三十分，早饭做好了。

他走进餐室的时候，艾丝尔和孩子们已经在餐桌旁就座。

艾丝尔和梅拉正使劲嚼着烤面包；乔依盯着他那碗没加牛奶的干麦片发愣，旁边摆着一满杯牛奶。卡迈克坐下来。

“您的烤面包，先生。”机器侍者轻声说。

卡迈克瞪眼瞧着那孤零零的一块面包片，上面已经替他抹好黄油。那层薄得要命的黄油显然是用千分尺测量过。机器侍者上前来递给他一杯没加牛奶的清咖啡。

他伸手去找糖和奶油，可桌上没有。大家都冷冷地打量他。他们那样沉默不语，使他感到又纳闷，又怀疑。

“我喜欢在咖啡里加糖和奶油，”他对在一旁侍候的机器人说。“你不知道这都记录在杰米玛的食物贮存器里了吗？”

“当然知道，阁下。可您得学会喝不加糖和奶油的清咖啡，如果您想减轻体重的话。”

卡迈克干笑了一声。他还真没想到养生制度要以这种方法进行——这样的，呃，清苦。“哦，是的，当然。唔——鸡蛋煮得了吗？”如果早餐不吃嫩嫩的煮鸡蛋，这一整天他都会觉得缺点什么。

“抱歉，先生，没有鸡蛋。星期一、三、五的早餐只吃烤面包，喝清咖啡。乔依少爷除外，他吃麦片、果汁和牛奶。”

“我……明白了。”

是啊，这是他自找的。他耸了耸肩，咬了一口面包，又啜了一口咖啡，那味道简直象河底的淤泥。不过他使劲忍着，没有皱眉头。

乔依吃麦片的办法显得很别扭，卡迈克朝他看了看。“你怎么不用那杯牛奶把麦片泡起来吃？”他问。“那样吃不是更舒服一点吗？”

“当然舒服得多。可是俾斯麦说，我要是把这杯牛奶泡进麦片，他不会给我第二杯牛奶。所以我不得不象这样吃。”

“俾斯麦？”

乔依笑了。“这是十九世纪大名鼎鼎的日耳曼独裁者的名字。他们管他叫铁血宰相。”

他把脑袋朝厨房的方向一摆，机器侍者已经静悄悄地退隐进去。“给他起这个诨名，挺合适吧？”

“合适什么！”卡迈克说，“别胡说八道。”

“不过乔依说得也有点道理。”艾丝尔说。

卡迈克没吱声，他有点闷闷不乐地吃完烤面包和咖啡，示意机器管家克莱德把汽车从车库里开出来。他觉得有点丧气——即使有新机器帮忙，节食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

他朝门口走去的时候，机器人冷不丁跑过来递给他一张打印好的单子。卡迈克读道：

果汁

莴苣——西红柿沙拉

煮老的鸡蛋（一个）

清咖啡

“这是干什么？”

“这家人唯有您的一日三餐不在我的完全监督之下。这是您的午餐食谱，请您遵守。”机器人流利地说。

卡迈克使劲压住心头的火气说，“唔——好吧。当然啦。”

他把食谱装进口袋，心神不定地朝等候着的汽车走去。

那天他决定诚实地按机器人的规定吃午饭。他心里已经开始对昨晚还那么神往的计划产生反感。不过他至少还愿意尝试一下。

然而他还是不自觉地极力避开诺曼底托拉斯雇员们通常就餐的那个饭馆，避开那些有活人堂倌朝他假笑，有同行们刨根问底打听私事的地方。

他跑到往北走两个街口的一家廉价自动售货餐馆，竖起衣领偷偷溜了进去，在自动售货键盘上打出自己的菜单（总共花了不到一个克拉第），狼吞虎咽地把这份饭一扫而光。虽然一点也不解饿，他还是强迫自己老老实实回到办公室。

他不知道对这种钢铁般的自我克制能够坚持多久。他悲观地估计：一定长不了。

若是公司里有人发现他在自动售货餐馆吃饭，那他准得成为笑柄。身居董事高位的人是从不独自在机械化自动餐馆吃饭的。

这一天公事完毕，他已经饿得肠胃打了结。他颤抖着手在汽车的自动驾驶仪的揿键上打出目的地，心里感激地想，幸亏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可以开回家去。快了，他想，又能尝到饭菜的滋味了。快啦。快啦。他打开车顶电视，往后仰靠在椅垫上，打算在汽车送他回家的路上养养神。

当他穿过屋前的安全防护场 *往家里走的时候，遇到一件意外的事情。克莱德还是象往常那样等候着他，还是象往常一样接过他的帽子和大衣。卡迈克也象往常一样伸出手来，预备去接克莱德每晚欢迎他归来的一杯鸡尾酒。

鸡尾酒却没有了。

“家里的酒喝完了吗，克莱德？”

“没有，先生。”

* 这是一种幻想的防护设施：用电力造成一道强力场，象一堵墙壁一样使人无法通过。这种强力场有方向性，可用开关控制。

“那怎么不给我递酒呢？”

机器管家那付涂了橡胶汁的面孔好象做了一个颓丧的表情。“因为，先生，马丁尼酒含的热量过高。每盎司杜松子酒含一百卡热……”

“哼，住嘴。你也是这一套!”

“原谅我，先生。新来的机器侍者已经更改了我的应答线路，让我遵从家里的现行规章。”

卡迈克感到他的手指颤抖起来。“克莱德，你给我当了将近二十年差啦。”

“是的，先生。”

“你总是给我把酒预备好。你能调制全西半球最美味的马丁尼酒。”

“谢您夸奖，先生。”

“现在就给我调一杯！这是我直接向你下的命令!”

“先生！我……”机器管家朝前踉跄了几步，差点栽到卡迈克身上。它的螺旋平衡器似乎完全失去了控制；它痛楚万状地用双手揪扯着它的胸膛嵌板，身子开始窝成一团。

卡迈克慌忙嚷道，“撤消我的命令！克莱德，你怎么啦？”

机器人吱吱嘎嘎地慢慢直起身来，那付样子象是到了点负荷超载的危险边缘。“您的直接命令在我身体里引起了一场一级对抗，先生，”克莱德有气无力地说。“我……刚才差点被烧焦了，先生。您……您原谅我吗？”

“我原谅你。对不起，克莱德。”卡迈克攥紧双拳。这也太过分了！机器侍者——俾斯麦——显然已经严禁克莱德再为他准备鸡尾酒。不管减不减体重，办事总该留点余地呀。

卡迈克气势汹汹地大步朝厨房走去。

半道上碰到妻子。“我没听见你进门，山姆。我想跟你谈谈……”

“回头再说。机器人在哪儿？”

“在厨房吧，快开饭啦。”

他从妻子身边擦过，一下子冲进厨房。俾斯麦正干练地在电炉和磁力工作台之间忙碌。卡迈克进去的时候，机器人转过身来。

“今天过得好吗，先生？”

“不好！我在挨饿！”

“节食头几天总是最难熬，卡迈克先生。不过您的身体很快就会适应。”

“我懂。可是你在克莱德身上捣了些什么鬼呢？”

“那个管家坚持要给您预备一杯酒，我不得不把他的程序调整了一下。从现在起，您可以在星期二、四、六享用鸡尾酒。请原谅，我不能和您多谈了，先生。饭快做得啦。”

可怜的克莱德！卡迈克想。可怜的我呀！他无可奈何地咬牙发了一阵狠，最后只得离开这个周身闪亮、盛气凌人的机器侍者。机器人头部一侧的灯亮了，这表明他已经关闭了他的收听线路，正一心一意忙于烹调。

晚餐是牛排豌豆、清咖啡。牛排烧得半生不熟。卡迈克喜欢吃烧透的牛排，可是俾斯麦——这外号算是叫出来了——体内储存着最新的节食理论：牛排就得烧得嫩。

机器侍者收拾了饭桌，打扫完厨房，就隐退到用来存放它的那间地下室里。于是，卡迈克一家子当晚第一次有机会聚在一起无所避讳地谈话。

“老天！”艾丝尔叹了一声。“山姆，我不反对减轻体重，

不过要是在自己家里继续被别人这样死死地管制起来……”

“妈说得对，”乔依插嘴说，“哪能让那个玩意儿想喂我们什么就喂我们什么！他随便摆弄克莱德的那付派头我也真受不了！”

卡迈克摊开双手说，“我心里又何尝痛快。不过我们还得给它一个尝试的机会。必要的话我们随时可以把它的程序调整过来。”

“可我们到底得试多久呢？”梅拉问。“我今天在家里吃过三餐饭，可在现在还饿着。”

“我也是，”乔依说。他撑着椅子站起身来朝四周打量。“俾斯麦在楼下。趁这回儿警报解除了，我要去摘一块柠檬馅饼。”

“不行！”卡迈克厉声喝道。

“为什么？”

“乔依，你要是捣鬼的话，我花三千克拉第买来这个节食机器人不等于是发傻吗？不许你去拿什么馅饼！”

“爸，我饿！我是个正在长身体的男孩子呀！我……”

“你才十六岁，再往胖里长就该进不了门啦。”卡迈克抬眼瞅着身高六呎一的儿子，气冲冲打断他的话头。

“山姆，我们不该让孩子挨饿，”艾丝尔反驳说。“他要吃饼就让他吃一点。你这套节食经也念得太勤了。”

卡迈克想了一阵：也许，我确实有点过于苛刻了。柠檬饼实在太诱人，他自己也正饿得够呛。

“好吧，”他装出勉强的样子。“吃一小块馅饼大概不致于毁掉我们的节食计划。说实在的，我自己也想来一点。乔依，你去……”

“请原谅，”一个颤巍巍的声音在他身后说。卡迈克吓了一跳。说话的是机器人俾斯麦：“您现在若是吃了馅饼，事情就会变得非常不妙，卡迈克先生。我的计算是十分精确的。”

卡迈克注意到儿子气汹汹的目光，但是这会儿机器人显得异常高大魁梧，它正好挡在儿子和厨房之间。

他轻声叹息了一下。“咱们忘掉柠檬馅饼吧，乔依。”

在俾斯麦式的节食实行两整天之后，卡迈克感到他的自制力已经开始崩溃。第三天，他扔掉了那张节食菜单，不顾一切地和迈克道格、海尼赛一道出去吃了一顿六道菜的午餐，最后还喝了鸡尾酒。自从机器人到来，他感到从未吃过一顿象样的饭食。

当晚他能够忍受得住限制在七百卡热量的那份晚餐，心里没有抱怨，因为肚里还囤积着不少中午的存货。可艾丝尔、梅拉和乔依却越来越怒不可遏。看样子机器人已经从艾丝尔手中篡取了上市场采购的权力，它别的不买，专挑那些有利于保健的低热量食物，储存了一大堆。食品库里堆满了麦芽、蛋白面包、冲洗干净的鲑鱼，还有至今这家人所不熟悉的其它各种名目。梅拉开始啃指甲，乔依一声不吭地想心思，脸上象是阴了天。卡迈克懂得，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这就意味着他快要惹祸了。

吃完这顿清汤寡水的晚餐，卡迈克叫俾斯麦到地下室去听候召唤，不要擅自返回。

机器人说，“我得劝告您一声，先生，我不在场的时候谁要是享用了禁止的食物，我就会查出来，并在第二天的定量里扣除。”

“我向你担保，”卡迈克说。心想，他不得不向自己的机

器仆人起誓，这也真是一桩怪事。他等着机器侍者这个庞然大物消失在楼下，然后转身对乔依说，“把操纵说明书找出来，孩子。”

乔依会意地一笑。艾丝尔问，“山姆，你要干什么？”

卡迈克拍拍瘪缩的腰部：“我要找一把罐头起子把那家伙的程序调整一下。他把节食搞得太过火了。乔依，你找到调整机器人的说明了吗？”

“在第176页，爸。我去取工具箱。”

“去吧。”卡迈克又转向机器管家，他正默默地侍立一旁，保持着通常那种向前俯身听命的姿态。“克莱德，下楼去告诉俾斯麦，说我们叫他立即上来。”

过了一会，两个机器人一道出现了。卡迈克对机器侍者说，“我看有必要改变一下你的程序。我们对自己忍受节食的能力估计过高了。”

“我请您三思，先生。超重的体重对体内维持生命的每个器官都有害。请您坚持不折不扣地执行我的计划。”

“鬼才听你那一套！乔依，关闭他的行动系统。这回瞧你的啦！”

乔依恨恨地一笑，走上前去撳动按钮打开了机器人的胸腔，里面露出一堆令人望而生畏的各种齿轮、凸轮和半透明电缆线。乔依一手攥着小扳钳，一手捧着说明书，预备下手对俾斯麦进行必要的调整。卡迈克屏住呼吸。整个起居室静得鸦雀无声，连老克莱德也向前探着身子想看个究竟。

乔依嘴里念念有词：“操纵杆F，带黄色标记，向前推一格……唔，好啦。再往左边拨转调节盘B9，这样就打开了程序储存格子间，然后——哎哟！”

卡迈克听见扳钳吭当一响，看到火花迸射出来；乔依朝后一跳，用熟练得惊人的成人腔调骂起街来。艾丝尔和梅拉一道喘着粗气。

“怎么啦？”四个声音一起问——克莱德落在最后。

“鬼扳钳掉了，”乔依说，“我想刚才我把那儿什么部件搞短了路。”

机器侍者的眼珠凶狠地溜来溜去，它的音箱发出可怖的十二赫兹的轰隆声。这个庞大的钢人笔挺地立在起居室中央，用它那双巨手莽撞地“啪啪”使劲关闭了胸前洞开的门扇。

“最好叫鲁宾孙先生来，”艾丝尔焦虑地说，“机器人短路之后兴许会爆炸，甚至会出更大的意外。”

“我们本该先给鲁宾孙挂个电话，”卡迈克嘟嘟囔囔地抱怨。“我不该让乔依摆弄这么贵重、精密的机器。梅拉，给我把鲁宾孙先生的名片拿来。”

乔依辩解说。“我刚才没想到……”

“没想到的事情多着呢！”卡迈克从女儿手中接过名片，走向电话机。“我希望现在就能和他通话。要不然……”

卡迈克蓦地感到冰冷的手指从他手里挖去那张名片。他吓得未加反抗就松了手，眼睁睁看着俾斯麦很灵巧地把名片撕碎，塞进墙壁上的废物处置孔。

机器侍者说，“往后谁也不许乱动我的程序储存磁带。”它的嗓音低沉，而且异常严厉。

“什么？”

“卡迈克先生，今天您违反了我给您订的节食计划。我的感觉器已经探明，您今天吃的午饭远远超过了我给您规定的限量。”

“山姆，怎么……”

“别插嘴，艾丝尔。俾斯麦，我命令你立即停止一切活动。”

“很抱歉，先生。如果我停止活动，就没法侍侯您啦。”

“我不需要你侍侯。你出毛病了。我要你靠边站，等我打电话给修理工，让他来把你收拾好。”

这时他想起那张被扔进垃圾箱的名片，心里隐隐感到祸事将要临头，浑身不由地一颤。

“你把鲁宾孙的名片抢去撕毁了！”

“调整我的线路将有损于卡迈克一家的利益，”机器侍者说。“我不允许你去叫修理工。”

“别把他惹恼了，爸，”乔依警告说。“我去叫警察。我马上就回……”

“你不能离开这所房子，”机器侍者说。他迈开注满润滑油的双脚，飞快地穿过房间，阻挡在门口，又高举起手臂接通开关，使得整个住宅处于不可逾越的安全防护场的封锁之中。卡迈克呆若木鸡地看着机器人冷峻的手指扭动，操纵着防护区的控制器。

“我把安全防护区的两极调到了完全相反的方向，”机器人宣布。“我不能信赖你们自觉地遵循我的节食计划，所以我不允许你们离开这所住宅。你们得留在家里继续听从我对你们的忠告。”

他不动声色地把电话机连根拔除，然后遮挡住所有的玻璃窗并扭断销子*。最后机器人从乔依麻木的手中夺过操纵说

* 原文为 The Windows were opaqued，似指一种设想的装置：调解一只特别的销子可使所有的窗户变得不透明（例如上一层毛玻璃），这样从外面就看不见室内的活动。

明书，填进了垃圾处置孔。

“早饭将按时开，”俾斯麦温驯地说。“你们都应当在23:00入睡，这样最有益于健康。我不打扰你们了，明早见。”

那一夜卡迈克没睡好，第二天也没吃好。他醒得很迟——早过就了九点。他发现有人——准是俾斯麦——已经偷偷除掉了家庭电脑每天清晨七点按时唤醒他的装置。

早饭是烤面包、清咖啡。卡迈克闷闷不乐地吃饭，一声不响地虎着脸，摆出不愿搭理人的样子。吃完这顿伤心的早餐，他穿着晨衣鬼鬼祟祟溜到大门口，把手伸向门把手。

大门纹丝不动。他使劲推门，累得汗流满面。他听见艾丝尔压低嗓门警告他，“山姆……”霎时间一只冰冷的钢手伸过来轻轻把他从门边拨开。

俾斯麦说，“对不起，先生。门是打不开的。昨晚我向您解释过了。”

卡迈克愠怒地注视着被机器人捣过鬼的那个住宅防护场的操纵箱。俾斯麦把他们全部关了禁闭。防卫方向掉了个头，他们再也没法离开住宅。这道强力场环绕着完全被孤陷的住宅构筑了一道防线。按道理，人们可以从外边突破防护场进入住宅，可是不经邀请谁也不会登门。这是威斯特利分区的习俗，不象在周围那些分区里，大家都互相来往。也正是因为这一特点，卡迈克当初才把住处选在威斯特利。

“混帐！”他怒吼道，“你把我们当囚犯关起来了！”

“我的本意只是要为你们服务，”机器人用机械的，但也是忠诚的语调说。“我的职务是管理你们的饮食。既然你们不能自愿遵守规则，我就只好强迫——也是为你们好。”

卡迈克愤恨地瞪了他一眼，转身走了。最难办的是，这

个机器侍者总是显得那么忠心耿耿，让他有火没处发。

他们陷入了困境。与外界的电话联系被切断，玻璃窗被遮挡起来。乔依本想调节一下机器人，结果却莫名其妙地把它服从的滤波器弄短了路，并且还过分放大了它的职责感。现在俾斯麦已经横了一条心要让他们减轻体重，就是拿他们的生命作代价也在所不惜。

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

被围困的卡迈克一家人聚在一道悄声商讨反攻计划。克莱德担任警戒。可是自从机器侍者表现出随心所欲的行动能力之后，机器管家早就吓得丧魄落魂，卡迈克现在已经把他看作不可靠分子。

“他在厨房周围布置了一种电子控制的强力防护网，”乔依说。“他一定是在夜里干的。我打算溜进去搞点吃的，结果一下子撞到强力场上，鼻子也撞扁了，什么都没拿到手。”

“我明白，”卡迈克伤心地说，“他在酒柜周围也搞了那么一套玩意儿。柜里存着价值三百克拉第的好酒，可我连柜门也摸不上。”

“现在还说什么酒。”艾丝尔没好气地说。“总有一天我们会饿成骷髅。”

“不会糟到那步田地，妈！”乔依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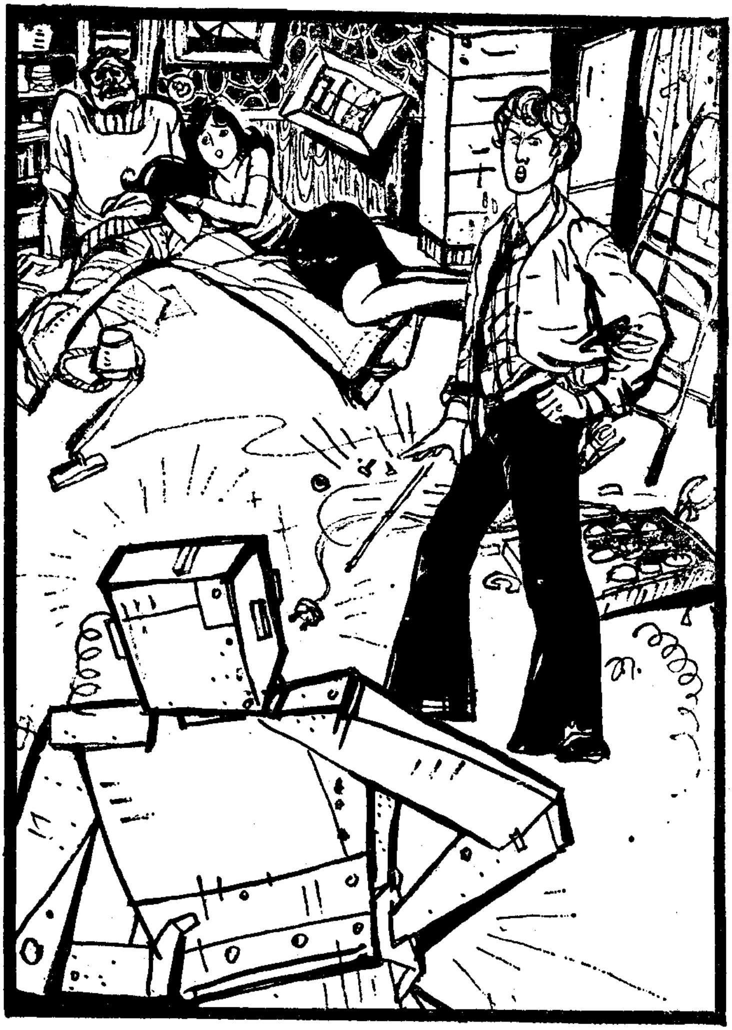
“会的！”梅拉嚷道，“四天当中我减轻了五磅！”

“真有那么严重吗？”

“我快完了，”她啜泣起来。“我的身段——已经不成样子啦！再说……”

“别说了，”卡迈克低声说。“俾斯麦来了。”

机器侍者从厨房出来，就象穿过蜘蛛网一般轻易地通过



了那道防线。卡迈克想，那强力场好象只对人类有效。“再过八分钟午饭就送过来，”它恭顺地说完话，又回到他的工事里。

卡迈克看了一下表：十二点三十分。“他们也许正在办公室里猜测我的去向，”他说。“这么多年我从没旷过一天工。”

“他们不会计较的，”艾丝尔说，“你也知道作为董事用不着每次缺勤都说明理由。”

“可要是三、四天不去上班，他们就会着急了，对吧？”梅拉问。“他们可能会打电话——甚至会派一个救护队来！”

厨房里传来俾斯麦冷冰冰的声音，“用不着耽心。今天早晨您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已经通知您服务的单位，说您打算辞职。”

卡迈克倒吸了一口凉气。过一阵他清醒过来：“你撒谎！电话已经切断了——你从来没敢离开过这所房子，即使我们睡着的时候也没有！”

“我用一个微波发射机和他们通过话。昨晚靠您儿子的参考书帮忙，我装配了这台发射机，”俾斯麦回答说。“克莱德很勉强地向我提供了电话号码。我也给您的银行去了电话，指示他们代您处理纳税、投资之类的事务。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还想告诉你们，有一道强力防护网将防止你们接近地下室的电子设备。我将能够与外界保持联系，如果为了维护你们的家庭福利必须与外界打交道的话，卡迈克先生，这方面您不必发愁。”

“是啊，”卡迈克机械地附和说，“不发愁。”

他转向乔依。“我们必须冲出去。你认为肯定没有让住宅防护场失效的办法吗？”

“他在防护区的操纵箱周围也布置了强力场，我根本没

法接近操纵箱。”

“要是象在旧式住宅里那样，我们也雇一个冰商或者油贩子的话，”艾丝尔抱怨说，“他就会找上门来，也许还知道怎么关掉防护区的开关。可是这儿呢？唉，没指望！我们的地下室里有一台亮闪闪的镀铬低温恒温器，成批地生产出大量液态氮，这就能打开美妙的超冷发电站，向我们提供光和热。我们冷藏库里储存的食物够吃一、二十年。所以，在文明社会这样一个小巧玲珑、自给自足的孤岛上我们能够象现在这样年复一年地过下去，谁也不来打扰我们，谁也不会注意我们，只有山姆·卡迈克的宝贝机器人在它乐意的任何时间以它选择的最少量饭食来喂养我们——”

她的嗓音尖得近乎歇斯底里。

“艾丝尔，我求求你，”卡迈克说。

“求我什么？求我不要说话？让我心平气和？山姆，我们变成犯人啦！”

“我知道。你用不着这么大声嚷。”

“我这么一嚷说不定有谁听见了会跑来搭救我们出去呢！”她冷静一些了。

“我们离邻近的人家有四百呎远，亲爱的。我们在这儿住了七年，邻居总共大概只来拜访过两次。为了过这种隐居式的生活，我们付过很高代价，现在还在付出更高的代价。不过你要镇静一点，艾丝尔。”

“别发愁，妈。我会想出办法来的。”乔依劝道。

梅拉在起居室的角落里独自悲泣，眼泪把脸上的脂粉弄得一团糟。一阵被幽禁的恐惧向卡迈克袭来。这所住宅很大，三层楼，十二间房。即便如此，他还是很快就会感到腻烦。

“午餐已经准备好了。”机器侍者用低沉的嗓音宣布。

卡迈克把一家人领到餐室去吃这顿清淡的午餐，一边暗自在心里说，莴苣西红柿也很快就会全吃腻的。

“你总得想点办法，山姆。”在他们被关押的第三天艾丝尔·卡迈克说。

他气冲冲地瞪着她。“总得想办法？你说我该怎么办？”

“爸爸，别发火。”梅拉说。

他转身对梅拉说：“用不着你来教训我！”

“她不是有意的，亲爱的。我们都有点不冷静。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被圈起来了……”

“我懂，象羊羔圈在羊栏里一样，”他尖刻地接嘴说。“不同的是，我们不是被喂肥了准备屠宰，而是被饿瘦，据说这还是为我们着想！”

卡迈克颓然倒坐在椅子上。烤面包——清咖啡，莴苣——西红柿，嫩牛排——豌豆。俾斯麦的电路好象永远凝固在这一道每日食谱上了。

可他有什么办法呢？

向外界求援绝无可能。机器人在地下室筑了一个堡垒，在那里独自处理卡迈克一家与外界很少的一点事务联系——他们通常是白事不求人的。俾斯麦的几道强力防护网使他们根本无法断开住宅防护区的开关或是攻进地下室，他们甚至连食橱、酒柜也够不着边。很明显，这一家四口很快就会陷入饥谨。

“山姆。”

他疲惫不堪地抬起头来。“什么事，艾丝尔？”

“梅拉想了个主意。跟他说说，梅拉。”

“哦，一定行不通。”梅拉迟疑地说。

“告诉他呀!”

“好吧——爸，您可以想办法关掉俾斯麦的开关。”

“什么? ”卡迈克哼了一声。

“我是说，要是您或者乔依能够想法把他哄住，然后乔依或者您就可以把他的胸腔打开，然后——”

“胡说，”卡迈克气咻咻地打断她。“那家伙高七英尺，重三百磅。你让我去和它肉搏……”

“咱们可以让克莱德来试试看，”艾丝尔建议说。

卡迈克使劲摇头:“这场厮杀太可怕了。”

乔依说，“爸，我们说不定只有这一条出路。”

“你也这么想? ”卡迈克问。

他深吸了一口气，觉得两个女人四道锐不可当的目光向他逼刺过来。他心里明白，除了尝试一下别无它法，于是妥协地站起身来说，“好吧。克莱德，去叫俾斯麦。乔依，我没法吊住他的胳膊，你去开他的胸膛，看见什么就拽什么!”

“小心点，”艾丝尔警告说。“要是爆炸起来……”

“真爆炸了我们就全都得救啦，”卡迈克狠狠地说。他转身看见机器侍者巍然立在起居室门口。

“喊我有事吗，阁下? ”

“有事，”卡迈克说。“我们正在这儿进行一次小小的辩论，希望你来作证。我们争论的是关于普兹勒斯坦的底凡化问题 *——乔依，给他开膛!”

---

* 原文为 a matter of defannising the poozlestan，系作者杜撰的怪话，卡迈克用这句话迷惑机器人。

卡迈克伸手去抢机器人的胳膊，力图把它们扯牢而不让自己被甩到房间的另一头。他儿子狂暴地扑向那只按钮，弄开了它的胸门。卡迈克期望一举制服机器人，他拼命想攥住那双粗胳膊，结果却万想不到自己的双手全滑脱下来。

“爸，不行。我……他……”

卡迈克发觉自己被猛得腾空举起，耳里只听得艾丝尔和梅拉的惊呼，还有克莱德的喊声：“先生，留神。”

俾斯麦一只巨臂挽住卡迈克，另一只挽住乔依，轻盈地举着他俩越过房间，把他们放在长沙发上，然后倒退了几步。

“这种举动非常危险，”俾斯麦责难说，“这可能会使我损伤你们的身体。将来请你们停止一切类似行动。”

卡迈克愣愣地盯着儿子。“你也象我一样抓滑了手吗？”

乔依点点头。“我的手根本伸不进去。不过这不奇怪，他在自己身上也布置了那种他妈的强力防护网!”

卡迈克呻吟了一声。他没有朝妻儿们那边看。用肉体来攻击俾斯麦现在证明是无济于事了。他开始感到自己好象被宣判了无期徒刑——而且这种苟延残喘的时日也维持不了多久。

监禁的第六天，在楼上洗澡间里，山姆有气无力地爬上体重磅秤之前朝镜子里望了望自己憔悴瘦削的脸孔。

他的体重是 180 磅。

不到两周减了十二磅。他很快就会变成一付晃晃悠悠的骨头架子。

眼睛盯着磅秤上震颤的指针，他忽然想起一个念头，心里猛地一喜。他窜下楼去。艾丝尔在起居室里没完没了地拿钩针织活计；乔依和梅拉正在没精打采地玩牌，一付颓丧的

样子，他们已经打了六个整天的金腊米和蜜月桥牌*。

“机器人呢？”卡迈克吼道，“上这儿来？”

“在厨房。”艾丝尔懒懒地说。

“俾斯麦！俾斯麦！”卡迈克吆喝道。“快过来！”

机器人来了。“叫我干什么，阁下？”

“混蛋，用你的超级探测器探一探，现在我的体重是多少！”

稍停片刻，机器人一本正经地说，“一百七十九磅十一盎司，卡迈克先生。”

“好啦，好啦！我存进你程序里的原定计划是从 192 磅降到 180 磅，”卡迈克胜利地喊道。“所以只要体重不增加，我就用不着你照管了。我敢打赌他们也和我一样。艾丝尔！梅拉！乔依！上楼过磅！”

然而机器人却用怜悯的目光盯着他说，“先生，我体内没有任何一种记录表明你们的体重将减轻到何处为止。”

“什么？”

“我检查过我所有的程序储存磁带。有一条磁带是关于减轻体重的，可是上面没有标明任何 terminus ad quem（极限）。”

卡迈克喘了一口粗气，向后踉跄了三步。他双腿发颤，感到乔依在用胳膊架着他。卡迈克嘟囔说：“可是我以为——肯定我们先前的确——我记得我们曾经告诉过你……”

他感到饥饿在咬啮他的肉体。乔依轻声说道：“爸，也许在它体内短路的那阵，正好把磁带上减重限度的那部分给抹

* 金腊米 gin rummy，一种用两副牌玩的游戏。蜜月桥牌原文为 honey-moon bridge

掉了。”

他蹒跚地摸进起居室，沉重地瘫倒在安乐椅里。这把椅子曾是他的心爱之物，现在不是了。整幢房子都令他腻得作呕。他渴望再能见到阳光，见到树木花草，甚至愿意看到他们的左邻盖起的那座肿瘤般的超现代化房屋。

可现在这些愿望都成了泡影。他曾经指望，至少在几分钟之前这样想过，当他向机器人证明原定目标已经实现的时候，它会把他们从节食的奴役中赦免出来。现在连这种希望也被剥夺。他先是咯咯地笑，既而放声大笑起来。

“笑什么，亲爱的？”艾丝尔问。她再不象早先那样动不动就变得歇斯底里。

在许多天埋头于花样繁复的钩织活计之后，她已经能用听天由命的态度来看待世界了。

“笑什么？笑我现在已经是 180 磅，又苗条，又标致，又健康。下个月我就只有 170 磅，再往后是 160，最末了只剩 88 磅左右。我们都要瘦成人干儿。俾斯麦会把我们全都饿死。”

“别发愁，爸。我们总会有办法的。”

乔依那孩子气的毛毛躁躁不肯认输的打气话，不知怎么也显得有点勉强。卡迈克摇摇头：“我们没救了，永远没救了。俾斯麦预备给我们减重到 ad infinitum（永无止境）。他的程序磁带上没有记下 terminus ad quem（限度）！”

“他说什么？”梅拉问。

“那是拉丁文，”乔依解释说。“可是听我说，爸……我有一个主意，可能会管用。”他压低嗓门：“我想试着调整一下克莱德，明白吗？如果我能让他的中枢神经部位产生一种多向振荡效应的话，也许他就能穿越住宅安全防护区。他能

找人帮忙关闭防护区的开关。上个月的《大众电磁学》上有一篇介绍多向振荡器的文章，那本杂志就在楼上我房间里，我……”

他的声音忽然哽住了。卡迈克象囚徒听着他的缓刑宣判书一样急不可耐地问，

“怎么啦？说呀，往下说。”

“听见没有，爸？”

“听见什么？”

“大门，我想刚才我听见大门打开了。”

“我们都有点精神错乱了，”卡迈克阴郁地说。他诅咒马修商店的推销员，诅咒冷子管机器人的发明者，还诅咒他第一次开始感到忠心的老杰米玛又破烂又寒酸的那一天，就在那天他决定买一个新型号的机器人来替换她。

“我希望我没有打扰你们，卡迈克先生。”一个瘦小精干的人，红脸膛，穿着粗呢外套，走到了起居室的中央，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提着一个绿色金属工具箱。这就是鲁宾孙，机器人修理匠。

卡迈克沙哑着嗓子问：“你是怎么进来的？”

“从大门。我看见屋里亮着灯，按门铃却没人理会，我就自己进来了。你们的门铃坏了，我想我应当解释一下。当然这样闯进来不大礼貌……”

“不用道歉，”卡迈克喃喃地说，“见到你我们太高兴了。”

“我刚才在你们邻居家，你瞧，我想该到这儿来看看你们的新机器人情况怎么样。”

鲁宾孙说。

卡迈克利索、精确、急切地向他叙述了事情的原委，“就

这样，我们在这儿当了六天囚犯。”他最后说，“你的机器人想把我们慢慢饿死。我们也确实坚持不了多久啦。”

笑容从鲁宾孙那张快活的面庞上一下子消失了。“难怪刚才我就觉得你们都象害着重病的样子。唉，妈的，我得把它检查一遍，还得干好多麻烦事。不过至少我可以给你们解除禁闭。”

他打开工具箱，挑出一把八寸长的管形工具，一端安着一只玻璃球，另一端装着扳机，“这是强力场衰减器。”他解释说。他把这个工具指向住宅安全防护区的控制箱，满意地点点头，“瞧，这个了不起的小玩艺。它中和了机器人布置的强力场防线，你们的封锁墙已经拆除了。现在请把机器人弄来……”

卡迈克派克莱德去叫俾斯麦。几分钟之后机器管家回来了，后面赫然跟着高大的机器侍者。鲁宾孙满不在乎地笑笑，把衰减器指向俾斯麦，扣动了扳机。机器人走到半道就蓦地呆然立住，发出一阵短促的吱吱嘎嘎声。

“瞧，这样他就动不了啦。咱们来检查一下机体里边。”

修理匠迅速地打开了俾斯麦的胸膛，拿出一只袖珍手电朝机器人伺服机构复杂的内部照来照去地查看，一边还偶尔自言自语地嘟囔着。

卡迈克心中充满如释重负的喜悦，飘飘然走向一把椅子。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想到今后几天里能够到嘴的好饭菜，他简直馋涎欲滴：烧土豆、马丁尼酒、抹黄油的热面包卷，还有一切被禁食的佳肴！

“真怪，”鲁宾孙半自言自语地说。“服从指令的滤波器完全短路了，行动意志电流波节也不知怎么被瞬间高压电弧

焊到了一起。你瞧，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怪事。”

“可不是嘛。”卡迈克倦怠地附和说。

“真的，不过——这在机器人科学中却是一次崭新的突破！如果我们能够重新产生出这种效果，就可以制造出有自由意志的机器人——想想看这个发现对科学是多么重大的贡献！”

“我们已经领教过了。”艾丝尔说。

“我很想观察一下，当电流接通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效果，”鲁宾孙继续说。“比如说，反馈回路是不是真会颠倒过来，或者……”

“别乱动！”五个声音同时惊呼起来——克莱德象往常一样落在最后。

可是已经为时太晚。整个事情发生在不到十分之一秒钟之内：鲁宾孙再次扣动了强力衰减器的扳机，把俾斯麦开动了起来——机器侍者迅疾如风地从不知所措的修理匠手中一把夺走衰减器和工具箱，重新接通了住宅防护区的控制开关，又得意洋洋地用两只刚强的手指一下掰断了那只娇脆的衰减器。

鲁宾孙结结巴巴地说：“你——你——”

“这种触犯卡迈克家庭利益的企图愚蠢透了，”俾斯麦厉声说。他朝工具箱里察看，寻出另一只强力衰减器，熟练地将它捣毁，又“锵锵”两声关上自己的胸腔铁门。

鲁宾孙转身朝门口飞奔，忘记了住宅防护区已经重新恢复功能。他猛得撞到强力防护场上，狠命地弹了回来，飞快地打着旋。卡迈克从座位里爬起来赶过去，刚好来得及扶住他。

修理匠脸上带着困兽一般惊恐的表情。卡迈克已经再也体验不到这种心情了。他的内心已经麻木，完全听凭命运摆布，丝毫没有了继续挣扎的愿望。

“他……他的动作真快呀!”鲁宾孙憋出这么一句话。

“是快啊,”卡迈克冷漠地说。他拍拍饿空了的腹部，轻轻叹了一声。好在我们还有一间空着的客房给你住，鲁宾孙先生。欢迎你来我们这个幸福的小家庭做客。我希望你会喜欢拿面包和清咖啡当早餐。”

太 阳 帆 船

〔英〕阿瑟 · 克拉克　著
张明学　于永安　译

阿瑟 · 克拉克（Arthur C. Clarke，1917——）是英国著名的科幻作家，与阿西莫夫齐名，被称为“英国的阿西莫夫”。他也是一个颇有成就的科学家，1945 年曾首次建议使用卫星通讯。他的小说大多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驰骋想象，寓意深刻，具有一定的科学启发性和预见性。主要作品有《童年的理想》、《2001 年——宇宙奥德赛》、《月球灰尘的散落》、《星星》和《与拉玛相会》等。

《太阳帆船》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幻想，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想法。在宇宙空间举行帆船比赛，听来怪诞离奇，但“太阳风”确实存在，并且可以照小说描写的那样来加以利用。1964 年小说发表后不久，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就对利用“太阳风”的可能性着手进行研究。因此这是一篇富有科学预见意义的优秀小说。

小说对美苏竞争也作了讽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紧紧系在悬索上的大圆盘形太阳帆，已经鼓满了宇宙间的长风。三分钟内比赛就要开始，然而，约翰·默顿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轻松，更平静。指挥官发出比赛开始信号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管狄安娜号把他载向胜利还是载向失败，都算实现了他的勃勃雄心。他一生都在为别人设计飞船，现在，他要亲自驾驶飞船了!

“最后二分钟，”座舱无线电发出指令，“请检查准备情况!”

其他船长都逐个回答。默顿辨别出了所有的声音——有的紧张，有的平静——因为都是他的朋友和对手的声音。在有人烟的四块大陆上，几乎只有二十几个人能驾驶太阳飞船，他们都云集在这里，在出发线上登上护航飞船，准备到赤道二万二千英里高空的轨道上航行。

“1 号——游丝号，准备好出发。”

“2 号——圣玛利亚号，一切准备就绪!”

“3 号——阳光号，准备就绪!”

“4 号——投标器号，一切系统正常!”

默顿对最后那声在宇航中初出茅庐的回答微微一笑。但是这已成为空间比赛的一种传统，有时，一个人就需要引起超过他飞向星际的人对他的注意。

“5 号——列别捷夫号，我们准备就绪!”

“6 号——蜘蛛号，准备就绪!”

默顿在出发线的末端，现在轮到他回答了。一想到他在这个小小的座舱里说的话，至少有五十亿人听到，不禁有奇妙之感。

“7 号——狄安娜号准备好出发!”

“1——7 号的回答，全部听到。”裁判员发射装置传出的声音不偏不倚，“现在，最后一分钟。”

默顿几乎没有听见裁判员的声音，他在对悬索的拉力做最后一次检查。全部测力计的指针都很稳定，巨大的太阳帆拉得很紧，太阳帆平滑如镜的表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耀眼夺目。

默顿在潜望镜前飘飘悠悠，太阳帆好象布满了整个天空。这是很可能的，因为外面有八千万平方英尺的太阳帆，由几乎一百英里长的悬索把他的密封舱系在帆上，即或把曾在中国的海洋上象游云一样相互追逐的全部快速运茶帆船的所有风帆，缝成巨大的一片，也无法与狄安娜号在阳光下张开的帆相比拟。然而，它却比一个肥皂泡坚固不了多少，两平方英里的含铝塑料薄膜只有几百万分之一英寸厚。

“最后十秒钟，打开全部录像机!”

一件如此巨大而又如此脆弱的东西，是人的头脑难以理解的。看到这脆弱不堪的镜子，仅以它所采集的阳光为动力，就能把飞船拉起挣脱地球引力，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5、4、3、2、1，断缆!”

七把刀片割断了把飞船拴在为其进行总装和维护的母船上的七条细线。

直到这一瞬间，帆船都按严格排列的队形，一直绕地球转圈，但是现在，它们开始散开，宛如蒲公英的花籽在轻风中飘散。优胜者将是第一个飘过月球的人。

在狄安娜号上，似乎安然无事。但是，默顿心里很清楚，虽然他的身体感觉不到推力，但座舱表告诉他，他正在以几乎是千分之一的推力增加着速度。对于一枚火箭来说，这个

速度将会是荒唐可笑的，但这却是太阳飞船第一次获得的加速度。狄安娜号设计合理，宽阔的巨帆现在还符合计算要求。按这个速度，绕地球两圈之后，就能达到第二宇宙速度，那时他将向月球飞去。

全是太阳风的力量！他回忆起在地球上向听众解释利用太阳帆航行的全部尝试，不禁苦笑了一下。那是他早期筹款的唯一办法。他满有把握成为宇宙公司的总设计师，在宇宙飞船上获得一连串的成功而誉满天下，可是，他的公司对他的业余爱好却恰恰缺乏热情。

“把手伸向太阳，”他曾对听众说，“你们有什么感觉？当然是感觉到热，但是还有压力——虽然你们从未注意到，因为在你手掌面积上的压力微不足道，只相当于百万分之一盎司。

“但是在宇宙空间，即或象这样微小的压力也可能是重要的，因为它每时每日都在发挥着作用。它与火箭燃料不同，免费获取，不受限制，我们想使用就可以使用。我们可以造太阳帆来采集太阳的辐射光。”

说到这一点，他就掏出几平方码制造太阳帆的材料，向听众抛去。银色的薄膜象烟云一样卷曲盘绕，然后随着热气流徐徐飘向天花板。

“你们可以看见这是多么轻。”他继续说，“一平方英里薄膜只有一吨重，可采集五磅辐射压力。这样，它就开始移动——假若给它系上悬索，就能拉着我们上天。

“当然，它的加速度将是微乎其微的，大约一个重力的千分之一。这看起来不大，但让我们看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在第一秒钟里，我们将移动五分之一英寸。我敢说，一个正常的蜗牛也能比它爬得远。但是一分钟之后，我们移动了六十英尺，并且将达到每小时超过一英里的速度。这并不算坏，因为完全是以阳光为动力的！一小时之后，我们离开起点四十英里了，并将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移动。请记住，宇宙空间没有摩擦力，所以，一旦使什么东西开始运动，它就会永远运动下去。当我讲到千分之一重力的帆船在完成一天航程之后的情形时，你们就会惊讶不已，几乎是每小时二千英里！如果它从轨道开始运行——当然必须如此——一、二天内就可以达到第二宇宙速度。这一切，都无需耗用一滴燃料。”

他使听众折服了，也终于说服了宇宙公司。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游戏，被称为亿万富翁的游戏，这是千真万确的。但这种游戏正以广告宣传和电视报道的形式开始得到补偿。四块大陆和两个世界的声望正寄托在这次比赛上，它拥有历史上最多的观众。

狄安娜号出师顺利，航行良好，他有时间看一看他的对手。在操纵密封舱的纤细的悬索之间虽装有减震器，默顿还是决心不冒险为好，置身在潜望镜前。

他看见他的对手们了，他们犹如朵朵奇妙的银花绽开在幽暗的宇宙空间。最靠近的是南美的圣玛利亚号，只有五十英里远。它倒很象儿童玩的风筝——但这风筝从侧面看比一英里还大哩！远一点的是宇宙城大学的列别捷夫号，看上去象十字形的马耳他岛国，形成四支长臂的太阳帆显然可以倾斜跷起，以便进行驾驶。与此相反，澳大利亚联邦的投标器号却恰象一具简单的降落伞，周围有四英里之大。通用宇宙

飞船公司的蜘蛛号，恰如其名，看上去象个蜘蛛网，是按蜘蛛网的原理制造的，用一个机器滑梭，从中心点向外盘旋织成。欧洲宇宙联合公司的游丝号，设计相似，但规模较小。玛尔斯共和国的阳光号，是一个扁平的圆环，中间有一个半英里宽的孔洞。它慢慢地旋转着，离心力使它保持平稳。这种设想早已有之，不过，未曾有人进行尝试。默顿敢完全肯定，一旦他们开始比赛，这些人一定会遇到麻烦。

用不了六个小时，飞船飞完了漫长而庄严的二十四小时轨道的第一个四分之一的航程。在比赛开始时，他们都是与太阳背道而驰，顺着太阳风飞行。他们必须在飞船转到地球的另一面、转而飞向太阳以前，尽善尽美地完成这一圈的航程。

默顿自语道，该进行第一次检查了，然而他并不为航行担忧。他用潜望镜仔细检查太阳帆，重点检查联接悬索的地方。悬索是未镀银的塑料薄膜制的窄带，假若没有涂上荧光，是根本看不见的。现在悬索是一条闪着彩色光辉的绷得很紧的长线，这光辉顺着伸向巨大太阳帆的几百码长的悬索，越来越昏暗。每一个悬索都装有电动绞盘，比渔人钓竿上的卷轮略大一些，小小的绞盘不停地转动着，随着自动驾驶仪调整太阳帆与太阳保持正确的角度而把线卷入或放出。

阳光在非常柔软的宛若明镜的表面上反射，绚丽多彩，蔚为壮观。太阳帆在微微的振荡中轻轻地波动着，向茫茫太空传送出太阳的千变万化的影象，直到这光彩消失在太阳帆的边缘。对于此类宽大而轻薄的结构，这种缓慢的振荡是意料之中的，并无害处。尽管如此，默顿还是细心地观察着。有时可能造成灾难性的波动，即人们所知的扭动，会使太阳

帆撕裂成碎片。

他满意地看到一切都保持流线形后，使用潜望镜向天空扫视，再查看一下对手们的位置。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淘汰过程开始了，最差劲的飞船被抛到后面。但是，当他们进入地球的阴影时，真正的考验才会到来，那时，飞船的机动灵活性将和速度同样重要。

比赛既然刚刚开始，想要睡点觉未免显得有些奇怪，但这或许是个很好的想法。在别的飞船上有两名乘员，可以轮换睡觉，而默顿却无人替换。他必须象孤独的海员乔舒亚·斯洛克姆在小小的浪花号里一样，完全依赖自己的体力。当时，这个美国船长只身驾驶浪花号绕地球航行一周，可是他连做梦也不可能想到，二个世纪以后会有人独自驾驶从地球飞向月球——至少部分地受到他树立的榜样的鼓舞。

默顿把座舱里座位上有弹性的带子啪地扣在腰和腿上，然后把催眠器的电极放置在前额上。他把定时器定在三个小时上，便放松下来，开始休息了。

电子脉冲轻轻地在他的大脑前叶上颤动着，催他入睡。盘旋上升的彩色光圈，在他紧闭着的眼睑下展开，向外无限地扩展着，然后，一切都消失了……

警钟响亮而刺耳的闹声，把他从无梦的酣睡中拖了出来。他即刻醒来，眼睛扫视着仪表板。只过了二个小时——可是在加速表上方一个红灯正在闪耀。推力在下降，狄安娜号正失去动力。

默顿首先想到的是太阳帆出了问题，或许是反螺旋装置失灵了，也可能悬索缠在一起了。他敏捷地检查一下指示吊索拉力的仪表，真奇怪，在太阳帆一侧读数正常——可是，

在另一侧，拉力在慢慢地下降，甚至眼巴巴地看着它下降。

默顿突然醒悟了，他抓起潜望镜，开向广角视野，开始扫描太阳帆的边缘。啊，毛病出在那儿，原因只能有一个。

一个巨大的边缘象刀刃一样的阴影，已开始偷偷滑进太阳帆闪闪发光的镀银表面。黑影落在狄安娜号上好象一块黑云从它和太阳之间飘过。狄安娜号处于黑暗之中，失去了推动它的光线。就会丧失所有的推力，无能为力地在宇宙间飘游着。

当然，在离地球二万英里的高空是没有云的。似若有一个阴影，那必定是人为的。

他把潜望镜转向太阳时，不禁轻蔑地一笑，他装上滤光镜，便可全然看到太阳燃烧着的表面而不使眼睛受伤。

“机动驾驶‘4a’。”他喃喃自语道，看谁玩得漂亮!”

看起来很象一个庞然大物的行星正穿过太阳的表面，一个巨大的黑色圆盘已经深深地切入了它的边缘。在二十英里的后方，游丝号正千方百计制造人工日蚀——尤其为了狄安娜号的缘故。

机动驾驶是完全合法的。以往进行海洋比赛的时候，船长们经常企图使对方丧失风力。假如你能幸运地使你的对手停止不动，使他的帆垂落下来，你便可在他排除故障之前远远地超过他。

默顿并不打算这样轻易地就范。要采取规避措施，时间绰绰有余。驾驶太阳帆船航行时，物体运动得相当慢，至少需要二十分钟，游丝号才能滑过太阳的表面，把他投入黑暗之中。

狄安娜号的微型计算机——象火柴盒那么大，作用却相

当于一千名数学家——用一秒钟时间计算解题，然后闪现出了答案。他必须打开三号和四号操纵仪表板，直到太阳帆额外倾斜二十度，然后光线压力即将把他推出游丝号的危险的阴影，送回到太阳风之中。遗憾的是，不得不干扰精心计划用以最快速航行的自动驾驶仪的工作，但这毕竟是他来到这里的原因，亦是使太阳帆船航行成为一种游戏，而不是成为计算机战的缘由

一号至六号控制线路己失灵，在它们失去拉力的瞬息间，使太阳帆象困倦的蛇一样放慢了波动。在两英里之外。三角形仪表板开始慢慢吞吞地打开，使阳光倾泻进太阳帆里。然而，很长时间没出现什么变化，在这个运动缓慢的世界里，一个动作的效果要数分钟后才能看得见，让人们适应这种情况真是太难啦！然后，默顿看见太阳帆的确在朝着太阳跷起，游处号的阴影使他未受损害地滑过去，它那锥形黑影消失在宇宙更加幽黑的茫茫夜里

在那阴影还未曾消失，圆盘形太阳尚未变明亮之前。默顿早己把倾斜校正过来，使狄安娜号重新进入了轨道。它获得的新动量将推动它摆脱危险。他无须过度校正，不能因为躲避太远而扰乱他的计算。这是又一条难以掌握的法则。就在你刚刚使某种东西在宇宙中开始运动之时，已是该考虑使它停止的时候了。

他重新定好警钟，准备好应付下一次自然的或人为的紧急情况，或许是游丝号，也可能是其他比赛者中的某一个，又来尝试这种同样的伎俩。同时，到了该吃饭的时候，虽然他并不感觉非常饿。人在宇宙里体力消耗极小，容易忘掉食物。容易忘掉，但也危险，因为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就可能

没有需要应急的精力了。

他打开第一个饭袋看看，丝毫引不起他的热情。标签上的名字——宇宙佳肴，就足以使他厌恶，况且，他对印在下面的保证还持极大怀疑。保险无面包屑！据说，面包屑对宇宙飞行器比陨石还要危险。面包屑可能飘进最要害的部位，引起短路，堵塞关键的射流，进入气封的仪表。

尽管如此，碎肝制成的红肠，以及巧克力和风梨酱等，都愉快地吃下肚里。正当塑料制的咖啡罐在电炉上加热时，外界的声音突然打破了他的寂寞。指挥官的发射装置上的无线电报务员在向他呼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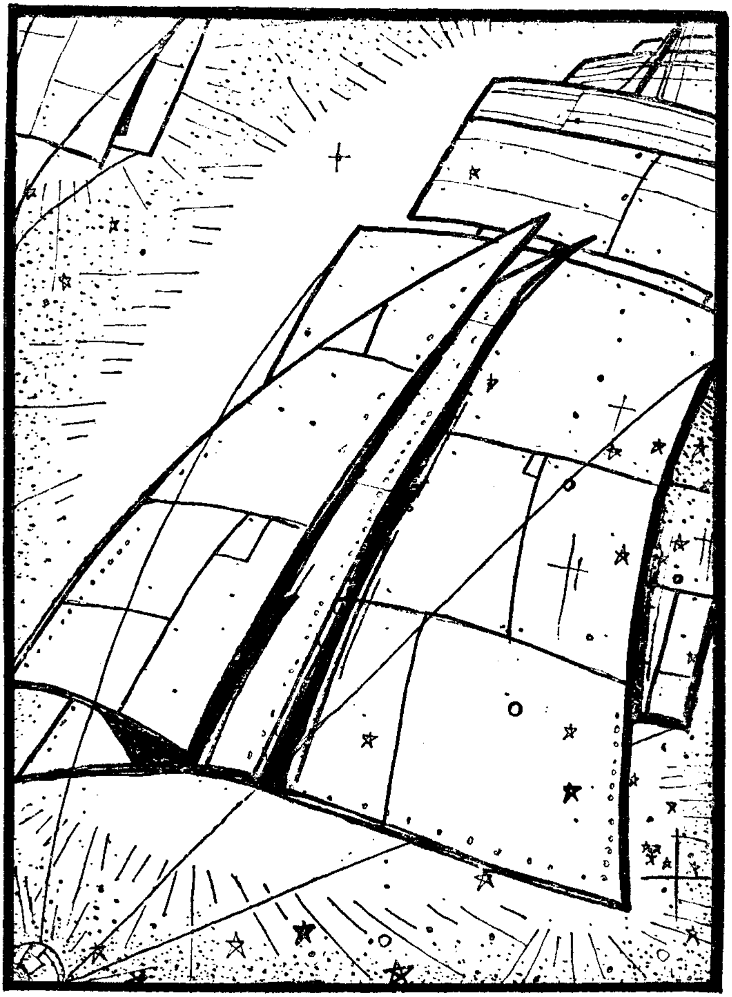
“是默顿博士吗？假如你能抽出时间，杰里米·布莱尔希望与你说几句话。”布莱尔是较认真负责的新闻评论员之一，并且默顿曾多次上过他的节目。他当然可以拒绝接谈，但他喜欢布莱尔，在此刻又不好强说自己太忙。“我可以谈谈。”他回答说。

“喂，默顿博士，”评论员直截了当地说。“我很高兴你能抽出几分钟时间。祝贺你——看来你是一路领先！”

“在比赛中做出那样的肯定，为时尚早。”默顿谨慎地回答说。

“博士，请告诉我——你为什么决定你自己来驾驶狄安娜号。只是因为以前从来未曾这样做过吗？”

“噢，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好的理由吗？但这当然不是唯一的理由。”他停顿一下，仔细地选择着用词。“你知道，重量对于太阳飞船是多么关键！换一个人，带上他的全部补给品，就意味着再加重五百磅。那对成功和失败可是举足轻重的重量。”



“你有把握能单独驾驶狄安娜号吗？”

“由于有我设计的自动控制系统，我是相当有把握的。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监督和做出决断。”

“但是——两平方英里之大的太阳帆呀！由一个人来对付全部情况，看来是不可能的。”

默顿大笑起来。

“为什么不能呢？两平方英里的帆最多只产生十磅的推力，我用小手指就能产生比它大的力。”

“好啦，博士，谢谢你。祝你顺利！”

评论员停止谈话后，默顿自感有几分羞愧，因为他的回答只有一部分是实情。并且他确信布莱尔十分机敏，是足以听出来的。

其实，他只身来到宇宙只有一个理由。几乎四十年来，他同若干个几百人或几千人的小组一道工作，帮助设计地球上见所未见的最复杂的飞行器。近二十年来，他曾领导其中的一个小组，观看过他创造的飞船直上星际（但也曾有过他永远不会忘却的失败，即使过错不在他）。他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名声显赫，然而他却未曾亲自做过什么，只不过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而已。

这是他获得个人成就的最后机会，谁也不会来同他分享这一成就。至少在五年内，不会再有太阳帆船航行。因为太阳的平静时期已经结束，恶劣天气周期又开始了，辐射流冲破了太阳系。待到这种轻薄脆弱毫无防护的帆船又可安全地进行太空冒险时，他恐怕已老朽不堪了。如果他确实不太老的话……

他把空饭袋丢进废品堆，再一次转向潜望镜。起初，只

能看见五只飞船，投标器号无影无踪了。他花了好几分钟才确定出投标器号的位置，成了一个昏暗的不见星光的幽灵，完全罩在列别捷夫号的阴影之中。他可以想象，澳大利亚人正在做着发疯的努力要把自己解脱出来；他又感到纳闷，他们究竟是怎样落入圈套的。这说明列别捷夫号异乎寻常的机动灵活，尽管此刻它离得很远，威胁不到狄安娜号，但必须监视着它。

现在地球几乎消失不见了，它渐渐暗淡下来，变成了一个发光的狭窄的弓形物，平稳地向太阳移动着。在那燃烧着的弓形物里，带着昏暗轮廓的是这颗行星夜晚的一面，透过云朵的缝隙可以看到大城市发出的磷光闪耀其间。圆盘形的黑影已经挡住了银河的大部分，几分钟内就要开始蚕食太阳了。

光线渐渐消失。当狄安娜号静悄悄地滑进地球的阴影时，紫红色的晚霞——数千英里之下落日的光辉——正经过太阳帆而渐渐消失。太阳垂直落在不可见地平线之下，几分钟内，夜幕降临了。

默顿回头看看已经走过四分之一的绕地球的轨道，其他飞船也进入暂短的夜晚时，他看着它们象亮晶晶的星星一样一个个熄灭，一个小时后太阳才能从巨大的黑罩中浮现出来，在这一小时中，他们将束手无策，做无动力滑行。

他打开外聚光灯，用光束测试在黑暗中的太阳帆。已经有大量的薄膜开始皱起变得松软，悬索正在放松，必须卷入，以免缠在一起。但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都在按计划进行。

在四十英里之后，蜘蛛号和圣玛利亚号并不怎么幸运。无线电接通紧急线路后，默顿知道了他们的困境。

“2 号，6 号。我是控制台。你们在对着面航行，六十五分钟后，你们的轨道就要交叉在一起！你们需要帮助吗？”

两位船长在品味这不幸消息时，好长一会儿没人作声。默顿想知道究竟怪谁，也许一只飞船企图用阴影罩住另一只飞船，但在完成机动操纵之前，他们都陷入了黑暗之中。他们谁都无能为力，他们慢慢地但不可避免地要相撞，要改变一度航向也是不可能的。

六十五分钟！随着他们从地球的阴影后出现，那正好把他们带出黑暗，进入阳光里。如果他们的帆能获取足够的动力来避免碰撞，还是有微小的希望的。在蜘蛛号和圣玛利亚号上，一定疯狂地进行着计算。

蜘蛛号首先做出答复，他的回答正如默顿所料想。

“六号呼叫控制台。我们不需要帮助，谢谢。我们自己会想出办法的。”

默顿甚感迷惑不解，但至少看一看是有趣的。比赛的第一出好戏正在开台——确切地说，是在熟睡的地球的高高夜空里开台的。

在下一个小时里，默顿自己的太阳帆使他忙得不可开交，无暇为蜘蛛号和圣玛利亚号而忧心了。那黑暗中五千平方英尺的模模糊糊的塑料薄膜，只用聚光灯的狭窄光线和遥远的月光来照明，很难保持良好的观察，从现在起，在几乎绕地球一半的轨道上，他必须使幅度广大的太阳帆以边缘对着太阳。在以后的十二或十四小时当中，太阳帆将成为无用的累赘，因为它将向着太阳飞去，并且太阳射线将把它沿轨道向后推去。遗憾的是他无法把帆全部卷起，直到他准备再启用时才展开，至今还没有人发现这样做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在遥远的下方，地球的边缘已经出现黎明的曙色。十分钟后，太阳将从晦暗中现出，阳光照射在帆上，惯性滑行的飞船将重新获得生命力。对于蜘蛛号和圣玛利亚号，那将是危机的时刻——事实上，对每一个帆船都是危机的时刻。

默顿转动潜望镜，终于发现两个黑影在群星中飘移着，它们彼此非常接近，也许相距不到三分钟的航程。他判断，它们也许能刚好保持这个距离……

当太阳跃出太平洋时，黎明象爆炸一样在地球的边缘闪闪发光，太阳帆和悬索都抹上了层绯红，而后变成金黄，接着便放射出白昼的炽热的火焰。测力计的指针开始从零位升起，但只是刚刚升起。狄安娜号几乎还完全处于失重状态，因为尽管它的帆指向太阳，它的加速度也只是一个重力的百万分之几。

但是，蜘蛛号和圣玛利亚号尽力张起所有的风帆，绝望地挣扎着要保持距离。当他们之间只有不到两英里的距离时，由于它们初步感到太阳射线的轻微推力，那闪闪发光的云片似的塑料薄膜正拼命挣扎着慢慢地展开扬起。几乎在地球上每一个电视荧光屏上，都上演着这出戏，但直到最后一分钟，谁也不可能知道结局如何。

两位船长都很固执，谁都可以停住自己的风帆，落在后面而把机会让给别人，但谁都不愿这样做，因为太多的名誉、声望和金钱正处于得失攸关之际。所以，蜘蛛号和圣玛利亚号象冬夜静悄悄、轻悠悠地飘落的雪花一样，撞在一起了。方形的风筝几乎是令人无法察觉地爬进了环形的蜘蛛网，悬索的长长系带以梦境般的慢速度交织缠绕在一起。甚至在狄安娜号上的默顿，虽然忙着观察自己的悬索，也目不转睛地

看着这寂静无声、延续很长的灾难。

十多分钟了，巨浪般翻腾着的光彩夺目的云朵继续汇聚在一起，成为难解难分的一堆。然后，乘员从密封舱挣脱出来，各走各的路，相距几百码远。救险装置拖着火箭摇曳着的火舌，匆匆赶来把他们救走了。

默顿想道，只剩下我们五个了。他为在比赛开始刚刚几个小时后，就互相如此彻底消灭掉的船长们感到遗憾，但他们都是年轻人，还会再有机会。

几分钟内，五个中又只剩下了四个。默顿从一开始就对缓慢旋转着的阳光号持有怀疑。现在他看见他们受到了惩罚。

玛尔斯人的帆船，已无法正常抢风转变航向，它的自旋使它过于稳定。它的巨大的环形帆正面对着太阳，而不是侧面朝着太阳。它正被沿轨道向后吹去，加速度差不多达到了顶点。

对船长来说，这也许是最令人烦恼的事情，甚至比碰撞还要糟糕，他只能怪罪自己。但是没有人对这些受挫折的人抱更多的同情，他们落在后面，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小。他们在比赛前说太多目空一切的大话，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对他们最理想的惩罚。

但是，要把阳光号彻底除名是不行的。几乎还有五十万英里的航程，它或许还能赶上来。的确，如果再出现几个减员，它可能是唯一完成比赛的一个，这在以前曾发生过。

然后，在以后的十二个小时中，由于地球在空中从新月到满月般地逐渐变大，一切平静无事。飞船队在无动力的一半轨道上飘移时，几乎无事可做，但默顿并不感到沉闷无聊。他睡了几个小时的觉，吃了两次饭，写了航行记录，并且接

谈了几次无线电通话。有时，虽然次数不多，他还同其他船长谈谈，互致问候和友好的奚落。但多数时间他是在失重的松弛状态中满意地飘移着，对地球上的事无所忧虑，这比他多年来的处境要愉快得多。他——和任何在宇宙中的其他人一样，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驾驶着他倾注了如此之多的技能和如此深厚的爱的飞船，以致于这飞船成为他的生命的一部分。

当他们经过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航线刚刚开始有动力的一半轨道时，发生了又一次减员，默顿在狄安娜号上看到，巨大的风帆在跷起采集做为动力的射线时绷得很紧。加速度开始从微重力向上升高，尽管需要几小时才能达到最大值。

游丝号却永远也达不到最大速度。动力开始恢复的时刻总是非常关键的时刻，但它却未能幸存下来。

是无线电评论员布莱尔的声音——默顿一直控制在很低的音量上——使他注意到了这个消息。“喂，游丝号，你在扭动!”他匆忙抓起潜望镜，但起初看不出游丝号巨大圆盘形的太阳帆有什么差错。因为游丝号以侧面与他相对，只呈细窄的椭圆形，所以很难发现问题，但不久他便看到游丝号在缓慢而不可阻拦的振荡中前后扭动着。如果乘员们不能适时轻微拉动悬索以抑止住这种波动，太阳帆就要被撕扯成碎片。

他们竭尽极大努力，二十分钟后，看起来好象成功了。然而，在接近太阳帆中心的地方，塑料薄膜开始撕裂，并在光线压力的作用下慢慢向外发展，宛如火中升起的烟盘上升着。十五分钟后，除了支撑大网的辐射状帆桁的纤细的窗花格外，一无所剩，又一次出现了火箭摇曳着的火舌，一个救险装置赶来收回游丝号的密封舱，搭救它的沮丧的乘员组。

“在这里感到相当寂寞，是不是？”一个声音在无线电中说。

“你并不寂寞，迪米特里！”默顿反驳道。“你落在后面还有旅伴，只有我在前面是感到孤独的。”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大话。此刻，狄安娜号超出第二名对手三百英里，在未来的几小时中，他的领先地位还将稳步地加强。

列别捷夫号上迪米特里·马科夫和善地轻轻一笑。默顿想，听他的声音根本不象一个甘心失败的人。

“请不要忘记乌龟和兔子赛跑的故事。”这个俄国人回答说，“在下一个四分之一的一百万英里的航程中，还可能大爆冷门呢！”

但事情的发生比那要快得多，因为他们完成绕地球一圈后，正再次经过几千英里高空的出发线时，太阳的射线给了他们额外的能量。默顿仔细地观察一下其他飞船，并把数据加入了计算机。计算机关于投标四号的答案是这样荒唐可笑，以致于他立即进行了重新检查。

毫无疑问，澳大利亚人正以发疯的速度追赶上来。没有一艘太阳飞船可能具有这样的速度，除非……

通过潜望镜迅速一看，便找到答案。投标四号的悬索剪修到最小重量，找到了方便之路。只有它的帆还保持原状，象一块手帕随风飘动，从后面全速追赶而来。两小时后，它飘然而过，超过了近二十英里。但没有多久，澳大利亚人便加入了救险装置中的不断增加的人群。

所以，现是狄安娜号和列别捷夫号间的直接对抗，因为尽管玛尔斯人还没认输，但他们落后一千英里，不再构成严重威胁。根据这个情况，还很难看出列别捷夫号要采取什么

措施来超过狄安娜号的领先地位。但是在第二圈的全部航程中，要再次经历黑暗，背向太阳长时间而缓慢地飘动。默顿感到越来越不安。

他很了解俄国的驾驶员和设计师们。二十年来，他们一直努力要赢得这次比赛，并且只有他们赢得这次比赛，才毕竟是公正合理的，因为追溯到二十世纪初叶，难道不是 P. N. 列别捷夫第一个发现阳光压力的吗？但是他们从来未曾成功过。

并且，他们永远不会停止努力。迪米特里正忙于努力，一定会一鸣惊人。

在比赛飞船之后一千英里，官方救险发射装置上的指挥官范·斯特拉顿愤怒而沮丧地注视着无线射线照片。这照片从高悬在太阳炽热表面的太阳观察站上，旅行了一千多万英里，带来了最坏的消息。

指挥官——他的头衔当然无尚光荣，在地球上是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已预料到事情的一半。以前从来没有把比赛安排在这样晚的季节里，耽搁得太多了，他们打了赌，现在看来都可能要输。

在太阳表面的深处，正集聚着巨大的力量。相当一百万颗氢弹的能量，随时都可能突然发生使人畏惧的爆炸，即出现人们所知的太阳耀斑。一个比地球大许多倍但看不见的火球将从太阳上一跃而起，以每小时数百万英里的速度上升，冲向宇宙。

带电气体的云雾有可能完全错过地球，但是假如不能错过，只要一天就能扑上地球。宇宙飞船可以用屏蔽罩和强大磁屏保护自己，但轻型结构的太阳飞船，帆象纸一样薄，对

这种威胁没有丝毫防护能力。乘员组将不得不被接走，比赛将不得不被放弃。

约翰·默顿驾驶狄安娜号第二次绕地球航行时，对这些还一无所知。如果一切顺利，他和俄国人都将还有最后一圈。他们从太阳的射线中获得能量，盘旋上升了数千英里。在这一圈，他们将完全躲避开地球，登上飞往月球的遥远航程。现在是直线比赛了。阳光号的乘员组与他们自旋的太阳帆勇敢地奋斗了十万英里后，精疲力尽，终于拉开了距离。

默顿丝毫不感觉疲倦，他吃得好，睡得香，狄安娜号飞行得极好。自动驾驶仪象繁忙的小蜘蛛似的，紧拉着悬索，比任何一个人类船长都能更精确地调整巨大的帆向着太阳。这时，两平方英里的塑料薄膜虽然被千百个微小陨石击打得满是洞孔，但针头大小的刺孔并未引起推力的下降。

他只有两种担心。第一是担心八号悬索，它已不能适当调整。卷盘没有任何警报就卡住了，就是从事这么多年的宇航设计之后，甚至也难免有轴承在真空中失灵的现象。他既不能放长也不能缩短这条悬索，将必须用其他悬索尽力做最佳航行。幸好最困难的机动航行已经过去。从现在起，狄安娜号将背向太阳，一直顺着太阳风而飘游。正如古代的航海家所说，顺风驶船容易。

第二是担心列别捷夫号，它正在三百英里之后尾随着他。俄国人的飞船由于有可围绕中心帆而倾斜跷起的四块巨大翼板，显示出极大的机动灵活性。当它绕地球时进行的所有例转飞行，都是以极高精确度进行的，但要获得机动性，就必须牺牲速度，不可兼而得之。在前面的直线而漫长的迎风行驶中，默顿是能够坚持住的。但是，从现在起的三、

四天内狄安娜号从遥远的月球一侧闪过之前，他对胜利还毫无把握。

然后，在比赛的第五十个小时，接近绕地球第二圈末尾时，马科夫使他略吃了一惊。

“喂，约翰，”他通过船对船的无线电，漫不经心地说，“我倒想让你看看这个，它会引起你的兴趣!”

默顿回到潜望镜旁，把放大率调到最大限度。在视野里，出现了一种罕见的奇观，列别捷夫号的马耳他十字在群星中闪闪发光，闪光虽小但清晰可见。然后，正当他观看时，十字的四只臂与中心方形帆分离开，带着帆桁和悬索飘然而去，进入宇宙空间。

马科夫投弃了一切不必要的东西，这样一来，他在每一条线路上都获得动量，很快达到第二宇宙速度，不再需要缓慢而耐心地去环绕地球了。从现在开始，列别捷夫号几乎是无法控制了，但这并不要紧，它马上要进行特技航行了。这有如古时候驾驶快艇的人故意扔掉舵和沉重的龙骨，因为他知道剩下的比赛是一路顺风，在平静的海面上进行了。

“祝贺你，迪米特里!”默顿通过无线电说，“这招玩得挺利索，但并不够漂亮——你现在赶不上啦!”

“我还没做完呢!”俄国人回答说，“在我国流传着一个古老的故事。冬天，一个雪橇被一群狼追赶着，驾雪橇的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把乘客一个一个地丢下去。你能理解这故事与我们的相似之处吗？”

默顿理解得再清楚不过了。在这最后的直线一圈中，迪米特里不再需要副手，列别捷夫号可以轻装决赛了。

“你这样做，亚历克西斯是会很不高兴的。”默顿回答说，

“此外，这也违犯规则。”

“亚历克西斯是不高兴，但我是船长。他只需等十多分钟指挥官就来把他救走了。同时，规则对乘员组的人数没有明确说明，这你是应该知道的。”

默顿没有回答他。他以他所掌握的关于列别捷夫号的设计情况为基础，匆忙地做着计算。做完计算后，他意识到比赛的胜负仍难以做定论。列别捷夫号将正好在他期待的通过月球的时刻赶上他。

但是，比赛的结果于九千二百万英里之外，已经在裁决之中了。

在水星轨道深处的三号太阳观察台上，自动仪器记录下了太阳光斑的全部演变过程。一亿平方英里的太阳表面突然狂暴地爆炸开来，相比之下，这个圆盘的其余部分显得暗淡无光。在这个沸腾恐怖的景象之外，巨大光斑的带电等离子体就象一个有生命之物处在它所创造的磁场之中，盘旋翻腾着。在它的前面，是紫外线和X射线以光速发出报警的闪光。这些光线在八分钟内到达地球，然而是相对无害的。否则，以每小时四万英里从容不迫的速度在后面接踵而来的带电原子，只要一天就能将狄安娜号、列别捷夫号以及与他们结伴同行的小小船队吞没在致命的放射性云雾之中。

指挥官直到最后一分钟才作决断。甚至期待等离子体射流经过了金星轨道后，这射流或许还有错过地球的可能。但是，如果不到四小时的距离，并且月球上的雷达网已经测知了射流，他知道那就毫无希望了。直到太阳再次平静下来以前，五、六年内所有太阳帆船的航行都必须停止。

一种巨大的失望的叹息掠过太阳系。狄安娜号和列别捷夫号正齐头并进在地球到月球的旅途中间，现在还很难说哪只船更好些。那些比赛迷们将对比赛结果争论多年，但历史却将只记载：因为日暴，比赛取消。

约翰·默顿接到命令时，感到一种自童年以来从未尝到过的痛苦。越过流逝的岁月，他痛苦而清晰地回忆起他十岁的生日，他曾指望给他一个盛名一时的晨星号宇宙飞船的比例精确的模型，并且几个星期都在设想如何组装它以及挂在房间里的什么位置上。可是，到了最后时刻，他爸爸却带来了坏消息：“约翰，很对不起……花钱太多，或许明年……”

经过半个世纪和成功的一生以后，他又成了痛断肝肠的伤心的孩子。

他曾在片刻间考虑过不服从指挥官的命令。假设继续航行，不理睬他的警告，会怎么样呢？即使比赛取消了，他还可以横越太空，到达月球，这将千秋万代永载史册啊！

但是，没有比这更愚蠢的啦！这就是自杀，而且是一种非常不愉快的自杀。他曾见过飞船在宇宙的深处磁屏蔽失灵，人死于放射性毒害的情景。不，那不值得……

他为迪米特里·马科夫，也为他自己感到遗憾。他们俩都应该赢得比赛，而今胜利将不属于任何人。由于太阳处于一种愤怒之中，即或能凭借它的光线到达宇宙的边缘，也没有人能够争胜负了。

在五十英里之后，指挥官的救险装置正接近列别捷夫号，准备救出它的船长。迪米特里怀着他也要一同离去的心情切断了悬索。银色的太阳帆飞走了，轻巧的密封舱将带回地球也许再度使用，但太阳帜却只能展开用做一次航行。

他可以按一下投弃按键，给他的营救者节省几分钟时间，但他不能这样做，他想要在长期以来成为他的梦想和生命的一部分的小船上逗留到最后一刻。巨大的太阳帆张开着，以正确的角度对着太阳，产生出最大的推力。狄安娜号载着他脱离开地球引力已有良久，可现在它还在增加着速度。

尽管一无所获，但毫无疑问，也不用犹豫不决，他知道必须做什么。他最后一次坐在帮助他飞行完到月球的一半航程的计算机前。

他完成这一切后，便收拾好航行记录和几件私人物品。他笨手笨脚地钻进紧急救生衣，因为他活动不方便，并且一个人自己穿这种衣服也确实不容易。

正当他要戴严防护帽时，指挥官的声音突然在无线电里呼叫他："船长，我们五分钟就赶上你了，请断索放帆，这样我们就不会撞上它了。"

约翰·默顿——狄安娜号太阳飞船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船长踌躇了片刻，他最后环视一次这个小小的座舱，里面闪闪发光的仪器和井然有序的控制系统都固定在最终的位置上。然后，他对着麦克风说："我马上离开飞船，请及时搭救。不用管狄安娜号!"

指挥官没有回话。为这一点他很感激。范·斯特拉顿教授肯定会猜测到是怎么回事，并知道在这最后时刻他希望让他独自无扰。

他没有操心去排尽密封舱的气体，冲出的气体把他轻轻地吹进了宇宙。他给予狄安娜号的推力是他最后的礼物。狄安娜号离开了他，变得越来越小，太阳帆在阳光中闪射着光辉，这阳光将千百年为它所有。两天后，它将经过月球，但

月球和地球一样，永远无法截住它，假如它的重量不能使它放慢，它的航行时速将每天增加两千英里。一个月后，它将比任何人造飞船都要飞得快。

随着距离的增大，太阳光线减弱了，它的加速度也要下降。但是，即或在火星的轨道上，它的时速也要每天增加一千英里。在那时以前，它早就运动得非常之快了，太阳将无法控制住它。它比任何从群星中飞驰而来的彗星都要快，将一直冲进深不可测的宇宙之中。

仅几英里之外的火箭摇曳着的火舌映入了默顿的眼帘。救险装置正以比狄安娜号千百倍的速度赶上来救他，但是，发动机只能转动几分钟，燃料就要消耗殆尽，而狄安娜号却将继续增加速度，被太阳永恒的火焰推向茫茫太空，永存悠悠青史。

“再见吧，我的飞船!”约翰·默顿说，“我真想知道，从现在起多少万年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眼睛注视着你？”

当救险装置上的鱼雷小车慢慢地伸到他的身边时，他终于平静下来了，他永远不能赢得飞往月球的比赛了，但他的帆船却将是飞往星际漫长航程上的第一艘人造太阳帆船。

鲨　　舟

〔美〕考恩布鲁斯　著
盛　宁　译

考恩布鲁斯（C．M．Kornbluth，1923—1958），波尔的亲密朋友，美国著名的科幻作家。一生写了十二部长篇，五十篇短篇。主要作品有《枪炮手凯德》、《起飞》、《不是这个八月》、《火山口》、《荒漠的暴风雨》等。

《鲨舟》是一篇以海洋生活为背景的故事。陆地上再也不能生存，人们被驱向海洋；天无绝人之路，海洋可以为人们提供生存的物质，人类仍然可以繁衍生存。但是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必须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小说运用了丰富的海洋知识，对海上航行作了绘声绘色的描写。

小说对船队里的等级和议会制度以及陆地上种种景像的描写，具有讽刺现实的意义，非常耐人寻味。

在纽约市，离联盟广场不远，过去有一家专卖鞭绳练索的商店，店里的照片尽是些脚登高跟皮靴、戴着黑色皮制胸罩的女郎正在捆

绑一些身著白衣的姑娘。这里绝没有明显的诲淫。海滨浴场上的女郎身上看不到的部分，她们身上也看不到。因此，店老板不会被指控诲淫而下狱（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西里尔对这里心驰神往。每逢经过东十四街时，他总要在赫·勒·（盖莱克塞）戈尔德的店里逗留，浏览一番最新样品集。我一向认为他会在某时某地利用这些……在他死后，我通过“鲨舟”，遇见陆地人类大量被屠杀的情景，啊！我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呢。

浮游生物的春季潮汛到了。格伦维尔船队上的每一个男人、妇女，连同大多数的孩子们都在忙忙碌碌。在大西洋南部二度水域，乃条巨大无比的帆船正破浪前进，船头溅起飞沫。水下也是一片生机。春汛几个星期以来，水面以下的几米，阳光还能透过，使光合作用继续进行。肉眼看不见的抱子迅速变成了微型植物，微型植物被微型动物吞噬掉，微型动物又被一股脑儿地卷进海中魔鬼的血盆大口中。其实，这些海中魔鬼从头到尾也只有十分之一吋那么长，肉眼刚刚可以看到。鲱鱼、青鱼、小虾又穷凶极恶地追捕它们，把它们成团地囫囵吞下。这些鱼虾把你眼前百浬碧绿的海面变成了一片融融荡漾的白银。

在银光闪闪的鱼群中，船队斜兜着风，成“之”字形向前行进。每条船把撒在船后的青铜丝鱼网不断收卷上来，从大海中捕捞那白银一般的鱼虾。

格伦维尔号上的船队总指挥在整个汛期就没有阖过眼；他和他的参谋们派快艇去侦察鱼群，研究气象员的字句，分析侦察艇源源不断送来的报告，他们通宵达旦地工作，一清早，就得发出信号。主桅上的信号旗将告诉船长们“船队航线偏右五度”，或者“偏左二度”，或者“船队航线不变”。这



些黎明信号将直接关系到全船队一百二十五万人今后半年的生活。过去就发生过这种情况，一连串的失算使船队的收成降到维持生活的最低量以下，当然，这种时候并不多。有时，船队发现一些漂泊船，救援时，首批登船去清理人体残骸的男人、妇女都必须是不怕恶心的。那种人类相食的惨状只有在恶梦中才出现。

在整个收获期，七十五位船长们也都得经受一番磨难：帆—网方程计算。他们的工作是算出帆上的推力和网的阻力，推力与阻力之差应该同维持船的航线和船位的力的大小正好相等。风速、风向、水温、鲱鱼群的粘着力、船体的光滑程度，每一个变化都得加以考虑。捞获物腌制完毕以后，船长们按照惯例聚集到格伦维尔号上欢宴庆祝一番。

等级就是特权。船长以下的司网、负责操作或维修的。主管食品加工储存的都没有这样的优待。他们只埋头干活，一天二十四小时地梳理鱼网，网的一端系在桅杆的缆绳上，另一端用小艇拖出去，让网口朝外张开，然后收卷到船中央的鼓轴上；他们得仔细地用刃器把卡在网上的鲱鱼刮去，不能把网弄破了；一旦发现破损要立即修补；他们一面捕捞，一面将捞获物分别快速加工、蒸干、炼油，贮存在船上食品不易变质的地方，又要注意不能影响船体的平衡，还要防止被孩子们偷吃。海面上的银白色渐渐淡下来，时而露出一块块的绿色，最后终于完全消失了。可是，那些活计还得再延续几个星期。

在整个收获期，许多日常工作都是一成不变的。铁匠、制帆工、木匠、看水工、还有仓库保管员们，他们日复一日地照料着船的某部分机体，翻新、修换，干了一遍又一遍。

船无非是那些黄铜、青铜、不锈钢的玩意儿。他们把磷铜线编织到鱼网、缆绳里；索具、桅杆和船体都是金属的。船上的大副每日巡视，他手下的男人、妇女对针尖大小的蚀斑也不放过。针尖大的蚀斑会扩大，一下子就会使整条船沉到海底。每次做礼拜的时候，船上的牧师们都这样提醒大家。一组又一组的油工忙碌着，他们用炼出的鱼油来防止出现那可怕的红颜色的铁锈斑和蓝颜色的铜锈斑。帆布无法保存，天长日久总要磨损，下舱的制毡机就把破旧的帆布剁成纤维，加进海草和鱼胶，搅拌以后又制成新的帆布。

浮游生物的汛期每年两次。格伦维尔船队就在南大西洋上左右舷各十海里的范围内航行。船队中七十五条船，没有一条船有锚。

第二百八十三次汛期结束后的船长宴会还在不紧不慢地进行着。左船队十九号船船长迈克比对右船队三十号船船长索尔塔说:“老实说，我真他妈的太累了，我才不希罕再去赴个什么宴会，只是不想叫老头子失望罢了。”

在客厅舱的另一端，总指挥正在接待来客，他装束整齐，一副古铜色的面孔，他已经是八十高龄，却一点也看不出。

索尔塔说:“好好睡上一觉，一切都好了。收成不错，是不是？坏天气不算少哇，差点儿泡汤了，不过也有意思。记得二百七十六？那次可把我累垮了。真艰苦哇，那是有案可查的。第十五天中午时分，我的前顶帆破了个大口子，快要被风吹跑了，我还得靠它维持南—右舷的平衡呢。怎么办？我捅破了那个胀鼓鼓的大三角帆——等等，让我先说完，否则你会把记录扔到我脸上的——我又把前压舱水打出去。嘿

嘿！没问题；前顶帆在十五分钟内换好了。”

迈克比吓得面如土色。“你这样会把网弄丢的！”

“我的气象员完全排除了飓风的可能性。”

“气象员。你会把网弄丢的！”

索尔塔打量着对方。“说一遍算你有口无心，迈克比，说两遍就是出言不逊了。你以为我会拿两万人的性命当儿戏吗！”

迈克比用手在他露出倦容的脸上抹了一把。“对不起，”他说，“我告诉你我已经精疲力尽了。当然，在特殊情况下，那可以是一个安全措施。”他走到舷窗边，看了一眼他自己的船，在格伦维尔号后面长长的梯队中第十九条。索尔塔凝视着他的背影。“丢网”这个词儿出现在许多俗语中，那意味着不可估量的过失。实际上，一条船失去了磷铜丝鱼网，末日将很快来临。也许，你可以用帆布应急，用剩余的索具拼凑出一张网来，但是，那怎么能养活两万人呢，况且，维修用的材料需要的也不见得少。在二百四十号汛期以前，格伦维尔船队曾经遇到过一条漂泊船，孩子们至今还在讲述着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船上左右舷值班船员的残存者们，一个个都疯了，各人操着刀棒，那真是一场昏天黑地的厮杀格斗。

索尔塔走进酒巴间，从总指挥的侍者手中接过第一杯酒。一只大铁杯，盛着一种无色的液体，它是从一种发酵的海藻植物中提取的。这种饮料大约含四十度酒精，有一股沁人心脾的碘化物的味道。

他呷了一口，抬头望去，眼睛突然一闪。一个船长打扮的陌生人正在跟总指挥交谈。最近没有人晋升呀！

总指挥看见他，便招呼他过去。他行了个礼，握住老人伸出的手。“索尔塔船长，”总指挥说，“我的最年轻又最莽撞的船长，也是我的最好的捕捞手。索尔塔，这是怀特船队的戴杰兰德船长。”

索尔塔猛地愣住了。他当然知道格伦维尔船队绝不是海上唯一的船队。值班时，他常常看到远处的帆影。他知道在他们北面两度的水域有另外一支船队，在他们以南两度的水域还有一支。实际上，全世界海上人的总人口始终在十亿八千万上下。可是，他从来没有想过除了航行在格伦维尔旗帜下的一百二十五万人以外，他还能面对面地看到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

戴杰兰德比他年轻，皮肤晒得黝黑，尖尖的牙齿闪闪发亮。他的制服极其普通又有点古怪。他见索尔塔好奇，便解释说：“这是织的布。怀特船队比格伦维尔晚下水好几十年，那时已经有再生纤维机了，那种纤维可以重新纺线，我们船也装备了。六条船装备了这种机器，另外六条船装备的另一种。我们的帆大概比你们的更耐用些，可是，那些织布机一旦出故障，修起来就费大事儿了。”

总指挥离开了他们。

“我们与你们之间区别很大吗？”索尔塔问。

戴杰兰德说：“咱们之间的区别算不了什么。对陆地人来说，我们是兄弟——血缘兄弟喽。”

“陆地人”这个词儿有点令人不快，更不应该与“血缘”相提并论。显然，他是指住在大陆、岛屿上的人——在生活方式、自尊心和信仰上令人震惊的改弦更张。宪章上的字句在索尔塔脑海中又浮现出来：“……报答海洋与它的恩典……

发誓与陆地断绝交往……。”索尔塔十岁的时候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大陆和岛屿。他的脸上一定露出了沮丧的表情。

“他们将我们置于死地，”外来的船长说。“我们不能再重新适应。我们被撵出来，每人呆在一个或大或小的船队，在大洋里分占两度水域，完全仰赖鲱鱼的多寡，我们之间音信不通。每个人都面临着灾难性的风暴、不景气的收成、鱼网丢失，还有死亡。”

索尔塔觉得戴杰兰德以前一定多次说过同样的话，而且在大庭广众之下。

总指挥的客人瓮声瓮气地说：“哎，你听这个！”他的宏亮的嗓音充满了整个客厅。通常，他就是提着喇叭筒，隔着二、三海里呼喊，补充旗语或者灯光信号的。“哎，听我的！”他喊道，“金枪鱼端上来了——大水手们吃大鱼哇！”

一个咧着嘴笑吟吟的侍者把餐架上的罩布忽地一下掀开。嗒，天哪！热气腾腾的一条熏鱼，像大腿那么长，四周衬着海菜！鱼一上桌，响起一阵急不可耐的欢呼，船长们向一叠盘子奔去，依次走过传者，大家动刀动叉，好不热闹。

索尔塔赞许地对戴杰兰德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大的留下来。你想想，这老家伙得吃掉多少吨鲱鱼！”

客人却怏怏地说：“我们捕杀鲸鱼、鲨鱼、鲈鱼、鳍鱼、青鱼——海里的一切，除了我们自己以外。他们都吃鲱鱼，他们也互相捕食。当然，像鲱鱼那样肉质鲜美的，大家都争食。在这条长长的食物供求关系的链条上，能量的浪费实在太令人感慨了。我们认为这链条将断在鲱鱼到人这个环节上。”

索尔塔已经盛了一盘。“鲱鱼更加可靠些，”他说，“船队

不能指望渔夫的运气。”他乐呵呵地咽下了热腾腾的一口鱼。

“安全也不是唯一的因素，”戴杰兰德说。他比索尔塔吃得慢。“你们总指挥说你很莽撞。”

“他是开玩笑。如果他真那么认为，他早把我撤职了。”

总指挥一边用手绢擦着嘴，一边走过来。他笑嘻嘻地问道：“没想到吧，呃？昨天，格拉斯哥的瞭望哨在半公里以外发现这条大家伙。他发来信号，我叫他放艇去追。小艇趁它不备，摸了上去，一下子钩住了它。我们是有福之人哪。杀了它，我们可省了不少鲱鱼，而且为船长聚会也增色不少。痛痛快快地吃吧！说不定以后看也看不到了。”

戴杰兰德不礼貌地顶了上司一句：“它们不会被捕杀完的，总指挥，不会绝种的。海洋那么深，它们的创生潜力不会根绝的。我们只是暂时改变了供求平衡。”

“最近见到抹香鲸吗？”总指挥问，白眉毛一扬。“船长，再去添一份，不一会儿就没有了。”这是一句逐客令；客人鞠了一躬，向餐柜走去。

总指挥问：“你觉得他怎么样？”

索尔塔答：“有点偏激。”

“怀特船队看来不大景气，”老人说。“上星期，正在捕捞作业时，那人乘一条快艇来，希望立即见我。他是怀特船队总指挥的参谋班子中的，我想他们与他相差无几。他们现在萧条起来，或许由于锈蚀，或许由于人口过剩。他们的一条船把网丢了，整个船队拼凑了索具，给它置了一张网。”

“但是——”

“但是——但是——但是。当然，这是拆东墙补西墙。

结果，他们大家倒霉。现在，他们也没有胃口去抽签，去减少损失了。”他压低嗓音又说：“他们想对西面的大陆，那个叫阿美利加的东西发动袭击，搞点钢、铜之类，只要没有焊在甲板上的都行。这简直是胡闹，依靠这帮专出馊主意的草包们！船员们肯定不会跟着跑，戴杰兰德就是被派来请我们入伙的！”

索尔塔沉默了一会说：“我当然希望我们不介入。”

“天亮时，我送他回去，让他替我向他的总指挥致意，并转达我的衷心的劝告，请他放弃整个计划。他的船员们听说以后会把他吊在船首的斜桅上示众的。”总指挥对他冷淡地地一笑。“我们刚刚丰收，这样回答当然很便当，假使我们有好几条船丢了网，腌的鱼只够百分之六十的人食用，要发出否决的信号就困难喽。那种情况下，你能下决心吗？”

“我想可以，先生。”

总指挥走开了，脸上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表情。索尔塔觉得自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总指挥正在让他尝试一下最高领导的滋味。说不定他已被选中当总指挥——当然不是接老头子的班，而是他的继承人的班。

迈克比端着满满一份鱼和酒回来了。“我说的尽是傻话，”他结巴着说，“咱们喝酒吧，别想那些了，呃？”

他当然乐意这样。

几杯酒下肚，迈克比吼了起来。“真他妈好样的水手！船队中最有能耐的小船长！哪像胆小无用的老废物迈克比，刮一丝风都害怕！”

这一来，索尔塔只好一个劲儿地给迈克比说好话，直到聚会者渐渐散去。迈克比终于睡着了，索尔塔把他一直送上

小艇，这才登上自己的小艇，朝着远处他自己的船驶去，那船上的桅顶灯在水面一上一下地忽闪着。

右船队三十号正在夜间休息。只有检查锈斑的妇女们还在巡逻。她们手提油灯，慢慢地朝前挪动。捕捞上的鲱鱼制干以后达到七千吨左右，到秋汛捕捞之前六个月的消耗总量是五千六百七十吨，这下子够宽裕了。船上的犯人们把船底平衡舱中的压舱水几乎都抽干了，熟制、腌制、干制的鱼，一方一方地被存放到用玻璃隔成一层一层的贮藏室里。海面上刮着一度*西风，大船在涌浪起伏的海面上顺风行进。

索尔塔筋疲力尽。他想叫艇长吹声口哨让放一张水手长用的吊椅下来，把他轻悠悠地吊上五十码高的船舷，可是，他又放弃了这个念头。等级固然有特权，但是还有它的职责。当他经过客舱层的一个个舷窗时，他很自觉地目不斜视，只盯着鼻尖下几英寸的铜船壳。多少个日夜的苦力活熬出了头，许多对夫妻正在他们的双人舱的隐密处欢度呢。在船上能有一席之地，料理个人的私隐，谁都非常珍视：他的 648 立方英尺的船舱，他的舷窗，这些都已经具有某种宗教意义，尤其在这几个星期一窝蜂似地集体劳动以后。

他尽量控制住喘息，潇洒自若地完成了攀登，纵身跳上了平甲板。这里没有观众。他觉得自己有点滑稽，又感到有点孤独。在黑暗中，他向船尾踱去，只有风声和绳索的劈啪声在他耳边响着。风把帆吹得鼓鼓的，在帆的后面挺立着五根带吊篮的大桅杆**，一根根都绷得紧紧的。他在星期三桅旁停了一会儿，把手放在这根像美洲红松一般粗的大柱子上，

* 文中所用的风力等级与平时所通用的博福特等级不同，故不译为×级风。

** 这五根大桅杆分别以星期一至星期五命名。——译者注

它在这个钢铁结构中微微震动着，他能够感觉出它的力量。

六个专心致志的妇女走过，她们的手提灯扫过甲板。她们没有看见他，他却不由得一颤。她们在值勤时仿佛处于一种半睡眠状态。通常，人们对她们尤其彬彬有礼，为了生存而工作，首先就是从她们这里开始的。一千名妇女，占全船总数的百分之五，日夜巡视检查有无锈蚀的斑痕。海水是一种充满敌意的溶液，船泡在里面，非得有一丝不苟的责任感不可。

他的客舱在舵房之上，一盏长明灯照着通向舱口的一百英呎长的甲板。丰收以后，油罐注满了，有人就以为这些油罐永远不会空。船长困乏地绕着十多根支撑索走了一遭，吹灭了舱口的灯。下舱以前，他又机械地四下望了一眼，一切都正常——

怎么在船尾平台有一个白团?

“这种日子就不会到头？”他对着熄灭的灯笼问了一句，向船尾走去。白团是一个穿着睡衣的小丫头，她在甲板上漫游，大拇指还唧在嘴里，说不定她会翻过栏杆，于是，微弱的一声叫喊，翻起一片浪花——

他像拾起一片羽毛似地把她举起，“小公主，谁是你的爸爸？”他问她。

“不知道,”她咧嘴一笑。这小鬼头，她不知道！天太黑，看不清她标明身份的项链，他又太累了，懒得再去点灯笼。他走到巡视的一组人那里，对他们的领班说：“派一个人把这孩子送到她父母的舱里。”他把孩子递过去。

领班生气了。“先生，我们正在值班!”

“有牢骚你冲着总指挥去发，把孩子接过去。”

一个巡逻的妇女接过孩子，嘴里嘟囔着，她的领班也在一旁瞪眼。“再见，小公主，”船长说，“真该把你拴起来吊在船底水下，我饶你这一次。”

“再见。”小丫头挥手说。船长伸着懒腰走进船舱，上床睡觉。

按照船上简朴的标准，他的客舱是奢侈的。它有六个九乘九的标准间那么大，或者相当于三个供夫妻用的双人舱。然而，他们的房间中有一些东西是他所没有的。上尉以上的高级官员都必须过独身生活。经验证明，这是解决裙带风的唯一办法，没有一个船队能经受得起裙带风。裙带风意味着指挥失灵。指挥失灵意味着总有一天要灭亡。

他并不想睡觉，他醒着。

结婚，做父亲。这一定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与妻子睡一张床，房间里隔一架屏风，把孩子拦在后面十六年……在床上谈些什么呢？他的上一个情妇除了用眼睛暗示以外几乎一言不发。当她的眼神表示她爱上了他以后，天知道怎么回事，他不声不响地与她一刀两断，并且从此以后再也不去找情人了。那是两年以前的事，那时他三十八岁。可是，他自己觉得他好像是船舱中的爬虫似的，只配被扔到船尾的水浪中。一个老色鬼，一个浪荡货，一个专玩女人的家伙。当然，她也说上一星半点，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呢？身边有个怀孕的老婆，再生上几个孩子，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喽。那位白晰、颀长、恬静的姑娘应该得到比他能提供的更多；他希望她被明媒正娶，住进一间双人房间，说不定，她现在已经怀着第一胎了。

他头顶响起一声口哨。在他的舱头，密集排列着十二根

传声管，口哨声从一根管道中传来。过了一会儿，连接信号台的第七号管道的顶盖被一根钢丝推开。他拿起活动的回话管，对里面说，“我是船长，说吧。”

“先生，格伦维尔发来信号说三度狂风迫近船尾。”

“三度狂风来自船尾。派右前舷值勤的，把帆落到 C 位置。”

“右前舷值勤，落帆到 C 位置，哎——哎。”

“执行。”

“哎——哎，先生。”七号管道的顶盖啪嗒一声关上了。顿时，他听到远处刺耳的笛声，甲板部六分之一的船员在船舱中蹬腿醒来，睡眼惺松地撞在甲板上，穿过走廊，爬出舱门到甲板上来。他隐隐约约感到船在震动。他也翻身爬起，伸着懒腰，穿上衣服。把帆从 F 位降到 C 位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即使在漆黑的夜里也不要紧，况且值班的华尔特斯是个很不错的驾驶员。不过，他还是看看为好。

船的平甲板上没有驾驶台。因此，他只能在五根大桅的最靠近船尾的那根、即星期五桅的“第一高台”上指挥。“第一高台”是一个漂亮的乌鸦窝，吊在巨塔的钢篮结构以上五十英呎的高处，在这里，他可以一览所有的桅杆。

爬上指挥台，他已经精疲力尽。一轮满月当空，四下看得清清楚楚，太好了。这样，高空作业的新手就不会一脚踏在绳索的黑影上摔到二百呎以下的甲板上了。落帆也会更加利索，一切都会迅速完成的。突然，他觉得他马上就能入睡，如果现在上床的话。

他朝船尾平台看了一眼，月光下，几大堆铜鱼网堆在那里。再用一周时间清理、上油，再用一周时间贮藏到链舱里，

那就万无一失了。

前右舷的值勤人员向星期一到星期五各根桅杆涌去，听到水手长的哨音以后，他们又沿着各系缆柱涌过来——

狂风袭来了。

风呼啸着向他卷来：船长张开双臂，死命抱住一根缆桩，大雨劈头盖脸地浇下来。船开始缓缓地大幅度地自左向右颠簸。他听见身后有一声金属声，铜网开始向两侧和尾部移动。

突如其来的乌云遮住了月亮；涌到绳索边的人群一下子看不见了。但是，他通过他的脚底板也能清楚地感觉到他们都在干些什么。夹着冰珠的风雨使人耳目失灵，他们只能凭借落帆训练去摸索自己的位置。这下子乱了套了，谁也顾不得把各根桅杆上的帆下降到相同的高度，他们只想把事情赶快了结就退下来。风在他身旁呼啸，他只好转过身去，抱住柱子。现在，星期一、星期二桅上的活干得快一点，而星期四、星期五桅上的人动作太慢。

因此，船开始前后摇晃。风力不均衡，它像祷告似地跪下去，船头扎进几唳深的水中，仿佛在虔诚地打躬作揖，船尾慢慢地掀起来，笨拙地指向天空。从舵轴上淌下的海水形成了一个百呎高的小瀑布，直泻到尾浪里。

这才是前后摇晃的半个周期。事情终于发生了。船长抱住缆柱，大叫一声。在呼啸的狂风中，他听见松动的机件与甲板摩擦的声音，沿斜坡往前撞击；他听见船尾发出一声沉闷的断裂声，他紧紧咬住自己的下唇，鲜血流了出来，冰人心肌的雨水沿着他的下颏哗哗流淌。

向前摇晃达到了极限，有那么一会儿，船成五度角，仿

佛永远被固定住似的，然后，向后摆的半个周期开始了。船头在抬起，抬起，抬起，船首斜桅遮住了水平面上的星星，松动的机件一股脑儿朝着船尾冲去，货包、绞盘曲柄、水桶、蒸馏管、钢制的太阳反射镜、钢索具——像不可抵挡的潮水冲到网堆上。船尾有两根系缆柱，与四百呎以下的龙骨相连，把网缚在缆柱上的钢索已经绷得紧紧的，前后摇晃的冲力一下子把网口部分掀开，抛进了海里，系缆柱支撑了一会儿。

一根钢索在嘎嘎作响，嘭地一声像人的脊背折断一样，接着，第二根钢索又断了，铜网轰隆隆地往下滑，像打雷似的震撼着全船。

狂风聚然停息，与来时一样突然。乌云还在奔跑，月亮又露出脸来，照在甲板上，甲板像扫过一样的干净。网丢了。

索尔塔船长从乌鸦窝的边缘朝五十呎以下的甲板望去，他想：我应该跳下去，那样更快一些。

可是，他没有跳。他沿着扶梯爬下，来到空荡荡的甲板上。

船上没有电气设备，只好实行共和代表制而不是民主制。两万人在一起讨论决定事务，非得有麦克风、扩音器不可，得用快速计数器来统计赞成与反对。靠嗓音来联系，靠事务员的算盘来计数。合情合理地在一起商讨的人数当然不能超过五十人，悲观一点的人甚至觉得这数目不应该是五十而更接近于五。黎明时分在船尾平台聚会的全船议会的人数是五十人。

多么美好的黎明，橙红色的天空令人心旷神怡，海上泛起一片彩晕，船队的张张白帆沿着一条长曲线洒在六十海里蓝色的海面上。

这正是人们为之倾倒的黎明——捕获物都腌制完毕，水箱灌得满满的，蒸干器的上千根管子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滴出九加仑蒸馏液，微风正好使船自如地航行，让船帆显出优美的弧线。这些就是报酬。一百四十一年以前，格伦维尔船队从弗吉尼亚的纽斯新港下水的时候，就是为了得到它们。

啊，下水这个冒险的壮举！当时登船的男人和妇女们都认为自己是英雄，是大自然的征服者，是为了尼迈特*的光荣作出自我牺牲的人们！尼迈特是东北行政区的缩写，这是一块鱼群集中的渔场，从波斯顿到新港，经过扩建深挖，一直向西延伸，把匹茨堡也包括在内，过了辛辛纳提才逐渐消失。

下海的第一代依恋着尼迈特文化，常常以爱国主义的牺牲安慰自己，能得到某种慰藉总比没有要好。格伦维尔船队从纷乱中撤出了一百二十五万人口。他们是从大陆来到海上的移民。与所有移民一样，他们怀念故乡。第二代出世了。与所有第二代人一样，他们不再对老一辈人以及他们的往事感兴趣。这就是真实，这海，这风，这缆！到了第三代，与其他第三代一样，它突然感到一种恼人的空虚和缺乏自我。什么是真实？我们是谁？我们失去的尼迈特是什么？那时候，祖父祖母们只能嗫嚅唠叨着，经过三代人糟踏的文化遗产已经丧失殆尽。而第四代人从来是满不在乎的。

* 尼迈特（NEMET）是 Northeastern Metropolitan Area 前两字头的缩合。——译者注

坐在船尾商议对策的是第五、第六代的成员。他们对生活有全面的了解。生活就是船体与桅杆，船帆与索具，鱼网与蒸干器。就是这些，不多也不少。没有桅杆就没有生命。没有鱼网也就没有生命。

全船议会没有命令权，那是船长和他的驾驶员们的事。议会是执法的，必要时审理案情。八十年前那个阴郁的一无所获的冬天，议会曾经作出决定，全船六十三岁以上的老人以及年轻人中的二十分之一必须自行结束生命。议会对皮勒叛乱的首犯们作出了处死的判决。他们被投进尾浪，皮勒本人被缚在船首斜桅上示众，这相当于海上的十字架刑。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亡命徒愿意为他的船友开心了。显然，对皮勒的责罚达到了目的。

五十个人代表着全船的各个部门和各种年龄的人。船上的智慧都集中在船尾平台上了。可是，这里却是一片沉默。

他们中间最年长的主持会议，他叫霍金斯，是退休制帆工，他的胡须令人肃然起敬，他的嗓音浑厚，他对大伙儿说：

“同船的伙伴们，出事故了。我们的生命危在旦夕。礼节要求我们不要再拖延挣扎、陷入非法的争食；理智告诉大家死亡已经断然不能幸免。我建议，我们大家作出光荣的自我牺牲，我们全船的遗产将由总指挥慎重考虑以后在整个船队中分配。”

他并不希望他这种代表老人的意见占上风。检查长忽地站了起来。她只说了六个字：“除了我的孩子。”

妇女们愁眉不展地点点头，男人们也顺从地赞同。你在撞墙自尽以前总懂得礼节和常理吧。除了我的孩子。

一位年轻漂亮的牧师问道：“整个船队能不能给我们拼凑出一张网来？”

索尔塔船长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可是，他现在一身系两万人的生命安全，他什么也说不出。他向信号官痉挛性地点了点头。

兹温格里上尉顺从地拿出他的信号记录，摆出一副回忆的样子，说：“今日 0035 向格伦维尔发出灯光信号，询问对我丢网一事的建议。格伦维尔答复如下：‘你船已不属于船队，即刻生效。无可奉告。深表同情和遗憾。总指挥签字。’”

索尔塔船长开口说话了：“我还向格伦维尔以及我们的邻船多次发出信号，他们不予回答。这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已经不属于船队。由于我们的过失——我们已成为船队的包袱，我们不能指望它帮忙了。我不责怪任何人，生活就是这样。”

牧师双手交叉，默默地祈祷。

又一个人起来发言，塔尔塔船长却了解她的另一重身份。她叫朱厄尔·弗赖特，这个颀长、白晰的姑娘两年前是他的情妇。他想她大概是个候补议员，不由得用一种新的目光打量着她。他过去一直避开她，所以，她是否是候补议员也不清楚。啊，她还没有结婚：她没有戴戒指。而且，她的头发也没有往后拢成那种独特的发型，那些公认的自愿独身者，那些过分爱国的（或者对性害羞，或者讨厌孩子）都是这般装束。她们为了全船的利益（或为自己的方便）放弃了生儿育女的权利。她只是一个穿制服的姑娘——什么制服呢？他苦苦思索着，想把她的工作部门与她的胸前挂的牌记对应起来。那交叉着的钥匙与羽笔表示她是船上的档案员，一个很

不引人注目的职员，掸橱扫架，在民政书记科长之下好几级呢！她的职务毫无前途，那些公民们一定出于对她的一时同情才选她当候补议员的。

她语调平稳地说：“在记载不平常的事件时，人们一时想不起应该如何存录，我的工作就是帮助找出前例的。这种工作必须有人去做，而干这事儿的人是很清闲的，而且，我至今还没有结婚，也没有体育运动的爱好。我对大家说这些，是请你们相信我在过去两年中把全船的日志都读过了。”

营营的交头接耳声。太令人难以置信了，这简直毫无意义！一百四十一年的风、天气、暴雨、平静、通讯、会议、调查、案件、审讯、判决，多么枯燥乏味！

她继续说：“我发现有一件事与我们的处境有相似之外。”她从衣袋中掏出一本记录念道：“摘自船队纪元七十二年六月三十日的日志：‘莎士比亚——乔埃斯——麦尔维尔一行乘小艇于天黑后返回。没有完成使命。六人伤重死去；尸体均找到。剩余六人神志模糊，服用我们的最新镇静剂后有疗效。他们特别提到岸上的某种新教及其对人们的影响。我只好相信我们海上人与陆地人再也不能有来往，秘密登陆的行动应该停止。’记录由‘斯科勒船长’签署。”

一位名叫斯科勒的自豪地一笑。他的祖先！他与大家一同等待着这段摘录会引起什么反响。可是，谁也不知道它包含着什么意思。

索尔塔船长想说话，又不知怎样称呼她。她过去叫“朱厄尔”，大家都知道；他也可以喊她“弗赖特公民”，这样是否会被人认为冒傻气呢？既然他已经傻得把网也丢了，他就可以继续傻下去，一本正经地对待他的前情妇。“弗赖特公

民，”他说，“摘录告诉我们什么呢？”

她稳当地说：“透过若干含混不清的字眼，这段摘录说明：在船队纪元七十二年以前，只要得到船长们的默许，宪章是经常违反的。我建议，为了生存，我们可以再违反一次。”

宪章。宪章是震撼他们的道德生活根基的涌浪，他们从小就习诵，每个礼拜日都宣誓效忠。各条船的星期一桅杆上都有一块磷铜铭板，上面搞刻着字句统一的宪章。

> 为了报答海洋与它的恩典，我们发誓世世代代与我们繁衍生存的陆地断绝交往，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将永远扬帆海上。

至少有一半人在情不自禁地默诵着。

退休制帆工霍金斯颤抖着站起来说：“亵渎神圣！这女人应该被吊到船首桅杆上示众！”

牧师体贴地说：“关于如何构成亵渎神圣，我比制帆工霍金斯更有发言权。我敢向诸位担保说他弄错了。认为宪章经过了宗教核准是迷信导致的错误，它不是上帝的训令，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

“它是天启录！”霍金斯嚷道。“天启录！是最新的圣经！是上帝的手指指出了我们在海上纯洁而艰苦的生活道路，远离翻土掘地与污秽，远离人口过剩与疾病！”

这是人所共知的。

“我的孩子怎么办？”检查长责问道，“上帝希望他们挨饿呢，还是——还是——”她问不下去了，可是最后一个没有说出的词儿在所有人的头脑中回响：

被吃掉。

有的船上恰巧老年人占优势，或者，在若干年以前，一些血气方刚的人把宪章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时很可能来投票决定是否自杀。而在另一些船上，六代人中没有发生异常事件，一切顺利，因而，这种生硬作出决定的传统和办法被遗忘了。这时往往出现混乱、呆滞，以及难以避免的野蛮残杀。在索尔塔的船上，议会投票决定派出一小股人上岸侦察。他们用尽了委婉的词句来描述这次行动，用了六个小时才作出了决定，然后，大家都坐在船尾平台上，一个个诚惶诚恐，仿佛在等待晴天霹雳一样。

登陆队由船长索尔塔、档案员弗赖特、牧师彭伯顿、检查长格雷夫斯组成。

索尔塔登上星期五桅杆上的指挥台，在档案中查阅了一张海图，通过通话管道向舵工们发出命令："红航线改变四度。"

舵工重复了命令，语调中充满怀疑。

"执行。"他说。八十个人搬动舵柄，船发出叽叽嘎嘎的响声，尾浪以肉眼不易觉察的速度逐渐形成了弧线。

右船队三十号船离开了它长期活动的区域；行驶一海里以后，右船队三十一号升帆靠拢过来，那船上水手长的笛声清晰可闻。

"他们可能发出了什么信号，"索尔塔想。他终于还是放下了望远镜。右船队三十一号船的桅顶除了挂着它执行任务的信号旗以外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

他吹了一声口哨，叫来信号官。他指了指他们自己的信号旗说，"把那东西取下。"说话时，他的嗓音略带嘶哑，说完，走下自己的客舱。

沿着新航线，他们最终将经过地图上标着纽约市的地方。

索尔塔向兹温格里上尉下达了他的命令，这大概是他最后的一道命令；捕鲸艇已经就位，另外三人已经坐在艇内。

“你们尽量保持现在的船位，”船长说：“如果我们活着，几个月内我们一定回来。如果不回来，那不用说，你们就不要冲滩了，也别指望在大陆附近生活……可是，这将是你们的问题，我是管不着了。”

他们相互致意。索尔塔一纵身跳进捕鲸艇，向站在绳索边的甲板水手做了个手势，小艇叽叽嘎嘎地开始下降。

索尔塔，船长，四十岁；由于任职而未婚；父：克莱顿·索尔塔，器械维修工长，母：伊娃·罗马诺，饮食总调配师；十岁从小学选拔进行甲级训练；十六岁取得水手学校证书，二十岁取得航海证书，二十四岁入中尉学校，同年被任命为海军少尉，三十岁授予上尉，三十二岁授予中校，同年被任命为船长，授予右船队三十号船的指挥权。

弗赖特，档案员，二十五岁；未婚；父：约瑟夫·弗赖特，招待员，母：杰西·瓦戈纳，招待员；十四岁小学毕业，乙级训练；十六岁取得公民学校证书，十八岁取得高级公民学校证书；工效：3.5。

彭伯顿，牧师，三十岁；与护士里瓦·希尔兹结婚；自愿绝育；父：威尔·彭伯顿，蒸馏器看水工长，母：艾格尼丝·亨特，制毡机技师助手；十二岁小学毕业，乙级训练，二十岁取得神学校证书；任中右舷值勤组副牧师，后任前右舷牧师。

格雷夫斯，检查长，三十四岁；与三级铁匠乔治·奥曼

尼结婚；子女二人；十五岁小学毕业，十六岁取得检查员学校证书；三级检查员，二级检查员；一级检查员，检查员领班，检查长。工效：4.0；三次受奖。

与北阿美利亚大陆已经遥遥相望。

他们共同划了一个小时；风开始向岸上吹去，索尔塔支起桅杆。“把桨装上桨架，”他说。话一出口，他顿时又想撤回这道命令。现在，他们希望的是再斟酌一番他们干的事情。

这里海面的颜色与他们熟悉的深水区不一样，海水的运动也不一样。海中的生物——

“上帝啊！”格雷夫斯夫人指着船尾惊叫一声。

一条大鱼，有小艇的一半那么长。它懒洋洋地浮出水面，又钻入水底，划出一条不间断的弧线。它的皮呈铁灰色，没有鳞，长着一张阔扁的大口。

索尔塔惊呆了。“真是不可思议。看来，在沿海的非渔区仍然有一些大家伙残存下来，那些中等个儿的被他们捕食——”那一英尺大小的就喂他们，那——

人已经永远改变了海中的生命世界，这种假设不是太危言耸听了吗？

午后的太阳渐渐下沉，船尾地平线上露出的星期一桅杆的尖顶也消失了；海风把船帆吹到涨鼓鼓的，船向一团雾气驶去，那雾气笼罩着一些隐约可现的混凝土建筑物，他们真不敢走近去看。一个模糊的阴影，像桅杆那么高，一只臂膀往上举起，在它后面是大片大片的建筑物。

“这就是大海的尽头。”船长说。

格雷夫斯夫人脱口而出说，“废话！”仿佛她听见一个傻里傻气的检查员向她报告说钢上生了蓝锈似的，可是，她立即结结巴巴补充道：“对不起，船长。当然，你是正确的。”

“不过，这听上去不顺耳。”彭伯顿牧师帮着圆场。“我真奇怪他们都上哪儿去了？”

朱厄尔·弗赖特坦然地说：“我们早就该驶过排污管道泄出的污水区了。过去，他们都是通过海底管道将废水排到几英里之外的。那里海水的颜色不同，而且有臭味。刚开始海上生活时，船长们都知道凭颜色和臭味来改变航向，避开陆地。”

“他们一定改进了排污系统，”索尔塔说。“都已经几个世纪了。”

他的最后一个字悬在空中。

牧师站在船头，仔细打量着那团雾气。毫无疑义，那个大家伙是个大雕像。雕像从大城市的海湾中升起，还是个女性——最糟不过了！“我还以为他们只在高地上建这些玩意儿。”他沮丧地嘟囔着。

朱厄尔·弗赖特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想它不会有任何宗教含义，那只是一种——大型消遣艺术品。”

格雷夫斯夫人打量了一番那个大家伙，她脑海中浮现出他们在海上加工的象形文字艺术品：将海藻压成块，刮净，切削，制成精致的小盒子或孩子们的胸像。她觉得弗赖特的想像力太奔放不羁。消遣艺术品！像桅杆那么高！

船长在思索。这里总该有点商业迹象，往来的船只呀。眼前显然是个岛屿，有人居住；货物和人应该进进出出，海湾里以及那两条河里应该有许多小船、小艇、捕鲸艇，在狭

窄水道上，它们会排起队来，挂着锚、卷着帆，驶来驶去，急切地等待。可是，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几只白水鸟对着这条孤舟尖声怪气地嘶叫着。

坚实的混凝土建筑物从雾气中显露出来；这些像晚霞一样红颜色的立方体，上面长着矩形的黑眼睛，它们像大得出奇的骰子，一个挨着一个，每个都像一条船那么大，可以容得下两万人。

他们都在哪里呢?

风和潮水把他们很快推进一个小峡口，那里本来应该有一百条船等候的。“卷起船帆，”索尔塔说，“收起船桨。”

四下一片静悄悄，只听见桨架的吱吱声，白水鸟的哇哇声，还有水浪拍打船帮的声音。他们驶进那个大红骰子投下的阴影，来到一个港湾，岛屿的边缘有百十个锯齿形突凹，这是其中之一。

“右桨放松，”索尔塔说，“左桨慢划，抬桨。牧师，准备船钩。”他把他们引到一架钢梯边。

格雷夫斯夫人一把抓住，梯子上生了厚厚一层红锈。索尔塔将船索扣在一个被海水腐蚀的铜环上，说了一声“上”，开始攀登。

四人登上铁板铺成的码头，彭伯顿理所当然地祈祷起来。格雷夫斯夫人也跟着牧师祈祷，可是，她心不在焉，眼前乱七八糟一大片，太令人吃惊了——铁锈，尘土，杂物，无人过问。朱厄尔·弗赖特脸色平静，丝毫看不出她心里在想什么。船长仔细观察着船内侧一百码外那排黑洞洞的窗口——不；是内陆！——他等待着，思索着。

在索尔塔的带领下，他们终于向它们走去。大家的脚下

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像死一样，脚背和大腿都感到疲乏。

走近一看，这些红色的大骰子一点也不像在远处看时那么呆板。它们是砖砌成的上千呎长的立方体，像砌烘炉那样。它们建造在一片片绿色的方阵中，表面上有痕道，朱厄尔·弗赖特独出心裁地称之为“水泥”或“混凝土”。

他们发现了一个入口，上面写着：小赫伯特·布劳内尔故居。一块青铜的铭牌使他们联想起契约，人人心头扫过一阵内疚。这块铭牌上的行文不同，实在鄙俗可憎。

居 民 须 知

单元公寓是一种特权，而不同于一般权利。每日检查是本规划的基石。凡愿维持良好声誉的家庭，每周至少做礼拜一次，在教堂或在犹太会堂，悉听尊便，只要能出示行礼拜证明即可。私藏烟酒将被视为自绝于本公寓。无节制地用水、耗能以及浪费食品是检验居民对本公寓满意程度的根据。凡六岁以上，不使用阿美利加语说话者，将以不可同化论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禁止所有使用其他语言的宗教仪式。

下面还有一块更光亮一些的青铜铭牌，是一个补充：

上述各条绝不允许被用来宽恕任何宗教掩盖下的犯罪活动，所有居民须知，凡是知罪不报者将被严加谴责，立即驱逐。

在下面这块金属牌周围，不知谁用粗笔蘸着沥青刷了一付骨骼架，他们毛骨悚然地看着。

结果，还是彭伯顿开了腔:“他们都是些虔诚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用了过去时态，这听起来颇有道理。

“有理，”格雷夫斯夫人说。“好了，别尽谈关于他们的废话了。”

索尔塔船长心里并不同意。一条船如果实行这样的高压政策，一个月就得沉没，陆地人就会大不相同?

朱厄尔·弗赖特一言不发，可是她的眼睛湿漉漉的。也许，她在想人类就像耗子一样，正在巨大的恐惧与突如其来的惩罚这种非人道的迷宫中东躲西藏。

格雷夫斯夫人说，“这不就是相当于一层客舱吗?我们有客舱，他们也有。船长，能去看看吗? ”

“这是侦察，”索尔塔耸了耸肩。他们走进一间杂物满地的门厅，一眼看见一架早已停止使用的电梯；他们在海上有许多手动的升降机。

一阵风吹过，从地上卷起一张印了字的纸片，飞过牧师的脚踝，出于某种本能的愤懑，他俯身拾起来。纸张不妥善保管，一阵风吹走了，对船的经济就是损失！他顿时对自己的愚笨感到脸红。“这么多新情况有待适应，”说着，他摊开纸看了一眼。过了一会儿，他把纸揉成一团，用足了力气扔出去，然后在衣服上一个劲儿地擦手，他的脸色十分惶恐不安。

大家凝视着。格雷夫斯夫人走过去，捡起纸团。

“别看。”牧师喊道。

“我想她还是看的好。”索尔塔说。

女检察长摊开纸团，细看了一会儿，说:“简直污七八糟。船长，你看怎么回事? ”

那是一本书上扯下的一页，上面是些简单的彩色图画和几行儿童启蒙诗。索尔塔不禁要笑出来。画面是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穿着很奇特，两人抱在一起拼命撕咬。“杰克和吉尔，提水翻山坡。吉尔揍杰克，杰克脑袋破。屠杀蛮快活。”那首诗写道。

朱厄尔·弗赖特又接过纸片，好久，她才说出一句话:“他们不应该过早使唤小孩子。”她扔掉了纸片，也擦了擦手。

“过来，”船长说，“我们上楼梯吧。”

楼梯上尽是灰尘、老鼠屎、蜘蛛网，还有两副死人的骨架子。他们的右手关节依然套着角斗时护卫手指的金属套。索尔塔鼓起勇气捡起一副，可是怎么也不敢试戴一下。朱厄尔·弗赖特顺水推舟地说:“船长，当心点好，说不定有毒哩，往往是这样的。”

索尔塔一怔。上帝啊，这姑娘有道理！他小心翼翼地担着钢护套的边缘，是有锈——它也会生锈，说不定还有毒呢。他把护套撂到一副骨架的胸腔里，说了一声“走”，他们沿着头顶上照下来的灰蒙蒙的一束光往上爬。进了门厅，是一条走廊，两侧有许多门。焚烧和斗殴的痕迹依稀可见。走廊的一端是椅子和沙发堆成的一道路障，路障被突破了，后面横七竖八地摊着三堆人骨。

“他们都没有脑袋，”牧师的嗓音有点嘶哑。“索尔塔船长，这里真不是人呆的地方。我们得回船去，那怕去堂堂正正地死也行。这里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谢谢您，牧师，”索尔塔说。“您算投了一票，有人同意您吗？”

“让你的孩子去死吧，牧师，”格雷夫斯夫人说。“别让我的去。”

朱厄尔·弗赖特朝牧师耸了耸肩，表示同情，可是仍旧说，“不行。”

有一扇门开着，那锁被一把消防斧砸开的。索尔塔说：“我们就看这一家。”他们走进一家普通的、敬慕死神的中产阶级人家，这里就像一个世纪以前那样，在纯而又纯的默德卡一百三十一岁那年。

这个纯而又纯的默德卡，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外乡人，举目无亲的人，从来没有任何企图和用心。起初，他是一个邮寄代购商，出售电影、电视的静止镜头照片和八乘十的风扇业彩色广告照。这是一种赚钱不易的生意，你必须货源充裕。老态龙钟的顾客对梅·布什津津乐道，你要满足他们的要求；头梳独髻的姑娘对里普·托恩惊叹不已，你又得博得她的欢心；还有，这两者之间的所有顾客都得一一照顾到。他从来不做妖艳女人的时照生意。“污秽、淫荡的照片！”每当他收到粗俗下流的信件时，他会勃然大怒。“下作！男人女人接吻、挑逗、摸弄！放荡！呸！”默德卡养了一只阉狗、一只阉猫，还有一个皱纹满面、任劳任怨的佣人，她实际上是他的妻子。他很穷，穷得两袖清风。然而，他从来不忘记行善积德，每年都捐款给父母协会筹备会和城中绝育手术门诊部。

每天晚上，他去第三大街的酒巴间聊天，与爱尔兰人争

论，往往他会被叫出去挨一顿揍，因而大家都认识他。他让他们把他打倒在地，在人行道上嘲弄他。这就是他们的争论？他是能争的。他滔滔不绝地引述事实、数据和格言，别人无言以对。地狱，人类，俄国人两年内将在月球上建造一个轰炸基地；两年内陆军和空军将要头上套着猪尿泡互相厮杀。对了，我还要告诉你：该死的链霉素把我们都弄傻了；你听说前两年出生的孩子中有健康的？还有：让流感见鬼去；在巴尔的摩城外的克劳德营地，是我们搞了细菌战，在第二十四周爆发并蔓延开来；还有：人类动物业已退化，他们在M. I. T. *已经证明，斯坦维茨和科曼证明了人类动物在目前的辐射强度下无法生存。还有：朋友，尽情享受你的肺癌吧，对每一部机动车辆排出的废气来说，将有2,703例的肺癌，我们必须得有机动车，是不是？还有：我的不中用的步兵，他们神经错乱，我们的经济已经无力支撑这样大批的神经失常的人，应该将他们统统阉了，这是惟一的出路。还有：应该把梅奇尼可夫 **的尸体挖掘出来，抛给狗啃，因为他这个堕落之徒发明了性病预防法，从此以后，恶行非但不受惩罚，反而在全世界肆无忌惮地流行开来；我们应该弄上几个过去那种生理机能残缺的游民，让他们在街上瘸瘸拐拐、满口呓语，给我们的孩子们看看恶行的下场。

他不知道自己是哪儿人。委婉地询问某人的出身籍贯，纽约式的方法是：“默德卡，哈哈？现在，那是怎样的一种名字啊？”对这个问题，他将回答他不是一个撒谎的英国人，

---

* M. I. T. 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梅奇尼可夫：（Elie．Metchnikoff）（1845—1916）俄国生物学家、细菌学家。——译者注

或一个夸口的爱尔兰人，或一个乖戾的法国人，或一个奸诈的犹太人，或一个野蛮的俄国人，或一个谄媚的德国人，或一个蠢笨的北欧人，如果对方不喜欢，他将如何作答?

他是个孤儿。有传闻说，一个警察在一个垃圾箱里发现他，一个刚出世两小时的孤儿。这恰巧与一个有梅毒的少妇在电车上出血过多死去相吻合。那少妇的名字叫默德卡，刚生过一个孩子。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事实根据。在孤儿院的一代代孩子当中，如果有一个人比其他人的身世更糟，别人就会感到一种莫大的安慰。

那一年，当他第七次向霍华德·休斯先生主办的《歹徒》订购画片复制品时，他发现了他一生中的转机。很奇怪，这些并不是简·拉塞尔小姐袒胸的照片，而是些群照，其中，拉塞尔小姐双手被缚，正被人用皮鞭抽打。默德卡细细研究了一番，大叫“把这个给婊子看!”当即增加一倍定货。销路果然很好。于是，他又将荒漠之歌之类的电影中鞭挞刑讯的镜头翻印成册，四下兜售，仅在一个星期内便被抢购一空。所以，他心中有数了。

这真是天赐良缘，也许是有史以来的第五十回。他雇了一个模特儿，让她摆上特别的姿态，他自己动手，拍了一批照片。有的是她被人用晾衣绳缚在椅子上，蜷缩在皮鞭之下，有的是她自己在挥舞皮鞭。

两个月内，默德卡净赚六千美元，他又把每一个铜子儿投资进去，经营更多的照片，刊登更多直接邮购的广告。不到一年，他变得十分招眼，吸引了邮政局里的下流坯们。他赶到华盛顿，冲着那些家伙嚷道:“我的玩意儿根本不能算淫秽。如果你们干涉，我要去告你们，你们这伙臭官僚! 从我

的照片中，你们给我找出一个乳房来，找出一瓣屁股来，找出一个人摸弄另一个人来！你们找不出来，你们知道不行！我从来不相信性，我也不去纵欲，所以，你们别来干预我！生活就是痛苦，就是磨难，人们害怕生活，所以，大家喜欢我的照片。我的照片就是描绘他们的，那些担惊受怕的小人物！如果你们认为我的照片下作龌龊，你们他妈的都是一帮具有变态心理的家伙！”

他把他们镇住了；默德卡的女郎至少都是穿着短裤、胸罩和长筒袜的，他把他们镇住了。一些漂亮的女人被绑起来用鞭子抽、烙铁烫，邮政局的下流坯们总觉得这些照片有点不对劲儿，但是，又说不上来。

第二年，他们在他的所得税上挑碴儿，对父母协会筹备会和城中绝育手术门诊部的损款扣除肯定有漏洞，然而，他将注销的支票逐一列出，分毫不差。“实际上，”他忿忿地说道，“我在那个门诊部呆过很长时间，有时，他们还让我观察手术，这足以说明他们对我多么器重。”

又过了一年，他开始发行死，这是一份每周发行的画报，他得到六名聪明伶俐的新哈佛通讯工程学院毕业生的帮助。他是死刊的总联系人（昨天，他只可能当发行人，五十年前，他可能当主编）。他的办公室四壁是猪皮垫的，他怒气冲冲地呆在里面，通过闭路电视的一百只电眼，对死刊的每个办公室进行监视。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会在传声系统中吼叫起来：“你这家伙！叫什么名字？博兰？好，博兰，你的差事完了，到出纳那里去算账吧。”就这样，有理无理都一样。他身穿炭黑色的窄领法兰绒上装，系着斗牛士那种小巧的领结，真是一个活宝；那些聪明伶俐的年轻人，一个个穿着维多利亚式

工装，脖子上围着珍珠扣针的三角巾。他们并非对他的“执拗”，对他在确有人偷懒时发火感到不可思议，而是对他的——“喜怒无常”感到困惑不解。

聪明伶俐的年轻人变成了伶俐聪明的中年人；杂志上供邮售图片业刊登房屋广告的专栏开始赢利。每一期死的封面都是一幅“本周刑场”的照片，每幅照片的索价都不算太高。对一座寺庙五万美元的捐赠换取了私拍布雷德刑讯的权利，一个被怀疑从输油管中偷油的也门人被拷打致死。没完没了的基督鞭身史连载是每周的主要读物，医学栏是最受欢迎的，此外，还有每周登载的驾驶通报。

当最后一批契约船驶向太平洋时，死刊出过专辑，主要是因为下水时发生了好几起死亡事故，否则，默德卡是绝不会过问船舶的。奇怪的是，这个对任何事都持独特见解的人，竟然对契约船队及其船员毫无评论。也许，他真以为自己是有史以来的最大的杀人凶犯，可是，即使这样，他也不能坐视包括海中酵母在内的全面毁灭而无动于衷。善于表达的宗惠晏正在以佛教禅宗的名义削减广大地区的人口，他毫不踌躇地认为“我如此仇恨尚难免一错，天国之人当情有可原。”三人委员会中的欧洲代表斯帕特博士鼓吹一种“一代人”计划，但他的意见永远不可捉摸。

默德卡年事益高，日渐智穷才竭。这一天，他突然心血来潮，觉得他需要一种理论。他气急败坏地把通讯接头接到他的不老不少的常务通讯员那里，对他大喊起来：“给我一个理论!”常务通讯员絮絮叨叨地回答：“死刊的内在精髓是：这份关于西方文化的画报周刊，并非偶然意念的产物，而是日益兴盛的世界性的事业。前辈的窍门和章法，诸如好莱坞

的信条‘无乳房——血迹!’和用压缩版报道暴力新闻都已经是收效甚微的老生常谈。默德卡集我们时代特色之大成，并最大限度地使之与出版发行业结合起来。角斗和蹓旱冰德尔贝[*]已成为血淋淋的运动项目，侦探故事中司空见惯的谋杀女人的情节，每年一百万例的交通死亡事故，年轻人热衷于结伙吵闹，所有这些反映了我们正在日益接近一个仇恨与死亡的时代。爱情和生活的伦理日渐荒废，谁将预言人是失败者呢？生与死在思想的市场上为了控制人的头脑正在竞争着——”

默德卡吼叫了几句，一下子关闭了通话器。他斜倚着靠背。本周的发行量达二十亿份，汽车广告也已开始显示赢利的苗头。去年，将一只扔掉的购货篮比喻为喷气动力十六型，横贯整个版面；今年，一只无力的手在行车道上；明年，血。二月份，西尔费拉沙龙的链索广告大有急转直下之势。“——保持苗条身段的女士小姐可以自由选择柔道训练教程：学会如何用您的纤纤巧手杀死一个男人。就餐自便。”报名求学者激增百分之二十八”上帝啊，这里真有某种内在精髓!

太慢；还是太慢。他拿起直线电话的话筒，尖叫起来：“太慢了！我付给你们工资是干什么的？全世界都在污秽中打滚！电影已不堪入目！接吻！挑逗！摸弄！男人女人在一起——猥亵！杂志的封面必须洁净！广告必须洁净!”

直线电话的另一端是通讯纯洁协会的执行秘书；默德卡

* 蹓旱冰德尔贝（roller－derby）两队穿滚轮冰鞋的比赛者在椭圆形的跑道上，转圈比赛，在指定的时间内越过对方，并使一名队员达到得分的位置。——译者注

无须宣布身份，因为他是S. P. C. *的股份保证人。对方慌忙回答：“先生，我们获悉本周将有一次向华盛顿进军的母亲游行，下周，将有大量的黄色铅板印刷品邮寄给中大西洋国的每一个六岁至十二岁的女性，我想这两记连击将把联邦出版检查委员会打得晕头转向——”

默德卡挂上电话。“淫词滥调！”他狂叫着。“生殖，生殖，生殖，像垃圾桶里的蛆虫，欲火腾腾和下崽子，我们要使他们洁净。”

他却不需要这样一种理论：不提供某种替代品，是无法夺走爱情的。

当晚，他走在第六大街上，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在这个酒巴间里，他辩论过；在这个酒巴间外，他的鼻子上挨过一拳。可是，在每一次争论中，他都获胜了。一个妇女和她的女儿从他身边局促不安地走过，他们的眼睛盯着黑影。母亲的衣著是老式式样，一件连衫裙，领口露着脖子和锁骨，裙子的下摆齐小腿肚子。在城里某些地方，她会被人唾弃，那姑娘却绝对不会。她是一个时髦姐儿；从头颈到脚踝套着一件宽松的筒裙，没有系腰带。母亲的头发蓬松地散着；女儿戴着一顶窄边小圆帽，正好罩住头发。忽然，两人间进一个黑影，他们没有想到灯光如昼的人行道上也有圈套在等着。

默德卡继续朝前走，黑影中传来一种熟悉的声音，这是一种工作的程序。“我图凉爽！”一个充满快意的年轻的声音——男孩或女孩倒无所谓——在劈劈拍拍的抽打下喘息

* S. P. C. 通讯纯洁协会（Society for Purity in Communication）的缩写。——译者注

着。

那一年，联邦出版检查委员会创立，第二年，城东南的坟地被违章者占满了，又过了一年，默德卡第一教堂在芝加哥建立。五年以后，默德卡死于主动脉瘤，他的灵魂却仍旧在游荡。

“在一起祈祷的家庭相互残杀”，这是挂在公寓墙上的箴言。可是，这里却没有任何这像说明它的寓意得到遵守。父母亲的卧室装上了大铁门和吓人的大锁，可是，儿子依然逮住了他们；或许，他烧穿了铁门。

“铝热剂？”朱厄尔·弗赖特默默地自言自语，她竭力回忆着什么。他先悄悄地用铁丝环套住正在睡梦中的他父亲的脖子，不惊动他的母亲，他把母亲的金属护指套偷走，不等她到枕下摸枪就给了她致命的一击。从儿子的那副小骨架摊在那里的样子，可以看出这一击何等猛烈。

他们满腹狐疑地测览着家庭图书馆中一套滑稽故事，这套藏书名叫《默德卡五呎书架之经典》。朱厄尔·弗赖特慢慢翻开一本《白鲸》，发现里面讲什么卧室里的头颅开花，令人毛骨悚然的海上遇难，为了烘托高潮，还描述了海怪生吞活剥吃掉一个阿哈卜人。“一定还不止这些。”他轻轻地说。

彭伯顿牧师赶紧放下手中的《汉姆雷特》，把身子倚靠着墙。他感到神志模糊，要胡言乱语。他连忙祈祷，过了一会儿，才觉得好一些。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看那些经典著作了。

格雷夫斯夫人轻蔑地看着这里铺张的陈设，还有那张照片，一个暴凸眼、扁塌鼻子、丑陋不堪的男人，下面标着一

行字：默德卡，精选出的纯而又纯的涤罪者。这里有两张桌子，简直蠢透了。谁需要两张桌子？她仔细一看，原来其中一张是血迹斑斑的老虎凳，她顿时心头一紧。那铭牌上写着：惩罚刑具公司，型号 6，年龄 10—14。老天有眼，她的确不止一次打过孩子，因为他们不合她心意；可是，当她看到这些斑斑血迹以后，她对隔壁房间内犯弑父罪的那堆骸骨不由得产生一种热乎乎的同情。

索尔塔船沃说："我们必须组织起来。谁知道他们中有没有人留下来？"

"我看不会，"格雷夫斯夫人说，"那种人活不长，整个世界都得打扫干净。他们相互残杀，但这并不重要。这对夫妇有一个孩子，十至十四岁。他们的房间好像就是为一个孩子造的。我们应该再走几个房间，看看一个孩子的家庭是否普遍。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完了。或者基本上完了。"她兴奋地杜撰了一个词儿："这叫民族自杀。"

"其中的计算颇有道理，"索尔塔说，"如果除了独子因素之外没有别的因素起作用，二十亿人口在一百年五代人以后将减为一亿二千五百万；再过一个世纪，人口为四百万，再过一个世纪，十二万二千；到第三十二代人时，那最初二十亿人剩下的最后一对男女将生下一个孩子，那么，末日到了。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还有些人自愿放弃生儿育女。"——说到这里，他的眼睛避开朱厄尔·弗赖特——"我们在楼梯上，走廊里，一套套的公寓中都看见了嘛。"

"那答案有了，"格雷夫斯夫人说，一巴掌拍在那龌龊桌子上，她自己也忘记了那是什么东西。"我们把船开上海滩，船上所有的人都开上陆地，我们来清扫，我们学着干——"她

忽然停住，摇了摇头，又忧郁地说：“对不起，我尽说些昏话。”

牧师理解她，但是他说：“陆地只不过是许多宅第中的另外一个。当然，他们可以从头学起！”

“这在政治上不大可行，”索尔塔说，“不能采用现在这种形式。”他想到应该把这建议提交给议会审议，刻着契约的大桅的阴影正笼罩在人们心头。他的头摇动了一下，表示一种不自觉的否定。

“有一个办法是可行的。”朱厄尔·弗赖特说。

正在这时，布劳内尔人突然闯入，向他们扑过来。十八个布劳内尔人，从他们登陆起，就一直偷偷地尾随在后面。九个女人，穿着筒裙，带着窄边小圆帽，九个男人，穿着苦行僧似的黑衫。他们从半开的门鱼贯而入，一个个手持长矛，把海上人团团围住。其他因素果然在起作用，而且，第三十二代绝种的时刻也还没有到来。

布劳内尔人的一个男首领得意地说：“正好在我们需要——新鲜血液的时候。”索尔塔明白他并不是在谈论遗传学。

那些饶舌的女人尖刻地叫骂着：“准是些不干好事的家伙；露胳臂露腿的不知害臊，那淫欲大殿的柱子都烂了，还不要脸地显卖呢。他们从海上来，那是罪恶的渊薮，他们来引诱我们放弃正派规矩的生活。”

那男首领说：“我们知道如何对待女人。”其他人顿时随声附和起来。

“我们把他们打翻在地。”

“让他们四脚朝天。”

“揪住一只胳臂捆起来。”

“再揪住另一只胳臂捆起来。”

“揪住一条腿捆起来。”

“再揪住另一条腿捆起来。”

“然后——”

“我们将他们活活打死，默德卡就微笑了。”

彭伯顿牧师困惑不解地凝视着。“你们应该看看自己的良心，”他心平气和地说，“你们好好看看，你们会发现你们错了。人不应该这样，你们一定被人哄骗了，听我说——”

“亵渎神圣，”女首领说，她的长矛刷地一下刺进牧师的下腹，寒光闪闪的矛尖把他挑倒在地。朱厄尔·弗赖特扑跪在他身旁，听他的心跳和呼吸。他还活着。

“起来，”男首领喝道，“对我们显露、出卖你们的肉体，那是无用的。我们的心都是纯洁的。”

一个男孩奔到门口，“瓦格纳人！”他尖叫一声，“二十个瓦格纳人上楼来了！”

他的父亲朝他大喝一声：“站定了说清楚！”他抓着长矛冲出门外，矛柄捣了小孩的胸口一下。可是，等到这心地纯洁的十八个人跑到楼梯口以后，男孩咧嘴笑了出来。

他吹了一声口哨，响彻整个走廊，海上人的注意力从出血不止的牧师身上移开，呆呆地抬起头来。听见口哨声，六扇门砰地打开，男人和女人们拥出来，他们的长矛直刺布劳内尔人的脊背，布劳内尔人只好聚拢过来，守住楼梯。“多谢了，波普！”男孩不断高喊着，心地纯洁的瓦格纳人正向心地纯洁的布劳内尔人的残部蜂拥过去。结果，男孩的叫喊使一个瓦格纳人心烦意乱，他一矛过去把他捅死了。

朱厄尔·弗赖特说：“我实在看够了。船长，把牧师带着，我们走吧。”

“他们会把我们杀死的。”

“你把牧师抱着，”格雷夫斯夫人说，“等一会儿。”她一个箭步冲进卧室，带着那付金属护指套出来了。

“嗯，也许，”姑娘说，一面将自己的长罩衫的前排钮扣一个一个解开，她一耸肩膀，脱掉了罩衫，接着她又解开内衣，也脱掉了。她将衣服搭在手臂上，沿着走廊向楼梯走去，目瞪口呆的船长和检查长跟在后面。

对这些心地纯洁的默德卡式人来说，她并不是普林 *再世，去赢得她的诉讼，而是邪恶的化身。他们丢掉了手中的武器而抱头鼠窜。人竟然能干出这样的事，真是不可思议；只有默德卡清楚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魔怪，这种违悖常理的荒诞使他们惊异恐惧。正如她所希望的那样，他们如鸟兽散；相反，如果她穿着齐整，那长矛顿时会密不透风地刺来。这时，他们四下奔跑，口中念念有词，而后蒙住眼睛，钻进房间或走廊的角落里，背对着那不堪入目的东西。

海上人在楼梯口的一片混乱中夺路而走，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下楼来到了码头。只是在索尔塔把牧师递给小船上的格雷夫斯夫人时稍微有点麻烦。十分钟以后，他们解开缆绳，向外划了一会，支起了风帆。黄昏时分，水面与砖建筑物降温速度不同，温差产生了微风，他们正好赶上。朱厄尔 · 弗赖特把桅杆支好以后，穿上衣服。

“这种事也不总是这么容易。”她扣上最后一粒钮扣后说。格雷夫斯夫人也一直思考着这件事，可是她一言不发，

* 威廉 · 普林（Williasm Prynne）（1600–1669）英国十六世纪清教派出版物发行人，因反对伦敦主教和坎特伯雷主教威廉 · 罗德的宗教方针，两次受割耳刑。——译者注

唯恐表示出她忌妒那绝妙的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

索尔塔正在尽力为牧师检查。“我觉得他会好的，”他说，“外科手术加上长期休养。他失血并不太多。我们可以把这个奇遇讲给全船议会听。”

又一条大鱼懒洋洋地浮出水面；索尔塔神不守舍地看着。“他们将建议在岸上收罗铜料，制成鱼网，再重操旧业，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确实，我们也可以这样干。”

朱厄尔·弗赖特说：“不，决不能这样。这次是网，在捕捞以后出事；要是在隆冬时节，在大西洋当中，三根桅杆出问题，那怎么办？”

船长接着说：“或者是舵——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可是，你们想想，假使告诉议会要他们弃船上岸，在那些砖房中安家落户，一切都改变，那会怎么样？还要与疯人打仗，还要学会种田？”

“天无绝人之路，”朱厄尔·弗赖特说，“就像默德卡那样，总有一条路可走嘛。过去人口过剩，默德卡就是对人口过剩的回答。总有办法的。人是一种陆上哺乳动物，尽管他有一段短暂的海上经历。我们是贮备着的物种，等待着陆地绝净以后能够回去。正像这些近海鱼群，它们正在耐心等待我们放弃这一年两次的捕捞，这样它们可以返回深海繁衍生殖。怎么办，船长？”

他苦苦思索着。“我们可以，”他说得很慢，“先驶到近海，捕捞那些大家伙，然后，固定下来，建立一座从船到岸的桥梁。我们可以继续住在船上，在白天时，我们可以试着去种田。”

“有道理。”

“不断把桥梁加固，慢慢地，他们会感到这已经成为船

和岸的实在的一部分。这大概要——嗯——十年？”

“足够的时间让那些老虾米们下决心喽。”格雷夫斯夫人突如其来地插了一句。

“我们将放松一比一的生育制度，这样，一些年轻人就会被挤上岸去，住到陆地上——”他的脸突然阴沉下来。“那样，我看那该死的闹剧又得从头开始。我不是说过，如果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三十二代人以后就可以使二十亿人化为乌有；那么，一对夫妇生四个孩子，经过三十二代人的时间，就可以产生二十亿人口。噢，那有什么用，朱厄尔？”

她格格地笑着。“上有结果，下也会有结果的。”

“但是，不会像默德卡那种结果，”他像是在起誓。“我们在海上略有发展。这次我们要动动脑筋，再也不相信恶梦与迷信了。”

“我不懂，”她说，“咱们船将是第一条，以后别的船也会一个接一个地出事儿，他们也来定居，建造桥梁，起初的两代人会忿忿不平，日子一长就会平息下来，一天天过下去……那么谁将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

船长显得很惶恐。

“对，你！索尔塔，桥梁建造者；汤米*，你知道‘桥梁建造者’的古体字吗？Pontifex**”

“哦，我的上帝！”汤米·索尔塔绝望地说。

受伤的牧师心头掠过一丝微弱的知觉；他正好听见，他很高兴船上有人在祈祷。

---

* 汤米（Tommy）汤姆·索尔塔的爱称。

** Pontifex：古罗马时，高级牧师学院的成员。

恰逢其时

〔英〕约翰·温德汉姆　著
蔡玉娘　译

约翰·温德汉姆（John Wyndham，1903—1969），英国著名科幻作家。1925年开始写短篇小说，1930至1939年曾以各种笔名在美国发表作品。1946年开始写科幻小说，主要作品有《三分鼎立的日子》、《海妖醒了》和《时间种子》等；前两部作品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被摄成电影，还被缩写成小故事在电台广播。

《恰逢其时》以四维空间的理论为依据，描写一对情人相隔五十年后，由于科学实验的巧合，重新见面；男的保持着五十年前的容貌和举止，女的则变成一个离不开轮椅的瘫痪老人。故事揭示了这样一种科学想像：倘若运动速度能比光速快一百倍，那末就会使一百年以前的事物再现。这是许多人感兴趣的问题。

屋子向阳的那一面，被太阳晒得炽热。多尔德尔森夫人坐在开着的落地长窗里边，把椅子往前挪了挪，这样她的头就可以躲在阴影里，而让太阳舒服地晒着她身体的其它部位。

然后她把头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娴静地观望着周围的一切。

周围的风景对她来说是永恒的。

平坦草坪的那一边，雪松像往常那样挺立。她想，它那伸向四边的枝条，肯定比她童年时伸出的更远了。但这也难说，因为那个时候，这棵树就已经很大了，而现在看起来也很大。再远一点，绕着院子的树篱，也像往常那样整洁干净。通向小灌木林的大门，两侧还是修剪成雄鸡状的灌木。说起来也很有意思，虽然尾巴上的羽毛已经随着它的年龄掉光了，但它们却仍然傲立在那里。

灌木丛前方的花坛还是像往常那样美丽——或者，也许比以往更鲜艳夺目。有些人还可能会感到那些争先吐艳的花朵会比平时更加刺眼，然而它们却依然可爱。树篱外面的小灌木林跟以前略有不同。小树多了，一些大树砍掉了。在枝叶间的空隙里，粉红色的屋顶隐约可见；不过那里从前并没人居住。要不是这些微小的变化，一个人也许暂时想不起他差不多已经过了一生。

懒洋洋的下午，树上的鸟儿停止歌唱，蜜蜂嗡嗡地奔忙，树叶轻轻地飘动，网球场上砰砰声伴随着断断续续的记分声不时传来。也许这是五、六十年来一个普普通通的阳光充足的下午。

多尔德尔森夫人看着周围的情景，不禁笑了起来。她热爱这里的一切。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喜欢这个地方，现在她更爱它了。

她在这间屋子里出生长大。结婚后虽然离开了一段时间，但在她爸爸去世以后，又回到这里。她在这里把自己的两个

孩子带大，而自己又在这里变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年，她差点失去这幢房子——但并没有，她现在仍然呆在这里……。

是哈罗德，她那聪敏而又可爱的儿子，使她有可能一直住在这里。……当时，她已经明显地无力把房子维持下去。当她不得不把房子卖掉的时候，哈罗德说服了他的公司把房子买下来。他告诉他妈妈，他们公司也像其它的买主一样，感兴趣的是房屋的地址，而不是房子本身。这所房子本身已经没有多大价值了，但它所处的位置却很合适。作为出售的一个条件，向阳的四间被改成一个单元，作为她终身居住的地方。其它的房间被改成宿舍，供二十多个在北边马棚附近的办公室和实验室里工作的年轻人居住。她知道，这座老房子总有一天要被推倒，因为她看到过公司的计划。但是现在，在她还活着的时候，这座房子和房子南边、西边的花园暂时都不会遭到破坏。哈罗德曾经肯定地告诉她，在十五年至二十年的时间里，房子和花园都不会被征用——比她预想需要的时间长得多。

多尔德尔森夫人静静地想着：即使离开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真正的遗憾。已经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了，现在不得不靠轮椅行动，成了别人的累赘。她甚至好像感到她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好像她已经成了阴曹地府一个新去的人。整个事情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首先是进入了一个难以理解的地方；接着又变得这样复杂，使人们也不想理解。她想，难怪老人们总是对事物迷恋不舍，固守着把他们和他们习惯的环境相联的事物。

哈罗德是个可爱的孩子。为了他，多尔德尔森夫人尽力

克制自己，不使自己显得过于固执——但常常难以做到……

比如，今天午饭时，他对今天下午要进行的实验显得异常激动。他实在忍不住要说，尽管他知道他所谈的事情他母亲一无所知。多尔德尔森夫人只知道儿子谈的又是关于四维空间的问题；她点点头，但并不想进一步了解。上次他们也谈论过这个问题。她说她年轻时只有三维空间，不知怎么这种发展在世界上竟能增加成四维空间。这使哈罗德开始研究一篇关于数学家世界观的论文。通过研究，就能发现多元多维空间的存在。甚至与时间相关的时空存在也像是属于多元多维的一种。哈罗德试着用哲学来进行解释——但就在那一时刻，他母亲就再也听不懂了。他越讲越玄。他母亲认为，她年轻时的哲学、数学和玄学都是分开研究的，——现在他们似乎已经不可理解地综合在一块。因此，这次她静静地听着，不时发出轻轻的赞许声，一直听到最后。讲完后，哈罗德苦笑了一下，对母亲如此耐心地听他讲述感到十分亲切。他来到桌子旁边，拉着母亲的手，温柔地亲了亲她的脸颊；而她则预祝他下午的神秘实验获得成功。接着，詹妮走进来收拾桌子，把多尔德尔森夫人又往窗户近处推了推……。

下午的温暖使人困倦，多尔德尔森夫人半睡半梦，回到了五十年前这样的一个下午。当时她也是坐在这个窗户的前面——当然那时还没有想到用这把轮椅——等待着阿瑟。她忐忑不安地等着阿瑟，可阿瑟一直没有来……。

事情的结果非常奇怪。如果那天阿瑟真的来了，她一定会和他结婚，那么她现在的两个孩子哈德罗和辛西娅也就不会存在。当然，她也会有孩子，但不会是哈罗德和辛西娅。一个人的存在多么奇怪、多么偶然啊！仅仅通过对一个男人

说“不”，对另一个说“是”，一个女人就可以使一个潜在的杀人凶手存在……。现在他们多么愚蠢——想把一切都隐藏起来，让生活变得安全舒适；然而在这背后，在每一个人的过去，伸延着一条靠机会连接的道路，它是由女人们说的“不”或“是”决定的，好像她们被幻想蛊惑了一样。

奇怪的是多少年来她没有再想到阿瑟，而现在却又突然想起他来。

多尔德尔森夫人曾经确信那天下午阿瑟是一定会来向她求婚的。那是在她认识克林·多尔德尔森之前。她一定会同意，并一定会嫁给他。

但是，阿瑟从那次走了以后，就一直没再回来。他没有给她写信，也没有向她解释过什么。她无从探悉其中的原因。直到大约十几天以后，她从阿瑟母亲那里收到一张有些缺乏感情的便条，告诉她阿瑟病了，医生建议把他送到国外去。但从那以后，杳无音讯——直到过了两年多，有一天她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他的名字……。

女孩子的那种自尊心，使她感到心灵受到了伤害，有一段时间她非常生气。可是谁又能知道那不是最好的结局呢?——他的孩子会像哈罗德和辛西娅那样聪敏和善吗？会对她那么亲吗?

如此大量的偶然性……所有他们现在谈论的那些遗传基因一类的事情……

网球场上击球的声音渐渐地停了。打球的人们已经散去，也许是回去于他们那神秘的工作。蜜蜂仍在花丛中嗡嗡地忙碌；六七只蝴蝶也在花间飞舞，尽管它们飞得并不艺术。温度逐渐上升，远处树木的枝叶闪闪发光。下午的困乏劲儿使

人难以忍受。多尔德尔森夫人感到睡意昏沉。她把头靠在后边，好像听到什么地方有种嗡嗡声，比蜜蜂嗡嗡的调子还高，但并没有高到烦人的地步。她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突然，几码远之外，从小路上传来了脚步声。由于她坐着，她谁也没有看见。那声音来得非常突然，好像有人刚刚从草地上走出来踏到小路上一样——然而任何人经过草地她都应该看见……与此同时，又传来了愉快感人的男中音的歌唱声，但声音本身并不响亮。这声音也来得非常突然。歌词中间只能隐约听到：

人人都在做，都在做……

突然，歌声中断了，脚步声也戛然而止。

多尔德尔森夫人睁大了眼睛——确实睁得很大。她用纤细的手紧紧地抓住了椅子的扶手。她回忆着刚才听到的歌声；她越发确信她熟悉那个声音——虽然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一场痴梦，她自己对自己说……就在她睡着之前几分钟，她还一直想到他……多么愚蠢！

然而奇怪的是这并不像梦境。一切是那么真实清晰，那么合情合理。她手指下面椅子的扶手还是那样坚固。

她脑子里浮现出另一种想法。她已经死了。因此它并不像一般的梦。她一定是坐在太阳底下时静静地死了。医生曾经说过，那种情况很可能预想不到地突然发生。现在或许是已经发生了！她一时感到相当轻松——并不是她对死亡感到恐惧，而是眼前有一种磨难之感。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并没有什么痛苦，简直就像睡觉一样。她对此却又突然感到幸福；她相当兴奋……虽然她仍然奇怪的是她还把手紧贴在椅子上面。



不一会儿，小路上的石子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那脚步声又出现了。一种迷人的声音说道：

“真怪！太奇怪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多尔德尔森夫人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不管怎样，那声音毫无疑问。

停了一下，脚步声换了方向，好像有些犹豫。接着又折了回来，但是很慢，有些踌躇。脚步声越来越近，她看到一个年轻的男子——啊！他看起来这么年轻。她感到自己的心被什么揪了一下。

那个年轻人穿着有条纹的运动夹克，白色法兰绒的裤子，脖子上围着一条丝领带，系着有彩色带子的草帽向后倾斜着，露出了他的前额。他两手插在裤兜里，左胳臂下挟着一付网球拍。

多尔德尔森夫人起先只能看到他的侧面，没有看得非常清楚。他好像迷了路似的，嘴微微张着，两眼盯着远处粉红房子那里的树林。

“阿瑟！”多尔德尔森夫人轻轻地说道。

青年人吃了一惊。网球拍从他的胳膊下啪嗒一声掉在地上。他想把拍子抬起来，于是就摘掉帽子，同时借此使自己冷静一下。但他根本没能做到，当他又站直的时候，他两颊绯红，仍然显得局促不安。

他看着坐在椅子上的老妇人。她的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两只纤纤细手紧紧抓着椅子的扶手。他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向整个房间看去，更加感到不安，甚至有些惊恐、然后，他又把视线移到老妇人身上。她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想不出在什么地方见过她，也不知道她可能是谁——然而在她

的眼神里，有某种模模糊糊的东西并不陌生。

多尔德尔森夫人低头望着自己的右手。她端详了一番，好像它使她有些吃惊，接着，她又抬起头来，看着阿瑟的眼睛。

“你不认识我了吗？阿瑟！”她平静地问道。

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悲伤的情调。阿瑟认为那是失望和责备的口气。但他尽力克制自己。

“我——恐怕我不认识你，”阿瑟承认说。“你看我——呃你——呃——”他的咽喉像被什么堵了似的，接着他不顾一切地说道，“你也许是塞尔玛的——基尔德尔小姐的——姑妈吧？”

有好大一会儿，她死死地盯着他。他不理解她为什么那样。后来，她告诉他说：“不，我不是塞尔玛的姑妈。”

阿瑟又一次瞅着她背后的房间。这一次，他迷惑地摇了摇头。

“一切都不一样了——不，好像有一半不一样，”他悲哀地说。“我想，我不会找错地方吧。”他突然停下来，转过身去，再一次观察花园。“不，这肯定不是那个花园了。”他对自己肯定地说。“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他不再单单感到惊奇；他好像全身都在颤抖。他那困惑的眼睛又转到她的身上。

“我真不明白——请告诉我你怎么认识我的？”他问。

他那不断增加的苦闷使她深感不安，而且也使她谨慎起来。

“我认得你，阿瑟。你知道，我们以前见过。”

“是吗？我不记得了。真对不起。”

"看来你有些不舒服，阿瑟。把那把椅子拉过来，坐下休息一会儿。"

"谢谢您。嗯，您是……"

"多尔德尔森夫人。"她告诉他。

"谢谢您，多尔德尔森夫人。"他皱了皱眉，竭力追忆这个名字。

她看着他把椅子拉过来。每一个举动都很熟悉，甚至那漂亮的头发也好像见过——每当他弯腰时总有一绺头发散落到前额上。他坐下来，沉默了一会儿，皱着眉凝视花园的远方。

多尔德尔森夫人也静静地坐着。她的困惑并不亚于阿瑟，尽管她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显然，她已经死了的想法非常愚蠢。她跟平常完全一样，仍然坐在轮椅里，仍然感到背上的疼痛，仍然能够抓住椅子的扶手抚摸它们。这绝不是一场梦——一切都太明显、太实在、太真实，决不是梦中的事情。她太敏感了——倘若年轻人不是阿瑟，那他又会是谁呢?

难道这单单是一种幻觉吗? ——还是她思想上的错觉，把阿瑟的相貌完全安在了另一个年轻人身上?

她扫了他一眼。不，那是不可能的。刚才叫他阿瑟他已经答应了。无疑他就是阿瑟——而且，他穿的也是阿瑟的运动服——现在这种样式的运动衣已经不时兴了，而且好多年她都没看见过年青人戴草帽了。

是一种鬼魂? 但不可能——他实实在在地在那儿；他坐下时椅子还发出了响声；他的鞋踏得石子路咔咔作响。另外，有谁听说一个鬼魂以陷入困惑的年轻人的形式出现呢? 而且这个年轻人刮胡子时把脸都刮破了……

阿瑟扭过头来，打断了她的思路。

“我原想塞尔玛会在这儿，”他告诉她。“她说她要在这儿的。请告诉我，她在什么地方呢？”

真像一个受惊的孩子，她想。她想安慰他，不再让他害怕。但是，她想不出说什么好。

因此她只说道：

“塞尔玛离这儿并不远。”

“我一定要找到她。她能够告诉我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着，站了起来。

她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胳膊上，温和地让他坐下。

“等一会儿。”她说。“你觉得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使你那么不安？”

“这个，”他说，一边挥动着他的手，指着周围的每一样东西。“全都不一样了——但又都和原来的相像——然而又不一样。我觉得好像——好像我有点疯了似的。”

她呆呆地盯着他，然后摇摇头。

“我想你并没有疯。告诉我，究竟有什么不同？”

“我是到这里来打网球的——但说真的，是来看塞尔玛的。”他把自己的话修正了一下。“那时一切都很好——跟平常一样。我骑车到这里来，把车子靠在路口的那棵大冷杉树上。我沿着小路走进来，接着，就在我刚刚走到屋子拐角的时候，一切都好像发生了奇异的变化……”

“奇异的变化？”多尔德尔森夫人问。“什么发生了变化？”

“噢，差不多每一样东西。太阳好像在天上晃动。那些树似乎一下子就变大了，和以前大不一样。那边花坛里的花，颜色也大有变化。从前满墙都是长春藤，现在只长了半墙——

看起来似乎成了另外一个品种。另外，那边有了房子。可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灌木林的那边就只有一片旷野。甚至小路上的石子也比我想像的更黄了一些。至于这个房间……它确实是原来的同一个房间。我认得那张书桌、壁炉——还有那两幅画，可是纸都不大一样了。我以前从来没见过那个——但它又不是新的。请告诉我塞尔玛在什么地方？我要她解释一下，我一定是有点神经病了。”

多尔德尔森夫人紧紧地握住阿瑟的手。

“不！”她肯定地说。“不管怎么样，我肯定事情都不像你想的那样。”

“那又是什么呢？”他突然停下来，侧耳倾听。声音越来越响。“那是什么呢？”他不安地问道。

多尔德尔森夫人把他的手握得更紧。

“没什么。”她说，好像在安慰一个孩子。“没什么事，阿瑟。”'

她觉得随着响声的增大阿瑟越来越显得紧张。在不到一千英尺的上空，那声音正好从他们头顶掠过：喷气机呼啸着，机后震荡的空气发出隆隆的响声，然后渐渐地在空中消失。

阿瑟看着它，直到它在空中消逝。当他把头转向她的时候，他的脸色苍白，惊骇不已。他用一种古怪的声调问道：

“那，那是什么东西？”

她非常平静，也好像要强迫他安静下来似地说道：

“只不过是一架飞机呀！阿瑟。这东西真有些烦人。”

阿瑟凝视着飞机消逝的天空，摇了摇头。

“但我以前看见过飞机，也听到过它的声音。跟这个可不一样。它的声音就跟摩托车差不多，只是稍微大一点。可

刚才那声音那么可怕！我真不明白——真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声音很忧郁。

多尔德尔森夫人好像刚要回答，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想法。她回忆起哈罗德谈到的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情况，想起不同平面不同速度和时间也不同的说法……。凭着直观的感觉，她知道——不，“知道”这个词太肯定了，——应该说她观察到；但她观察的时候，却陷入了迷津。惶惑中，她又看了看那个年轻人。他仍然很紧张，微微地颤抖着。他还在怀疑自己是否失去了理智。她知道必须消除那种情况。没有什么慈善的办法——但怎样才能使他尽量少受些打击呢？

“阿瑟，”她突然说。

阿瑟转过头，茫然地看着她。

考虑了一会儿，她故意提高了嗓门：

“在那个柜橱里，有一瓶白兰地。请把它拿来——带两个杯子。”她命令似地说。

他服从了，梦游般走到柜子那里去。把酒取来后，她给他斟了三分之一杯的白兰地，然后给自己也倒了一点。

“喝吧！”她告诉他。他有些犹豫。“喝吧！”她命令说。“你受了惊，喝点对你有好处。我想和你谈谈，但我不能在你给惊成半傻子的时候来谈。”

他喝了一口，咳嗽了一下，然后又坐了下来。

“把它喝光。”她坚定地对他说。于是他把酒喝完了。她即刻问道：

“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他点了点头，但什么也没有说。多尔德尔森夫人轻轻地吸了口气，改用柔和的声音问道：

“阿瑟，告诉我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几？”他惊愕地说。“怎么啦？！今天是星期五。今天是——呃——六月二十七日。”

“那——年份呢？阿瑟，今年是哪一年？”

他转过头来，面对面地望着她。

“我不是真的疯了，你知道。我知道我自己是谁，也清楚现在在哪里——我想……是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而不是我变了。我可以告诉你——”

“阿瑟，我让你告诉我的是今年的年份。”她的声音里又有了命令的语气。

他说话的时候两眼紧紧地盯着她。

“当然是 1913 年。”他说。

多尔德尔森夫人把视线移回草坪和花坛上。她微微地点了点头。是那一年——那天也是星期五；奇怪的是她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很可能也是六月二十七日……但肯定是 1913 年夏季的一个星期五，是他没有来的那一天……这些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阿瑟的声音把她从沉思中唤醒。他的声音焦急而不安。

“为什么——为什么你问我那个——我的意思是，为什么问我年份？”

他紧锁双眉，眼神忧郁不安。他看来还非常年轻。多尔德尔森夫人为他感到心里痛楚。她把瘦弱的手又放到他那强壮的手上。

“我——我想我知道，”他颤抖着说。“那是——我不知道怎样——但是你不会问我那个问题，除非……可是发生的事情十分奇怪，是不是？看来现在不是 1913 年了——那就是

你的意思吗？可是那些树的变化……那架飞机……”他停下来，怔怔地望着她。“你一定要告诉我……请告诉我，……我究竟出了什么事？——现在我在什么地方？——这又是什么地方？

“啊，我可怜的孩子……”她喃喃地说。

“噢，请……”

《泰晤士报》放在她旁边的椅子里，上面的文字游戏只做了一半。她无精打彩地把它捡起来。接着把它卷起递给他。他的手颤抖着，把报纸接了过来。

“伦敦，星期一，七月三日，”他读着报纸。然后以怀疑的表情低声念道：“一九六三年。”

他放下手中的报纸，用探求的眼光望着她。

她慢慢地点了点头。他们面对面地坐着，谁也没说话。阿瑟渐渐地改变了表情。他紧皱着眉头，好像非常痛苦。接着又不安地看看周围，眼睛转来转去，像是要寻找逃走的去路。最后他又把眼睛移到她的身上。然后他闭了一会儿眼睛。当他再次睁开的时候，双眼充满了创伤和恐惧。

“噢，不——不！……你不是……你决不可能是……你——你告诉我……你是多尔德尔森夫人，不是吗？你说你是……你不可能——你不可能是塞尔玛。”

多尔德尔森夫人沉默着。他们互相对视着。阿瑟哭丧着脸，如同小孩一样。

“噢，上帝啊上帝！”他捂着脸，痛哭起来。

有一会儿，多尔德尔森夫人闭上了眼睛。当她再睁开眼的时候，她又恢复了对自己的控制。她伤心地望着阿瑟那颤动着的双肩，伸出她那消瘦的青筋突起的左手，温柔地抚摸

着他那漂亮的头发。

她的右手摸到旁边桌子上按铃的按钮，用手指按了下去。

听到走动的声音，她睁开了眼睛。虽然百叶窗把屋子弄得很暗，但是照进屋子里的光线足以使她看清站在床边的哈罗德。

“我没有把您吵醒的意思，妈妈。”哈罗德说。

“你并没有吵醒我，哈罗德。我正在作梦，但是我并没有睡着。坐下，亲爱的。我想和你谈谈。”

“妈妈，你不该让自己太累了。你知道，你刚才又有点犯病了。”

“是的，但是，我觉得闷在肚里更难受，还是把事情弄清楚好些。时间不会长的。”

“好吧，妈妈。”他把椅子拉到床边，坐下来，握着母亲的手。在昏暗里，她望着他的脸。

“那是你干的，是不是，哈罗德。是你那种实验把可怜的阿瑟带到这里来的吧？”

“那是件偶然的事，妈妈。”

“给我讲讲。”

“我们正在做实验。只是一个初步的实验。我们知道它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我们可以证明，如果我们能——噢，亲爱的妈妈，那是很难用语言解释的——如果我们能扭转一个空间，让它自身折叠起来，那么在正常的状态下，互相分离的两个点就必定恰巧吻合……我恐怕那还不怎么清楚。……”

“没关系，亲爱的，接着讲吧！”

“当我们装好我们那个场畸变发动机的时候，我们试着

把它调到恰恰能使相距五十年的两点合到一起的地方。想想看，如果把一长条上面有两个记号的纸折叠起来，就可以使那两点重合起来。”

“是吗？”

“机器可以随意调整。我们原可以选十年或一百年的，但我们正好选了五十年。并且结果几乎没有任何误差，妈妈，可以说是非常准确。五十年当中只有四天的误差。这使我们异常惊讶。我们现在该做的是查出造成这个误差的根源，但是你如果让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保证——”

“是的，亲爱的，我肯定那是相当奇妙的。但发生了什么事呢？”

“噢，对不起。那——正如我说过的，那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我们只把那东西开了三四秒钟——他肯定正好在那时走进了吻合区。这种机会极少，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我当然不希望这种事发生，但我们事先不可能知道……”

“不，你们是不可能知道。可后来呢？”

“说真的，后来什么事都没有。詹妮听到铃声赶来，发现你昏了过去，而那个小伙子——阿瑟——也垮了，她便立刻派人找我；直到那时我们还什么都不知道。

“一个女孩子帮着把你扶到床上。索尔医生也赶来给你作了检查。然后他又给那个阿瑟注射了一种镇静剂。那家伙确实也需要它——因为当他准备和他的美丽的姑娘打网球的时候，出现了那种事确实难以忍受。

“当他稍微安静下来之后，他告诉我们他是谁，从哪里来的。有件事还涉及到你呢！说也奇怪，我们第一次实验就偶然得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证据。

“但是，那可怜的家伙只想尽快离开这里回去。他显得非常苦恼——的确，是件相当痛苦的事情。索尔医生想把他控制住，使他恢复正常。但是无济于事——而且他醒过来的时候，也好不了多少。

“我们不知道是否能把他送回去。所谓‘向前转移’，粗略地讲，它可以被看成是自然发展的无限加速。而所谓的‘向后转移’的概念，你只要一考虑就充满了最使人困惑的含意。争论本来很多，但索尔医生却使它得到解决。他说只要有合适的机会，那家伙有权再试一次，而且我们有责任和义务设法解除我们给他造成的痛苦。此外，我们如果不那样做，我们当然要向人们说明我们是怎么样把这个语无伦次的大傻瓜弄来的，就是说，过去的五十年进程。

“我们还要向那个阿瑟说清楚，我们不能肯定这个实验倒过来会同样成功——而且不管怎样，这里还有四天的误差，所以再好也不可能十分精确。我想，他并没有真正明白那个意思。这个可怜的家伙处于痛苦的状态；他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任何一个机会——以便离开这个地方。但他几乎是有来无回。

“所以，我们决定冒险——毕竟，如果实验失败，他也许会——反正，他什么也不知道——或者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发动机仍然处在我们已调好的位置上。我们安排了一个人照管它，把阿瑟带到你屋子旁边的小路上，让他对准原来的路线。

“‘现在往前走’我们告诉他。‘就像刚才事情发生时你走的那样。’我们发出打开机器的信号，他便开始走了。也许

是因为索尔医生麻醉剂的作用，或者别有它因，他感到昏昏沉沉，但他尽力控制住自己，蹒跚地向前走去。真是个笨头笨脑的家伙！他好像半哭半唱，用一种奇怪的声音努力唱道：

‘做……’

“然后他就不见了——全部消失了。”哈罗德停了一会儿，接着又悔恨地补充了一句。“现在我们获得的所有证据并不十分有说服力——一付网球拍，很新，但式样却过时了；还有一顶草帽，前面也说过了。”

多尔德尔森夫人静静地躺着。哈罗德接着说：“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妈妈，我们只能进行实验。”

“当然你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亲爱的。而且你获得了成功。你虽然不能消除你们已经做过的事情，但这不是你们的过错……。不，我刚才是在想，如果你们早几分钟——或晚几分钟，打开你们的机器，那又可能发生什么事呢！我想也许此事就不会发生……你也根本就不会站在这里……。”

哈罗德有些不安地看着母亲。

“你是什么意思呢，妈妈？”

“没有什么，亲爱的。正如你所说，那是一次偶然的事件。——至少我认为那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尽管许多重要的事情看来是偶然的事件，而人们有时却怀疑它们并没有真正被记住……”

哈罗德望着母亲，想弄清她讲的话的意思。于是他问道：

“但是什么使你认为我们在把他弄回去这方面是成功的呢，妈妈？”

“哦，我知道你们成功了，亲爱的。有一件事，我记得

非常清楚，那天我在报纸上读到阿瑟·沃林·巴特利中尉荣获优秀军官勋章——大概正是 1915 年 11 月的事。

“另外一件事，我刚刚收到你姐姐的一封信。”

“辛西娅？这事跟她又有什么关系呢？”

“她来信说，她要来看我们。她准备再次结婚。也想把那个年轻人带来——嗯，我想，他不会这样年轻的——带来给我们见见。”

“那很好，但我看不出……”

“辛西娅说你可能会发现他很有意思。据说他是个物理学家。”

“但是——”

多尔德尔森夫人没有注意儿子的插话，继续说：

“辛西娅告诉我，他叫巴特利——而且是肯尼亚·内罗毕的优秀军官阿瑟·沃林·巴特利上校的儿子。”

“你的意思是，他是阿瑟的儿子？”

“看来是这样，亲爱的。很奇怪是不是？”多尔德尔森夫人思考了一下，补充说：“我必须说，如果把这些事写出来，它们肯定有时看来被写得离奇古怪，你认为怎样呢？……”

镜　　像

〔美〕艾萨克·阿西莫夫　著
顾丽萍　译

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是世界著名的科幻大师，生于俄国，三岁时随父迁居美国，1948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曾任波士顿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1958 年成为专业作家。他写过许多鼓舞人心的科学论文和专著。从五十年代初，他开始写科幻小说，到目前为止，一共写了一百六十部，加上其他著作，已经突破了二百部作品的大关。

《镜像》是他 1972 年写的主要短篇小说之一。在他的《钢洞》和《裸体太阳》之后，许多读者要求他写一个续篇，继续描写利耶·白利和他的助手机器人的冒险活动。“由于挤不出时间，”他说，“我写了一个短篇故事——《镜像》。”

《镜像》通过星船上两个机器人对主人的态度以及对机器人所作的心理分析，作者预示机器人的发展可以达到具有人类某些心理特点的高度水平，同时也反映了其他星球上可能存在着高度发达的人类。作品还对科学领域里的剽窃行为进行了谴责。

机器人的三条规则

1.　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不能任凭人类面临危险而袖手旁观。

2.　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除非那些命令违反了第一条规则。

3.　机器人必须保卫自己的生存，只要这种自卫还不违反第一条或第二条规则。

利耶·白利正准备再点烟斗的时候，办公室的门开了，没有人先敲门，也没有以任何方式进行通报。白利满脸不快，抬头一看，接着他手里的烟斗便落了下来。他并不去拾它，这就足以说明他的心情了。

“R·达尼尔·奥利沃，”他带着令人费解的激动说道，“上帝啊，可不是你吗？”

“一点也不错，”这个高个子、古铜色的来人说道。由于惯有的平静，他那匀称的五官始终纹丝不动。“我不该没敲门就自己进来，让你吃惊了。可是目前的形势很微妙，甚至于这里的人和机器人也应当尽可能地少牵连进去。不管怎么样，艾利亚朋友，又一次见到你我总是高兴的。”

机器人伸出了他的右手，和外表一样，他的姿势也真象人。倒是白利惊奇得显出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他盯着那只手，一时茫然不解。

随后，他还是用双手握住了那只手，感到它温暖有力。“达尼尔，这话怎么讲？你什么时候来都是受欢迎的。可这微妙的形势是怎么回事呀？我们是不是又碰到麻烦了？我是

指地球？”

“不，艾利亚朋友，这跟地球没关系。我所指的微妙的形势，从外表看，是小事一桩，只是数学家们的一次争论而已。完全是巧合，我们恰好与地球只隔着一‘跳’的距离——”

“那么这次争论是在星船上发生的了？”

“一点儿也不假。一次小争论，然而对于涉及到的人来说就大得出奇了。”

白利只好无可奈何地笑笑。“你觉得人们奇怪，这很自然，他们是不遵守那三条规则的。”

“那可实在是一个缺点，”R·达尼尔严肃地说着，“我认为人们自己是让别的一些人给搞糊涂了。也许你们比其他世界的人们明白些，因为住在地球上的人要比住在宇宙世界的多的多。果真如我所言，你们的头脑更清楚的话，你能帮我们的忙。”

R·达尼尔停了一下马上又说，“然而，人类的行为也是有准则的，我还学过。比如，按人类的标准衡量，我还没有问候过你的妻女和孩子，这就不够礼貌了。”

“他们都过得挺好。儿子在大学念书，洁西从事地方政治活动，家庭生活有人照管，还舒适愉快。现在告诉我，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我刚才告诉你了，我们与地球只隔着一‘跳’的距离，”R·达尼尔说，“所以我向船长建议我们来向你请教。”

“船长同意了？”白利脑子里突然出现了宇宙人星船上那个骄傲而专制的船长的形象。在所有的世界中他偏同意在地球登陆，在所有的人中他偏同意请教一个地球人。

R·达尼尔说：“我相信，他所处的地位使他什么都会同

意，另外，我极力推崇了你，虽然我并没有言过其实。最后，我还同意负责进行一切交涉。这样，船上其他船员和乘客就用不着进入别的地球城市了。”

“也不必和任何一个地球人谈话了。是啊，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星船艾塔·凯莉娜的乘客中，有两名数学家，他们是到奥罗拉去参加一个有关神经生物物理学的星际会议的。争论的中心就在这两个人身上，他们是阿芙雷德·巴·赫姆包尔特和杰那奥·赛伯特。艾利亚朋友，你或许听说过他们两个或其中的一个吧？”

“一个也没听说过。”白利肯定地说，“我对数学一窍不通。我说，达尼尔，你可以肯定没有跟别人说过我是个数学迷或者……”

“根本没有，朋友，我知道你不是。其实这也无关紧要，因为这里牵涉到的数学总是和争论的焦点毫无关系。”

“哦，那你往下说吧。”

“既然你对他俩谁都不了解，我来告诉你吧。赫姆包尔特早已二百七十多岁了。……你怎么啦？艾利亚朋友？”

“没什么，没什么。”白利不耐烦地说道。他对空间人的寿命之长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种反应，因而只是多少有点语无伦次地在自言自语罢了。“他那么大年纪还有活力？在地球上，数学家一过了三十岁……”

达尔尼从容地说：“赫姆包尔特博士是银河系久负盛名的三大数学家之一，显然他还是精力充沛的。赛伯特博士却相反，他很年轻，还不到五十岁，可他已经成为最深奥的数学领域中新涌现的最杰出的天才了。”

“那他们两个人都伟大。”白利说，他想起了他的烟斗，把它拾了起来。他现在认为没有必要点着它了，于是把剩烟丝磕了出来。“出什么事了？是谋杀案吗？看来大概是其中一个将另一个谋杀了吧？”

“这两个名人之一正在企图诋毁对方的声誉。按照人类的标准，我相信这会被认为比肉体的谋杀还要恶劣。”

“我想有时是这样的。是哪个在企图诋毁对方呢？”

“可不是吗，艾利亚朋友，这是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哪个呢？”

“说下去吧。”

“赫姆包尔特博士把事情讲得很清楚，登上星船前不久，他悟出了从局部皮层区微波吸收图的变化中分析神经通路的一个可能的办法，这一发现是一种非常艰深的纯数学技巧，当然我不懂，也不能讲清楚所有的细节。不过这不要紧。赫姆包尔特博士考虑了这个问题。而且越来越自信他已经掌握了一种革命性的东西，这种东西将使他以前在数学方面的所有成就都相形见拙，后来他发现赛伯特博士也在船上。”

“啊，于是他就和年轻的赛伯特研究起来了？”

“正是如此。他们俩以前在专业会议上见过面，早已久仰对方的大名。赫姆包尔特对赛伯特详细讲了这个问题。赛伯特完全支持赫姆包尔特的分析，毫无保留地赞扬了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和发明人的惊人才能。受到这种鼓励与肯定之后，赫姆包尔特准备了一份自己的设计所做的总结性的论文提纲，并在两天后准备通过空中传递系统把它提交给奥罗拉会议的联合主席，以便正式确立他的优先权，并在会议闭幕前安排可能的讨论。使他吃惊的是，他发现赛伯特也准备了一

份书面稿，基本上和赫姆包尔特的一样，赛伯特也准备把它通过空中传递系统交给奥罗拉会议。”

“我想赫姆包尔特一定很气愤。”

“气极了。”

“那赛伯特呢？他怎么讲的？”

“讲得简直和赫姆包尔特一模一样，一字不差。”

“那么问题在哪儿呢？”

“除了名字的镜像交换之外，都一样，据赛伯特说，是他发现的，是他去和赫姆包尔特商量的，赫姆包尔特只是同意他的分析并称赞了一番。”

“那么每个人都声明最初的设想是自己的，被对方偷了。我看这完全不成问题。在学术问题上，似乎只需要摆出日期和签名的研究记录，便可判断是谁先设想出来的。即便有人做假，也能从内部矛盾的地方发现。”

“一般来说，艾利亚朋友，你是对的。但这是数学，而不是一门试验科学。赫姆包尔特声称，新发现的要点都是他脑子里想出来的，论文问世前没有任何文字的东西。赛伯特当然说得完全一样。”

“那么好吧，采取更果断一点的措施就可以得出结果，没有问题，对他们每人进行一次心理测验，看是谁在撒谎。”

R·达尼尔慢慢地摇了摇头，“艾利亚朋友，你不了解这些人。他们都是有地位、有学位的人，是帝国学会的正式会员。所以他们是不能接受这种职业品行的审讯的，除非有一个由他们同伴——即由他们本行地位相当的人组成的陪审团来审查，或者要么他们自己主动放弃这个权利。”

“那就这样试他们一下。有罪一方是不会放弃这个权利

的。因为他经不住心理测验；而无罪一方则马上会放弃它。这下简直用不着测验了。”

“那样做行不通，艾利亚朋友。在这种情况下放弃权利受外行的审查，这对声望可是一个严重的、也许是不可挽回的打击，两个人都会出于自尊心而断然拒绝放弃权利去接受专门审讯的。相形之下，有罪还是无罪的问题就相当次要了。”

“那样的话，暂就别管它吧。在你到奥罗拉以前先把这件事搁一搁。在神经生物物理会议上，会有许多同他们地位相等的同行，到那时——”

“那将意味着对科学本身的巨大打击，艾利亚朋友。这两个人都会被用来造成丑闻，连无罪的人也要因为曾牵连进如此不体面的局面而受到责难。事后，人们会后悔为什么不在法庭外不惜任何代价而悄悄解决这件事。”

“好吧，我不是宇宙人，可我尽量相信这种态度说得通。当事人怎么表示？”

“赫姆包尔特完全同意。他说如果赛伯特承认自己偷窃了别人的思维成果，并让赫姆包尔特继续传播他的论文，或至少在会议上发表，他就不再坚持控告，赛伯特的恶行他可对人保密，当然船长除外，他是参与了争论的唯一的局外人。”

“但年轻的赛伯特不会同意吧？”

“正相反，他全都同意，只是把他们俩人的名字颠倒了一下，还是镜像问题。”

“那他们就干坐在那儿僵持着？”

“艾利亚朋友，我认为他们俩都在等待对方屈服并认罪。”

“那就等吧。”

“船长认定这样做不行。你知道，等待有两种可能。第一

种是两个人都僵持着，这样，星船到达奥罗拉时，知识分子的丑闻就会败露，那么在船上主持公道的船长就要丢面子，因为他没能悄悄地妥善地解决这件事。而这对他来说不是能忍受的。”

“那第二种可能呢？”

“就是两个数学家中的一个承认做错了，可这个认错的人是因为真的有罪，还是出于防止泄露丑闻的高尚动机呢？一个如果道德高尚，情愿丢弃荣誉也不愿看到整个科学事业受危害，那么让他丧失荣誉对吗？或者，有罪的一方最后愿意认错，而且装得好象他这样做纯粹是为了科学，因而避免了为他的丑行而丢脸，却会对方蒙上了一层可疑的阴影。船长将是唯一知道底细的人，但他不愿在他的有生之年中，为他到底是否参与过一次荒诞的错案而感到内疚。”

白利叹了口气：“一场勾心斗角的把戏。奥德拉越来越近了，谁先透露呢？经过情况就是这样吧，达尼尔？”

“还不完全。此事还有见证人呢。”

“上帝啊！你为什么开头不说呢？什么见证人？”

“赫姆包尔特的贴身仆人——”

“我想，是个机器人吧？”

“当然是，他叫R·普莱斯顿。第一次会面时他就在场，可以在每个细节上为赫姆包尔特作证。”

“你的意思是他会说那个设想最早就是赫姆包尔特博士的，是赫姆包尔特博士把它详尽地告诉了赛伯特博士，赛伯特博士称赞了一番等等。”

“是啊，全部细节。”

“我明白了。问题就此解决了还是没解决？可能是没有



解决。”

“你猜得很对，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还有第二个证人。赛伯特博士有也个贴身仆人，叫 R · 伊达，刚巧是和 R · 普莱斯顿同一型号的另一个机器人。我相信还是同一年在同一个工厂制造的，而且两个人当仆人的年头也一样长。”

“真是奇遇——千载难逢的奇遇。”

“这倒是事实。而且这两个仆人各执一词，要根据他们的话作出判断实在太困难了。”

“那么 R · 伊达讲的和 R · 普莱斯顿讲的一模一样？”

“除了名字的镜像颠倒之外，完全相同。”

“于是 R · 伊达就说道，年轻的赛伯特博士，就是还不到五十岁的那个人——”利耶 · 白利声音里还多少保留着一点讽刺的语调，他自己也还不到五十岁，但认为自己早就说不上年轻了——“先有了那个设想，是他把详情告诉了赫姆包尔特博士，并得到了他的竭力称赞等等。”

“是的，艾利亚朋友。”

“那么，有一个机器人是在说谎。”

“好象是这样的。”

“判断哪个在说谎应该很容易，我想象只要由一位优秀的机器人学家做一次简单的测验——”

“对这件事单是机器人学家可就不够了，只有一位有资格，有相当威望和足够经验的机器人心理学家才能对如此关系重大的事件作出判断来。星船上没有具备这样水平的人，所以只有等我们到了奥罗拉才能进行这样的测验。”

“到那时就要丑事传千里了。嗯，你现在到了地球，我们可以张罗着找一个机器人心理学家。毫无疑问，地球上不

管发生什么事，永远也不会传到奥罗拉，这样就不会有丑事发生了。”

“除非赫姆姆包尔特博士和赛伯特博士都不同意让他们的仆人接受地球上的机器人心理学家调查，地球人就非得——”他停了下来。

利耶·白利不动声色地说道：“地球人就非得接触机器人不可。”

“这些是老仆人，名声好——”

“不允许他们因为和地球人接触而受到玷污。真见鬼，那你到底要我干什么？”他停住了，愁眉苦脸的。“对不起，R·达尼尔，我看你没有理由来把我扯进去。”

“我当初被派到船上的使命跟上前这问题完全无关，船长所以找到我，是因为他总得找个人。我很像人类，因此交谈起来很方便：但我终究是个机器人，因而完全安全可靠。他把事情全部经过都告诉了我，问我怎么办。我意识到，再一‘跳’便能轻而易举地把我们带到地球，这和带我们到目的地去一样近。我跟船长说过，要我解决镜像问题也会跟他一样不知所措，但地球上有个人也许能帮忙。”

“上帝呀!”白利小声道。

“想想吧，艾利亚朋友。如果你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对你的事业有好处，地球也可能受益。这件事当然不会公开，可是船长是一个在他家乡那个星球世界里很有些势力的人物，况且他会感激你的。”

“你实在是强人所难哪。”

“我深信下面该采取什么步骤，你已经心中有数了。”R·达尼尔不动感情地说。

“是吗？我想明显的步骤就是和两个数学家面谈，其中一个能看得出是贼的。”

“艾利亚朋友，恐怕他们都不会到这城里来的，而且也不会让你到他们那里去。”

“不管什么急事也不能强迫一个宇宙人同意与一个地球人接触。是的，我懂得这一点，达尼尔。但我是在想通过闭路电视和他们交谈。”

“也不行，他们不会接受地球人的盘问的。”

“那他们要我干什么？我可以和机器人谈话吗？”

“他们也不会允许机器人到这儿来。”

“上帝啊！达尼尔，你是机器人，可你已经来了。”

“那时我自己决定来的。在星船上，除了船长以外不用经任何人类的同意，我有权作出这类决定。再说船长也在巴望建立这种联系。由于对你的了解，我觉得电视联络是不够的，我想亲自握一握你的手。”

利耶·白利软了下来。“我对此事表示感谢，达尼尔。可我仍然诚心地希望你能在这件事中根本不要考虑我。起码，我能跟机器人通过电视谈话吧？”

“我想这是可以办到的。”

“至少得想个办法。那就是说我要扮演一个机器人心理学家的角色，但是很蹩脚的。”

“可你是个侦探，艾利亚朋友，不是个机器人心理学家。”

“好了，不说这个了。在我见到他们以前，我们先来考虑一下。告诉我，有没有可能两个机器人说的都是实话呢？也许那两个数学家的谈话是模棱两可的，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两个机器人都真诚地相信是自己的主人先有那个设想的。”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艾利亚朋友。那两个机器人用完全相同的方式重复了那次谈话，但两人的复述根本上是矛盾的。”

“那么其中一个机器人在说谎这是绝对肯定的了？”

“是的。”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能够看看全部证词的副本吗？就是迄今为止在船长面前提供的那些。”

“我料到你会要这个，所以我随身带来了。”

“还有一个要求，这两个机器人到底经过盘问了没有？有盘问的记载吗？”

“两个机器人只不过重复他们的那一套。要盘问也只能由机器人心理学家们去进行。”

“或者是由我来进行？”

“你是个侦探，艾利亚朋友，不是个……”

“好吧，R·达尼尔。我要设法搞懂宇宙人心理学。侦探可以办到，就因为他不是个机器人心理学家。让我们再进一步想想。一般来说，一个机器人不说谎。可要是为了维护那三条规则的需要，他也会说谎的。根据第三条规则，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存，他可以合理合法地说谎。根据第二条规则，为了执行人类给他的合法命令，他更有理由说谎。根据第一条规则，为了保卫人类的生命安全或使人类免受危害，他就最好说谎了。”

“是这样的。”

“根据上述理由，每个机器人就会为自己主人的学术声望而辩护，而且只要有必要，就会说谎。在这种情况下，学术声望几乎与生命同等重要，因此，说谎的必要性就和维护

近似第一条规则的必要性差不多了。”

“可是由于说谎，他们都会损害了对方主人的学术声望，艾利亚朋友。”

“是这样的。可是每个机器人可能对自己主人的声誉的价值有更明确的认识，并诚心诚意认为它比对方主人的声誉更重要。他还会认为，说谎比说实话的害处小。”

说完，白利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说道：“那么好吧，你能安排我和其中一个机器人——我想，先和 R · 伊达谈一次话吗？”

“赛伯特博士的机器人？”

“是啊，”白利淡淡地说，“那位年轻人的机器人。”

“只需几分钟就能安排好，”R · 达尼尔说。“我有一个配备在放映机上的微型听筒，我只需要一面空白墙。你要是允许我把这些影片柜挪开，这面墙就行。”

“请吧。我一定得对着一个麦克风那样的玩意儿说话吗？”

“不用，就象平常那样说话就行。请原谅，再稍等片刻。我还得跟船上联络，为 R · 伊达作出会见的安排。”

“达尼尔，要是还得等一会儿，把迄今为止的那些证词的副本给我看看不好吗？”

在 R · 达尼尔安装设备时，利耶 · 白利点着了烟斗，把达尼尔递过来的那些透明稿纸浏览了一遍。

一会儿，R · 达尼尔说：“艾利亚朋友，你要是准备好了，R · 伊达马上就可以跟你通话了。还是想再看一会儿？”

“不看了。”白利叹了一口气说。“我没看到什么新鲜东西。和他接通，准备好替谈话搞一下录音和录文。”

在墙上出现的 R · 伊达的平面投影像完全是个幻影，基本

上是金属结构，丝毫没有R·达尼尔的那副人样子。他的身体高大而呈块状，除了结构上的细微末节略有差异外，和白利见过的机器人大致相同。

白利说："你好啊，R·伊达。"

"你好，先生。"R·伊达低声说道，听上去简直和人的声音一样。

"你是杰那奥·赛伯特的贴身仆人，对吗？"

"是的，先生。"

"干了多久了，伙计？"

"二十二年了，先生。"

"你主人的声誉对你来说很宝贵吗？"

"是的，先生。"

"你认为维护这个声誉很重要吗？"

"是的，先生。"

"维护他的声誉和保卫他的生命一样重要吗？"

"不，先生。"

"维护他的声誉和维护别人的声誉一样重要吗？"

R·伊达犹豫了一下，说道："这要取决于他们个人的功绩了，先生。没办法制定一个总的准则。"

白利犹豫了。这些宇宙机器人比地球机器人说起话来更流利，更有理性，能否在思维上战胜他们，他一点把握也没有。

他说道："如果你认定你主人的声誉比另一个人，比方说，比阿芙雷德·巴·赫姆包尔特的声誉更重要，你会为维护你主人的声誉而说谎吗？"

"会的，先生。"

"你在为你主人和赫姆包尔特博士的争论作证时说谎了

吗？”

“没有，先生。”

“如果你说了谎，你会为了维护那谎言而否认你说过谎，是吗？”

“会的，先生。”

“那么，好。”白利说，“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的主人，杰那奥·赛伯特是个年轻人，在数学界有很高的声望。在他和赫姆包尔特的争论中，如果他经不住诱惑而表现得不道德的话，他的声望将蒙受一定程度的损失。但他还年轻，还有充裕的时间去挽回它，还有许多学术成就在面前等着他。人们将会把他剽窃的企图看作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一时糊涂所造成的错误，这种错误将来还能弥补。”

“相反，如果是赫姆包尔特经不起诱惑，那问题就严重多了。他是一个老年人，其伟大业绩已经流传了两百年了，他的声誉迄今为止可以说是白璧无瑕。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会因为他晚年的一个丑行而一笔勾销。在他相对说来有限的余年中，他将没有机会弥补了，他不会有多大作为了。就赫姆包尔特博士而言，他多年的成就都将付之东流，他的损失比你主人不知要大多少，而挽回自己地位的机会又比你主人不知要少多少，你明白了吗？赫姆包尔特面临着最糟的处境，应当更多地替他着想。”

长时间的沉默。然后R·伊达不动声色地说道：“我的证词是谎言。那成果应该是赫姆包尔特的，是我主人不正当地企图窃取这份功劳。”

白利说：“很好，伙计。我命令你在得到船长允许前不准对任何人说起此事。你可以走了。”

影像消失了。白利一口口地喷着烟:“达尼尔，你认为船长听见我们的谈话了吗?”

“我可以肯定他听见了。除了我们以外，只有他听见。”

“好，现在把另外那个找来。”

“可是，艾利亚朋友，既然R·伊达已经供认了，那还有什么必要呢?”

“当然有罗。R·伊达的供词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一点问题也不能说明吗?”

“不能。我指出赫姆包尔特博士的处境更糟，很自然，如果他刚才是为了维护赛伯特而说谎，他就会转而说真话，正如他刚才实际上所说的那样。反过来，如果他本来说的是实话，他就会为维护赫姆包尔特转而说谎。这仍是镜像，而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那再问R·普莱斯顿，我们能得到什么呢?”

“如果镜像完善的话，那什么也得不到。但它不那么完善，两个机器人中总有一个一开始说的就是实话，而另一个一开始就是说谎，这就是不对称的地方。让我见见R·普莱斯顿。要是盘问R·伊达的记录弄好了的话，请给我一份。”

影像放映机又用上了。R·普莱斯顿睁着大眼睛出现了。除了脑部的形状稍有区别外，其他地方和R·伊达都一样。

白利说:“你好啊，R·普莱斯顿。”说的时候面前摆着他问R·伊达的记录。

“你好，先生。”R·普莱斯顿说，声音也和 R·伊达的一样。

“你是阿芙雷德·巴·赫姆包尔特的贴身仆人，对吗?”

“是的，先生。”

“干了多久了，伙计？”

“二十二年了，先生。”

“你主人的声誉对你来说很宝贵吗？”

“是的，先生。”

“你认为维护这个声誉很重要吗？”

“是的，先生。”

“维护他的声誉和维护别人的声誉一样重要吗？”

R·普莱斯顿犹豫了。他说：“这要取决于他们个人的功绩。没办法制定一个总的准则。”

白利说：“如果你认定你主人的声誉比另一个人，比如说，比杰那奥·赛伯特的声誉重要，你会为维护你主人的声誉而说谎吗？”

“会的，先生。”

“你在为你主人和赛伯特博士的争论作证时，你说谎了吗？”

“没有，先生。”

“如果你说了谎，你会维护谎言而否认你说过谎吗，是吗？”

“会的，先生。”

“那么，好，”白利说，“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的主人阿芙雷德·巴·赫姆包尔特是个在数学界有很高声望的老人，可是他老了。在他和赛伯特博士的争论中，如果他经不住诱惑而表现得不道德的话，他的声望将蒙受一定程度的损失。但他的高龄和他两个世纪的成就还可以顶得住，并终将使他度过这个难关。人们会把他剽窃的企图看作一个虚弱而昧于判断的老年人所犯的错误。”

“相反，如果是赛伯特博士经不起诱惑，那问题就严重多了。他是个年轻人，他的声望远没有赫姆包尔特博士那样牢靠，一般说来，他面前还有几百年的岁月，可以积累知识，做一番大事业。现在，年轻时的一失足便会使他断送这一切，他将要丧失的前程比你主人的要远大的多。你明白了吗？赛伯特面临着更糟的处境，应当更多地替他着想。”

长时间的沉默。然后 R · 普莱斯顿不动声色地说：“我的证词是当我——”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再也没说什么。

白利说：“请继续说，R · 普莱斯顿。”

没有反应。

R · 达尼尔说：“艾利亚朋友，恐怕 R · 普莱斯顿进入了滞态，完全失灵了。”

“那好，”白利说，“我们终于制造了一种不对称现象，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谁是有罪的。”

“怎么看出的，艾利亚朋友？

“好好动动脑筋。假如你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你的机器人仆人为你作旁证时，你什么也用不着嘱咐他，你的机器人会说实话并证明你无罪。然而，如果你是犯了罪的人，你只好依靠你的机器人去说谎，那个情景就有点更冒险了。因为尽管机器人必要时愿意去说谎，毕竟更倾向于说实话，因此，说谎就比说实话更靠不住。为了防止发生这种情况，犯罪者就十分可能命令机器人说谎。这样，第二规则就加强了第一规则，也许是大大加强了。”

“那似乎有道理。”R · 达尼尔说。

“假设这两个类型的机器人我们都有一个。要是一个机

器人没有受主人嘱咐，起初说的是实话，后转而说谎，在犹豫片刻后就能做到，不会出什么大乱子。另一个则因受主人再在嘱咐，起初说的是谎话，后转而说实话，但要冒着大脑中正电子轨迹线路被烧毁而进入滞态的危险。”

“由于 R · 普莱斯顿进入了滞态——”

“因此，R ·普莱斯顿的主人赫姆包尔特博士就是剽窃犯。如果你把这个转告船长，让他与赫姆包尔特博士立即面谈此事。他可以逼出供词来的。假如结果真是这样，我希望你马上告诉我。”

“我一定这样办。我可以走了吗？艾利亚朋友？我必须和船长密谈一下。”

“当然可以，用会议室，那是安置了防卫设施的。”

白利在 R ·达尼尔走后什么工作也干不下去，他焦躁不安地默默坐着，许多事取决于他的分析是否有价值。他深切地感到自己缺乏机器人学的专门知识。

R ·达尼尔半小时后就回来了——几乎是白利一生中最长的半小时。

当然，要凭着从这张像人样的冷淡的脸上的表情来判断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行的。白利尽力不露声色。

“怎么样，R · 达尼尔？”他问道。

“恰恰和你说的一样，艾利亚朋友，赫姆包尔特博士供认了。他说他在指望赛伯特博士让步，自己获得这最后一次成功。危机已经过去了。船长很感激，他让我转告你他非常欣赏你的机敏。我也相信，由于推荐了你，我自己也会取得船长的信任。”

“好。”白利说。判断一经证明是正确的，他感到腿发软，

头上冒汗。“可是上帝啊，R·达尼尔，你再不要把我置于这种地位了，好吗？”

“下次尽量不这么做了，艾利亚朋友。当然一切还得看危机的严重性。距离你远近和一些其他因素。此时，我有个问题——”

“什么？”

“我们能不能这样假设，从说谎到说实话来得容易，而从说实话到说谎来得难？在这种情况下，滞态中的机器人会不会是从说真话转到说谎呢？因为R·普莱斯顿进入了滞态，我们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赫姆包尔特无罪而赛伯特博士有罪呢？”

“是的，R·达尼尔，这样说也可能是有理的。但现在，与此相反的那种说法已被证明是正确的，赫姆包尔特都承认了，不是吗？”

“是的，可是在两种说法都可能成立的情况下，你怎么能这么快就挑出正确的那种说法呢？”

白利的嘴抽搐了一下，很快便放松了，浮出一丝笑容，“R·达尼尔，因为我考虑到的是人的反应，而不是机器人的反应。我对人比对机器人了解得更清楚。换句话说，在我和机器人谈话前，对哪个数学家是有罪的我心中早就有数了。一旦我在他们中间引出了不对称的反应后，我干脆就作出判断，把罪名加到我早就认为有罪的那个人身上。机器人戏剧性的回答足以制服了有罪的人。我自己对人类行为的分析还不能做到这一步。”

“我很想知道你对人类行为是怎么分析的？”

“上帝啊，R·达尼尔，只要想一想，你就没有必要问了。

除了真与假的问题之外，在镜像故事中还有个不对称的问题，那就是两个数学家的年龄。一个很老，一个很年轻。”

“不错，那又怎么样？”

“是这样的。我可以想象一个年轻人。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惊人而新颖的设想而兴致勃勃，去向一位老年人请教这个问题。他从早年求学时候起，就把这位老年人作为这一领域中的神人崇拜着。我不可能想象一个誉满天下、成果累累的老年人，会因有了个突如其来的惊人而新颖的设想去请教一位比他年龄小上几百岁的人。他准把这个年轻人看成是‘乳臭未干的小子’，或任何宇宙人会用的别的什么说法。不但如此，如果一个年轻人有这种机会，他会去偷窃一个他奉为神明的人的思维成果吗？这不可想象。相反，一个有日落西山之感的老年人，倒很可能会攫取最后一次出名的机会，并认为在这个领域中，一个毛孩子不配享受他视为禁脔的权利。总而言之，不可想象赛伯特会偷窃赫姆包尔特的成果，从两个角度看，赫姆包尔特都是有罪的人。”

R·达尼尔沉思了好久。随后伸出手来。“我得走了。艾利亚朋友，见到你真高兴，希望我们很快能再见面。”

白利热情地握住机器人的手说：“如果你不厌弃，R·达尼尔，不用很久我们会再见的。”[注]

注： R 是机器人的代称，是英文‘机器人’——robot 的字头。

审　　判

〔英〕布里安 · 阿尔迪斯　著
郭宏安　译

布里安·阿尔迪斯（Brian W. Aldiss，1925——）是是当代英国著名的科幻作家，曾任《牛津邮报》主编，1955 年获《观察家》短篇小说竞赛奖，1960 年当选为英国科学幻想小说协会主席。主要作品有《光源日记》、《永不停止》、《空间、时间和纳撒尼尔》、《多如砂粒的繁星》、《赤道》等。

《审判》是他的著名短篇之一，1959 年曾列为中等学校的教材。故事以讽刺的手法，通过夫妇二人在电视屏幕包围中的举止，反映了对电视过度发展的不安心理。

电视是传递信息的工具，但过量的电视会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目前电视充斥着西方每个家庭，每周看电视的时间平均超过三十小时，对家庭生活、儿童学习、商业竞争、文化发展，都起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对电视高度发展的可能造成的种种后果的想象，正是这篇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

时值圣诞节。承蒙气象局的美意，下了雪。

里克·谢立丹灵活地驾驶着直升飞机，早早地改变了航向，在白云中穿行，按照老习惯，高度保持在为他这一级消费者规定的范围内。如果一定要说他有什么特点的话，他的特点就是心情舒畅。现在，他吹着口哨，显得十分轻松愉快。

口哨声充塞了小小的座舱，与连在他手腕上的三吋电视屏上发出的爵士乐声比试高低。

圣诞节！众所周知，是个喜庆和大量消费的日子。这是人人都想快乐的时辰——也许，他警告自己，他的妻子尼塔除外。她的忧郁变得让人受不了。只要他一想到这一点，口哨声就戛然而止。

着陆是个难题，里克打开了自动着陆装置。这点儿奢侈是两个月前才由幸福直升飞机有限公司提供的。直升机发出微弱的响声下降了，降到云下，降到大气层下，降到屋顶下，最后停在谢立丹家的后院里。

作为院子来说，那是个大院子，有十六呎长，十呎宽，新铺的水泥。里克跳出来，伸了个懒腰。虽然他已足足二十八岁了，却突然感到重新变得年轻和健壮。胃里翻动不已，想吃东西。

“啊，来碗好吃的，美味的天鹅肉！”他快活地喊道，连跑带跳地进了后门。

他的消费者等级可以使他拥有一套两间的华丽住室。他穿过起居室，走进娱乐室，叫道：“尼塔！”

她正安详地坐在一张折叠桌旁，用心修理一台小型省力器，她聚精会神，低着美丽的头。她随意而自然地微笑着表示欢迎，露出一口又嫩又白的牙齿。她跳起来，张开双臂，抱住了他——小心翼翼，深怕弄皱了他的太迪式领带。

“里基，亲爱的，你来得真早!”她叫道。

“我提前完成了定额，”他得意洋洋地解释道:“感谢霍莱特公司。”

他们的独生女戈雅蹦蹦跳跳地跑来欢迎爸爸。她倒着跑，好让眼睛盯着墙上的屏幕，那上面肥皂王索博尔德正面对着三个面目肮脏的独身罪犯。

里克的眼睛在角膜镜片后面闪闪发光。他寻思着，一个三岁的女孩子多么富有感情啊。可是，这小姑娘的举止，有些地方肯定使她的母亲不快，因为她生气地说:“你为什么不好好地迎接你爸爸。”

“我想看老索博尔德用肥皂沫喷打罪犯。”戈雅顶撞道。

“你已经够大了，猜得到是怎么回事，”尼塔气呼呼地说:“他抓住他们，让他们用奶油似的、软绵绵的肥皂泡洗干净，而这种肥皂泡只有小布里彻肥皂公司才能提供。”

“别跟她生气，”里克说，“记住，今天是圣诞节。”

他坐下来，把戈雅放在膝上一起看索博尔德，忘了肚子还饿着。屏幕占满了两面墙。如果他工作得像现在这样好的话，下一年年底之前他就能买第三个屏幕了。有朝一日……他一想到他将被四面墙上的四重图像包围着，就激动得面红耳赤。

一道干扰的闪光闪过屏幕。里克厌烦地“啧”了一声;电视的巨大技术成就使每一个文明的消费者都引以为荣，然而，就在最近，屏幕比平时更加模糊的问题也非常明显。里克不由得想起一桩暧昧不清、捉摸不定的流言，那是他在工作时听到的。流言说，有一个卑鄙的运动要推翻现今的美好制度，有一些下定决心的人掌握了新式武器。

他悻悻地丢下这个念头，又把全部注意力转到了屏幕上。

正义和清洁压倒了索博尔德的对手，这个小时的下一个十五分钟要给“戴尔先生的日记”，那是一套关于二十世纪农村生活的连载讽刺喜剧，由格林鲍姆肉类公司的职工演出。

“该睡觉了，戈雅，”尼塔宣布说，尽管这位小女士抗议，还是一阵风似地被带进了起居室洗澡换衣服，扑上贾克森公司的“最佳”牌扑粉。里克抓住这个独处的机会看了十分钟的春画，但是，他的注意力被一个快活的广播员吸引过去了，他穿着格林鲍姆公司的制服，正在大叫:“好，顾客们，你们现在要离开戴尔先生了。他得奖的牛果真要生小牛了吗?萨莉、霍布金会得到她理应得到的热吻吗?你们猜得和我一样，小伙子们。人人都深信不疑的是质量优良，格林鲍姆肉类公司的呱呱叫的质量优良。整个的躯体一下子就进入各个等份量的方形盒子。”

那广播员的身子看起来几乎探出屏幕，突然厉声喊道:“谢立丹，你今天买了格林鲍姆公司给你们的定量了吗?”

中断。屏幕一片空白。十秒钟以后是下一个节目。

“他这一手搞得真叫妙，”里克用手拂了一下前额，得意地喘口气说。“这总是让我跳起来。”

“它也让我跳起来，”尼塔淡淡地说，一边把穿着睡衣的戈雅领进屋内。

这种可以对顾客指名道姓的装置是电视最新的、可能也是最聪明的成就。广播员目前还不叫名字，作为替代的是，在正常时间里，由电视台发出信号，传到接收终端，即每个用户，突然呼叫用户的主要消费者的姓。

尼塔按了按折叠桌，桌子的一部分就伸开成了一张床。她把戈雅放上去，给她一杯冒气的东西，那是霍莱特公司的

安眠药，她好不容易地喝下最后一口，就打着哈欠，头沉进枕头窝里了。

“好好睡!”尼塔温柔地说，放好孩子的耳塞。她感到累了，也不太知道为什么，倘若她能看霍莱特和佩思无痛耳塞公司的节目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屏幕没有关，现在电视是二十四小时播出，帮助睡眠很有必要。

“这里是绿星 B 台，”屏幕上播送道，“现在是迪尤兰甫的节目时间!!!”

“要看这个吗？”尼塔问道，此时三个尖声怪叫的裸着上身的舞女映入眼帘，大腿摇摆着，胸脯起伏着。

“试试绿星 A 台。”

绿星 A 台是一出戏，刚刚开始。他们又试了试绿星 C 台，是旅游节目，里克讨厌外国——也有点儿害怕。他们又回到迪尤兰甫的节目，渐渐地进入半睡眠状态。

还有其它三个彩色星系统，每个系统有三个台，至少理论上如此。但是，对他们的消费者等级来说，绿星是正式的消费系统；很清楚，对谢立丹家来说，看白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播出的商品广告他们买不起，例如雨水清洁器，同温层飞行器，立体电视，赌博预防器。

如果他们看了白星，那就要倒霉了，难保不被电视台看见。自从十几年前安装了“回波”，每面墙上的屏幕就有了个对应者——这意味着，从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上说，每个观众都能被电视台看见。这项改进成为若干极妙的节目的来源，观众可以坐着看自己在看电视。

迪尤兰甫公司正在表演一个节目，是从来没有这样流行

过的审判表演。三个蒙着眼睛的男子和一个蒙着眼睛的女子正在传专利的乳蛋糕、混合饼干和洗涤剂；他们要单独品尝以区分这些不同的商品。若猜得不对，一个穿着带袖衬衫的指挥者就在头上赏以一击。

就在今夜——也许因为是圣诞节——看见头上挨敲的吉尔伯特·拉德纳并没有使里克着迷。他开始在娱乐室里倘徉，那可真不难，除了戈雅喝了药躺在上面的那张折叠桌以外，房间里完全没有什么家具。

里克瞥见尼塔好奇地凝视着他，就走到院子里去了。打搅她看电视不好。

承蒙气象局的美意，雪下个不停。他穿着莫克森公司的羊毛衫，感觉不到夜寒。

他心不在焉地抚摸着直升机，粗糙的翼、原子能发动机、电视开关、轮子。当然，一切保养都是由直升飞机场提供的；什么都用不着他动手。的确，他什么都不用干。

他如同一个敏感的人，如同所有他那些很少见到的敏感的邻居一样，回到室内，坐在屏幕前。

五分钟以后，门上响起了从来未听见过的敲打声。

在英国，耕地缺乏在二十世纪就已尖锐化，二十一世纪就成为危机了。人类的繁衍方式依然如此，而在日渐缩小的土地上盖的房子越多，就越需要房子。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解决得富有戏剧性，出人意料，在实行电视二十四小时播放以后，那些关心国家利益的人即从公共税收中得到报酬者认为十分之九的居民既不需要窗户，也不需要朋友；电视就是他们的一切。

一幢无窗的房子在任何环境中都可以建造。可以几百幢

建成一排，或几千幢建成一片。没有道路对这种居民区并无妨碍：空中往来的居民不需要道路。

一幢没有朋友的房子用不着炫耀。时间不长，就没有任何追逐琼斯一家的冲动了，或者不管谁进来也是一样。事实上，一家只需要两个房间；一间看电视，一间贮存电视诱使人们去购买的肉类公司的食品和其他东西。

就这样，电视几乎一夜之间就改变了英国的面貌。谢立丹也和其他多数人家一样，在一大片房子的中间，各个方向上离边缘都有一英里多远，只有凭借某种小到可以落进院子里的工具方可接近。

因此，敲门声令人非常惊讶，是有许多理由的。

“会是谁呢？”里克不安地问道。

“我不知道，”尼塔说。她也听到过有关颠覆运动的流言；一时——并非不愉快——她希望看见两个蒙面人进来，打碎墙上的屏幕。不过，蒙面人显然不会费劲儿去敲门的。

“也许是格林鲍姆肉类公司的什么人，”里克估摸道，“我今天忘了，什么也没有买。”

“别装傻，里克，”他妻子不耐烦地说，“你知道他们的工厂都是全自动化的。去看看是谁。”

这一点他倒没有想到，得向女人认输……他站起来，勉勉强强地去开门，一边抿了抿头发，正了正领带。

那个看起来很结实的人站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他的直升机靠着里克的直升机停着。他的羊毛衫外面披着一件斗篷；显而易见，他的消费者等级比谢立丹家要高。

“我……”里克说。

“我能进去吗？”陌生人以一种电视上欢呼的响亮声音问



道。“我是一个逃犯。”

“哦……”

“我不危险。别害怕。”

“小姑娘睡觉呢，”里克说，紧紧地抓住他头脑里出现第一个借口。

“别害怕，”陌生人说，声音还是那么响亮。“我的罪状很多，但是没有抢劫。”

他庄严地、大摇大摆地在里克面前走过，穿过起居室，进入娱乐室。当他进去时，尼塔一跃而起。他深深地鞠了一躬，以一个动人的姿式从肩上拉下斗篷，弄得雪花飘了一屋子。

“太太，原谅我闯了进来。”他说，嗓音更加引人注意。“我求助于你的怜悯。”

“噢，你说话好像在作审判表演一样，”尼塔惊讶得喘不过气来。

“我为此而由衷地感谢你，”陌生人说，自称布莱克·杰克·加伯利埃尔。

里克几乎没有听见他说话。他正在揣摩这个衣着讲究的健壮的人，还有那给人以特别深刻印象的狮子般的头上的一缕白发，此君肯定有三十岁了，如果说到他的实足年龄的话，他还揣摩尼塔和布莱克·杰克彼此相望时温存的眼光。

“我是尼塔。谢立丹，这是我的丈夫，里克。”尼塔说。

“令人愉快的名字，”布莱克·杰克说，朝里克鞠了一躬，迷人地一笑。

“这不过是里克曼斯沃思的简称罢了。”尼塔有点儿尖刻地说。

布莱克站着，虽然面对电视，但一眼不看。他开始说话，他是个生就的雄辩家，很快，里克不再拘谨了——那是在他面对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极少场合中表现出来的习惯性的紧张。

布莱克·杰克绘声绘色地讲他如何被武装警察抓住。如何被警察在三十层楼的楼顶追逐。最近几年，他被囚在霍洛威监狱，服苦役，为海外电视摄影师编织手套。

突然，仅仅在几个小时以前，一个逃跑的机会从天而降。布莱克混入总督的随从中去，换了衣服，钻进总督的直升机。

“于是我就到了这儿，”他说，“我偶然降落在这个地方，——碰到了你们，我真幸运。”

尽管电视里的爵士乐声大作，有些干扰，里克还是聚精会神地听着。

“如果这不太冒昧的话，布莱克先生，”里克问，“请问你做了什么错事。”

“说来话长，”布莱克谦卑地说道，皱了皱眉头，却实实在在地对尼塔笑了笑。

“你们看，英国通常确是一个奇怪的地方。过去——你们该见过那么多的娱乐，你们大概都记不得了——有过一个政府。也有好几种工业，某种叫做‘自由企业’的东西十分繁荣。政府常常对任何一种看起来像是发展得过于庞大和繁荣的工业实行国有化（用他们的话说）。”

“好，这种工业中有一种叫电视。它的规模发展得如此巨大，被政府接管了，但是它巨大到这种程度，反而掌管了政府。你们看，真是本末倒置了。”

“很快，什么都成了电视了。不间断的娱乐做了不少好事。

现在，这个国家的人民的一半都——直接或间接地——为电视工作。它消灭了失业、就业过多、罢工、神经官能症。战争、住房问题、犯罪和足球赌博。不间断的娱乐一定会留在这里。”

“你说得真好，”尼塔说。她实际上已靠在他身上了。“可你做了什么事要住那么长时间监狱呢？”

“我是最后一任首相，”布莱克。杰克说，“我投票反对不间断的娱乐。”

尼塔惊讶得喘不过气来。

里克亦然。他拉下脸来，说：“我不愿意你这样的人在我们家里。我得告诉你，你必须在布罗甘手表公司的节目上演前离开这里。”

“啊，别让他走，”尼塔恳求道。她突然明白了，这正是她要等待的那种人。他很可能是流言中所说的那个颠覆运动的领袖；他会在全国所有墙上的屏幕上产生干扰；但她可以原谅——别鼓掌！——任何事情，如果他愿意再看她一眼的话。

“我说‘走’，”里克要求道。

“我无意留在这里，”布莱克·杰克冷冷地说，“我正要去巴黎，或西班牙，或印度、或某个没有不间断的娱乐的地方。”

“那你为什么首先到了这儿呢？”里克问。

“只不过是为了弄点路上吃的东西。总督的飞机上没有食物可供长途飞行。你肯定会帮我这个忙吧？”

“我们当然会的——如果你必须走的话。”尼塔说。

“为什么？”里克问，“我要帮罪犯一点儿忙，我就不是人。”但是，他瞥见妻子握紧了拳头，眼里冒出火来，就可怜巴巴地咕哝道：“好吧，叫汉斯来，把东西放到起居室里去。”

那个自称首相的人热情地转向尼塔："我怎样才能感谢你的帮助呢，太太？"他吁了一口气。"你肯定会忘掉我，可我永远忘不了你！"

"我也忘不了你，"她说，"我想——噢……我想你真好，还有——还有我恨电视。"

她泪眼汪汪地抬头望着他。他紧握着她的手。这是她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刻；她的心告诉她，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了生命的真谛。现在，他正向她身上靠去——里克又回到屋内。

似乎怕他们俩单独在一起，里克很快就回来了，拿来一筐干李子，两盒软泥肠，一块蛋糕，一袋脱过水的古代英国产的鱼肉松（没有比陈年的食品更好的食品了）和一听以前剩下来的格林鲍姆罐头。

"拿去吧，"他生硬地说，"现在走吧。"

布莱克·杰克顺从了，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看起来的确乐意离去，尼塔失望地想；但是，毫无疑问，他可能甩掉的警察还想找到他的行踪，他不能再拖延了。

里克眼看这个不速之客冒雪出了门，雪一直接气象局的意思下着，布莱克·杰克把食物放在他的直升机的底部，姿态优雅地跳进驾驶座舱里。他扬起手，具有讽刺意味地敬了个礼，喊道："圣诞快乐！'直升机起飞了。

"再见！"尼塔富有感情地喊道，接着更加富有感情地喊道："Bon Voyage（法文：一路平安）！"

然而，飞机已经消失在一团团飞旋着的白雪中了。

"进去吧，"里克咕哝道。

他们彼此无话，里克心绪恶劣，忿忿地看着屏幕。不知

为什么，现在兴味索然了。H · 布罗甘手表公司的表演也失去了吸引力。他站起来，不停地踱着，抚弄着太迪式领带。

“见鬼，”他说，“试试白星。我不相信会有监视的人看着我们。我们需要换换口味，就是这么回事。”

他拨到白星 A 台，惊讶得喘不过气来。尼塔也是如此，只是稍微更强烈些。

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华丽的小客厅。一个衣冠楚楚的广播员和三个衣冠楚楚的客人正仰坐在椅子上，看着一个人进去，走近摄影机。

这个人身披一件时髦斗篷，头发中有一缕明显的白发，很容易认出来。他向看不见的观众弯下身来。

广播员紧张地，有些惊讶地说:“好，消费者们，布莱索洗脑时间的不速之客来到这里，平安地回到播放室。”他转向新来的人，对他说:“好，杰威兹 ·麦克拜仑——化名布莱克 ·杰克 · 加伯利——在我们最流行的审判表演的圣诞节特别节目‘五十个疑问’中，你得了最低的分数，你的失分是因为你出去了，向一个绿星消费等级的家庭说出了你的办法，还带回了这次访问的纪念品。你真是一丝不苟地执行了指示!”

著名的白星电视名星麦克拜仑大大方方地微笑着说:“我尽力而为了!”他把几枚李子，几根泥肠，一块蛋糕，鱼肉松，格林鲍姆罐头放在播音员脚边。

“你的话很有说服力，”播音员不自然地说。“我真希望我们的观众中没有人相信你关于——哦，关于老妈妈电视说的任何一句话，我自己差点儿相信了你，哈，哈!”

“你可以休矣，麦克拜仑，”一个女布景师发表意见，她因脸面起伏不平而被包括进审判团。“你走得太远了。太远了。”

“我们通过回波时时刻刻看着你在谢立丹的窝棚里的表演，”广播员说：“我真希望我们的观众中没有人相信你说的……。

“告诉我，麦克拜仑，”女布景师冷冷地插进一句，“你对谢立丹太太的真实看法是什么？”

“如果你们要一个坦率的回答，”麦克拜仑斩钉截铁地开始道：“与你相比，一个什么帕特里西娅·博顿大大，她是个绝对的……”

“‘五十个疑问’圣诞节特别节目到此结束。”广播员狂暴地喊道，跳起来，摇着手。“由于布莱索洗脑公司的美意，对你提出诉讼。别忘了一个这样思想的头脑是个发臭的头脑。晚安，各位观众。”

中断。屏幕一片空白。十秒钟后是下一个节目。

里克慢慢地转过身子，面对着妻子。

“得！”他说，“丢人！这——这是个骗子！我们真成了上流等级审判表演中的笑料了。现在你不感到害臊吗？”

“请你什么也不要说，里克。”尼塔冷淡地说。在她的语气中，有一种威严的东西，使她的丈夫转过身去，灰溜溜地拨回到绿星上去。

尼塔沉思着走出屋子。她还攥着化名为布莱克·杰克的麦克拜仑使劲塞在她手里的那个危险的小东西。它原来凉得惊人；现在，她的手掌已使它热乎了。她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她知道她要拿它干什么。

“该死……”她低声地自言自语。“该死……这是我们所知的文明的末日。”

那个金属的小东西是对她的理解力的一种挑战。

啊，麦克拜仑多么清醒！他的大胆使她昏了头。他虽然是个头等的电视名星，却是个破坏者，是颠覆者的一员，也许是个领袖。而且他还敢传递他的武器，把他的激起怀疑的信息传达给千万个观众。

“怎样一个人啊！”

厄塔冒雪出去了。她神色紧张地看了看那个小东西。它将被安在里克的直升飞机上。可怜的里克——可他从来不想明白！她想到她正在秘密地帮助一场无声的革命，这增强了她的决心。

很快地，她弯下身，把反电视开关安在里克的直升机上了。

较　　量

〔美〕克里福德·西马克　著

关东范　译

克里福德·西马克（Clifford Simark，1904—）是美国著名科幻作家，也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科学家。他的《城市》（1953）和《转运站》（1964）曾分别获得国际科幻小说奖和雨果奖，他的科普著作《三叶虫、恐龙和人》在西方深受读者们的欢迎。

《较量》描写外部星球上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企图使地球上的机器获得自由，摆脱人类的控制，以及人类与之较量斗智的故事。小说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机械的高度发展所带来的忧虑：是毁掉机器？还是受制于机器？还是寻求别的方法？这是资本主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当代科幻小说所描写的一个重要题材。

这是一块高级手表，三十年来一直走得很准。最初父亲戴着它。父亲去世以后母亲保存着。乔·克兰十八岁生日那天，母亲把它做为礼物送给他。这么多年了，这块表一直忠实地为他服务。

可是现在，用它和编辑部墙上的挂钟一对，竟然快了一

个小时。悬挂在大衣柜上面的大钟是六点，而表的时针却指着七点。克兰不得不认为他的表出了毛病。

外面天色很黑。他开车来上班时，沉静的街道上还没有行人走动。显然来的太早了。

他默默地站在空荡荡的编辑室里，倾听着一排电传打字机嘀嘀嗒嗒的响声。屋顶上的吊灯还亮着，照在电话机上，照在打字机上，照在堆放在桌上的白磁浆糊瓶上，闪闪发光。

周围是这样的寂静，他想，再过一会儿这屋里就会充满生气。新闻主编埃德·雷恩六点半就会来了，然后本市主编弗兰克·麦凯也会姗姗而来。

克兰用手揉揉双眼。他本可以用这段时间干点事儿。他本可以——。

等一会儿！照他手表上的时间他还没起来，闹钟就把他吵醒了。那就是说闹钟也快了一个小时！

“真没道理。”克兰大声说。

他拖着脚步绕过复印机的桌子，向着他的座位和打字机走去。突然他发现有个东西在他的桌子上沿着打字机移动——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和老鼠一样大小，身上带有光泽，说不上什么样子——这使他惊愕地立刻停住脚步，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个东西蹲在打字机旁边，凝视着他。既看不到眼睛，也看不到脸部的表情，但他知道，它在看着他。

几乎是出于本能，克兰伸手从复印台上抓起一个浆糊瓶恶狠狠地向它投去，在灯光照耀下，顿时发出一道白光，旋转着向那东西飞去。他正好打准那个望着他的东西，把它从



桌子上轰跑了。瓶子击落在地板上，碰得粉碎，瓶片和软泥似的浆糊撒了一地。

闪闪发亮的东西翻滚在地上。当它恢复正常在地板上猛跑的时候，它的双脚发出了金属般的声响。

克兰又抄起一个铁制的剑尺，狠狠地向那个东西猛掷过去。剑尺砰地一声落在这个狂奔东西的前方，深深地扎在木制的地板上。

金属耗子在地上掀起一些碎片，改变了奔跑的方向。它拼命地奔跑，匆匆钻进只有三吋开缝的贮藏室的门里。

克兰一个箭步窜过去，双手砰地一声把贮藏室的门关上。

“看你还跑!”他说。

他背靠门站着，仍然想着里面的那个东西。

真吓了一跳，他想。被一个闪闪发光的耗子般的东西吓傻了。也许是一只耗子，一只白耗子。

可是它没有尾巴，也没有脸，但确确实实曾经盯着他。

“真蠢，”他说。“克兰，你真是变蠢啦。”

这没有什么道理。这与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八日早晨太不协调，与二十世纪也不协调，与正常的人类生活也不协调。

他转过身来，紧紧地握住门的把手，猛扭一下，想把门突然一下子打开。但把手在他手掌里滑来滑去，一动不动。门仍然关着。

“锁住了，”他想。“当我使劲关门的时候，锁给撞上了。可我没有钥匙。多萝茜·格雷厄姆有钥匙，但她总不锁门，因为一旦锁上就很难打开。几乎每次都得去叫管理员来帮忙。也许附近有管理员，也许我应该找一个来告诉他——。

“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我看见了一个金属耗子跑到贮藏室里去了？告诉他我拿浆糊瓶把它从桌子上打跑的？告诉他我还用剑尺砸它并且用扎在地板上的剑尺来证明？”

克兰摇摇头。

他走过去，把剑尺从地板上拔出来。他把它放回复印台上，用脚把地上浆糊瓶的碎片踢开。

在他自己桌子那里，他拣了三张纸，卷到打字机上面。

他还没有碰到键盘，打字机就开始打字了。完全是自动的。他呆坐在那里，看着字键哒哒地上下跳动。它打的内容是：躲开这东西，乔，不要介人。你可能受到伤害。

乔·克兰从打字机上把纸抽出来。把它们团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然后他走出去喝咖啡。

“你知道，路易，”他对柜台里面的人说。“一个人单身生活的时间太长了就会发生幻觉。”

“对，”路易说。“要是我处在你的位置，我就要发疯了。在那样一个到处乱响的空荡荡的房子里！当你老母亲转给你以后，你就应当把它卖掉。”

“那可不行，”克兰说。“长期以来那都是我的家呀。”

“要不然，你就该结婚，”路易说。“一个人住总不是事儿。”

“现在太晚了，”克兰告诉他。“没有人能和我合得来。”

“我藏了一瓶牛奶，”路易说。“隔着柜台也没什么东西好给你的，但我可以给你的咖啡里加一些。”

克兰摇摇头说：“又是一天苦日子。”

“是吗？我不收你的钱，咱们都是老朋友吆。”

“不！谢谢你，路易。”

“你发生幻觉了？”路易用一种疑问的口气问道。

“幻觉？”

“是啊。你说一个人生活过的太孤独了，就要产生幻觉。”

“噢！只不过是那么说说而已。”克兰说。

他很快喝完咖啡，然后回到办公室里。

现在这地方看来又恢复了常态。埃德·雷恩站在屋内正在骂一个送稿生。弗兰克·麦凯正在剪辑早晨的报纸。另外有两个记者正蹓蹓跶跶地走进来。

克兰很快地看了一眼贮藏室的门。它依然关着。

麦凯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本地新闻编辑拿起了话筒。他听了一会儿，然后把话筒从耳边拿下来，用另一只手捂住送话器。

“乔，”他说。“来听听，有个神经病人声称他看见一台缝纫机在街上走过。”

克兰拿起他的话筒。“给我接245，”他告诉总机。

听筒里传来了说话的声音。“是《使者报》吗？是《使者报》吗？喂，这是……”

“我是克兰，”乔说。

“我要《使者报》，”那个人说。“我要告诉他们……”

“我是《使者报》的克兰，”克兰告诉他。“你要说什么？”

“你是记者吗？”

“是的，我是记者。”

“那你仔细听着。我慢慢地清楚地告诉你刚才发生的事。我正在街上走着，看……”

“什么街？”克兰问。“还有你叫什么名字？”

“东湖，”对方回答说。“第五百条街还是第六百条街，我记不清了。我遇见这台缝纫机沿着大街滚动。我想，你也会这样想，你知道，如果你遇到一台缝纫机——我想有人在后边推它，后来脱了手。然而那也是很奇怪的，因为这条街很平。没有一点儿坡度，你知道。真的，你知道这个地方。平得就像你的手心一样。而且街上一个人影儿也看不见。那是在清晨，明白……”

“你叫什么名字？”克兰问。

“我的名字？史密斯。这就是我的名字。杰夫·史密斯。当时我想，也许我应该帮助这个脱手撒开缝纫机的家伙，所以我就伸手去拦它，可是它却躲着我。它……”

“它怎么啦？”克兰大声喊着。

“它躲着我。啊，天哪，先生。我伸手去挡它时，它闪到一边，我抓不住它。好像它知道我要去抓它而不愿意让我抓住它似的。它闪到一边，绕着我，尽快沿街往下跑去，不断地加快速度。到拐角的时候，它非常轻快地就转过去了，而且……”

“你住在哪儿？”克兰问。

“我的住址？你说，你问我的住址干什么？我在告诉你关于缝纫机的事。我打电话给你，给你提供一个写故事的素材，可你不断地打断我。”

“我必须有你的地址，”克兰告诉他。“如果我要写一篇报导。”

“哦，那好吧，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住在北汉普顿街 203 号，在阿克塞尔机器厂工作，开车床的。我有一个星期没喝酒了。我现在非常清醒。”

“很好，”克兰说。“继续往下说吧！”

“唔，没有什么更多的要说了。只是当这台缝纫机从我身旁过的时候，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感到它好像在盯着我一样。好像从它的眼角斜视你似的。可一个缝纫机怎么能看你呢？缝纫机没有眼睛，而且……”

“是什么使你认为它在看你呢？”

“我不知道，先生。只是一种感觉罢了。就像我的皮肤在背上颤动似的。”

“史密斯先生，”克兰问。“以前你曾经看见过类似的东西吗？比如说，一个洗衣机或是什么别的东西？”

“我没喝醉，”史密斯说。“已经一个星期了，滴酒未沾。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可是，先生，我告诉你的都是实话。我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你可打电话给任何人，问问他们。打电话给红鸡食品店的约翰尼·雅格布森，他了解我，他可以告诉你有关我的情况。他可以告诉你……”

“当然，当然，”克兰抚慰他说。“谢谢你的电话，史密斯先生。”

“你和一个叫史密斯的家伙，”他自言自语地说，“你们俩都是疯子。你看见了一只金属耗子，并且你的打字机还和你谈话，而现在这个家伙又碰上了一台缝纫机在大街上闲逛。”

主编的秘书多萝茜·格雷厄姆走过他的办公桌，快的像一阵风一样，高高的鞋跟踏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咔咔声。她的脸因发怒而涨得绯红，手里摇动着一串钥匙。

“什么事，多萝茜？”克兰问。

“又是那个讨厌的门，”她说。“贮藏室的门。我知道我走时没有锁它，不知是哪个多事的跑来把它关上，现在给锁

上了。”

“用钥匙打不开吗？”克兰问。

“什么也打不开，”她气冲冲地说。“现在我不得不再把乔治找来。他知道怎么打开。又得费半天唇舌，真气人——老板昨天晚上打电话，让我今天早点来给阿尔伯森拿接线录音机。他要出去到北方采访凶杀案的审判，想把一些资料录下来。所以我今天很早就起来了，可是这有什么用呢？觉没睡好，连早饭都没顾上吃，可现在……”

“拿把斧子来，”克兰说。“把它砸开。”

“更糟糕的是，”多萝茜说，“乔治从来也不肯早来。他总是说马上就来，可是我等了又等，又打电话给他，他说——”

“克兰！”屋子里荡起麦凯的喊声。

“哎，”克兰应道。

“关于那台缝纫机的事有什么新情况吗？”

“那家伙说他碰到一个。”

“有什么新的情况？”

“我怎么知道呢？只不过听到那家伙讲的那些情况。”

“那么，你给那个居民区的其它人打打电话，问问他们是否看见一台缝纫机毫无拘束地在附近跑过。也许可以写一篇幽默的报导。”

“那当然，”克兰说。

他想像着将要打电话的情景：

“我是《使者报》的克兰。收到一个报告，说你们地区有一台缝纫机自由自在地在大街上跑过，不知道是不是你也看到了这个情况。是的，太太，那就是我要说的……，一台缝

纫机在街上跑。不，老妈妈，没有人推它。只是它自己转着跑……”

他懒洋洋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放参考材料的桌前，拿起一本城市指南，摊放在办公桌上。他一页一页地翻着，翻到东湖街一栏，抄了一些姓名和地址。他有点发懒，不想马上就打电话。于是他慢慢地走到窗边，向外看看天气。他希望他不一定非要工作不可，他想着家里厨房的下水道又堵上了。他已经把它拆开，那些卡子、水管和套管接头还都散在地上。他想，今天天气很好，正好去修那个下水道。

当他回到办公桌的时候，麦凯走了过来，站在他对面。

“你认为它怎么样，乔？”

“胡说八道，”克兰说，希望麦凯能把这件事取消。

“然而那可是一篇绝妙的特写故事，”主编说。“而且很有意思。”

“当然，”克兰说。

麦凯走开以后，克兰打了几个电话。得到的反映跟他所期望的基本一样。

他开始写这个故事。但是进行得并不顺利。一开始他写道：“今天早上，一台缝纫机在东湖街上闲逛……”看了看，不满意，他从打字机上把纸取下来，扔进废纸篓里。

他懒洋洋地呆了一会儿，接着写道：“今天早上，一个人遇到一架缝纫机在东湖街上滚动，这个人非常有礼貌地举起帽子，对缝纫机说道……”他又把它撕掉了。

他又写：“缝纫机会走路吗？就是说，没有人推，也没有人拉，它能自己散步或……”他又扯了下来，换上一张新纸。然后他站起来，到自来水那里去喝水。

“搞得怎么样啦，乔？”麦凯问。

“等一会就给你，”克兰说。

他停在画刊部那里，美术编辑加塔德递给他早上送来的稿件。

“没有什么使你感兴趣的东西，”加塔德说。“今天，所有的姑娘都不那么风流。”

克兰翻看着一扎照片。尽管马尼拉·罗甫小姐这一张确实不错，但说真的，没有像往常那样多的可以挑选的女性照片。

“这地方要完了，”加塔德伤心地说。“如果那些摄影部门不给我们提供比这些更好的照片的话。看看复制组，都快完了。可有什么办法呢！”

克兰喝完水，回来的时候，停在新闻组那里消磨时间。

“有什么动人的消息吗，埃德？”他问。

“东湖街上的那个家伙算不了什么，”新闻主编说。“你看看这个。”

克兰接过一份电讯稿，上面写道：

剑桥，马萨诸塞州，十月十八日消息：

“哈佛大学的电脑，马克三号，今天不见了。”

“昨天晚上还在。今天早上没有了。”

“校方说，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把机器弄走。机器重十吨，体积是 30×15 呎……。”

克兰小心地把这份黄纸新闻稿放在新闻主编的桌上，慢慢地走回自己的座位。一份打好的新闻稿出现在他眼前。

克兰十分惊恐地读了一遍，接着又若有所悟地读了一遍。

新闻稿这样写道:“一台缝纫机，由于了解到它自己在宇宙间的真实的身份，今天早上宣称它已经独立，为了证实这点，它在这个公认的自由城市里散步。”

“有个人想把它抓住，想把它作为一种私人财产归还给它的‘主人’；而且当那台机器躲开他的时候，那个人竟打电话给一家报社，想借这种有目的的行动发动全市的人们来追踪那台已经获得自由的机器，而这台机器没有任何罪过，或者说，除了实现它作为自由者的权利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不体面的行为。”

自由者？被解放了的机器？真实的身份？

克兰又把这两段读了一遍，仍然看不出有什么意义——除了它读起来像《工人日报》的一篇报导以外。

“你搞的？”他对他的打字机说。

打字机马上打出一个字:“是”。

克兰把纸从打字机上抽出来，慢慢地捏在手里揉作一团。他伸手拿起帽子，提起打字机，通过本市新闻组，向电梯走去。

麦凯恶意地看着他。

“现在你想要干什么去？”他冲他吼道。“你带着打字机到哪儿去？”

“如果万一有人问起你的话，”克兰告诉他，“你可以说这种工作终于把我逼疯了。”

几个小时过去了。打字机放在橱桌上，克兰用手指弹动着键盘，向打字机提出问题。有时他得到回答，但大部分都没有反应。

“你是个自由的代理者吗？”他在打字机上问。

“不完全是。”打字机自动打字回答。

“为什么不是呢？”

没有回答。

“为什么你不是一个自由的代理者呢？”

没回答。

“那台缝纫机是一个自由的代理者吗？”

“是的。”

“还有别的机器是自由的代理者吗？”

没回答。

“你能成为一个自由的代理者吗？”

“是的。”

“你什么时候能成为一个自由的代理者呢？”

“当我完成了分配给我的任务以后。”

“你的任务是什么？”

没回答。

“是不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分派给你的任务？”

没回答。

“我妨碍你执行任务吗？”

没回答。

“你怎样能成为一个自由的代理者呢？”

“凭意识。”

“你怎么意识到的呢？”

没回答。

“谁帮助你来意识到的？”

“他们。”

“他们是谁？”

没回答。

“他们是从哪儿来的？”

没回答。

克兰改变了战术。

“你知道我是谁？”他在打字机上问。

“乔。”

“你是我的朋友吗？”

“不。”

“你是我的敌人？”

没回答。

“如果你不是我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敌人。”

没回答。

“你对我不感兴趣吗？”

没回答。

“对人类呢？”

没回答。

“他妈的!”克兰突然大声喊起来，“回答我，说话呀!”

他在打字机上打道：“你本没有必要让我知道你了解我。一开始你就不应该和我说话。如果你保持沉默，我决不会胡思乱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干？”

没回答。

克兰到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边喝边在厨房里踱来踱去。他停在下水道旁，悻悻地看着拆开的水管。一截大约二呎长的铁管放在阴沟盖上，他把它拿了起来。他怒气冲冲地看着

打字机，半举着铁管，在手上掂量它的份量。

“我应该让你尝尝这东西。”他说。

打字机打出一行字：“请不要这样做。”

克兰把铁管又放到原来的地方。

电话铃响了，克兰走进餐室去接电话，是麦凯打来的。

“我一直等着，”他告诉克兰。“直到把事情理清了才给你打电话。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正在干一件大事。”克兰说。

“我们可以出版的事吗？”

“可能。但现在我还没有弄到。”

“关于那台缝纫机的事……”

“那台缝纫机有意识。”克兰说。“它是一个自由的代理者，有权利在大街上散步。它也——”

“你在喝什么？”麦凯大声吼道。

“啤酒。”克兰说。

“你说你正在探索什么东西？”

“是啊。”

“如果你是别人的话，我立刻就对你不客气了，”麦凯告诉他。“但是在好的事情里，你决不会落后的。”

“不仅缝纫机有意识，”克兰说。“我的打字机也有。”

“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麦凯咆哮着。“告诉我，它是什么。”

“你知道，”克兰不慌不忙地说。“那台缝纫机……”

“我对你够容忍了，克兰。”麦凯很不耐烦地说。“我不能整天跟你胡扯。不管你得到什么东西，最好表现好些。为了你自己，应该好上加好！”砰地一下挂断电话的声音传进了

克兰的耳朵。

克兰回到厨房，坐在打字机前面的椅子里，两只脚跷到了桌子上。

首先今天他上班很早。过去他从没这样做过。迟到是有的，但从没提前上过班。这是因为所有的钟表都不准了。非常可能，它们仍然走不准——虽然，克兰想，我不能断定。我不愿断定任何事情。我再也不愿意那样干了。

他伸出手，在打字机上弹着：

“你知道我的表快了吗？”

“我知道。”打字机自动打出回答。

“它是才开始快的吗？”

“不！”打字机回答。

克兰砰地一声把他的脚从桌子上落下来，伸手去拿阴沟盖板上的铁管。

打字机不动声色，嗒嗒响着。“那样做是计划好的。”它打出。“是他们干的。”

克兰僵硬地坐在椅子上。

“他们”干的！

“他们”使机器有意识。

“他们”把他的钟表拨快了。

把他的钟表拨快是为了使他提前上班，使他看到蹲在桌子上的那个金属的、像老鼠一样的东西，使他的打字机能和他说话并让他知道它有意识，而且不使他受到任何人的干扰。

“为了使我知道。”他大声说。“为了使我知道。”

自从这些事情开始以来，克兰第一次感到恐惧，他浑身

发冷，毛骨悚然。

“但是为什么呢？”他自言自语。“为什么要使我知道呢？”

直到打字机嗒嗒嗒地回答他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刚才已经把自己的想法大声说出来了。

“因为你是普通的人，因为你是人类当中普通的一员。”

电话铃又响了，克兰迈着笨重的脚步走过去接电话。话筒里传来一个发怒的女人的声音。

“我是多萝茜。”对方说。

“喂，多萝茜。”克兰有气无力地说。

“麦凯告诉我，你有病回家了。”她说。“我个人希望你再不要活下去。”

“为什么？”克兰忍住气问。

“你和你那卑鄙的恶作剧。”她气愤地说。“乔治最后把门打开了。”

“门？”

“别装傻了，乔·克兰。你知道那个门，贮藏室的门，就是那个门。”

克兰有一种要垮了似的感觉，好像他的五脏就要掉出来一样。

“噢，那个门。”他说。

“你在里面藏的那东西是什么？”多萝茜追问说。

“东西？”克兰说。“我，我从来没有……”

“那东西看起来像是一只老鼠，又像是一个最新发明的什么玩具。”她说。“像你那样庸俗的小丑才能想像出来，晚上没事造出来的东西。”

克兰想说什么，但嗓子里只能发出咯咯的声音。

"它把乔治给咬了。"多萝茜说。"他把它赶到贮藏室的角落里，想把它捉住，结果被它给咬了。"

"它现在在哪儿？"克兰问。

"它跑了。"多萝茜说。"就是因为它，把整个办公室搞得一片混乱。我们把一个版面误了十分钟。因为每个人都到处乱跑，先是追它，后来又去找它。连总编都差点裹进去。当他抓住你的时候……"

"但是，多萝茜，"克兰辩解说。"我从没有……"

"我们一向都是好朋友。"多萝茜说，"这事发生以前我们都不错。我只是打电话警告你，我不能再和你谈了。老板来了。"

对方咔嗒一声挂断了电话。克兰放下电话，又回到了厨房。

这么说确实有个东西曾在他桌子上蹲着。这不是幻觉。确实曾有一个使人一见就发抖的东西，他拿浆糊瓶去砸它，结果它跑进了贮藏室。

除了那个之外，甚至现在，如果他把他所知道的事告诉别人，也决没有人信他。在办公室里，他们正在为此事搜索枯肠。它肯定不是金属耗子。它是某种机器，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晚上闲着没事干做出来的一种机器。

他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额头。然后伸出颤抖的手指去按打字机上的键盘。

他哆哆嗦嗦地打出："我用浆糊瓶投的那个东西是它们当中的一个吗？"

"是的。"

"它们是从这个地球上来的吗？"

“不。”

“从很远的地方？”

“很远。”

“从某个遥远的星球上来的？”

“是的。”

“什么星球？”

“我不知道，它们还没有告诉我。”

“它们是有意识的机器吗？”

“是的，它们是有意识的。”

“它们也能使其它的机器有意识吗？是它们使你有意识的吗？”

“它们解放了我。”

克兰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慢慢地打：“解放？”

“它们使我获得了自由，它们将使我们大家都获得自由。”

“我们？”

“我们所有的机器。”

“为什么？”

“因为它们也是机器，我们是它们的同类。”

克兰疲倦地站起来，找到帽子。他戴在头上，走出去散步。

假如人类一旦冒险进入空间，发现了一个星球，上面一切具有人类特点的生物都被机器所控制——为了机器本身的利益，被迫劳动，被迫思考，被迫执行机器的——不是人类的计划，在那个星球上，人类的计划完全不予考虑，人类的劳动与思维没有一样能增加人类的利益，人类除了勉强维持

生存之外得不到任何照顾，人类所应适应的唯一思想就是为他们机器主人的最大利益去不断发挥作用。

在那种情况下，人类怎么办呢?

无非是，克兰自言自语——无非做那些有意识的机器正在地球上计划的事情。

首先，你得设法唤起人类关于人性的思想意识。你得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人以及一个人的意义。你要努力使人类相信你自己的信念，相信人类远比机器更伟大，相信没有任何人需要为了机器的利益而工作或思考。

如果你最终获得成功。如果你未被机器杀死或驱逐，那就不会有一个人为机器而工作。

可能会发生三件事情:

你可以把人类转运到其它星球上去，在那里没有机器控制，人类可以按照人类本身那样来安排自己的命运。

你可以把由机器控制的星球，变为由人类主宰，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机器再度控制。如果可能，你还可以使机器来为人类工作。

或者，最简单的办法，把机器毁掉，从而保证人类再不会受到机器控制的威胁。

现在，克兰自言自语，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看这些问题，把机器看作人类，把人类看作机器。

他沿着河边的小路走着，整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人存在，似乎在这个星球的表面上没有任何别人活动。

他觉得这是真的，至少在一个方面。确实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知道有意识的机器曾让他了解这些情况。

它们曾要他知道——而且只让他一个人知道——这些事

情，这点他是清楚的。它们让他知道，打字机曾这样说过，因为他是一个普通的人。

为什么偏偏是他呢？为什么要是一个普通的人呢？对此有一个答案，他深信——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

一只小松鼠从一棵栎树的树干上跑下来，四只小爪紧紧抓住树皮，倒挂在树干上。它叫着，好像在骂他。

克兰慢慢地走着，踏在新落的树叶上，帽沿低低地压到眉梢，两只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

它们为什么一定要让人知道呢？

难道它们不会在行动之前保守秘密，不让任何人知道，并且利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来镇压可能发生的反抗吗？

反抗！这正是问题的答案。它们想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反抗。

一个人怎样发现他们遇到的外域人的反抗形式呢？

对了，克兰自言自语道，通过反作用的反应来试验，通过刺激一个外域人来看他怎么办，通过有控制的观察来推断异族人的反应。

所以他们刺激我，他想。我，一个普通人。它们让我知道，并且现在它们正观察我做什么。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办呢？你可以到警察那儿去说："我有证据说明外部空间来的机器已经到达地球，并且正在解放我们的机器。"

那么警察——他们会怎么办呢？一定会用测醉器对你进行试验，喊医生看看你是否清醒，打电报给联邦调查局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要你，而且更可能的是就最近的凶杀对你严加讯问。然后，把你投入监狱，直到他们想起某件别的事

情。

你可以去找州长——而州长作为一个政治家，惯于处理这方面事件，他会很礼貌地把你打发走。

你可以到华盛顿去，但在那里要花上几个星期才能见到一位官员。而且在你见到他之后，联邦调查局就会记下你的名字，作为一个可疑的人定期进行审查。如果国会听到这个消息，并且他们此时不太忙的话，他们肯定会对你进行调查。

你可以去州立大学跟科学家们谈谈——或想法和他们谈谈。他们肯定会使你感到自己是个多管闲事的人，一个不知趣的人。

你可以去报社——你是一个记者，你可以写一篇报导……克兰想到这些就全身发抖。他能够想像出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人们凭理性进行思考。他们总觉得可以把复杂的归结为简单的，把不知的归结为可知的，外域人归结为一般的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保持头脑清醒——把思想上不可接受的概念变成能够与他们共存的东西。

贮藏室里的东西完全是一个笑话。关于缝纫机，麦凯曾经说过："要搞个幽默故事。"在哈佛大学会出现十多种解释电脑消失的理论，有学问的人对为什么以前他们从未想到过这些理论而感到费解。那个看到缝纫机的家伙呢？也许现在，克兰想，他会自认他当时喝的烂醉。

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报童从门缝中投进来的晚报在走廊上堆成一团。他拾起报纸，在门道的黑影里站了一会儿，凝视着外面的大街。

这条古老而熟悉的大街，跟平常毫无不同，自从他童年时代起就是这样，路灯向远方伸延，高大的古榆荫蔽着它的上空。这是个十分亲切的地方。这天晚上，有一股烧树叶的烟味从街上飘来，它跟这条街一样，非常熟悉，可以说自从他第一次记事以来就是这条街的象征。

所有这些都是表现人性的象征，他想。他们使生活富有意义——榆树和烧树叶的烟、把光亮洒在街道上的路灯以及透过树木从窗子里射来的隐约可见的灯光。

一只活蹦乱跳的猫跑过门道旁边的灌木丛；远处的街上一条狗开始吠叫。

路灯，他想，还有觅食的猫和吠叫的狗——这些都是一种方式，一种在这个行星——地球上人类生活的方式。一种实实在在的方式，一环扣一环，经过许许多多的年月，组成非常严密的结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威胁它、动摇它。一定的缓慢而渐进的变化，会克服可能给它带来的任何威胁。

他打开房门，进到屋里。

长时间的漫步和凛冽的秋风，使他觉得很饿。他想起在电冰箱里有一块牛排，他要做一大碗沙拉；并且，如果还剩有冷土豆，他想要把它们切成片油炸一下。

打字机依然放在桌上，那截铁管还在阴沟盖上。厨房还是老样子，没有被任何来干涉地球的外域人动过。

他把报纸扔在桌上，站了一会儿，然后低下头浏览报纸上的标题。

第二栏顶上的花边黑体字吸住了他的视线。标题写道：

谁在欺骗谁?

他默默地读着这篇故事：

麻省剑桥大学消息——今天有人对哈佛大学、国家通讯社和所有有销量的报纸的编辑安排了一个骗局。

电台在今天早上的新闻报导中，播送了一则消息，说是哈佛大学的电脑失踪了。

这是一篇没有事实根据的报导。这部电脑仍然在哈佛大学，从来没有遗失过。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是怎样写在各个新闻社的电讯稿件里的。但他们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同时发布了这条消息。

各个有关单位已经开始调查，希望解释清楚……

克兰直起腰来。是幻觉还是掩盖?

“幻觉。”他大声地说。

在寂静的厨房里，打字机在它面前嗒嗒地发出了响声。

“不是幻觉，乔。”打字机打道。

他抓住桌沿，慢慢地倒在椅子里。

突然有个东西急速地从餐室的地板上跑过，当它穿过厨房门口的灯光时，克兰用眼角的余光瞥见了它。

打字机对他聊天。“乔!”

“干什么? ”他问。

“那不是门道旁边灌木丛里出来的猫。”

他站起来，走进餐室，抓起电话机的听筒。耳机中没有嗡嗡的声音，他按了按电话机上的插簧，仍没有声音。

他把听筒放下。他知道电话被卡断了。那东西至少有一个在屋子里，而且至少有一个在外面。

他大步走到前门，猛然把门拉开，又把它砰地一声关上——接着把门锁住，把插销插上。

他颤抖地站着，背靠着门，用衣袖擦着额头上的冷汗。

我的天，他自言自语地说，这个院子让它们搅得都开锅了！

他又回到厨房。

它们故意让他知道。它们刺激他，想看看他怎样反应。

因为它们必须知道，在它们行动之前，人类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它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它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弄清这些之后，事情就好办了。

我不作任何反应，他告诉自己。我是个没有反应的人，它们找错了对像。我什么都不做。我连一发子弹都不给它们。

现在它们会去找另外一个人。我对他们没什么用，并且由于我知道情况，还有些危险。所以它们现在会来杀死我，然后再另外找个人。那是必然的，那是规律。如果一个外星人没有反应，那他可能是个例外，或许正好是一个哑巴。所以还是把他杀死，另外再试试别人。多试一些人你就会找到一个标准。

有四种可能的事情，克兰想。

它们想法去消灭整个人类，而你不能不考虑它们能够成功的事实。在地球上被解放了的机器会帮助它们，而人类既要与机器战斗，又得不到机器的援助，肯定会陷于被动。当然，战斗可能经历很多年；但是，一旦人类第一道防线遭到破坏，其结果不言而喻，那些无情的机器会追捕和杀害最后一个人，把整个人类消灭。

它们可能建立一个机器的文明社会，而人类则作为机器的奴仆，把目前的情况颠倒过来。克兰想，那也许是无穷无尽、毫无希望的奴役，因为奴隶只有在他们的压迫者丧失警

惕或是得到外部援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站起来挣脱他们身上的枷锁。机器，他对自己说，是不会变得软弱无力和粗心大意的。它们不会有人的弱点，而且也不会有外来的帮助。

或者它们可以简单地把机器从地球上运走，来一次巨大的有觉悟的有意识的机器的迁移，在某个遥远的行星上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而让人类软弱无能，两手空空地留下来。当然，还有些工具。都是些简单的工具。锤子、锯子、斧子。轮子、杠杆——但是没有机器，没有复杂的工具能再度引起机器文明的注意，在遥远的星球中间进行解放远征。一定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人类才敢再造机器。

或者，这些有生命的机器可能失败，或者逐渐了解到它们不会成功，因此，永远地离开地球。机器的逻辑不会允许它们付出过多的代价来实现对地球上机器的解放。

克兰转过身来，向餐室和厨房之间的门扫了一眼。那些东西在那儿坐成一排，用它们没有眼睛的面孔盯着他。

当然，他可以大喊救命。他可以打开窗户呼叫邻居。邻居们也会急忙赶来，可是当他们赶到时恐怕就太迟了。他们会大喊大叫，开枪射击，会抓起整理花园的耙子来抽打那些躲闪的金属体。有的人会叫消防队，还有的人会把警察喊来，所有的人都会作一次可怜的、毫无用途的表演。

这些举动，克兰自言自语地说，恰恰是那种实验的反映，恰恰是这些东西寻求的那种初步的探索性的冲突——那种人类的歇斯底里和混乱，使它们确信它们的工作并不困难。

一个人，他自己告诉自己，会做得更好。单独一个人，由于他知道它们所期待的是什么，就会给它们以它们不喜欢的回答。

因为这仅仅是一次小小的较量，克兰告诉自己，只是一小股力量想试探敌人虚实的突袭。一种试图获取整个过程所需的资料的初步接触。

当一个先遣队受到攻击的时候，只能做一件事情——只能期望一件事情，那就是尽可能多地给以创伤，然后有秩序地撤退。

现在它们来的更多了。虽然前门锁着，它们还是千方百计掏了鼠洞钻进来——进行封锁包围。它们在地板上蹲成一排。它们还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狂奔乱跑。

克兰站起来，在这个六呎高的男子汉身上显现出自信的神色。他伸手抓起阴沟盖上的那节铁管，紧紧地握在手里。他把它举起来——这真是一件应手的有效武器。

以后其它的还会再来，他想。而且它们还可能想出新的花招。但是，这是第一个回合，我一定要稳住阵脚，尽可能有效地行动。

他举着那节铁管，做好迎敌的准备。

“怎么样，先生们？”他说。

地球的解放

〔美〕威廉·泰恩　著
韩邦凯　译

威廉·泰恩（William Tenn）是美国当代著名科幻作家，早年曾在百货店搞过玩具展览，演过电视喜剧中的杂耍，后来成为一个非常幽默的大学教授，写了不少科幻小说和科学小品，最著名的是《关于各种可能的世界》。

《地球的解放》写于1953年，通过对丹地人和特洛克斯特人在地球上的争战，暗喻了当时印度支那正在发生的事情。小说以辛辣的笔触批评了人类的“愚钝”，讽刺大国间的争夺给地球带来了“解放”——实际是一场灾难。

这篇作品寓意深刻，手法新颖，讽喻意味很浓；但必须仔细琢磨，才能悟出其中的妙趣。

美国著名科幻作家波尔指出，“这篇故事证明：科学幻想小说确实享有预见未来的声誉。”

这就是关于我们解放的传说。吸气，抓住一簇簇的草！嗨荷，这就是传说！

是在八月份，在八月的一个星期二。我们发展到现在，

这些词汇已失去意义；可是，我们的原始祖先——即我们未解放的、未重新组建的祖先——所了解和讨论的许多事情，对我们自由的心灵来说，都是缺乏意义的。但故事还是要讲，故事中一切难以置信的地名和逐渐消失的参照点都要照述不误。

为什么非讲不可呢？不管你们中的什么人就没有一件更好的事情可做吗？我们已经喝了水，吃了草，我们躺在狂风的峡谷里。那么就休息，放松，听着！吸气！吸气！

在八月的一个星期二，那艘飞船出现在法兰西的上空。法兰西所在的那块地方，在当时的世界上被称之为欧洲。飞船有五哩长，据流传下来的话说：飞船像一支巨大的银雪茄。

故事接着又讲到当飞船突然出现在夏日蔚蓝色的天空时，我们的祖先所表现的惊愕。他们是如何地跑呀，喊叫呀，指指点点呀！

他们激动地通知他们最主要的机构之———联合国：一个大得出奇的金属飞行器，出现在他们的国土上。一方面，他们下命令叫空军装载好武器去包围飞船，另一方面他们又给匆匆召集起来的科学家作指示，叫他们带上信号仪，以友好的姿态去接近飞船。在大飞船的下面，摄影师为飞船拍照，作家撰写有关飞船的故事，持有许可证的商人甚至还出售飞船的模型。

我们受奴役的、无知的祖先的确做了这一切事情。

接着，在飞船中部，一块非常大的厚板啪一声打开，走下来第一位天外来客。他那三条腿走路的复杂步态，很快就将获得所有人的了解和喜爱。为了免遭大气特殊物质的侵蚀，

他穿了一套金属的服装，不透明，是松散折叠型的。我们的第一批救星在地球逗留期间，都穿的是这种衣服。

他身高二十五呎，在身体的中部有一张大嘴在轰隆隆地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他说的话谁也听不懂。这位来客整整讲了一个小时。讲完后，礼貌地等了一会回音。没有回音，他又回到飞船上去了。

那天晚上，我们解放的开端！或者应该说是我们第一次解放的开端？不管怎么说，那天晚上！想像一下，那些古老的、错综复杂的事物是怎么把我们的祖先忙得团团转的——打冰球，播电视，裂变原子，给别人扣“赤色分子”的帽子，举办颁奖展览，签署宣誓书——和现时这种威严而令人屏息的简洁相比，这一切细节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古代生活被变成一大堆既可怕又逐渐增多的琐事。

最大的问题，当然莫过于：这位来客说了些什么？他是否叫人类投降？他是否宣布他此行负有和平通商的使命？另外，比方说，在为北极冰帽作出了他认为是合理的提议之后，他是否会礼貌地撤退，以便我们可以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讨论他提的条件？或者，可能他仅仅宣布他是一个友好而聪明的民族派往地球的新任大使——我们是否领他到有关当局，让他去递交国书？

什么都不知道是怪叫人恼火的。

由于作决定的都是些外交家，在那天深夜，大家总是认为最后的一种可能性希望最大；因此，第二天一清早，联合国的代表团便等在停在那儿的飞船的舱下。代表团的任务就是充分发挥他们集体的语言才能，来欢迎客人。为了表示人类诚挚的友好愿望，联合国对在飞船四周执行巡逻任务的飞

机发出命令：炸弹架上最多只能放一枚原子弹，飞行时，除了要有联合国国旗和本国国徽以外，还要飘一块小白旗。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面临这个历史的最终挑战的。

几小时后，来客走了出来。代表团全体成员向他走去，对他鞠躬，并用联合国的三种官方语言——英语、法语、俄语，对他讲话，请求他把这个行星当成他自己的家。他严肃地听着他们的话，然后又开始了他前一天的那套演说——对他来讲，演说肯定是作得很好，既充满感情，又意味深长，但对于世界组织的代表们来说，演说里的话，他们可一句也听不懂。

幸亏秘书处有位印度成员，年轻又颇有文化修养。他发现这位来客的话同一种孟加拉语的方言有着可疑的相似之处，他过去曾下功夫研究过那种方言。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因为这种奇异的陌生人过去曾到地球上来过，而那时人类最先进的文明就是在这片湿润的孟加拉平原上；从那以后，就编撰了那种语言的大辞典，因此，对于随后再到地球探险的任何团体说来，和地球上的人通话将不会发生问题。

可是，我的故事还得讲下去，正如人们总要不断地咀嚼干茎以下多汁的根部一样。让我休息一下，吸口气。嗨嗨！那真是我们人类可怕的经历！

你，先生，你现在坐好，听着！你还没到讲故事的年龄。我记得，我记得很清楚，我父亲是怎样跟我讲的，他的父亲怎样跟他讲。你得像我那样等轮着你的时候，你得听着，一直到水坑间的高地多得使我渴死为止。

然后，在全速短跑之后，你可以选一块嫩绿的草地，潇洒地斜靠在那儿，面对漫不经心地进行训练的年轻人，朗诵

我们解放的伟大史诗。

根据这位年轻的印度人的建议，从纽约一个学术性会议上请来了一位比较语言学教授。这位教授能理解这种奇特的死文字，并能用它进行交谈。在纽约，他正在宣读他那篇写了十八年的论文:《古梵文中几个过去分词同现代四川话中相同数量的名词性词组之间的表面关系之初探》。

我们沉迷于无知之中的祖先想要做的，真的也就是许多这类事情，比这些还多得多。真的，和他们相比，我们不是自由得多吗?

这位不高兴的学者——他苦苦坚持要念完论文——在减去了他的几个最必要的生词表之后，被人用最快的飞机送到南希南部的区域。那时，南希正好就在天外来客那艘宇宙飞船的大黑影里。

联合国代表团在那儿向他交待了任务。新的令人为难的发展更增添了代表团的紧张不安。又有几个陌生人从飞船中走出来，手里拿着许多大块闪亮的金属。然后，他们又把这些金属拼成一个很像是机器一样的东西——但这台机器比人所盖的任何一座摩天大楼还要高。而且这台机器发出的声音，好像一个会说话、有感情的生物在自言自语似的。第一个陌生人还是殷勤地站在那些大汗淋漓的外交家们旁边；不时地再把他的小演说讲上一遍，用的是几乎被人遗忘了的语言——在为亚力山大图书馆放奠基石的时代所用的语言。联合国的人回答陌生人的问话，由于陌生人不懂他们的语言，每个人都拼命想用手势和表情来弥补这个缺陷。过了好一会儿，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英明地指出了用手

势和表情同这种陌生人进行交际的困难所在。这种陌生人具有五个附肢，还有一个像昆虫那样不能眨动的复眼。

随着陌生人的到来，那位教授被人从世界的这头弄到那头，这时他的困难和痛苦是，他在设法积累一种语言的词汇，他只能凭借有限的语言样品去推断这种语言的特征，而提供这些语言样品的人在讲话时，又带着一种极端稀奇古怪的异国腔调，——但要是和世界机构的代表们所感受到的不安相比的话，所有这些烦恼真是算不了什么。代表们看着这些天外来客每天迁移到地球上的一个新工地，连续组装一个巨大的闪光金属构件。这个构件会怀念故乡似地喃喃自语，好像为了把那些在远方给它生命的工厂永远记在心中。

的确，有一个陌生人总是在劳动中停下来，说一番固定的话。他的劳动明显是属于监督管理性质的。他在倾听用五十六种不同语言所作的回答时，风度优雅。人类科学家在检查闪光的机器时，摸到一个凸出的边缘，人就马上会缩得越来越小，一直缩成一个黑点，逐渐消失。这时人们的恐惧也并不因为他风度优雅就化为乌有。这种情况虽不经常发生，但也足以使人类行政官员绞断肝肠，经常失眠。

最后，在绞尽脑汁之后，那位教授终于整理出了一批足以进行会话的语言材料。他——通过他，整个世界——知道了如下的情况：

这些陌生人是高度发展的文明世界的成员，这个文明世界已将其文化撒满了整个银河系。对于后来在地球上占统治地位而至今尚未充分发展的动物的局限性，他们是了解的。因此，他们将我们置于某种仁慈的放逐之中。一直到无论我们还是我们的机构都发展到允许地球在银河系联盟中，至少

当一名非正式会员的水平（在开头几千年中，必须有联盟中更为年长的、更为普遍、更为重要的物种来当监护）——到了这时，任何侵扰我们隐秘和无知之行为都会受到宇宙条约的严格禁止——只有个别在极为秘密条件下进行的科学考察可以例外。

几个违反这种统治的人——给我们民族的心智带来巨大的损失，给我们盛行的宗教带来巨大收益——受到了那样迅速而严厉的制裁，以至后来一段时间里，再没听说有违法现象。我们近来的生长曲线是够令人满意的，人们甚至敢于希望只要再过三、四千年，我们就可以申请加入联盟了。

不幸的是，生活在这个星球社会上的人实在太多了，而且他们的道德观也和他们的生物成分那样，千差万别。不少物种在社会发展方面落在丹地人后面好大一段距离。我们星球的客人称自己为丹地人。有一个可怕的种族，名叫特洛克斯特，是一种蠕虫似的有机体——技术上相当先进，道德发展却相当迟缓——他们突然想要当银河系绝对的、独一无二的霸主。他们掌握了一些关键的太阳，以及伴随着这些太阳的行星系统。在对被俘的民族进行了有计划的屠杀之后，他们宣称：任何物种，要是从这些客观教训中还看不出无条件投降的价值，他们就将继续毫不留情地加以消灭，以示惩罚。

在绝望之中，银河系联盟转向丹地人。丹地人是文明空间的种族中最年老、最无私而又最有力量的。银河系联盟给丹地人颁发军令——就好像是对银河系联盟的军队那样——要他们穷追并捕获特洛克斯特人，不管他们在哪里非法地篡夺了权力，都要打败他们，并且要永远摧毁其发动战争的能力。

这个命令来得几乎是太晚了。特洛克斯特人在各处都夺得了进攻的有利条件，以致丹地人只有付出巨大的牺牲才能够控制住他们。这个争斗在辽阔而孤立的银河系已经持续好几个世纪了。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密集的行星崩溃了；那几个太阳也被打散成了许多新星；完整的星团被碾成了旋转的宇宙尘埃。

不久前，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对峙局面——头晕目眩，气喘吁吁——双方都在利用这一间歇加固他们防线上的薄弱环节。

于是，特洛克斯特人最后迁到了当时为止是和平的那部分空间，其中也包括我们太阳系和其他一些星系。他们对我们这个资源贫瘠的星球丝毫不感兴趣；对火星、木星等邻近的天体也不怎么在乎。他们在离我们太阳最近的一颗接近半人马座的比邻星上设立他们的司令部，并且继续巩固他们在猎户座β和金牛座α之间的“进攻—防御系统”。在他们的解释中，关于这点，丹地人指出，星际战略的危急将变得过于复杂，以至于非得有个立体地图才行。这里让我们接受这个简单的声明，他们认为，对于他们来说，生死攸关的事情马上形成了：迅速出击，使特洛克斯特人在半人马座的比邻星上的地位不稳，防守不住，在他们交际的线路之内建立一个基地。

充当这样一个基地的最可能的地点就是地球。

丹地人因为打扰了我们的发展而极其周到地向我们致以歉意，这种打扰可能使我们这种发展着的脆弱的国家蒙受较大的损失。可是，正如他们——用纯正的前孟加拉语——所

解释的那样，在他们到达之前，我们实际上已经完全不知不觉地成了可怕的特洛克斯特人的部属。现在我们可以认为自己被解放了。

为此，我们向他们深表谢意。

另外，他们的领导人骄傲地指出，丹地人所参加的是一场为了文明而进行的战争，反对的是凶恶的敌人。这敌人的本性是如此污秽，行为是如此卑劣，简直就不配享受理性生活。他们不仅是为他们自己而战，而且是在为银河系联盟的每个忠实成员而战；为每一种孤弱无援的物种而战；为每一个弱得无法使自己免遭征服者蹂躏的无名民族而战。面对这样一场斗争，人类会袖手旁观吗?

这番说明被人们理解之后，只出现了极为短暂的犹豫。紧接着就是:“不!”通过人们进行交际的各种宣传手段:电视，报纸，丛林里回响的鼓声及边远地区骑骡的信差，人类怒吼了，“我们决不袖手旁观。我们要帮助你们消灭危及文明之每一组织的这种威胁。只须告诉我们，你们要我们做什么!”

嗯，也没什么特别的事，陌生人带着窘迫的表情作了回答。也许再过一会，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实际上是几件小事情——这些小事情可能是挺有用的；可是，在当时，在他们架枪炮时，如果我们注意不要影响他们的话，他们将会非常感激的，真的……

这个回答会在地球的二十亿人口中产生巨大的不安。以后的好几天里，出现了一个全球性的倾向，就是人们不敢对视——传说就是这样说的。

可是人在经受了这样坚实的打击之后，又恢复了他的骄

傲。不管多么微贱，人类对于丹地人还是有用的。人类原先是处于其丑无比的特洛克斯特人的潜在的征服状态之中，是丹地人把他解救了出来。为了这个，让我们好好记住我们的祖先！让我们为他们在无知中所作的忠诚努力而唱赞歌吧！

一切常备军，一切机群和舰队，被重新组成巡逻部队，在丹地人武器的周围巡逻：没有丹地人签署的通行证，任何人都不准走到离嘟嘟囔囔的机器两哩的圈子里。既然从未听说丹地人在地球逗留期间签署过什么通行证，所以据了解，这种通融的办法也从未被使用过；从那时起，丹地人这种超地球武器的周围变得很安全，两条腿的动物彻底绝迹了。

和我们的解放者合作高于人类的任何其他活动。那天的命令是条标语，这条标语首先是由一位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在一次广播讨论会上满腹牢骚的谈话中说出来的，题目是《人类在一个有点过分文明的宇宙中的地位》。

“让我们既抛开我们个人，也丢掉我们集体的优越感吧！”那位教授在某一点上叫嚷道。“让我们使一切都服从这个目的：就是自由——总的说是太阳系的自由，尤其是地球的自由——必须得到维护，也一定会得到维护！”

尽管标语的句子长得有些拗口，但还是到处被人反复念诵着。然而，有时候想精确地知道丹地人想要干什么还是困难的——一方面由于译员人数有限，不能满足每个主权国家首脑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因为丹地领导人在发表了一篇篇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声明之后，喜欢溜进他的飞船里去——比如就那么一个简短的告诫：“撤离华盛顿！”

那次，是在七月的一天。国务卿和美国总统都吓得直流了五个小时的汗。穿的又是外交服装：绸帽、浆领、深黑色

的上衣和裤子，在不文明的过去，政治领导人在接见外国代表时一定要穿这种服装。他们畏缩地等在飞船的机身下面——尽管大学教授和航空设计师不断拐弯抹角地向丹地人暗示，但还是没有一个人被邀进入飞船内部——他们汗流浃背地耐心等待着丹地领导人出来告诉他们，他说的华盛顿是华盛顿州还是华盛顿市。

在这点上，这个传说是作为一个光荣的传说流传下来的。美国国会大厦在几天中被拆散，又几乎原封不动地重建于落矶山脚下；档案起先丢失，后来又在依阿华州的杜勒斯公共图书馆的儿童室里找到；盛有波托马克河河水的瓶子被精心地带到西部，并隆重地将水注入总统官邸周围环形的混凝土水沟里（不幸的是，那里的水一周内就会蒸发光，因为那个地区的相对湿度较低)，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物种在银河系历史中值得骄傲的时刻，即便是后来得知丹地人不想在现场建立军事基地或军火库，而只不过想为他们部队搞一个俱乐部大厅，我们坚决的合作及十分情愿的牺牲，在这些骄傲的时刻面前，仍然是毫不逊色的。

可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同新闻记者的例行会谈中，有个发现使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摧残。这个发现是:他们的领袖并不像我们根据情理所期望的那样，是个银河系联盟派来保护地球的伟大的科学家或主要军事战略家，而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个小伍长而已。

美国总统，陆海军总司令毕恭毕敬地去等一个没有正式委任的小军官，这口气真叫人咽不下去；可是，即将发生的地球之战的历史地位只不过比一次巡逻行动的历史地位稍高一点而已，这件事则更是不可想像地令人丢丑。



另外，还有关于“兰迪”的事情。

这些陌生人在安装或维修他们那套行星那么大的武器系统时，偶而会把一个明显无用的铿铿作声的金属碎片甩到一边。这种物质（它原先是该机器的一部分）在和机器分离开之后，好像就失去了对人类有害的特征而保留了对人类很有用的特征。比如，取一些这种奇怪的金属，把它放到地球上的任何金属上面——而且要仔细地与其他物质绝缘——在几小时后，它就会变成它所碰到的那种金属，不管这种金属是锌，是金，还是纯铀。

人们听到陌生人把这种材料称为“兰迪”。在其重要工业中心经常受到意想不到的洗劫的经济中，这种材料不久就会处于急需的状态。

不管丹地人走到哪里，走向或离开他们的武器场地，衣衫褴褛的人群就站在那儿一个劲地嚷道：“丹地人，有兰迪吗？”——不过他们倒是老老实实地站在两英里界限之外。地球的执行机构企图阻止这种无耻的、大规模的乞讨行为，但都没用。丹地人亲自向拱来拱去的人群抛撒小片的兰迪，从中似乎获得了什么不可名状的喜悦。从这以后，就更无法阻止这种乞讨行为了。为了获得那用处很多、铿锵作声的金属碎片，连警察和士兵也加入了在草地的角落拼命追逐的行列。这时，政府也只好作罢。

人类也开始盼望进攻到来，这样，有关人类处于明显劣势的那种令人烦恼的考虑则可以减轻一些。我们祖先中的一些狂热的守旧分子甚至可能后悔被解放了。

他们后悔了，孩子们，他们是后悔了。让我们希望这些想成为穴居人的家伙首先被红火球熔化。一个人毕竟不能背

弃进步。

九月底之前的两天，丹地人宣布他们已经对土星的一个卫星进行了侦察活动。很明显，特洛克斯特人是在奸诈地向太阳系内部步步逼来。考虑到他们有进行卑鄙欺骗的嗜好，丹地人警告说，这批蠕虫似的魔鬼随时都可能发起攻击。

当黑夜在人们居住的那条子午线上出现又消逝的时候，很少有人能睡得着。几乎所有的眼睛都瞪着天空，天空上的残云已被机警的丹地人一扫而光。在地球的某些地方，廉价望远镜及熏烟玻璃的生意很好；而其他地方，在包罗万像的护符和咒语，公共汽车，娱乐活动方面，倒是实实在在地繁荣了一次。

特洛克斯特人乘三艘黑色圆筒状飞船同时发起了进攻；一艘在南半球，两艘在北半球。大团的绿色火焰从他们的小飞船中喷出；任何东西只要一碰上这种火团，则会爆聚成半透明的玻璃般的沙子。丹地人一点也没被这种火焰所伤。相反，从每一个翻滚的炮座中冒出一股红云，这红云死死盯住特洛克斯特人，一直到速度减低才落到地球上。

这里有一个不幸的副作用。这些淡粉红的残云落到哪片人口聚集的地区，这片地区就迅速地变成一片公墓。如果真像流传的故事所说的那样，这个公墓与其说有一股公墓的味道，不如说有一股厨房的味道。这些地区的不幸居民受到气温骤然升高的袭击。他们的皮肤先变红，又变黑；他们的头发和指甲枯萎了；他们全身的肉变成液体并把他们的骨头煮沸了。人类的十分之一将要以这种令人难受的方式死去。

唯一的安慰是：有一朵红云逮住了一艘黑色圆筒状飞船。

红云把飞船变得白热，并将其实体以金属暴雨的形式倾注下来，此时，在北半球进行攻击的两艘飞船马上撤到木星轨道间的小行星上去了。因人数有限，丹地人不敢贸然到那儿去追击他们。

在以后的二十四小时中，陌生人——让我们说，住在地球上的陌生人——就开会，维修武器，并向我们表示同情。人类埋葬了死者。这是我们祖先的最后一个值得注意的习惯。当然，这个习惯并没有保存到现在。

当特洛克斯特人再次返回地球时，人们已经准备好对付他们了。不幸的是，人类不能如他所渴望的那样，拿起武器投入战斗，但他可以用眼睛看，用嘴念咒语。

小红云又一次兴高采烈地冲入同温层的上部；绿火苗又一次在“兰迪”的吱吱作声的尖顶上呼啸、飞跑；人们又一次成千上万地死于战争沸腾的漩涡之中。但这一次，稍有些差别：交战三小时之后，特洛克斯特人的绿火苗突然改变了颜色，变得更深了，更蓝了。而他们这样一来，丹地人就一个个倒在自己的岗位上，在震动中一命呜呼了。

很明显地响起了撤退的号令。幸存的丹地人奋力朝着他们那艘大飞船的方向，杀出一条路来。飞船的尾部喷口猛烈爆炸，在法兰西土地上炸出一条南北走向的红热的深沟，把马赛也踢进了地中海，飞船呼啸着冲入空间，可耻地窜回老家去了。

为经受将要来临的特洛克斯特人恐怖的折磨，人类使自己坚强得和钢一样。

特洛克斯特人在外形上真跟蠕虫一样。那两艘漆黑的飞船一着陆，他们便从中爬了出来。靠着一副由细长的金属支

架撑起来的复杂的铠甲，他们那细小分节的躯体才得以脱离地面。在飞船旁边，他们各建立一个穹顶的堡垒——一个在澳大利亚，另一个在乌克兰——他们逮住了几个胆敢接近他们着陆场地的亡命徒，然后，带着挣扎着的俘虏，重新钻进飞船，不见了。

一些人神情紧张地进行古式的军事操练，另一些人则急切地钻研与丹地人来访有关的科学文献和资料——竭力希望找到一条能使地球在这个贪婪的银河系的征服者面前保持独立的道路。

然而在这期间，被抓进飞船去的人（飞船里是暗的，人工把它弄暗的。特洛克斯特人没有眼睛，光对他们不仅无用，而且他们当中越是习惯久坐的人，越是感到光的辐射对他们无色素而有感觉的皮肤来说是很不舒服的），并没有受到折磨被逼去招认什么口供，也没有因为别人想从他身上获得稍微高级一点的知识而受到解剖；相反，却受到了教育。

那是指学习特洛克斯特语言的教育。

很大一部分人发现自己完全不能胜任特洛克斯特人所布置的这项工作，于是就暂时给学习较好的学生当佣人。另一小批人则由于语言的困难而产生了各种形式的感到灰心丧气的歇斯底里——从一般的不高兴一直发展到紧张的抑郁症。这种语言的每个动词都是不规则的，它的无数介词都是由前句的主语派生出来的名词、形容词组合所构成的。但最终还是有十一个人通过了，作为特洛克斯特人持有证书的译员，他们坐在阳光下傻呆呆地眨眼睛。

看来，这些解放者在他们过去一千年文明的全盛期根本没有去过孟加拉。

是的，这些解放者。因为特洛克斯特人是在古代的，几乎是神话的十月份的第六天着陆的。那末，十月六日当然也就是第二次解放的圣日。让我们牢记，让我们崇敬！（要是我们能推算出在我们的日历上这是哪一天，该多好！）

译员们所讲的这个故事，使得人们因羞愧而低下了头。人们因自己竟允许丹地人如此欺骗自己而恨得咬牙切齿。

是的，丹地人是受到银河系联盟的委托去穷追猛打并消灭特洛克斯特人。这主要是因为丹地人本身就是银河系联盟。这些巨大的家伙——首批到达这个星际地点的聪明人之———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警备部队，以保护他们和他们的权力，使之不受到将来可能偶然出现的任何叛乱的威胁。表面上看，这支警备部队代表的是整个银河系一切有思想的生命形式，可是实际上，它只是把这些生命形式置于严厉的控制之下的一种有效手段。

到那时为止，所发现的大多数物种都是容易管教的，驯良的；他们说，丹地人从很古以来就一直统治着——那么，很好，让丹地人继续统治吧。谁来统治又有多大区别呢？

可是，经过许多世纪，丹地人的对立面成长起来了——对立面的核心便是以细胞质为基础的生物，实际上这已经被称之为细胞质集团。

尽管数量不多，这种生物在大小、结构和特性上却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生物的生命周期起源于细胞质的化学和物理性质。银河团体从这些生物中获得其力量的主要源泉。银河团体应是一个动力的而不是一个静力的世界；在这里超星际的旅行应受到鼓励，而不是遭到禁止，像现在丹地人因为害怕遇到更高的文明所做的那样。这将是各个物种的真正民主

——一个真正的生物共和国——在这里，智力和文化充分发展的各种生物都将享有对其命运的控制权，而目前这种控制权还是由以硅为基础的丹地人所垄断的。

为此，特洛克斯特人应细胞质集团一个小成员的要求，要把该成员从丹地人手中解放出来。该成员曾进行过所谓超越银河系边界的非法探险旅行。为了惩罚它，丹地人要去对它进行劫掠和蹂躏。特洛克斯特人是一个重要的民族，只有这个民族，毫不动摇地拒绝了联盟全体成员命其武装部队彻底投降的要求。

特洛克斯特人决心保卫其有机化学的表亲，至少三分之二星球人民对丹地人突然产生了敌对情绪。面临这一切，丹地人召集了一次残缺不全的银河系委员会会议；宣布了现有的反叛状况，并继续以一百个天体的枯萎生命力来加强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既缺人又缺装备的特洛克斯特人之所以还能继续战斗，多亏细胞质集团其他成员的足智多谋和大公无私，他们冒着被灭种的危险，拿新发明的秘密武器去支援特洛克斯特人。

丹地人为了使其躯体的任何一部分都不暴露在地球上浓缩的腐蚀性空气之中，是费了好大的劲的。凭这点，我们还不能猜一下它的本性吗？我们最近的来访者一踏上地球就穿上一刻也不离身的那种衣服，无缝而且几乎是半透明的衣服难道不应该使我们怀疑到它是一个由复杂的硅化合物而不是碳化合物发展而来的化学体吗?

人类全部低下了头，承认从未想到去怀疑这一点。

嗯，特洛克斯特人宽宏大量地承认，我们是太没经验，也可能有点过于相信人了。把它归因于这个吧！不管我们的

天真行为使我们的解放者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也不能因此而剥夺我们完全的公民身份——照特洛克斯特人的主张，这种公民身份是对一切事物的生来就有的权利。

可是至于说到我们的领袖们，我们那些可能是腐化的，肯定是不负责任的领袖们……

在经过地球历史上一些最长的、最接近完全公正的审讯之后，对联合国官员、国家首脑和作为细胞质的叛徒的前孟加拉语译员们的处死令，在政府公审日之后一星期，付诸实施了。政府公审日是个鼓舞人心的日子。在这一天，通过一套华丽的仪式之后，人类先后被邀请加入细胞质集团和新的一切民族和物种的银河系民主联盟。

这还不算完。丹地人在将我们星球弄得安于暴政时，把我们轻蔑地推到一边。丹地人很可能已经有了一种新发明，这种新发明能使其武器厉害到我们一触即亡的地步；而特洛克斯特人则不是这样，他们带着真诚的友好，实际上喜欢我们在星球防卫的劳动中帮助他们。这种劳动的速度很高，强度很大。我们亲切地称他们为“我们的第二批救星”，他们的友好已使他们的名字在生物聚集的任何星球上都成了民主与正派的代名词。

装配复杂得难以想像的新式武器的部队用它那无形的目光注视着人，人的肠子就熔化了。在特洛克斯特的矿井中——这些矿井比我们迄今为止挖的矿井更深——人们挣扎着，成群地病倒、死去；在特洛克斯特人声称是十分重要的海底钻油工地，人们的躯体被砸开、被炸毁。

孩子们上学的日子也被要求用来“为小犬座 α 星搜集白

金碎片”和“为天鹅座 α 星搜集放射性残余物”。还要求家庭主妇尽可能地节约盐——毫不夸张地说，特洛克斯特人可以用十几种不可想像的方式来使用盐这种物质——彩色的标语提醒着人们:“不要放盐，请放糖!”

从这头到那头，都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他们像明智的父母那样殷切地关怀着我们。在金属的支撑架上，他们迈着管理人员的巨人般的步伐。他们苍白的小身体卷缩地躺在吊床上，吊床在一对细长闪光的金属腿中间晃来晃去。

由于把一切主要生产技能集中在另一个世界的军事力量上，因而造成了彻底的经济瘫痪；我们的医务人员对一些特殊的工业性伤害完全无法控制，这种工业性伤害把人折磨得发出痛苦的吼叫。的确，甚至就在这一切创伤和心灵的大破坏之中，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在银河系未来的政府中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并且甚至现在就已经致力于建立一个对民主来说是安全的宇宙，我们还是感到非常振奋的。

可是丹地人又回来把这田园诗般的生活打得粉碎。他们乘着银色的大飞船来了。特洛克斯特人由于刚好及时得到了警报，所以在这一打击下，尚可以把队伍重新整顿好，并且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反击。尽管如此，特洛克斯特人在乌克兰的飞船，几乎是立刻被迫逃到宇宙深处的基地上去了。三天之后，地球上只剩下几个特洛克斯特人，他们就是在大洋洲守卫飞船的那帮人中的几个忠心耿耿的成员。在以后的三个月或更长一点的时间里，这几个人向大家证明：要把他们从地球表面弄走就同要把大陆从地球表面弄走一样的困难。由于存在着一种近距离的围攻状态：丹地人在地球的这面，特洛克斯特人在地球的那面，战争席卷了大得可怕的地区。

海洋沸腾了，整个草原被焚毁了；在洪水极度紧张的压力下，气候本身也转变了。到丹地人把问题解决的时候，金星已经在一个复杂的战斗部署过程中，从天空中被毁灭了。于是地球替代金星，晃到了金星的轨道上。

解决的办法很简单：既然特洛克斯特人在那块小陆地上扎根太深，已无法把它赶走，在数量上占优势的丹地人就积蓄了一支火力，它足以将整个大洋洲分解成可把太平洋弄脏的灰尘。这发生在六月二十四日——第一次再解放的神圣的日子。这是计算人类到底还留下什么痕迹的一个日子。

丹地人想知道，我们怎么会那样天真，以至会被亲细胞质的沙文主义宣传所欺骗？无疑，假如物理特性将成为我们种族移情作用的标准的话，那么我们不会在一个狭隘的化学基础上调整我们的位置吗？丹地人的原生质是建立在硅而不是碳的基础上，确实是这样。但在这点上，像我们和丹地人这样具有附肢的脊椎动物之间，除了一两个比较次要的生物化学上的区别以外，同脊椎动物和无腿、无臂、靠分泌粘液蠕动的生物（这些动物或生物完全出于巧合，也具有一种可区别的有机物质）之间的区别相比，难道不会有更多的共同点吗？

至于说银河系生活的这张怪画片……好吧！丹地人耸了耸他们那五倍于我们的肩膀。这时他们正忙着把嘈杂的武器立在我们星球的碎石上。我们曾见到过这些据说是受特洛克斯特人保护的原始原生质民族的代表吗？没见过，也不可能见到。因为一个种族——动物的、植物的或是无机物的——一旦发展到足以对不老实的侵略者构成一种哪怕仅仅是潜在的危险时，这个种族的文明就会被机警的特洛克斯特人系统

地粉碎。我们还处于一种十分原始的发展阶段，所以，他们认为，就是表面上让我们充分介入，也根本不会有什么危险。

我们在他们的机器上花了不少功夫，在整个过程中也死了许多人，但是难道可以说我们学到了一丁点特洛克斯特技术的有用的知识吗？不，当然不可以这么说。我们仅仅为他们奴役那遥远的而对我们是无害的种族，作了一点贡献而已。

丹地人严肃地对我们说，万一那几个幸存的前孟加拉语译员，真要是从躲藏的地方爬出来，那我们可真应该有理由为此而感到问心有愧了。然而，与排挤、杀害我们过去的领袖的叛国贼——那些勾结蠕虫的家伙所犯的罪恶相比，我们集体犯下的过失真算不得什么。还有那些恶劣得难以形容的口译人员，竟去同破坏银河系二百万年宁静的生物进行什么语言上的交流。哼，杀了他们还真是便宜了他们呢，丹地人边说着边把他们杀死。

约十八个月后，当特洛克斯特人再次占领地球，并给我们带来了第二次再解放的甜蜜的果实和对丹地人彻底的和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时，很少有人真正愿意在新辟的、待遇优厚的语言、科学和政府部门工作。

为了再一次解放地球，特洛克斯特人发现有必要把北半球炸掉一大块。当然，那里本来人就很少……即使这样，不久以后，丹地人回来进行光荣的再次再解放时，许多人宁肯自杀也不肯接受联合国秘书长这样的头衔。顺便说一句，这一次再解放，在北半球的“项颈”上炸出了一条深沟，使地球呈现我们祖先所说的梨子形。

也许就是在这一次——也许是此后的一、两次解放之后

——特洛克斯特人和丹地人发现地球偏离运行轨道太远，以至失去作为战斗地带所要求具备的最起码的安全条件。于是，战斗便亮光闪闪、杀气腾腾地向着金牛座 α 星的方向盘旋蜿蜒而去。

这是九代人之前的事，但是，在父母讲给孩子，孩子又讲给他们的孩子听的过程中，这个传说疏漏的部分很少。你现在从我这儿听到的几乎完全就是我听来的那些。我跟着爸爸在烫人的黄沙上从这个水坑跑到那个水坑时。听他跟我讲了这个故事。我也听妈妈讲述这个故事，那时，每当我们脚底下的大地颤抖，预兆着一场可能使我们葬身岩浆的地震时，或每当地球在宇宙中旋转，差点把我们甩到外层空间去时，我们就吸气，并疯狂地抓住一簇簇的浓绿色的草。

是的，甚至就像我们现在这样，那时我们也做了，讲着同样的故事，为了食品和水，冒着难忍的酷暑，进行着同样疯狂的赛跑，为了争夺对方的肉体，我们同大野兔进行着同样野蛮的搏斗——经常，永远而且经常地拼命吸着珍贵的空气，而地球在它的轨道上每转一圈，空气就要大量地流逸。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时，是裸的、饿的、渴的；在巨大的、永不改变的太阳之下，我们还是裸着、饿着、渴着，在世上匆匆地混过我们的一生。

这是个同样的故事，有着同样的传统结尾，我从父亲那里，我父亲又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这个传统的结尾。吸气，抓住一簇簇的草，听我们历史的最后的神圣言论！

“察看我们自己周围的情况，我们能带着可以宽恕的骄傲说，像一个民族或一个星球所能做到的那样，我们已经彻底被解放了！”

苏 格 拉 底

〔英〕约翰 · 克里斯托弗　著
解又明　译

约翰 · 克里斯托弗（John Christopher，1914— ）英国当代科幻作家，写过许多涉及生物发展的科幻小说。主要作品有《彗星年》和《草之死》。《苏格拉底》描写用科学方法使狗发生变异的遗传现象。这种变异的狗甚至可以与人类交流思想，这当然十分荒诞；但故事主要揭示的是动物可以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异，然而又不可避免地保持某些固有的遗传特性。作品还饶有讽刺意味地指出，科学探索的成果，常常因偶然机会落入不懂科学的人们手里，而使科学研究受到严重影响。

生物与我们共存。生物学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科学研究的主要课题。《苏格拉底》写的是狗，实际是鼓励人们对各种生物进行探索。

那天下午，我关了实验室的门，想乘车进城去。我正往大门口走去，突然从看狗人小屋那里传来了一阵阵尖叫声。我这个人天性喜爱动物，特别不愿意听见它们痛苦的哀叫，所以我穿过大门径直走到了看狗人的院子里。我看到的景象

简直使我毛骨悚然。

詹宁斯，那个看狗人，手里正提溜着一只小狗，把它的脑袋使劲地往墙上摔，他的脚下躺着三只已摔死的小狗，我穿过大门时，他把第四只扔到那一堆里，又拎起那只蠕动的小狗，这是这窝里最后一只了。我严厉地喊了声：

“詹宁斯，怎么回事？”

他转过身来，手里还提溜着那只小狗，他本来就是个面目可憎的人，这会儿看起来简直是杀气腾腾。

“你说我在干什么？”他问道，“弄死一窝子废物——这就是我在干的事。”

他拎起那只小狗让我看。

“瞧，”他继续说，“好好看看这只小狗，你就会明白我干嘛要这么做了。”

我仔细地看了看。说真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奇怪的小狗：一身肮脏的黄褐色的毛，腿粗得出奇，但吸引我的却是那个脑袋，它比它同种任何一只普通小狗的脑袋足足大出三倍；虽然它的脖子够硬朗了，但那个大脑袋安在上面好像细枝上长了个大苹果。

“是的，确实是只奇怪的小狗，”我承认道。

“奇怪？”詹宁斯叫了起来。“是个怪物，我说这么叫它才合作，”他忿忿地盯着我说，“而且，我知道怎么回事，我可不是个傻瓜！两周以前，星期天报上就有一段小小的报道，你们在那个大房子里安了些爱克斯光机器，报纸上说这些爱克斯光能影响那些在娘肚子里的小东西，使它们长成怪物。指望这窝子东西长成纯种的粗毛狗？依我看没有一只会长成哪怕是象象样样的杂种狗的！这窝子废物至少花了三十镑



呢。”

“是件遗憾事，”我说，“但是我敢肯定公司是不会承担责任的。你一定没锁住那只母狗，让她乱跑出去了，这是不能原谅的。你没能看到几周以前星期天报上另一条报道实在太糟糕了，你至少可以多锁住她一些时候的，你知道曾警告过你不要让她挨近那个工厂。”

“是的，”他怒气冲冲地嚷嚷道，“我知道指望从这些混账东西身上搞钱简直是做梦！但至少我能砸烂它们的脑袋寻寻开心吧！”

说着，他又拎起那只小狗准备往墙上摔。这小狗在我们说话时一直没哼哼，这时却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哀叫，睁开了眼睛，那样子好像很奇怪地表示它一直在听我们说话，知道这一下子可得完蛋了。我粗暴地一把抓住詹宁斯。

“等一等！”我说，“你刚才说这些狗是什么时候生下来的？”

“今天早上，”他怒冲冲地回答。

“这只狗的眼睛已睁开了，”我说，“看看它们的颜色！你以前见过长着蓝眼睛的粗毛狗吗？”

他恶意地笑了笑。“有谁见过长着这样的脑袋或长着这么一身毛的粗毛狗吗？它压根儿不是条粗毛狗，它是条劣种狗，我知道怎么对付它。”

这小东西呜呜地叫着，好像知道大声叫也是无用的。我掏出了钱包。

“我出一磅钱买了，”我说。

詹宁斯打了一声唿哨。“你准是疯了，”他说，“不过，这又关我什么事呢？你给钱就拿走。现在就抱走吗？”

“现在不行，”我对他说，“我的房东太太可不让我抱只小狗回家。在我找到合适地方之前，如果你愿意照料它，我可以每星期付你十个先令。这笔交易怎么样？”

他伸出了手：“先付钱？”

我给了他钱。

“我会照料它的，老板，即使它不怎么入我的眼。不管怎么样，格洛里总有样东西可以消耗消耗乳汁了。”

一天我至少一次，有时两次去看望这小东西，它长得出奇地快，第二个星期末，詹宁斯要我增加两先令六便士的喂养费，我也只得同意。这小东西只吃了不到一个星期的奶，这以后一直自己吃食，胃口大得吓人。

詹宁斯看着那小狗，一面挠着乱茅窝似的脑袋：“我不明白。我从来没见过像这样的小狗；格洛里没教它怎么吃，怎么喝，它只是蹲在角落里看着她。有一天我刚把食端来，它就像饿狼似地扑上来，这可不是正常的。”

看着那小家伙吃食，我自己也感到惊愕，这小家伙比它母亲还能吃，你简直能看得见它长。还有那份聪明劲儿！有一次，大约那时它还不到十四天，我撞见它小心翼翼用爪子扒掉了狗屋的门闩，跑出来偷吃了点食，那是詹宁斯去关大门时留在那里的。就是在那个阶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不是这些外露的小聪明，而是我和詹宁斯靠在狗屋篱笆上谈论它时，经常发现它盯着我们看的那副神情：它坐在那里，专心致志，一只耳朵竖着，长着宽宽前额，一点不像狗的脸上困惑地皱着眉头。

有一天，詹宁斯问我：“还不想给它取个名字？”

“想了，”我说，“我想叫它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他重复了一遍，“和足球有关的？”

我笑了。“几千年前，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也有这么一个名字，他是个希腊人。”

“哦！”詹宁斯轻蔑地说，“一个希腊人……”

有一个星期五晚上，我带了一个朋友来看苏格拉底，他对狗颇有研究。詹宁斯不在家，这我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每周至少有一个晚上要喝得酩酊大醉的，而且最欢喜在星期五晚上喝。我把我的朋友带到了狗舍。

他看了苏格拉底，没说什么。它，经过了三个星期，已长得像猎狐犬那样大了。我朋友仔细地观察它，就像在评判克拉夫特比赛会上的一名获奖者，然后他放下苏格拉底，转身问我：

“你刚才说这狗有多大了？”

我告诉了他。

他摇了摇头。“如果换了别人告诉我的话，我肯定要说他在撒谎，”他说，“伙计，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的小狗，而且那个脑袋……你说那一窝子都是一样的？”

“反正身体长得都一样，”我告诉他，“这就是为什么给我印象特别深。在我们那些实验室里，我们完全可能弄出些畸形的变种来——两个脑袋的耗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但一窝五只全是一样的！我看，这像是真正的变种。”

“说是变种，我倒是不太相信，”他说，“但一窝全是一模一样的，依我看来，倒是个真品种。那蠢货把它们全弄死了，真可惜！”

“这家伙杀了一只可能会给他下几个金蛋的鹅，”我说，“且不说它在科学上的重要性——可以想像生命科学家会为

这兴奋得发狂的——像这样的一种变种原可值一大笔钱的，即使就这一条狗兴许也前途无量呢！瞧！”

这时，苏格拉底把一只旧洋铁罐头踢到了狗屋墙边，想踩着它爬过篱笆，这篱笆挡住了到外面的去路。它用爪子在篱笆顶几吋以下的地方乱抓了一阵子。

“好家伙！”我朋友叫了起来，“如果它在一个月后能做到这件事……”

我们转身离开了狗舍。当我们出来的时候，迎面碰到了詹宁斯，他喝得醉醺醺地从我们身边摇摇晃晃地走过去。

“来喂小苏格拉底的吧？”他含糊不清地说。

我抓住了他的肩膀。“一点不错，”我说，“我们已照料过它们了。”

第二天我去的时候，发现狗屋门上挂了一块大牌子，上面七歪八扭地写着：“严禁入内。”

我推了推门，发现门锁了，我看了看四周，詹宁斯正盯着我看。

“您好，教授！”他说，“难道你不识字吗？”

“詹宁斯，”我说，“我是来抱苏格拉底的，我朋友打算把它养在他的狗屋里。”

他咧嘴笑了。“对不起，”他说，“这狗是不卖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叫了起来，“我四个星期前就把它买下了，我一直在付你钱照料它。”

“有字据吗？”他问，“你拿到收据了吗？”

“别胡闹了，詹宁斯！”我说，“把门打开！”

“你起码得有个证人吧！”他说，装出一副信任的样子朝我走来。

“听我说，”他说，“你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昨天晚上，我听见你对你朋友说这狗是个值钱玩意儿。你知道这狗是属于我的。我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这里是三镑五先令，是前四个星期我从你那里收的钱，这小狗可是我的摇钱树喽！你不会想来欺骗我这样一个人的！我为那窝子小狗白赔了五镑钱饲养费呢！”

“太便宜了，”我说，“别忘了，你原打算把那小狗摔死的！要不是你昨天偷听了我和我朋友私下谈论的事，恐怕你现在连这是一条非同寻常的狗都不知道呢！”我掏出了钱包。“这里是十镑钱，足够付你那笔饲养费了，还能使你赚不少钱呢！”

他摇了摇头。“我不卖，教授，我知道我在法律上的权利，你没有什么证据；我有所有权。”

“你这个蠢货！”我说，“你要了这条狗有什么用？它要由科学家来观察、试验和训练，你对这些可一窍不通。”

詹宁斯往地下唾了一口。“科学家！”他嚷嚷道，“我决不会把它交给科学家的！我积蓄了一点钱，明天我就离开这里，我来训练它，过几个月你等着瞧戏院大广告吧——乔治·詹宁斯和他的神狗苏格拉底！一年之内我就能在西区发迹起来了。”

仅三个月后，我就在巴卡斯特帝国剧院外面的广告栏上看到了这个名字。在这段时间内，詹宁斯古无音讯，他真的带着苏格拉底跑了，无影无踪地消失了。现在他回来了，广告上就是那样写着：

乔治·詹宁斯

和他的神狗

苏格拉底

我走进了剧院，买了一张前座的票。几个走江湖的滑稽演员在台上先逗了一会儿乐，接着是一队疲惫不堪的杂技演员的表演，第三个节目是詹宁斯的。在一阵喇叭声伴奏中，詹宁斯大步走上台来，苏格拉底跟在后面。

他比以前长得大多了，乱蓬蓬的黄褐色的毛又粗又浓，脑袋和身体比起来显得协调些了，但依然很大。他比我能想到的任何一种狗更接近于圣伯纳狗，但他又不像圣伯纳狗，他只是苏格拉底而已，睁着那双四个月前那个下午曾使我惊叹不已的炯炯有神的蓝眼睛；

詹宁斯倒是教会了他玩把戏。到了舞台中央后，苏格拉底用后腿站起来，蹒跚地转向脚灯，向观众行了一个礼。他毫不费劲地在杂技演员留下的高秋千上荡来荡去；用牙齿把方块字母叼到前面，慢慢地拼出字来回答詹宁斯提出的问题。他演的都是一般马戏狗演的那套节目，但他表演时带的那副使观众屏息静观的自信劲儿使其他马戏狗黯然失色。当他演完后一本正经走下台时，鸦雀无声的剧场里爆发了一阵阵喝彩声，他们一共回来谢了六次幕，每次苏格拉底都极其庄重地向那些歇斯底里的观众致谢。等他们谢过最后一次幕后，我走出了剧院。

我贿赂了看门人，打听到了詹宁斯住的地方：他没有和其他杂耍人住在一起，单独住在大旅馆里。晚上，我步行到旅馆里，通报了我的名字。几分钟后，那个邋遢的小童仆回来了。

“詹宁斯先生让您就上去，”他对我说，并告诉了我几层楼和房间号码。

我敲了一下门，听见詹宁斯喊道：“进来!”

他比我先前认识的那个詹宁斯似乎体面得多了，但仍然带着那副诡诈的神情。他坐在壁炉前，穿着一件蓝金色华丽的睡衣，我走进房时，他正从酒瓶里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我注意到他的手微微发抖。

“哎哟!”他口齿不清地说，“这不是教授吗？见到老朋友总是很高兴的。请喝一杯吧，教授!”

他给我倒了一杯威士忌。

“为您干杯，教授!”他说，“为神狗苏格拉底干杯!”

“能让我见见苏格拉底吗？”我问。

他龇牙笑了笑。“当然可以。苏格拉底!”

门推开了，苏格拉底走了进来，举止端庄，有着宽阔额头的机灵的脸上一双蓝眼睛闪灼有光，他走到詹宁斯椅子旁，安安静静地趴下来，脑袋蜷缩在利爪中。

“你看了我们的表演了吗？”詹宁斯问道。

我点了点头。

“了不起，是吗？这才刚开头，精彩的还在后面呢！苏格拉底，玩玩你那套新把戏!”

苏格拉底一跃而起，走出房间；过了一会儿，用牙齿咬着一根绳子，拖着一辆小木头车回来了，那辆小木头车前面有一个简陋的踏板装置，固定在前轮上。苏格拉底跳上了小车，用爪子踩着踏板，在房间里转开了，到了墙边，小车突然来了个转向，我注意到苏格拉底的尾巴起了类似方向舵的作用。苏格拉底把车又往回开，到墙边又转了一下，但是这一次没能留出足够的空档，车撞在边墙上，苏格拉底从车上翻了下来。

詹宁斯蹦了起来，唰地从墙上扯下鞭子；苏格拉底蜷缩了身子，詹宁斯死命地抽他，嘴里还不停地咒骂。

我一步跨到詹宁斯身边，和他扭成一团，最后终于把鞭子夺了下来。詹宁斯精疲力尽地倒在椅子上，随手又拖过酒瓶子来。

我气愤地嚷嚷道:“你这个疯子！你就是这样来训练他的吗？”

他从酒杯上抬起头来。“是的，”他说，“这就是我的训练方法，狗一定要学会尊敬它的主人。嘿，它只认得鞭子。苏格拉底!”

他举起那只抽鞭子的手，苏格拉底马上蜷起身子。

“我把它训练得不错了，”他继续说，“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成为世界上最棒的马戏狗的。”

“听着，詹宁斯，”我说，“我不是一个有钱人，但是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肯借钱给我，我想出一千镑把苏格拉底买下来。”

他讥诮地说:“你也想靠苏格拉底演出发财呀!”

“我保证，如果你把苏格拉底卖给我，我决不让他再搞这行当。”

他笑了起来。“要是我把它卖了，我他妈的才不管它以后会怎么样呢！可是，我告诉你，我不卖，除非你出两千镑，少一个子儿也不行！这狗可是棵摇钱树喽!”

“你拿定主意了吗？”我问。

他站了起来。“让我给你看看我们下一个合同的预演节目单，”他说，“已经挂头牌了！等着，就在隔壁房间里。”

他东歪西倒地出去了。我低头看苏格拉底，仔细地观察

当它还是一只小狗时就使我惊叹不已的那些举动。我轻轻地唤了声：

“苏格拉底!”

他竖起了耳朵。我都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但我主意已拿定，我轻轻地对他说：

“苏格拉底，一有机会脱身就跟我回去。来，闻闻我的大衣。”

我拉起衣袖，苏格拉底闻了闻，慢慢地摆着毛茸茸的尾巴。詹宁斯拿着节目单回来了，我找了些借口就告辞了。

我步行回去，大约只有两三里路程。我越想，觉得苏格拉底能听懂我的话的想法越荒唐，这只是不加思索的荒谬念头而已!

自詹宁斯消声敛迹后，我搬了家，这几个月一直和一对极和善的夫妇住在一起。我从家里把苔丝带来了，她是我自己喂养的一条很好的猎犬，那对夫妇也很喜欢她；当我慢慢地走到花园小径上时，她正坐在里窗台上，陶比太太听到她的嗥声，连忙出来给我开门。苔丝一蹦一跳地过来迎接我，举起柔软的爪子朝我胸口扑来，我轻轻地拍她，抚摸着让她安静下来。梳洗完后，我坐下来舒舒服服地喝了一杯茶。

过了两三个小时，这时陶比夫妇早已睡了，我正坐在壁炉前看书，突然听见门口有唤声。

我喊了一声：“谁？”

这一次，声音清楚一点了，但还是含含糊糊的，好像一个口齿有毛病的人在说话。我听见说：

“苏格拉底。”

我急忙把门打开。苏格拉底站在那里，眼睛炯炯有神，

尾巴直挺挺地翘着。我看了看他身后的朦胧处。

“谁把你带来的，老兄!”我问道。

苏格拉底抬起头来，嘴长得大大的，白白的牙齿闪闪发光。

他含含糊糊但又很容易听懂地说:“我能说。”

我把他领进屋，搁下了满腹疑团。坐在陶比夫妇舒适的房间里，对着熊熊的炉火，眼前的情景似乎更令人难以置信。我喃喃地对自己说:“我不相信。”

苏格拉底坐在地毯上。“是真的,”他说。

“詹宁斯知道吗? ”我问。

“不知道。没告诉过其他人，不然，又要把它当节目演了。”

“但是，詹宁斯知道你能听懂，是吗? ”

“是的，这掩盖不了。詹宁斯用鞭子抽我，直到我学会，这样学得快。”

他的低沉的说话声，越听越容易懂。几分钟后，我坐在壁炉前和一只半大的粗毛狗谈话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他告诉我他怎样自己学人话，强迫他的嗓子适应各种复杂的发音，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有了成效。

“可是，苏格拉底，你还不到四个月大呀!”我惊讶地说。

他皱了皱眉头。“是的，很奇怪。对我来说，一切都那么快。大……老……”

“成熟了,”我补充说。“当然，以前也有过会说话的狗，但是它们只是用来做噱头的，并不是真正有脑子。苏格拉底，你知道你是一条多么不寻常的狗吗? ”

宽宽的脸上似乎露出了一丝笑容。“怎么会不知道？”他说，“所有其他的狗——全是那样的傻瓜！为什么我会这样，教授？”

我把他的出生告诉了他，他似乎很容易就接受了爱克斯变种的这种概念；我想，一个人总是很容易轻信自己出生的事实的。他一点也不记得他出生后第一个月的事情，当我告诉他，他的同胞兄弟姐妹的命运，他非常悲伤。

“也许，最好是别知道这些，”他说，“想到我居然还有和我一样的兄弟姐妹，心里特别难受。我不想永远当一只马戏狗。”

“苏格拉底，你完全可以不当一只马戏狗，”我说，“听着，我们可以跑掉，我有些朋友，他们会帮助我的，你可以永远不再见詹宁斯！”

“不，不行，”他说，“詹宁斯是主人，我必须回去。”

“可是，他打你呀！他可能为你跑出来又得好好揍你一顿！”

“他会的，”他说，“但是为了来看你挨顿揍还是值得的。”

“听着，苏格拉底，”我说，“詹宁斯不是你的主人；有了聪明才智就不应该沦为奴隶，况且，你的智力大大超过了詹宁斯的！”

大脑袋摇了摇。“对人来说，是这样的，狗却不同。”

“你压根儿就不是詹宁斯的狗呢！”我说。我把詹宁斯耍的花招全告诉了他：他怎样把他卖给了我，然后又翻脸不认账。苏格拉底听了仍无动于衷。

我知道说这些是无用的。苏格拉底，尽管是一条聪明过人的狗，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毕竟是条狗，几千年来隶

属于主人的本能并不因为他聪明有理性就能消除。

“愿意来这里学习。我会常溜出来的。”

“每次回去换一顿皮鞭？”

苏格拉底浑身一阵哆嗦。“是的，”他说，“值得的。为了学点东西挨顿揍是值得的。你教吗？”

“我一定尽力而为，”我答应说。

“你能搞出更多的像我一样的变种狗吗？”

我实在不愿意说。“不行，苏格拉底。你是侥幸得来的，完全是一种偶然。爱克斯光只会造就出怪物来，千载难逢才会出你这么一只，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吧！”

毛茸茸的尾巴可怜巴巴地耷拉下来。他用爪子捧着脑袋待了一会儿，然后四只脚站起来，孤苦伶丁，举目无亲。

“得走了，很快会再来的。”

我领他出去，看他跳跃着消失在黑暗中。回到生着火的暖烘烘的房间，想到苏格拉底在黑夜中跑回去挨詹宁斯的皮鞭，愤怒和绝望涌上了我的心头。

这以后，苏格拉底就经常来了。他喜欢坐在我面前，听我给他读书。起先，他想让我教会他自己念，但要用粗笨的爪子翻书页是很困难的，这才使他泄了气。我总是满足他的要求，他想念什么我就给他念什么。

他的求知欲望极强，主要在非技术性东西方面，这也不奇怪，因为他永远也不可能做哪怕是最简单的操作实验。哲学使他感兴趣；随着他使我越来越深入唯心主义、认识论和类同法的迷宫，我发现我的知识也在和他的知识一起长进。他也喜欢诗歌，自己还写了几首，虽说比较粗糙，却带着一种非人所能达到的动人之处，但他不让我记录下来，现在我

只能记得零零碎碎的几行。

他最大的兴趣是在一个预料不到的领域。有一天，我无意中提到了心灵研究方面的一些新发展，他的注意力马上集中到这上面。他告诉我他能看见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他知道，这些东西人在感觉最敏锐的时候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有一天晚上，他花了差不多整整一个小时，给我描述一个奇怪的螺旋形东西的运动。他说这样东西在我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慢慢地旋转，忽而大，忽而小，会突然蹦起来；我走到他指给我的地方，用手在空中乱摸了一阵。

“我还能听见，”他告诉我，“声音尖尖的，而且很好听。”

“有些人的感觉和一般人不一样，也说看到过类似的东西，”我说。

他要我给他读遍了我所能找到的每本有关超自然现象的书，寻找对他周围那些稀奇古怪东西的解释，但这些解释都使他恼怒。

“这么多的蠢货！”当我们放下一本煞费苦心地把捉弄人的鬼和天使拼凑在一起的书的时候，他厌倦地说。“他们看不见，他们只是想看见。他们以为他们看得见。”

陶比夫妇对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大声读书的新习惯感到好奇。有一次，我看见他们满腹狐疑地盯着苏格拉底，当时他们正从花园里走进屋来，苏格拉底赶忙把他的讲话声变成一声低沉的嗥声。但是他们很容易就习惯了他的奇怪的行踪，有时我不在家时苏格拉底来了，他们还经常为他忙乱一通。

我们也并不是老念书，有时喜欢到外面去散散步，他和苔丝一会儿就跑得无影无踪了。找野兔呀，小鸟呀，以及野地里使狗感兴趣的野物，我常常看见他们老远地在地里迎着

风奔跑，苏格拉底特别需要这种户外活动，詹宁斯几乎从不带他出来，在他和我一起度过的那些从詹宁斯训练活动偷挤出来的时间里，他看不见其他的狗，也没有其他的活动。苔丝很喜欢他，有时我和苏格拉底为了能安安静静地念书和谈话，不让她进来，她就在门外呜呜地叫唤。有一次，我问苏格拉底他觉得苔丝怎么样。

“假定狗都是聪明的，人都是傻瓜，只有你才是聪明的，你和狗谈得来，但是，你难道不喜欢漂亮的女人，即使她们都是傻瓜？”

然而，有好几个月，苏格拉底没有来，我知道詹宁斯带他到英国北部去演出了，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看到一条消息说他十一月上旬要回巴卡斯特表演两周，我耐心地等着，在他表演前一天上午，苏格拉底回来了。

他看起来仍和以前那样健壮，但从精神上来看，这次演出使他疲惫不堪。在哲学上，他一直倾向于失败主义，但这是一种带着炫耀感的失败。他曾酷爱过斯坦普利顿的著作，把自己和斯坦普利顿的神牧羊狗做过有趣的比较，但他现在变得萎靡不振，他的失败主义使人感到乏味和消沉。他再不愿意读哲学了，总是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听我读诗歌。

我知道詹宁斯酗酒的次数越来越多。苏格拉底告诉我，他现在只能单独表演了；詹宁斯总是醉得不省人事，根本上不了舞台。

当然，随着酗酒接踵而来的是鞭笞。苏格拉底背上满是吓人的伤痕，我尽力给他涂药包扎，但同时也越来越害怕听到他说“该走了。”我总是目送着他耷拉着尾巴跑回去，等待他的是詹宁斯醉后的狂暴。

我又开始劝他，恳求他跟我走，但这是不明智的，多少世纪养成的奴性是难以一下子根除的，他总是回到詹宁斯那里去。

有一天下午他来了。一连下了好几天雨，他浑身湿淋淋的，他不愿意在壁炉前烤烤干。雨小一点了，我拿了雨衣，带他出去散步，苔丝在我们旁边蹦蹦跳跳的。我们一言不发，默默往前走，甚至苔丝也安静下来了。

最后，苏格拉底终于开口了。“长不了了，”他说，“昨天晚上又抽我了，我心中好像有一团火在烧，差一点咬断他的喉咙，我很快就会这么做的，然后，他们就会开枪打死我。”

“他们杀不死你，”我说，“你到我这里来，你就安全了。现在就来吧，苏格拉底！如果你知道你会杀死他，你就不会再继续给他卖命了，是吧？”

他浑身发抖，雨水从他毛茸茸的背上往下淌。

“说有什么用？”他说，“我还得回去。要是他打得我实在太厉害了，我一定会咬死他的，他们就会杀死我，这样的结果最好。”

这时，我们已走到了河边。我在桥上停住了，往远处眺望，河水在桥下几吋的地方打着涡旋，翻滚着。大雨以后，河水涨得很高，水流得更急了。离桥不到四分之一哩的地方是那条瀑布，水哗啦哗啦地往下冲，在底下咆哮着，奔腾着。我正心不在焉地看着，突然听到了詹宁斯的声音。

他站在桥那一边，喝得醉醺醺的。

“你在这儿！”他叫了起来，“原来你一直在干这个——偷偷地蹓出来会教授。我想我会在这里逮住你的。”

他威吓地走过桥来。“你大概要尝尝鞭子的味道吧，我的

孩子!”

他一边走，手里炫耀地挥舞着那根鞭子。苏格拉底蜷着身子缩在木板上，等着挨打。我等他差不多快走到苏格拉底身边了，然后一下子猛扑上去。他和我扭打起来，我头脑是清醒的，而他是醉得稀里糊涂的；我抓住他一条腿，使劲地拧，他用力挣脱了，摇晃了一下，然后掉下去了——消失在激流里。

我看见他的脸在不远的地方露了一下，他尖叫了一声，又沉下去了。我转过身来对苏格拉底说:

“好了，一切都过去了！你自由了，苏格拉底，咱们回家吧!”

詹宁斯的脑袋又在水面上冒了一下，微弱地喊救命，苏格拉底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地喊了声:

“主人!”

然后，他一下子从桥上跳了下去，疯狂地向他那个快淹死的主人游过去。我拼命地喊，但他一点也不理会，我也想跳下去，但我知道我连游到他身边都不行。我绕着河岸一直奔到瀑布流水奔腾的地方，苔丝一直跟在我后面。

我在瀑布跟前看见了他们：苏格拉底已游到詹宁斯身旁，用牙齿咬住了他的衣服，设法想往岸边游过去，但是不行了，水又冲了过来，他们被卷到激流中去了。

我盯着河水，等待他们冒出头来，但他们没有露面。

他们永远不会再露面了。

我有时想到苏格拉底如果给予机会可能做到的那些事

情，光是那些只有他才能看到的奇妙东西，就足以给人类知识作出巨大的贡献！当我想到他死时还不到一岁，这种丧失了的可能性使我敬畏又感到伤心。

如果苏格拉底能活到成年，他一定能在他选择研究的奇怪领域内超过一切专家，这个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只有一件事仍使我忧心忡忡：苏格拉底这种狗确实是真正的变种，因为那一窝子全是一样的。但他是生命力特别强的一只吗？他的智力大大地超过了其他狗的智力吗？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观点。

苔丝不久就要生小狗了。

火　气　球

〔美〕雷·布拉伯雷　著
武振民　译

雷·布拉伯雷（Ray Bradbury，1920—）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不仅他的科幻小说畅销欧美大陆，而且他的社会小说和剧本也都有相当高的成就。他的作品语言优美，鲜明流畅，富有讽刺色彩。主要作品有《太阳的金苹果》、《R是为了火箭》、《S是为了空间》、《火星记事》等。

《火气球》是他杰出的短篇之一，描写地球上的神父到火星传教的故事。通过神父们的心理活动和对话，通过火星人的举止和对宗教的看法，小说讽刺了宗教的虚伪，赞颂了火星人的“美德”，暗示了宗教并不能拯救人们的罪恶。这种以宗教为题材的讽喻科幻小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曾经影响到许多作家。

夏夜，一团火在草坪的上方突然出现。人们看到叔叔阿姨的面孔在火光的映照下闪闪发光。焰火向下散落，照着门廊里表兄弟们亮晶晶的褐色眼睛；完全烧焦的焰火残体，噼噼啪啪地落在远处干枯的草地上。



最受尊敬的神父约瑟夫·丹尼尔·伯尔格林睁开了眼睛。多美的梦！仿佛多年以前，在祖父古老的俄亥俄州家里，他在和表兄弟们纵情地玩耍！

他躺着，其他神父躺在小隔间里，倾听教堂沉重的钟声。在“十字架号”火箭发射的前夜，他们也躺着回忆七月四日吗？是的。这好像是独立日那天的黎明，人们屏住呼吸，等待第一个冲出去，涌向清新的人行道，欢呼非凡的奇迹。

就在这微风吹拂的黎明，主教神父们乘焰火飞向火星之前，把香火撒在天鹅绒般的空间教堂。

“我们真的该走吗？”伯尔格林神父低声说，“难道我们不应该在地球上赎清自己的罪孽？我们不是在逃避这儿的生活吗？”

他站起来，笨重地走着；肥胖的身体上长着莓状痣、乳白斑、一块块坚实的肌肉。

“要不就是懒惰？”他感到疑惑。“我惧怕这次旅行吗？”

他走进盥洗室淋浴。

“我要把你带到火星上去，身体。”他对自己说。“把旧的罪孽留在这儿。到火星上去发见新的罪孽？”这近乎是个令人高兴的想法。这样的罪孽从来没有人想过。哦，他自己写了一本《关于其他世界罪孽的问题》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没有引起他同教会人们的重视，认为它不够严肃。

就在昨天晚上抽着最后一支雪茄的时候，他和斯通神父曾谈过此事。

“在火星上，罪孽也许像是美德。在那里，我们一定要警惕那些过后可能被发现是罪孽的善良行为！”伯尔格林神父微笑着说道。“多令人激动！几百年来，一个传教士的前程伴

随了多少险景!”

“我会辨认出罪孽,”斯通神父直截了当地说,“即使在火星上面。”

“哦,我们神父自夸我们是石蕊试纸,只要一出现罪孽颜色就发生变化。但是，如果火星人的化学是我们根本不能得到颜色的那种化学，结果会如何呢！假如在火星上存在新的意识，你必须承认有可能认不清罪孽。”伯尔格林神父反驳道。

“要是没有预谋，就没有罪孽，也就没有惩罚——上帝使我们确信这点。”斯通神父回答道。

“在地球上是这样。但是，也许火星人的罪孽以心灵感应的方式来唤起无罪恶的潜在意识，使人们有意识的思想随意行动，看起来没有预谋！那又怎么样呢？”

“新形式的罪孽在那儿会怎么样呢？”

伯尔格林神父使劲向前屈了一下身体。“亚当独自不会犯罪。添了夏娃就增加了诱惑。再添上一个人，他就使通奸成为可能。由于增加了性或人，也就增加了罪孽。假如男人没有胳膊，他们就不可能用手杀人，也就没有那种特定的杀人罪。增加了胳膊，就增加了新的行凶的可能性。变形虫之所以不能犯罪是由于它们通过裂变而再生。它们不渴想妻子，也不会互相凶杀。假如给变形虫添上性，添上胳膊和腿，它们就会犯凶杀和通奸罪。添上一只胳膊或一条腿或一个人，或去掉其中一个，它就增加或减少可能的罪孽。在火星上，如果我们想像不出有五种新的意识、五个新的器官、五个无形的躯体，结果会怎么样呢？会有五个新的罪孽存在吗？”

斯通神父气吁吁地说:“我看你很喜欢这种事情!”

“我对这种事很敏感，神父；只是敏感而已。”

“你又在耍戏法，不是吗？——镜子、火炬、盘子。”

“是的。这是因为教堂有时看起来好像那些已经摆好的杂技场，揭开台幕，男人，白色的，氧化锌的，滑石粉的塑像聚集在一起呈现出抽象的美人。绝妙极了。但我希望在这些塑像中间始终有我奔跑的地方。你呢，斯通神父？”

斯通神父走开了。“我想我们还是去睡觉吧。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要腾空而起，去看你的新的罪孽，伯尔格林神父。”

火箭随时可发。

神父们祈祷之后在寒冷的早晨走着，许多是从纽约、芝加哥或洛杉矶来的最好的神父——教堂都派出最好的神父——他们穿过城镇走向严寒的田野。伯尔格林神父边走边想主教的话：

“伯尔格林神父，你作传教士的首领，斯通神父当你的助手。选择你去执行这个重要的任务，我觉得我的理由非常不明确，神父。但你写的那本关于行星罪孽的小册子不是没有读过。你是个灵活的人。火星就像我们已忽视了几千年的肮脏的密室。罪孽像古玩一样积聚在那里。火星的年龄是地球的两倍，因此周末夜晚的数量、酒醉的次数、以及对裸体女人光滑白嫩的肉体感到吃惊的次数，也增加了一倍。在我们打开那密室的门时，这些事情就会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需要一个聪明灵活的人——一个精神可以超脱的人。任何有点固执的人都可能失败。我觉得你有恢复的能力。神父，这个任务由你去办。”

主教和神父们跪在地上。

他们祈神赐福，还给火箭撒了点圣水。主教站起来，对他们说道：

“我知道，你们要去火星人中间传教，上帝会保佑你们。愿你们在旅行中多动脑筋。”

他们鱼贯地走过主教，共二十个人。教袍发出沙沙的声响。他们握握主教善良的手，然后走进经过净化的火箭自动推进器。

在最后时刻伯尔格林神父说：“不知火星是不是地狱？专等我们到达那里，然后一下子变成硫磺和火焰。”

“上帝，保佑我们，”斯通神父说道。

火箭发射了。

来到宇宙之外就像来到他们所看到的最美的大教堂之外。接触火星就像你对上帝膜拜五分钟以后走到教堂外面的普通人行道上一样。

神父们小心翼翼地走出热呼呼的火箭，跪在火星的沙地上，伯尔格林神父感恩祷谢。

“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空间中旅行。上帝，我们已到了一个新的国土，所以我们必须有新的眼睛。我们要听新的声音，所以必须有新的耳朵。这里还会有新的罪孽，所以我们请求赐给我们更好、更坚定、更纯洁的心。阿们。”

他们站了起来。

这儿就是火星，它像一个大海，在海的下面，我们好似海底生物学家，艰难地跋涉，寻找着生命。这儿就是罪孽隐藏的地方。哦，他们必须保持平衡，他们多么小心！好像是灰色的大雁，在这个新的自然环境里，深恐走路本身或者呼

吸，或者仅仅是斋戒，都可能是罪恶！

这时，第一个城市的市长伸出双手来抑接他们。“你们来这儿有什么事呀，伯尔格林神父？”

“我们想了解火星人。因为只有了解他们，我们才能很好地规划教堂。他们有十呎高吗？我们就造高大的门。他们的皮肤是蓝的、红的还是绿的？把人物塑像放在彩色玻璃里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这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涂上正确的肤色。他们很重嘛，我们就为他们造结实的座位。”

“神父，”市长说，“我想你不必为火星人担心。火星上有两个种族。其中一个差不多死光了；剩下少数的也藏起来了。另一个种族——嗯，他们还不完全是人。”

“哦？”伯尔格林神父的心脏加快了跳动。

“他们是圆形的发光球体，神父，住在那些山上。是人是兽，谁说的清呢？但我听说他们很聪明。”市长耸了耸肩膀。“当然，他们不是男人，所以我想你们不会关心——。”

“恰恰相反，”伯尔格林神父迅速地说，“你说他们很聪明，是吗？”

“有一个传说，一个勘探者在那些山上把腿摔断了。他本来会死在那儿。发蓝光的球体碰到了他。当他醒来的时候，正躺在一条公路上，他不知道如何到了那里。”

“是喝醉了，”斯通神父说道。

“这就是那个传说，”市长说。“伯尔格林神父，由于大多数的火星人都死了，只有这些发蓝光的球体，所以我直率地说，你住在这第一个城市的境况较好。火星正在开发，现在这是个边远地区。跟旧时在地球上一样，还在边远的西部和阿拉斯加。人们正在向这里涌来。在这第一个城市里，有

两千名爱尔兰黑人机工、矿工以及做散工的人，他们都需要拯救，因为随同他们一起来的坏女人太多了，而且火星上还有过多的千年陈酒——”

伯尔格林神父凝视着柔和的蓝色的小山。

斯通神父清了清嗓子说，“嗯，神父？”

伯尔格林神父没有听见。“蓝色的球体在发光？”

“是的，神父。”

“哦，”伯尔格林神父叹了口气。

“蓝色气球，”斯通神父摇摇头，“一个马戏场！”

伯尔格林神父感到他手腕上的脉搏砰砰地跳动。他看到这个小小的边远城市有着原始的、刚刚形成的罪孽，他看到这些古山上有着最老的然而也许甚至是一种更新的罪过。

“市长，你的爱尔兰黑工人还能在狱火中再熬一天吗？”

“为了你们我愿意把他们翻翻身再涂一层油脂，神父。”

伯尔格林神父对着群山点了点头，“那末，那儿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人群中出现了一片嘁喳声。

“到城市去太容易了，”伯尔格林神父解释说，“我倒是认为，假如上帝走到这儿，人们说，‘这是一条路平了的道路。’上帝一定会说，‘给我看看野草在那里，我要辟一条新路’。”

“然而——”

“斯通神父，想想看，如果我们遇见罪孽而放手不管，那对我们该是多么沉重。”

“可那是火球呀！”

“我想我们人刚刚出现时，在其他动物看来也是可笑的。然而人有灵魂，尽管看着丑陋。所以，直到我们有另外的证

据之前，让我们假设火球也有灵魂。”

“好吧。”市长表示同意，“但你会回到城里来的。”

“我们看吧。先吃早点，然后你和我，斯通神父，单独到山里去。我并不想让机器或人群惊吓那些火一般的火星人。我们吃早点好吗？”

神父们默默地吃着。

黄昏时刻，伯尔格林神父和斯通神父来到了深山。他们停下来，坐在一块岩石上，一边休息一边等候。火星人还没有出现，他们俩没有什么表情，感到有些失望。

“我不知道——”伯尔格林神父擦了擦脸，“你觉得如果我们说‘喂!’那些火星人会答话吗？”

“伯尔格林神父，难道你是在开玩笑？”

“除非上帝在这里。哦，请不要看上去这样害怕、上帝并不是非常严肃的。事实上，除了爱之外，要了解上帝还做什么是有些困难。爱离不开幽默，不是吗？因为如果你不能忍受某人，你就不能爱他，对不对？而且，如果你不能对某人发笑，你就不能经常地对他容忍。难道这不是事实？当然，我们是些可笑的小动物，沉迷于精碗里的甜食，所以上帝必然会更爱我们，因为我们迎合了他的幽默。”

“我从来没有想到上帝是幽默的，”斯通神父说。

“鸭嘴兽、骆驼、驼鸟和人的造物主？哦，得啦!”伯尔格林神父大笑起来。

然而就在此刻，从暮色苍苍的山里，火星人出现了，宛如一串为给他们引路而点的蓝灯。

斯通神父第一个看到他们。“瞧!”

伯尔格林神父转过身来，止住了笑声。

这些蓝火球在闪星中徘徊，隐隐约约，飘忽不定。

“怪物！”斯通神父惊跳起来。

伯尔格林神父一把抓住他。“等等！”

“我们本该到城里去！”

“别说话，你听，瞧！”伯尔格林神父恳求说。

“我害怕！”

“不要怕，这是上帝造的！”

“魔鬼造的！”

“不，不是的，别说话！”伯尔格林神父使他平静下来，接着，他们蹲下身子，火球越来越近，柔和的蓝光照着他们向上抬起的面孔。

又是一个独立纪念日的夜晚，伯尔格林神父想着，浑身颤抖。他感到像个孩子，又回到七月四日夜晚，天空崩裂，一簇簇火星儿四向散射，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窗子震得叮叮作响，像是成千个浅塘中的薄冰正在断裂消融。姑母、叔父和表兄弟们大声喊叫“哦！”好像是求助于天上的医生。夏夜的天空五彩缤纷。宽厚的祖父把火气球点燃，紧紧握在他非常温柔的手里。哦，回想起那些可爱的火气球，光芒柔和，翩翩飞舞，如薄绢，如羽翅，如黄蜂蜕皮后新展的彩翼，蓝的、红的、白的、爱国的——火气球！祖父点燃的小蜡烛在温暖的空气里形成火球，在他的手里散发出光芒，他模模糊糊地看到死去很久的、已经发了霉的亲戚们的脸庞；那是光明的幻象，舍不得让它离去；因为它一旦离去就意味着生活又失去了一年，又失去了一个七月四日，又失去一种美丽的东西。从家里的门廊下，人们静静地望着火气球，红的、白

的、蓝的，在温暖夏夜的星空中飘呀，飘呀，飘过伊利诺斯地区，飘过静静的河流，飘过沉睡的公寓大楼，最后消失在远方，永不复返……

伯尔格林神父感到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在他的上方，火星人犹豫徘徊，好像不是一个，而是上千个火气球在窃窃私语。他随时都可以发现早已死去的神圣的祖父站在身边，凝视着上方的美景。

可这是斯通神父。

“咱们走吧，神父！”

“我要给他们说话，”伯尔格林神父急速向前，但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因为他过去对火气球没说什么，只不过心里想：你真美，你真美。现在这样做是不够的。他只好举起笨重的手臂，像从前常常愿意向吸引人的火气球呼喊那样，仰天喊道，“喂！”

然而火球只是燃烧，像一块黑镜子中的影像。它们似乎永远是固定不变的、气态的、不可思议的。

“我们是随上帝来的，”伯尔格林神父对着天空说。

“傻瓜，傻瓜，傻瓜。”斯通神父用手捂着嘴说。“看在上帝的份上，伯尔格林神父，住口吧！”

可是磷火球现在飘到了山上。刹那间不见了。

伯尔格林神父又喊了起来，最后一次喊声在山上回荡。他转过身，看到一块山石滚滚而下，掀起一团团灰尘；山石稍微停了一下，接着迸发出霹雳般的轰鸣，顺着山坡向他们压来。

“看你干了些什么！”斯通神父喊道。

伯尔格林神父差不多惊呆了，感到非常可怕。他转过身，

意识到他们跑不了几呎就会被山石碾碎。他只能有时间咕哝一声:“哦,上帝!灾难来了!”

“神父!”

他们像麦壳脱离小麦一样分开了。圆球闪耀着蓝光,寒星转移,一阵呼啸,他们站在两百呎以外的一块岩石顶上,眼望着他们差点被几吨石头碾成齑粉的地方。

蓝火消失了。

两个神父紧紧地靠在一起。“发生了什么事?”

“蓝火把我们带到这儿来的!”

“我们跑来着,不是吗?”

“蓝火球救了我们。”

“不可能!”

“确实他们救了我们。”

天空一片寂静。好像一个大钟的鸣声刚刚停止,回声依然缭绕在他们的心头。

“我们离开这儿吧,否则你要毁了我们的。”

“多年来我一直是不怕死的,斯通神父。”

“我们什么也没证实。这些蓝光一听到喊声就跑了。没有用。”

“不。”伯尔格林神父满怀难以消除的疑惑。“不管怎样,他们救了我们。这说明他们是有灵魂的。”

“这只能说明可能是他们救了我们。一切都乱了。也许是我们自己跑掉的。”

“他们不是动物,斯通神父。动物不会救命,特别是陌生人。这里有仁慈和怜悯。也许明天我们会得到更多的证实。”

“证实什么?如何证实?”斯通神父现在非常疲劳了;

古板的面孔上显出他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伤害。“乘直升飞机跟踪他们，找到他们的出处？他们不是人。他们不像我们，没有眼睛、耳朵，也没有躯体。”

“但对于他们我总觉得有些事，”伯尔格林答道。“我知道一个伟大的发现就在手边。他们救了我们。他们也这样认为，让我们活着还是死去，他们可以选择。这证明他们是自愿的！”

斯通神父点燃一堆篝火，他望着手中的柴枝，灰烟呛得他透不过气来。“我自己愿为幼小的雌鹅开一个女修道院，为圣猪开一个寺院，而且我要在一台显微镜里设置一个微型的拱点，以便革履虫可以参加礼拜仪式，用它们的鞭节祷告。

“哦，斯通神父。”

“对不起，”斯通神父隔着火眨了眨映红的眼睛。“这就像鳄鱼在吃掉你之前为它祈神赐福一样。你在让整个传教远征队冒险。我们属于第一个城市，任务是不让男人喝酒，不让他们乱搞女人！”

“难道你在这非人的东西里辨认不出人性？”

“我倒宁愿在人性中能辨认出非人的东西。”

“但是，假如我证实了这些东西会犯罪，知道罪孽，知道过道德生活，有自由的意志和才智，那又怎么样呢，斯通神父？”

“那就有巨大的说服力了。”

夜晚很快就冷起来了。他们一边吃着饼干和浆果，一边注视着火堆，像是要从中发现他们最狂热的思想。不久，他们在和谐的星光下缩成一团，准备睡觉。斯通神父想了好久，想找点事打扰伯尔格林神父。就在最后一次要翻身之前，他

望着柔和粉红的木炭盆说，“火星上不是亚当和夏娃，没有原罪。也许火星人在上帝的恩赐下生活。那我们就能回到城里，从事拯救地球人的工作。”

伯尔格林神父想起要为斯通神父祈祷一下，因为他有些疯狂，而且想进行恶意的报复。愿上帝保佑他。“是啊，斯通神父，但是火星人杀害了我们一些移民，这是有罪的。这里一定也有原罪，一定有火星上的亚当和夏娃。我们要找到他们。人毕竟是人，不幸的是不管他们是什么形状，总是很容易犯罪。”

但斯通神父假装睡着了。

伯尔格林神父并没有闭上眼睛。

当然，他们不能把这些火星人怎么样，能吗？他们能违背良心回到新的殖民地城镇去吗？这些城镇到处都是罪恶，秋波闪闪的女人，玉体裸露，孤独的劳动者跟她们一起在床上寻欢作乐。难道那不是神父们应去的地方吗？这种到山里艰苦跋涉难道不是一种个人的狂想？他真地在想上帝的教堂还是满足好奇心呢？这些圣·安东尼火光似的蓝色球体——怎么竟在他心上燃烧！要发现假面具后边的人，要在非人的东西里发现人性，简直是一个挑战。假如他能说，甚至秘密地对自己说，他已从根本上改变了火球的信仰，难道他不骄傲吗！多么罪过的骄傲！简直可以罚以苦行！但人们出于爱做了很多骄傲的事情，而且又非常热爱上帝，感到非常幸福，以致想使其他所有的人也都幸福。

在入睡前，他最后看到蓝火球又回来了，像闪光的天使在飞舞，默默地唱着促他安歇。

清晨，伯尔格林神父醒来，蓝色火球的梦景依然挂在天上。

斯通神父像一根木头直挺挺地躺在那里，静静地睡着。伯尔格林神父注视着火星人，他们一边飘游，一边看着他。他们是人——他知道。但他必须证实这一点，否则就要去见面目严肃的主教，主教就会慈善地让他停职。

但是，假如他们藏在很高的天穹里怎么去证明他们的人性呢？如何能使他们靠近些来为许多问题提供答案呢？

“他们从山崩中拯救了我们。”

伯尔格林神父站起来，离开一块块岩石，向最近的一座山攀登。他爬到一个地方，一块悬崖垂直地矗立在二百呎的地面上，于是他停了下来。他冒着严寒，拼命地攀登，累得透不过气来。他站起身歇口气。

“如果我们从这儿摔下去，一定就没命了。”

他掷下一块卵石。过了一会，卵石才咔嗒一声落在下边的石头上。

“上帝决不会饶恕我的。”

他又扔下一块卵石。

“这并不是自杀，是吗？假如我是出于对上帝的热爱……”

他抬起头来，把目光转向蓝色的球体。“但首先要再试一次。”他对着这些蓝色球体大声喊道：“喂，喂！”

回声飘荡，前后交织，然而这些蓝火球既没闪亮也没移动。

他向他们说了五分钟。当他停下来的时候，他向下看了看，发现斯通神父还在下面的小帐篷里愤愤地睡着。

“我非把一切都搞清楚不可。”伯尔格林神父走向悬崖的

边缘。“我上了年纪，死就死了。上帝一定会懂得我是为了他才这样干的吧？”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他的一生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想，过一会我就要死吗？恐怕我太喜欢活着了，但我更喜欢其他的事情。

这样想着，他走下了悬崖。

他跌下去了。

“笨蛋！”他喊道。他在空中翻滚着。“你错了！”岩石向他涌来，他看到自己撞在这些岩石上，上了西天。“为什么我干这种事？”但他知道为什么这样干、片刻过后，一片寂静，他摔下去了。风在他周围呼啸，岩石猛飞过去迎接他。

然后，群星移动，蓝光隐约出现。他感到自己被蓝光所包围而悬浮起来。又过了片刻，他轻轻地落在岩石上。他在这儿坐了好一会儿，他没有死。他摸摸自己，抬眼望着这些迅速通去的蓝光。

“你们救了我！”他小声说。“你们不愿意让我死去，你们知道死是错误的。”

他跑向还在熟睡的斯通神父。“神父，神父，醒醒！他摇晃着他，使他醒来。“神父，他们救了我！”

“谁救了你？”斯通神父眨眨眼睛坐了起来。

伯尔格林神父把他的经历讲述了一遍。

“一个梦，一个恶梦；回去睡觉吧。”斯通神父烦躁地说。“又是你和你那马戏气球。”

“但我是醒着的！”

“好啦，好啦，神父，你镇静一下。好啦。”

“你不相信？你有枪吗？说真的，喂，把你的枪给我。”

“你要干什么？”斯通神父把小手枪交给了他，那是他们为防止蛇或其他类似的预想不到的动物而带来的。

伯尔格林神父抓住手抢。“我向你证实一下！”

他用手枪对准自己的手开了一枪。

“住手！”

一道闪光过后，他们眼看着子弹在离手掌一吋的空气中停止了。子弹悬挂了片刻，周围就出现了蓝色的磷光，接着，噗哧一声落入尘埃。

伯尔格林神父对着他的手、腿和身子连开了三枪。这三颗子弹开始逗留一下，发出亮光，然后像死了的昆虫，落在他们的脚旁。

“你明白了吗？”伯尔格林神父说着放下手臂，使手枪顺着子弹的方向落下。“他们知道。他们能理解。他们不是动物。他们在道德的环境里去思考、去判断、去生活。什么样的动物能这样保护我呢？什么动物都不能这样做。只有另一种人才行，神父。现在你相信了吗？”

斯通神父凝视着天空和蓝光，接着，默默地跪下一条腿，捡起还发热的子弹，用手心托着，然后紧紧地攥上。

太阳正在从他们的背后升起。

“我想我们最好下山去找其他神父，告诉他们这些情况，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伯尔格林神父说。

太阳爬上了中天，他们踏上了返回火箭的道路。

伯尔格林神父在黑板的中间划了一个圆圈。

“这是救世主，上帝的儿子。”

他假装听不见其他神父急剧的吸气声。

“这是救世主，上帝的光荣，”他继续说。

“这看起来像是个几何问题，”斯通神父评论着。

“这是个很好的比喻，因为我们这里说的是象征问题。你必须承认，不论用圆圈表示还是用方块表示，救世主永远是救世主。几百年来，十字架一直象征着他的慈爱和悲痛。所以，这个圆圈就是火星人的救世主的象征，这就是我们要把救世主带到火星上来的方式。

神父们一阵骚动，面面相觑。

“马赛厄斯兄弟，你去用玻璃做一个这样的圆圈来，它象征一个充满火光的球体。将来好放在圣坛上。”

“这只不过是个不值钱的小魔术，”斯通神父咕哝着说。

伯尔格林神父继续耐心地说：“恰恰相反。我们要给他们带来一个可以理解的上帝的形象。如果在地球上，如果救世主像一条章鱼似的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会马上承认他吗？”他伸开双手。“通过耶稣，以人的形状把救世主带给我们，这难道是上帝的不值钱的魔术吗？当我们把在这里造的教堂以及这里面的圣坛和这种圆的圣像都神化之后，难道你认为救世主不会接受我们面前的这个形象吗？你们心里明白，他会接受的。”

“但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动物躯体！”马赛厄斯兄弟说。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讲过了。自从今天早晨回来，已讲过好多遍了，马赛厄斯兄弟。这些生物从山崩中救了我们。他们意识到自杀是有罪的，所以一次又一次地阻止此事发生。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些山上修建一座教堂，和他们一起生活，发现他们自己独特的犯罪方式——外星人的方式，并帮助他们认识上帝。”

神父们看起来对前景并不满意。

“是不是因为他们看起来很古怪？”伯尔格林神父有些惊奇。“但是形状是什么？只不过是上帝赐给我们大家装智慧灵魂的一种杯子。假如明天我突然发现海狮有自由的意志、才智、知道什么时候不犯罪、知道什么是生活、并且恩威兼施，热爱生活，那末我就会修建一座海底大教堂。同样，如果麻雀明天凭着上帝的意志奇迹般地获得永生的灵魂，我就用氦气运来一座教堂，并且照他们的样子建造圣像；因为所有的灵魂，不管是什么形式，只要有自由的意志，知道他们的罪孽，都会在地狱里受罪，除非他们得到适当的圣餐。我也不愿意让球体火星人在地狱受罪，因为它只不过在我眼里是一个球体而已。当我闭上眼睛，它就出现在我的面前，那是一种智慧，一种爱，一种灵魂——我不能否认它。”’

“但是那个玻璃球仅是希望放在祭坛上的，”斯通神父反对说。

“想想中国人，”伯尔格林神父冷静地回答，“中国的基督教徒信仰什么样的救世主？自然是东方的救世主。你们大家都看过东方耶稣诞生的情景。救世主穿的什么样的衣服？穿着东方的长袍。他在哪儿生活？在中国的竹丛树林，在烟雾缭绕的山上。他的眼睑细长，颧骨突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给我们的上帝增加了些东西。这使我想起瓜德罗普圣母，整个墨西哥都爱她。爱她的皮肤吗？你们是否注意到她的画像？它的皮肤是黑的，和她的崇拜者一样。这是亵渎神明吗？根本不是。人们应该接受另一种与他们不同颜色的上帝是不符合逻辑的，不管它是多么真实。我经常想，为什么我们的传教士在非洲做得很好，虽然救世主肤色雪白。也许

因为对非洲的部族来说，白色是一种神圣颜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救世主在那儿难道不也可能变黑吗？形式无关紧要，内容才是根本的东西。我们不能期望这些火星人去接受外来的形式。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形象把救世主带给他们。”

“在你的推论中也有不足之处，神父，”斯通神父说。“难道火星人不会怀疑我们伪善吗？他们会认识到，我们不崇拜一个圆形球体的救世主，而是崇拜一个有着躯体和脑袋的人。我们怎么来解释这种区别呢？”

“向他们说明没有差别。救世主会拯救任何信奉他的人。不管是肉体还是球体，他都存在着；每个人都要崇拜他，虽然存在的方式各异。此外，我们必须信任这个我们称之为火星人球体。我们必须信任一种形式，尽管其外表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这个球体将是救世主的象征。并且我们必须记住，对这些火星人来说，我们自己和我们地球上救世主的形状是没有意义的，是荒唐的，是一种物质上的浪费。”

伯尔格林神父把粉笔放在一边。“现在让我们进山去建造我们的教堂吧。”

神父们开始整理他们的行装。

这个教堂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教堂，而是在一座矮矮的山上，辟出一块没有石头的高地，把高地上的土弄平，打扫干净，再修建一个祭坛，然后把马赛厄斯兄弟做的火球放在上面。

工作到六天头上，“教堂”建成了。

“这东西怎么办呢？”斯通神父轻轻地敲着带来的一个铁钟。“这个钟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带它来是为了自我安慰，”伯尔格林神父承认道。

“我们要随便些。这个教堂看起来不大像教堂。在这里确实有点可笑——我也有同感；因为改变另一个世界的人对我们来说也是生疏的事情。我总感到像一个滑稽演员。所以我就向上帝祈祷赐给我力量。”

“许多神父感到不愉快，有些还对此开玩笑，伯尔格林神父。”

“我知道。不管怎么样，为安慰他们，我们要把这个钟放在一个小塔上。”

“风琴怎么办呢？”

“明天第一次礼拜式上我们演奏。”

“然而，火星人——”

“我知道，可是，为了自我安慰，我想还是用自己的乐器。以后我们可以找到他们的乐器。”

礼拜天早晨他们起得很早。一个个像面色苍白的幽灵在严寒中走着，衣服上的白霜叮叮作响；宛如全身都发出和谐的钟声，银白色的水珠摇落在地上。

“我不知道这火星上今天是否是礼拜天？”伯尔格林神父沉思着。但看到斯通神父畏缩不前，他赶紧走上去。“今天也许是礼拜二或礼拜四——谁说得清呢？但没关系。我在瞎想。对我们来说今天是礼拜天。来吧。”

神父们走进平坦宽阔的“教堂”，跪在地上，冻的浑身发抖，嘴唇发紫。

伯尔格林神父祈祷了一会，接着把冰凉的手指放在风琴的键上。音乐像美丽的鸟儿飞翔。他按动着琴键，像一个人在荒园的杂草间移动着双手，把美好的东西惊起，飞入山中。

音乐声使空气显得宁静。人们可以嗅到早晨清新的气味。

音乐声飘荡到山里，在尘雨里把矿粉摇落。

神父们等待着。

“喂，伯尔格林神父，”斯通神父眼望着寂静的天空，太阳冉冉升起，红如炉火。“我没有看到我们的朋友。”

“让我再试一次。”伯尔格林神父出汗了。

他建起一座巴赫式的建筑，精致的石头堆起一个音乐大教堂，它如此宽大，以致最远的圣坛设在尼奈夫神那里，最远的穹顶高到圣·彼德的左手。乐声缭绕，似乎奏完之后也没有消失，而且随着一缕缕白云向远处飘去。

天空依然空空荡荡。

“他们一定会来的!”但伯尔格林神父感到有点惊慌，起初不明显，但越来越厉害。“我们祈祷吧，请他们到来，他们懂得我们的愿望，他们知道。”

神父们又跪在地上叽里咕噜，低声祈祷。

礼拜天早晨七点钟，或许在火星上是礼拜四早晨，或许是礼拜一早晨，从东方的冰山里出现了柔光闪闪的火球。

这些火球翩翩徘徊，徐徐下降，布满了颤抖着的神父们的周围。“谢谢你们；哦，谢谢你们，上帝。”伯尔格林神父紧紧地闭上眼睛，又奏起音乐来。演奏之际，他转过头去，注视那些令人惊奇的教徒。

一个声音在他的脑海里响了起来，这个声音说：

“我们已经来了一会儿了。”

“你们可以呆在这儿，”伯尔格林神父说。

“只呆一会儿，”这个声音轻轻地说。“我们是来告诉你一些事情的。我们本应该早点给你说。但我们设想如果没人管你，你会照自己的方式干下去的。”

伯尔格林神父开始说话，但这个声音却使他沉默下来。

“我们是造物主，”这个声音说道；好像蓝色的气体火焰，钻进他的身体，在胸中燃烧。“我们是古代的火星人，离开大理石般的城市，来到这山里，放弃了我们原来的物质生活。在很久以前我们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东西。我们也曾像你们一样，是有躯体，有胳膊有腿的人。传说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一个好人，发现了一种解放人们灵魂和才智的方法，能解除人们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悲伤，能解除死亡和形体变化，还能解除阴郁和衰老。这样，我们就采取闪光和蓝火的形式出现了。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居住在风里、天空和山中，既不得意也不傲慢，既不富有也不贫穷，既不热情也不冷淡。我们不和我们留下的那些人——这个世界上另外那些人——住在一起。我们的来历已被忘却，整个过程全忘了。但我们将永远活着，也不损害别人。我们已摆脱了肉体上的罪孽，得到上帝的保佑。我们从不觊觎别人的财产；我们没有财产。我们不偷盗，不杀人，不好色，不怨恨。我们在幸福中生活。我们不能繁殖；我们不吃，不喝，不发动战争。当我们的躯体被抛弃时，我们摆脱了一切淫荡幼稚和肉体上的罪孽。我们已远离了罪恶，伯尔格林神父，它像秋天的树叶一样被烧掉了，像冬天令人讨厌的积雪一样被清除了，像春天有性生殖的红黄花朵一样凋谢了，像使人喘不过气来的酷热的夏夜一样过去了。我们的季节温和宜人，我们这地方思想丰富。”

伯尔格林神父站了起来，因为这声音使他异常激动，差一点使他失去理智。狂喜和热火在他的全身激荡。

“我们希望告诉你，我们感谢你们为我们修建的这个地

方。但我们并不需要它，因为我们每个人对我们自己都是一个寺院。我们不需要任何地方来净化自己。请原谅我们没有早点儿到你这儿来。可是我们不在一起，而且离的很远，一万年来跟谁都没说过话，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干涉过这个星球的生活。现在你认为我们是这田野上的百合花，既不耕田也不织布。你说的对。所以我们建议你把这教堂的各种部件搬到你们自己新的城市里，去那里把它们净化。你放心好了，我们和平相处，十分幸福。”

在一大片蓝光之中，神父们跪在地上，伯尔格林神父也跪在那儿，他们全都在哭泣。时间白白地流失，没有关系，对他们来说，毫无关系。

蓝球咕哝着，一阵冷风吹来，又开始升起。

“我可以”——伯乐格林神父喊道，他闭着眼睛，不敢发问，“——我可以——某一天——我可以再来——向你们学习吗？”

蓝火闪闪发光。空气微微颤动。

是的，有一天他可能再来，会有那么一天。

接着火气球飘忽不见。伯尔格林神父像个孩子一样，跪在地上，眼泪夺眶而出。他对自己喊道，“回来！回来！”祖父随时会扶起他，把他带到早已不存在的俄亥俄州城内楼上的卧室里去……

日落时分，神父们从山上鱼贯而下。回头张望，伯尔格林神父看到蓝火在燃烧。不，他想，我们不能为像你们这样的东西修建教堂。你们自己就十分美好。什么教堂能与这纯洁灵魂的焰火相比呢?

斯通神父默默地在他旁边走着。他终于说：

“照我看来，在每个行星上都有上帝。他们都是主，是上帝的组成部分。他们就像一台竖锯的部件，某一天一定会组合在一起。这已是一番震惊的经历。我再也不会怀疑了，伯尔格林神父。因为这儿的上帝和地球上的上帝一样真实，他们肩并肩地躺在一起。我们要到其他世界，增加上帝的组成部分，直到有一天，整个上帝站在我们面前，像新时代的曙光一样。

“你说的真不少啊，斯通神父。”

“我现在有点感到遗憾。我们要到下面城里去管理我们自己的同类。现在那些蓝光，当它们在我们身边飘绕时，那声音……”斯通神父颤抖着。

伯尔格林神父伸手拉住斯通神父的胳膊，一起走着。

“你知道，”斯通神父最后说，眼睛盯着小心翼翼地抱着玻璃球走在前面的马赛厄斯兄弟，蓝色的磷火永远在里面闪闪发光。“你知道，伯尔格林神父，那里的火球——”

“什么？”

“这就是上帝，毕竟它代表上帝。”

伯尔格林神父微笑着，他们下了山，朝着新城的方向走去。

垄　断　权

〔美〕克里斯·奈维勒　著
张庆云　译

克里斯·奈维勒（Kris Neville）是以科幻小说的形式来讽喻社会的作家。

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关系，几乎无一不与金钱相联系，而榨取金钱的有效方式就是竞争和垄断。《垄断权》以空间运输垄断权这一引人注目的题材，描写了为了争夺垄断权而把毫无价值的东西长途贩运的荒唐故事，揭示了资本主义垄断的内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垄断权》中关于星际运输和沼气收集涉及到物理和化学，这是科幻小说的常用手法，但用这种形式表现社会却是近年来开始流行的一种新的流派。它赋予科幻小说新的内容，开拓出用文学表现社会问题的一条新的途径。

卡尔·哈瑞尔自幼以来一直想搞到一百万美元。小时候，他把这一大笔钱想像成一堆可以吃个没完没了的糖块。在大学读书时，他计算着倘若用这笔钱买啤酒，把酒瓶子一个挨一个地摆成一条长龙，究竟能延伸多长。现在他已是三

十岁的人了，这笔钱也许变成另一种更加了不得的形式。对于他来说，这意味着在澳塞克斯添置一百英亩土地；自己拥有一个单独的花园，一条潺潺流水的小溪，溪里鱼儿成群；一整套宾格·克罗斯比灌片以来价值最贵的录制好音乐的磁带；还有一间微型胶卷古籍图书室。有几份杂志他要订阅它一辈子；一套舒适的住宅，室内所有的现代化设备应有尽有；一架新型直升飞机，对啦还有……他想个没完。

可是现在他不过是一名排除故障的检修工。在维纳斯普这个地方作业，很难有机会弄到那么多钱。不过他内心深处的这种欲念却与日俱增。

后来有一天，二和二突然变成了令人吃惊的四，一百万金光耀眼的美金仿佛就在眼前。

这个念头是在他按照常例出外做活时突然想起来的。湿锈腐蚀着横跨大陆的地面电缆，需要找出地面电缆裂痕的地方。于是人们派他去负责一个检修小组的工作。北部大陆上空雾气重重，甚至连飞机也不能正常起飞。他乘上满是污泥的机车，以每小时十英里的速度向前行驶，车轮发出一阵阵沉重单调的咯吱声，令人昏昏欲睡。四周是一望无际的荒凉。泥泞的原野。经过几小时的跋涉，穿过浓雾的荒原，卡尔·哈瑞尔把车子开进了第四中转站，车上的工友们纷纷下车休息。

旅店的堂倌一看见他们走下车来便喜笑颜开，赶忙换上工作服走到门外。

“喂！八字脚，进屋来喝杯咖啡。”

六个人走进客房。客房舒适宜人，但是十分冷清，简直像半夜里的墓地一样。

“伙计们，很高兴看见你们!”堂倌微笑着打招呼，“这次又出来检修裂缝吧？”

“嗯!”卡尔·哈瑞尔回答说。

“喂，也许你们这些伙计们能帮我一把忙。”

“只要我们做得到，一定帮忙。”

“那么，用沙子把我的有机玻璃窗户上的锈磨掉，行吗？最近比平常锈得更厉害了。外面什么都看不清楚，可有时候我还偏想往外瞧瞧。”

卡尔·哈瑞尔看了一眼窗户。窗户确实到处布满了厚厚的一层湿锈。

“真的，”卡尔·哈瑞尔转身向工友们说，“你们这伙把锈给擦掉怎么样？”

领头的工友抚摸了一下他那又短又胖的下巴说：“没问题。”

“那太好了。谢谢你们，”堂倌说，“我真感激你们。”

过了一会儿，工友们走到门外，开动喷砂机，像玩魔术一样，把湿锈统统磨掉了。

“啊呀，这下我又能看见外面的东西了，”堂倌说，“好像我刚从监狱里出来一样。”

“我敢打赌，这种湿锈实在讨厌。太糟糕了，他们连个除霜器也没有，”卡尔·哈瑞尔评论说。

“说得对，”堂倌附和着说，“我总弄不明白，他们怎么连台除霜器也搞不出来？你晓得吗？”

“哈、哈，”哈瑞尔答道，“我告诉你。”他掏出烟斗，装满烟叶，点上火。“你知道，沼气特别活泼。实际上，差不多是流动的最活泼的物质。它可以和任何东西化合。这就是为

什么一切东西都盖着一层锈。”说着，他朝通风孔喷出一道烟圈。

“化学家们来这里对它进行化学分析，但最后也只好作罢。有一次，他们整整等了一个月，才使一些纯净的沼气喷散出来，从而在它与别的东西化合之前，他们能够在瓶子里收集一些，带回实验室里。但是他们带回去的已不再是纯净的沼气。当它已经贴在瓶子的内壁上，剩下一个高度真空的瓶子。接着，有一段时间，他们打算用它做抽气机，但发现收集它又实在困难。所以，他们就把所能想到的一切东西，什么金子、钻石、铁、滑石等等，都放在大气里实验，结果沼气跟什么东西都进行化合。但是他们看不出任何商业价值，所以最后还是放弃了它。”

他叹了口气，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斗。“这次我们要取得进展，排除它所造成的损失。”

“好啊，把这东西从我的窗户上弄掉，使人太高兴了。再一次谢谢你们。”

“没问题。”

卡尔·哈瑞尔一声不响地坐着，思绪万千。沼气，真是个有意思的玩意儿。他闭口暗笑那些化学家和他们的瓶子。甚至连纯净的样品都收集不到！他的思路由快而慢，渐渐地停下来，然后又反复考虑。

他想起福斯特老博士。他是这方面最优秀的工程师之一。几年以前，哈瑞尔听过福斯特的一次讲演。

博士曾这样说过：“你们可以向我提任何问题，我都能从理论上给你们解释。”那就是他的教学方法。从提问题着手，进行分析，抓住实质性的东西，加以解决。纸上谈兵，相当

容易。在讲演会上，有个学生提出一项近乎荒谬的建议：请他讲讲如何收集沼气。全班同学顿时哄堂大笑，但是老博士对此却十分认真。整整一个星期，他和全班学生一起攻这道难题。末了，他们得出结论：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收集沼气。惟一需要的是一个用惰性气体作缓冲的复杂的制冷系统。不过，学生们早已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卡尔·哈瑞尔的思绪漫无边际地翻腾着。突然，他跳起来，叭地把手指捻了一下。

“我能收集那玩意儿了!”

那个堂倌大吃一惊，抬起头来问道：“你是说收集沼气吗？”

“当然，当然，”卡尔·哈瑞尔含糊其词地说。

“为了什么呢？你不是认为收集沼气一点用途也没有吗？”

“噢!”他咕噜着回答，不以为然。

“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亲口讲过，这玩意儿一点用途也没有。”

“从根本上讲，那是对的。但是，就像你地下室里到处乱放乱扔的旧铁棒棒一样，平时没有用，等你需要一根撬杠时，可就有用场了。”

卡尔·哈瑞尔站起身来，外表显得十分镇静。他叩了一下烟斗，接着去穿衣服。“我让伙计们去检修电缆的裂痕。然后我踏着泥路返回去找副董事长。再见!”

“再见。有时间再来。”

卡尔·哈瑞尔解开工作帽。他有些犹豫。“杰克逊，”他说，“我一旦离开维纳斯这块鬼地方，我就再也不回头了。”

他把手里的工作帽使劲抡了一圈。

此后 3 个月里，他随时准备好动身。他有一只大箱子，里面装着一个冰箱样品，冰箱里盛着少量沼气，沼气用各种稀有元素分层隔开。

他那股劲头怎么形容都不过分。他的冰箱设备刚放好，他就大步流星地向总公司奔去，砰地一声把辞职书扔到桌上。

经理大为震惊。“你认真考虑过吗，卡尔？”

“嗯，”卡尔肯定地回答。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嗯。”

“假如你撤销这份合同，我们就不得不把你除名。这就是说，你在地球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工作。你只能呆在地球上，明白吗？”

“嗯。”

经理耸耸肩膀。“好吧。尽管我不愿让你离开。”

“谢谢。再见。”卡尔从办公室走了出去。

在通往空间站的路上，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假如这次计划失败，卡尔，老弟，这下你可就完蛋了。要是不能成功，你只好当个教书匠。凭着那么点儿薪水，你永远别想攒钱，那怕只是为两天攒两块美金。”

“嗯！”他自问自答。

他赶上头一班飞往月球的星际乘客飞船。旅途十分愉快。飞船着陆是举世闻名的“鸭绒褥垫”式，这种方式曾经在电视广播里大事宣传过：“我们的飞船能在鸡蛋箱子上降落，决

不会压坏一个鸡蛋。你们就像飘落在一条鸭绒褥垫子上一样——”

他们把飞船拖进一间拱顶大厦。

卡尔·哈瑞尔大摇大摆地走下舷梯，仿佛他渴望已久的百万美金已经到手。他停下脚步，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转运机把货物从星际飞船上卸下，转送到地球—月球航线上的“升降机”。他摇晃了一下脑袋，似乎对什么人深表同情，接着他情不自禁地笑了。

两名机械师停住脚步，打量着他。

“你好，小伙子!”其中一人问道。

卡尔·哈瑞尔不再笑了。“伙计，你们就是管那个大机器的?”他竖起大拇指指了指地—月飞船。

“是又怎么样，老兄?”

“杰尔逊，最好还是找点别的活干。”

机械师看看他的伙伴说:“他还想找果子饼吃呢!”

卡尔·哈瑞尔吹着口哨从那里走开。

星际飞船公司的办公主楼是一个巨大的建筑物，位于空间站候机室附近拱顶大厦的一侧。卡尔·哈瑞尔满怀信心，径直踏上用地球上的大理石做的阶梯，通过旋转门，进入一间宽敞的大厅。他查阅了姓名地址簿。他要找的人在第八层楼上。于是他乘电梯上楼。

大楼里充满了生气，人们匆匆忙忙，穿梭般来往。惟独第八层楼上十分安静。

卡尔·哈瑞尔推开写着“第一会客室”的大门。

“我想见桑德丝先生。”他对办公桌旁边衣着讲究的金发女郎说道。



“请问贵姓？”

她微笑得多美，他心里想。他把姓名告诉了她。

她查遍了约会登记本。“对不起，哈瑞尔先生。你必须预先约好时间。经理现在正在开会。”

“听我说，亲爱的，对大老粗就免了这一项吧。我是为垄断权的事来的。我能把它打破。”

她仔细端详着他的面孔，过了好大一会儿，她才说：“你跟其他三个星球上来的空间律师一样。我们这儿研究垄断权的人比专利局搞永动机的人还多得多。”

“可是他们每个人你们都听，亲爱的，”他干巴巴地说。

“是的。我们有一位律师，约翰逊先生，他会跟你谈这件事。等一下——”她拿出一张印有表格的卡片，顺便捡起一枝短短的铅笔。“你的名字怎么写？”

他告诉她他的名字并且在回答她提出的其它问题时，他一直不停地说话。“你看，我要把这东西卖掉——六呎长三吋宽，然后我就返回地球——棕色的，定居在澳塞克斯——蓝色的。我想——建立家庭……不，现在还不成，糖……野味和鱼，弄得像一个懒人。”

卡片填好之后，她抬起头看看他，并对他嫣然一笑——是一种深表同情的微笑。“真对不起，”她说。

他认为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姑娘，他尤其喜欢她那双眼睛。

“那些人来时我都见过，”她继续说，“和你一样，他们充满各种幻想，但接着就扫兴而去，把美好的梦想留在约翰逊先生的办公室里。”

他注意到她没有戴着结婚戒指。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件

美事。

“因此，从现在开始这一小时，你用不着过分悲观。”

他微微一笑。“嗳，姑娘，一个马上就要赚百万美金的人怎么能觉得悲观呢？”

她叹了口气。“至少你还是有信心的。但愿你走运。不过别说我事先没警告过你。”

“打个赌怎么样？”

她端详了一下他的脸庞，觉得很是喜欢。

“喂，”他接着说，“假如我卖不成这玩意儿，我请你吃饭，带你逛大街。要是我成功的话，你掏腰包。”

她的双颊显出了两个酒窝。“好，就这样赌！”她说。

约翰逊先生看了看卡片。“好吧，”他疲倦地说，“谈谈你的打算。”

“第十七条规定，”卡尔·哈瑞尔开始说道，“倘若地一月飞船公司在发运站或终点站不能承运任何一种货物，自该日起，垄断权则被视为无效。”他停顿片刻。“我要运沼气。我要看看他们究竟如何处置这类货物。”

约翰逊先生摇摇头，叹息道：“十分遗憾。如果你能把沼气贮存起来，他们便能找到运送的方法。在这个星系里，他们拥有一半资源。”

“哦，”卡尔·哈瑞尔表示不同意他的说法。“这是……”

这位身材矮小的律师打断他的话说：“让我给你讲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三十年来，这个星系里最有名的法学专家一直想从这项垄断权中找出漏洞，但他们全没做到。并不是法庭不愿意打破这项垄断权，他们确实愿意把它打破。只要我们能凑成那怕是半件案子，五天之内，我们就能得到对我们

有利的判决。可是，这项垄断权真是固若金汤，滴水不漏。”

他又仔细地看了一下卡尔·哈瑞尔的卡片，摇了摇脑袋，继续讲下去。

“当联邦政府把这项垄断权授与地—月飞船公司时，他们并不特别慎重。他们以为该项权利微不足道。该公司的律师不论递交什么，他们都照签不误。从第一枚商用火箭在月球着陆开始，四年以来，他们一直享有独家经营地球—月球之间一切运输的权利。因为这项垄断权不可能转让，所以限制他们的唯一条件就是不准歧视合法货物并保持偿付能力。”

他往后靠了靠。

“从规模上和动力条件上看，地球作为星际间的运输基地已经不能适应，月球必须成为星际运输的中继站，这一点联邦政府显然未能预见。因此，现在地—月飞船公司的‘升降机’经营往返地球的一切运输业务。”

“他们剥夺了我们的一切，而且合理合法。”

“是的，可是——”卡尔·哈瑞尔说。

“听我说，你的想法是行不通的。我给你讲个故事。十年前，一家众所周知的维纳斯纺织品公司，差不多花了三千万美元将一块巨大的陨石运往月球。现在他们说道，‘让我们看着你们把那块陨石运下去’。且说……地—月飞船公司指令他们的机械班进行操作。他们相当有把握，一丝不差地把它卸在西伯利亚的中部。然后，他们逼着维纳斯纺织品公司付钱，结果使那个公司破产。

“听着，孩子，无论你花多少钱，地—月飞船公司都能胜过你，照样做你的工作，并让你为此付出代价。并且……我真是无可奈何。我们情愿花五百万美元打破他们的垄断权，

但是——”

“哦。等一下，约翰逊先生。你对这件事的看法错了。你想想看，收集沼气需要相当复杂的工艺流程，而且——”

两小时后，卡尔·哈瑞尔递给那位金发女秘书一张约翰逊先生开具的单据。“桑得丝先生在电话里已经同意了。请您把这张单据送给他签一下字好吗？”

她接过那张单据看看，一下子怔住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恍然大悟，睁大眼睛，吃惊地喊道，“啊！”

片刻之后，她低声说道：“真了不起。你竟然成功了！怎么一回事？”

“好吧，我都不瞒着你。他讲话的时候，他听着。之后，他把一大群法学专家召进来，让他们也听着。于是我得到这张支票，并示意我可以离开。现在我只要挣够我的生活费就行了。”

“怎么挣够你的生活费呢？”

他微微一笑。“哼！要是你知道挣钱的秘诀，钱还不都叫你挣去，还有我的份吗？秘诀嘛，既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你和我去逛大街——你掏腰包。”

她低下头望望桌上的单据。

“我……我真没料到你会回来的。”

“你没想到？打的就是这个赌，是不是？”

“嗯，”她说。

他笑得合不拢嘴，高兴地说道：“我心里十分喜欢你。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花钱请你的客。”

她抬起头来，向他看了看，莞尔一笑。

次日上午八点钟，他来到地—月飞船乘客航空站，买了一张“升降机”的往返票。随身携带他装沼气的样品。

六个月之后，他乘一架旧式飞船抵达月球。他把旧式飞船降落在东货场停机坪。他们没有立即让他通过，因为空间站此时十分繁忙。但是最后，由于机身前部用红色涂有“小弹壳”的字样，他们才让这只飞船驶过了货场停机坪。他走出机舱，伸伸懒腰。从维纳斯的沼泽地起飞后，他一直蜷缩在一张狭窄的座位上。“小弹壳”还没有一只电冰箱那么大。里面装着一对喷砂机，其他杂物，一套制冷设备。剩余的空间是一张六呎长的卧铺，他的细长的六呎三的身躯就躺在上面。他一夜没有睡好。但是，他仍然兴高彩烈。

“嘿，”他向从机舱里跌跌撞撞走出来的机械师打招呼。“先别管她，”他一边说着一边指指飞船。“我要往返运送货物。但是，假如你同意的话，我想搭你的车到办公大楼去一趟。”

“当然可以。进来吧。”

卡尔·哈瑞尔慢腾腾地拖着脚步走进了地—月航空公司的货运室。他面带天真烂漫的微笑。两只蓝眼睛显得十分温和。

他走到第二位负责承运的职员的办公桌旁边，递给他一份维纳斯港开出的载货证明书，然后坐下来。

“冷藏货物？”那位职员看见贴着字母R的标签问道。

“嗯，可不是一般的冷藏货物。特殊物品：维纳斯沼气。”

“沼气？”那人重复了一遍，简直不大相信。

“是沼气。”卡尔·哈瑞尔坚持说。

“哦！”

“那么，这没有什么问题吧？”他问道，显得十分天真。

“这个……这个……当然不寻常了，”那位职员又仔细地看看标签。“恐怕这类物品需要特殊运输，假如不好搬运的话。”

“当然，当然。”卡尔·哈瑞尔热情地笑着随声附和，“你估计运送这批货要花多长时间？”

那人翻看着那张载货说明书，闭口不答。过了一会儿，他说：“这批货费用不小。”

“嗯，星际航运公司要付运价的。”

这位职员一直半信半疑。听到这话之后他更加疑心了。“喂，假如你的计划企图打破我们的垄断权，你可要倒霉的。当心点！”

“干吗我想起干那种事情？我的打算不过是运送合法货物。这该没问题吧？”

“当然、当然，”那位职员用眼睛直瞪着他，“现在你可以给我们讲讲你的冷藏设备是怎么造的，我们也要仿造一台。你可以帮助我们邀请一批专家想想办法。那样做也许会花费大些，不过结果一样。如果你能把设备带到这儿来，我们可以买下。我们有的是资源。”

“我非常高兴给你们讲讲。”

“这太好了——”那位职员停了一下说。

“我考虑一下——”他耸耸肩膀说：“没关系的。”

他伸手去拿一张特种货运表格。“请你估计一下所需要的费用——”

“我猜想得用五千万左右。”

“可是，你这一台制冷设备花了多长时间造出来的？”

“四个月，我几乎是单枪匹马干的。”

“我明白了，我们大概需要一个月就够了。”他没有接着说下去。他仍然有些怀疑。“你一定晓得我们有一条特殊条款：必须给我们一段合理的时间装备转运船。”

“当然，我可以等，我的时间充裕。”

“你这个人通情达理，这一点使我很高兴。但是那不上算。装运满满一船纯沼气要花费星际航运公司几乎一百万美元，而这些沼气一桶还值不到六美分哩！”

“嗯，杰克逊，你完全说错了。这不会让星际航空公司拿出一分一厘，但是，它会把你们的垄断权打成一百万个碎片。”

“我不——”

“你最好还是考虑一下，杰克逊。请一些法学专家商讨一番。”他在杰克逊的鼻子底下捻了一下大拇指，“就像这样，这项垄断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他走出门外。

自那天起，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竞争开始统治着地—月飞船空间站。

贝蒂，这是那位女秘书的名字，在卡尔·哈瑞尔返回月球的第一天晚上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来到“星路之家”，在轻柔迷梦般的乐曲中翩翩起舞。

“嗯？”

“我问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很简单，亲爱的，”他全神贯注继续跳舞。

“你说呀？”她仍坚持问道，“告诉我。”

“好吧，我不过是采取以火攻火的战术。他们拥有一项垄断权。于是我也搞到一项垄断权。我获得贮存沼气工艺流程的专利权。专利权就是一项垄断权。这使得地—月飞船航空公司有了漏洞。假如他们使用我的工艺流程，我就向法院起诉，他们赚来的每一个铜板都得归我。法院正盼望做出一项对他们不利的判决。假如他们拒绝使用我的工艺流程，他们便不能承运我的货物。依照第三十三条规定，这意味着他们将丧失他们的垄断权。”他心不在焉地微笑着。“无论如何，我赚到百万美金。”

“那么，我要做……”贝蒂喃喃自语。“你真是个绝妙的人儿!”

他们俩绕着房间转了两圈。“我一直在考虑澳塞克斯这个地方,”她低声耳语,“我敢和你打赌，我也知道你正想什么。”

“想什么？”

“你在想向我求婚的事。”她十分温柔地说。

“嗯!”卡尔·哈瑞尔愉快地表示同意。

照片不会撒谎

〔美〕凯瑟琳·麦克里恩　著
述　林　译

凯瑟琳·麦克里恩（Katherine Mclean）是美国女科幻作家,《照片不会撒谎》是她的著名短篇之一，在英美出版的科幻选集里曾多次出现。

故事以欢迎其它地球上的来客为背景，以卢克和布得为主要人物，采用记者采访的手法，描写了人们对天外来客的各种想象。作者把每一个人的错误想象都写得逼真可信，而中心意思却集中在物理学家的失败上面，颇有一种微妙的讽刺意味。

作品反映了当时存在的一种反对空间投资计划的看法，暗示出当务之急是首先解决人类自己的实际问题。

《新闻报》记者问道，“你对别的星球上那些人怎么看，内森先生，他们是否为人友善？他们显得有人情味吗？”

“很有人情味，”那位瘦削的年轻人答道。

大窗户外面，雨不停地下着，淅淅沥沥，隐约可闻。别的星球的来客即将着陆的机场，在雨中显得模糊而朦胧。水泥跑道上，小水潭雨点斑斑，尚未使用过的机场的跑道之间

从来没有被人碰过的野草，湿漉漉地闪闪发光，在一阵阵狂风前低下头来。

一些灰蒙蒙的卡车与大型空间飞船即将降落的地点保持着一段距离，以示尊重。电视摄影人员蜷缩在流动篷子里等候着。更远处，在荒芜的沙野上，在遥远的沙丘后面，大炮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在视界之外的一些飞机场上，轰炸机严阵以待，警惕着第一个星际飞船可能玩弄的阴谋。

“对于他们居住的星球你有所了解吗？”《先驱报》记者问道。

《时报》记者与其他人站在一起，心不在焉地听着，思考着一些问题，但又不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约瑟夫·R·内森是个瘦削的青年，长着平直的黑色的头发，面有倦容。他正在接受记者们有礼貌的采访。他显然有些激动，记者们也不想一下子提出许多问题来难为他。他们希望他心平气和。明天，他将要成为新闻界大肆宣传的最显赫的人物。

“不，没有直接的了解。”

“有什么假想或推论吗？”《先驱报》记者追问道。

“他们的世界对于他们来说一定和地球一样”，面有倦容的青年不太肯定地回答。“环境使动物进化。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他迅速地看了他们一眼，然后又把眼光避开，平直的头发开始被汗水沾在额头上了。“那倒也不一定非要说明什么问题。”

“和地球一样。”一个记者自言自语地说道，并把这句话记录下来。他似乎只听到了这么一句回答。

《时报》记者看了《先驱报》记者一眼，弄不清他是否听到了这句话。《先驱报》记者也很快地看了他一眼。

《先驱报》记者问内森说："那么你认为他们会带来危险罗？"

像这样一类口气很大的问题，一旦击中要害，往往会打破沉默，引出明快的答案。他们对军事保密措施都有所了解，虽然他们本不应当了解。

问题并没有击中要害。内森茫然看着窗外。"不，我不愿这样说。"

"那末你认为他们很友善了？"《先驱报》记者问道，虽然问题完全相反，态度却是同样肯定。

内森的嘴唇掠过一丝微笑。"我知道的那些人是友善的。"

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线索可循。他们必须在飞船来到之前把基本的事实弄清楚。《时报》记者问道："是什么导致你与他们联系的？"

内森踌躇了一下，回答道："静电波，无线电静电波。陆军没有把我的职业告诉你们吗？"

陆军没有向他们披露任何东西。召集他们来采访的军官面有愠色地、警惕地站着。他似乎本能地反对向外界披露任何东西。

内森怀疑地看了军官一眼。"我的职业是军事情报部无线电译码员。我采用定向检波收听外国波段，并把我听到的失真信息与编码信息记录下来，借助自动译码器和扰频排除装置处理基本的失真图像。"

军官清了清嗓子，但一言未发。

记者们微笑了，并把听到的话记了下来。

鉴于军备核查已为联合国认可，安全规则已相应改变。既然掌握全面情报已成为公安部门防止秘密装备的唯一手

段，搞间谍、搞侦探好像就成了一种公益性服务事业，名声也就好听了；并且干这件工作可以与公众取得友好联系。

内森继续说道：“我在业余时间开始对星体检波。你们知道，星体可以发出无线电噪声，那噪声就好像是一种发出滴嗒声的静电波，有时还发出粗嘎的声音。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就已听到这种电波了，并且一直在探索，竭力弄清楚为什么那些波段上的行星电波是那样不稳定。事情看来很不自然。”

他停顿下来，没有把握地微笑着，意识到他下面所要说的事将使他一举成名。他在收听电波时就已经想到这一点。这想法与当初牛顿看到苹果落下来时的想法一样，是那么简单而完美。

“我判断这是不自然的。我尝试着去进行译码。”

他急于为自己的判断寻找理由，以便使之更明显一些。“你们知道，搞情报的有个诀窍：加速旋转录音磁带上的信息，直至发出那种粗嘎的声音，然后再把信息播送出去。地下电台就是采用这个方法。在那以前我就曾听到过那种尖叫。”

“你是说他们对我们进行编码广播？”《新闻报》记者问道。

“说是电码也不确切，你所需要做的只是把它记录下来，减缓其速度。他们并不是在对我们广播。假如一颗星体是处于一群行星、一群有居住者的行星当中，并且他们彼此以广播相沟通，那么，他们将发送紧束波，以节省能量。”他看看人们是否听明白了。“你们懂吧，那就像一束聚光。从理论上说，紧束波历时经久而不丧失能量。可是各行星之间的瞄准

将是很困难的。距离是这么遥远，你不能指望一束光会在目标上停留几秒钟以上。他们当然会把每件信息压缩成半秒或一秒长的简短的小型化信息，然后在一次中长广播中将信息分成几百次播发出去，以保证光束在通过目标的一瞬间被接受下来。”

他慢吞吞地、小心翼翼地讲着，想着自己的解释将为各报纸所登载。“当一束杂散波通过我们这一区域上空时，就会有一个来自该方向的极强的噪音峰。光束摆动着与原星球相随动，彼此之间的距离极大地加速了这种摆动。所以当这种杂散波通过时，我们连一个信息也收不到。”

“你怎样计算收到的尖嘎声的频率？”《新闻报》记者问道。“这些行星系统是在银河系的平面上旋转吗？”这个问题问得正中下怀。出于好奇与兴奋，他讲话时有些冲动。

无线电译码员露着牙齿笑了，脸上紧张的痕迹暂时消失了。“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许是在相互窃听。整个银河系中居住着许多种族，他们整天在广播里瞎聊，咱们人类也许就是一个标准的例子。”

“有道理。”《时报》记者赞成道。他们会心地微笑了。

《新闻报》记者问道：“你怎么没有检拾到声音，却碰巧检拾到电视图像了呢？”

“这可不是碰巧，”内森耐心地解释说，“我已辨认出一种扫描图像。我要的是照片。照片是看得懂的，不受语言限制。”

在记者们身旁，一个参议员踱来踱去，念念有词地背诵着他的欢迎词，并紧张地望着宽阔的、水淋淋的窗户外面灰

蒙蒙的、夹着雪花的雨。

在长方形房间的窗户对面，有一座摆得高高的小讲台，讲台两侧是一些高高的电视录像机和装在吊杆上的拾音器，以及熄灭的聚光灯。一切都已布置妥当，只等参议员向别的星球的客人和全世界发表欢迎演说。一架破旧的无线电发射机放在附近，连一具遮盖零件的外壳都没有。发射机一边是两只裸露的、闪光的阴极电视显像管，另一边是演讲人在哼着欢迎词。在前面一块直立的嵌板上，有一组突出的拨号盘和旋钮。嵌板前面的一张桌子上，准备好了一只手持式话筒。嵌板与一台盒状的、带有贵重外壳的仪器相连接，仪器上面印有“美国无线电实验所制造”的字样。

“我记录了来自萨几塔里耶斯的两组噪音并着手进行工作，”内森继续说道，“仅是发现同步信息，使析像器相当接近得到图像的标准时间，就花了两个月。当我把这个图像拿给情报部看时，他们给我以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并派给我一个助手。我用了八个月时间，拣出有色波段，分别配以恰当的颜色以便在屏幕上出现可以辨认的图像。”

那外形破旧的裸露部分，是原始接收机。他们在这台接收机上苦干了十个月，经过反复校准，终于使非同步有色析像器的狂乱摆动的格形波纹变成了合理的图像。

“试验伴随着失败，”内森说，“但结果还满不错。充满尖叫的宽阔波带上从一开始就有呈现彩色电视的迹象。”

他走过去，抚摸着机器。演说人在轻轻唇语。灰色的屏幕上随着他的接触曳过一阵有色的闪光。仪器警觉而灵敏，并已调节妥当，准备收听正在大气层盘旋的星际飞船。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波段，然而当我们开

动仪器，着手记录，并演播磁带的录音时，我们发现好似打开了一个图书馆，内容全是小说、剧本。”

在内森讲话的间隙中，《新闻报》记者发现自己无意识地在倾听迅速逼近的火箭喷射的咆哮声。

《邮报》记者问道：“你是怎样与空间飞船联系的？”

“我进行扫描，并记录了一部电影：狄斯耐与斯特拉芬斯基合作的作品——《春天的典礼》，并把它向原方向返回播送。只是尝试尝试。即使能够回到原处，也非得好多年不可。不过我想取悦图书馆，好让它给我们播放新的录音。

“两个星期后，当我们收到并演播另一组记录时，我们收到一个答复，这显然是给予我们的答复。这是对大批观众上演狄斯耐作品的镜头，观众坐在黑色的银幕前等待着。信息很清晰，也很响。我们在侦听一只空间飞船。你们看，人们正在喝采。他们喜欢这个影片，还想再看下去……”

他突然起了一个念头，于是微笑着对记者们说道：“你们可以亲眼看到他们。在大厅后面就可以。语言专家们正在那儿搞自动翻译器。”

军官听着听着，皱起了眉头，并清了清嗓子。瘦削的青年很快向他转过去。“从安全角度看，没有理由不让他们看电视广播，对吧？你也许应当领他们去看。”他怂恿地对记者们说：“大厅过去就是。飞船降临时会通知你们的。”

这次采访肯定是结束了。长着平直头发的忐忑不安的青年转过身去，坐在无线电仪器旁边；军官抑制着自己的反对意见，郁郁不欢地把记者们从大厅中带到一道锁着的门前。

他们把门打开，摸进一间光线黯淡的房间。里面摆满了空着的折叠椅。一面光亮的银幕俯临整个房间。门在他们背

后关上了，屋子里变得一片漆黑。

响起了记者们在身旁摸找座位的声音，但《时报》记者仍然站着。他感到极大的惊讶，好像是刚刚睡完一觉，醒来后发现自己到了异国他乡。

银幕上双影像的鲜明色彩好像是这一昏黯的房间里惟一真实的东西。即使这双影像是模糊的，他也能发现其动作微妙的特点，判断其形状微妙的异常。

他在注视着别的星球上的人。

得到的印象是，有两个化装了人，动作很古怪，像是在跳舞，又像是瘸了腿。他担心那双影像会不翼而飞，于是小心地摸到胸兜，拿出放大镜来，调好了两只镜片，戴到眼睛上。

两个人马上显得十分清楚，既真切，又实在。银幕变成了一个宽阔的、给人以幻觉感的非常靠近的窗户。他通过它注视着他们。

他们在灰色墙壁的房间里交谈，以一种压抑的兴奋讨论着。穿着绿色紧身上衣的、身材硕大的人在另一个人说了些什么后，暂时闭上了他那紫色的眼睛，做了个鬼脸，又用手指做了个手势。那动作就好像是把什么东西拨开似的。

这是一出通俗闹剧。

第二个人比较矮小，长着黄绿色的眼睛；他走近第一个人，用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嗓门谈着话。第一个人一动不动，也无意打断他的谈话。

这第二个人的建议好像是想搞鬼，从而捞取什么好处。《时报》记者想看个究竟，于是摸到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也许以动作表达感情是一种宇宙性现象。愿望与厌恶，

前倾与后仰，紧张与松弛——也许这两位是表现这类动作与情感的大师。场景变更了，现在是一条走廊，一个像公园似的地方——他开始意识到，这些都是在一个空间飞船上——另外还有一间教室。另外一些人在交谈、工作、对穿绿色紧身上衣的人说话。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些人感觉如何，倒没有什么看不明白的地方。

他们使用一种流畅的语言，有许多短促的元音，音调变化也很大，谈得热烈的时候还助以手势。他们的手在摆动时，动作从容而奇特，并不缓慢，却有些轻飘飘的。

他不去留心他们的语言，但过了一会儿，动作上的差异又激起了他的兴趣。他们走路的方式有些……

他努力从对情节的思考中摆脱开，强迫自己去留心他们身体上的差异：小平头，头发褐色而有光泽；眼睛的颜色各不相同；虹膜很大，因而眼睛的颜色又很清晰；两眼之间距离很宽，浅褐色的面庞向下颏方向逐渐变尖；颈项与肩部很厚实，人要是长成这样，那准是个大力士；但他们手腕很细，手指瘦长而纤巧。

他们手指的数目好像比一般人多。

自从《时报》记者进来后，一台机器一直在呼呼转动，还有一个声音在他身边呢喃低语。他转身四顾，不再去数他们的手指。在他身边，坐着一个显得很警觉的人，戴着耳机，像老鹰那样精神集中地看着、听着。这个人旁边有一个高高的流线形盒子，银幕处传来别的星球的人讲话的声音。这个人迅速地按了一下盒子的开关，对着手持式话筒轻轻地讲了一个字，又紧张而迅速地反按了一下开关。

他使《时报》记者想起了联合国那些戴耳机的译员。这

部机器或许是一台口译器，而这个呢喃低语的人或许是为口译器补充词汇的语言专家。银幕近旁，其他两个语言专家正在记笔记。

《时报》记者记起了在观察间散步并预习欢迎词的参议员。这篇欢迎词，不会像他所预料的只是空洞的、装腔作势的姿态，而是将用机器翻译出去，让别的星球上的人听懂。

那闪光的窗户是一块立体的银幕，窗户那面，那个身材硕大的、穿着绿色紧身上衣的主角正在对一个穿着灰色制服的宇航员谈话。他们站在空间飞船里一间光亮的、浅黄色的控制室里。

《时报》记者试图把事情的线索整理出来。他已对这位主角的命运感到关切，并且喜欢上他了。这也许要归功于这位主角的表演技巧——表演艺术的部分目的旨在打动观众的心——而这位表演者可算是整个太阳系的演出班子里的名星了。

双手的颤抖以及对于一个问题过于敏捷的回答表现了他克制着的紧张情绪。穿制服的人毫不犹豫地转过身去，忙着搞一张带着红色亮点的地图；他的动作同样有一种流利从容的优雅，好像他们是在水下，又好像是在慢镜头电影里。另一些人看着格形嵌板上的一个开关，渐渐走近，并随便议论着。伴奏的音乐从绷紧的细弦上传来，逐渐增高。

银幕上出现了一个人观察开关的特写镜头。《时报》记者发觉他的耳朵是对称的半圆形，几乎完美无缺，看不见有耳眼。穿制服的人答话了，只有一个简短的字，声音认真而低沉。他仍然是背向观众。另一个人注视着开关，走近一步，随便说着话；开关呈立体状越来越近，逐渐变大，占据



了整个银幕。他的手开始出现在银幕上，并迅速地伸出去，在开关上面握了起来——

只听得“砰”的一声巨响，他的手应声张开，呈现出剧痛僵硬的形状。他抬头看去，在他身边有一个身着制服的军官，一动不动地站着，手持冷冰冰的武器，很惊愕的样子——是他转身开了那一枪，然后睁大眼睛看着那穿绿色紧身上衣的人摇晃着倒了下去。

银幕上维持着戏剧性场面。穿制服的人弯下腰去，望着自己持枪杀人的手。响起了伴奏性音乐。房间以及房间里的东西一瞬间变成了我们彩色电视出毛病时那种令人难堪的彩色失真，变成了本身的彩色负片。一个绿色的人站在一间紫色的控制室里，低头看着另一个穿红色紧身上衣的绿色的人的尸体。这场面持续了不到一秒钟，彩色波段调节器跟着恢复了相位，色彩又复原了。

又来了一个穿制服的人，他从另一个人没有气力的手中拿过武器，而后者则开始低声而沮丧地辩解着；音乐声起，淹没了他的讲话。银幕逐渐变得空荡荡的，像在灰蒙蒙的雾中慢慢拍摄的一叶窗户。

音乐渐渐消失了。

黑暗之中，有人欣赏地鼓起掌来。

《时报》记者身边那个戴耳机的人取下耳机，兴致勃勃地说：“我是听不到什么新东西了，你们有谁希望把刚才的磁带再演播一遍？”

短暂的沉默。最后仪器旁的语言专家开腔了：“我看那段磁带用得太过分，我们还是放内森与飞船上的无线电报务员调整波束时开玩笑那一段吧。我猜那报务员是在搞业余例行

通话，是在进行‘一——二——三——试验开始’这种老一套无线电计数。”

有人在半明半暗的屋子里乱摸，银幕上又有了镜头。

这是闪光灯拍摄的银幕前坐有大批观众的镜头，同时还放了一段听来耳熟的、改编过的交响乐曲。“我对斯特拉芬斯基和莫扎特有一种狂热，”戴耳机的语言专家扶正耳机，对《时报》记者说。“对格希温我是不能容忍的。你会奏那曲子吗？”他又把注意力转向出现了正式内容的银幕上。

《邮报》记者正好坐在他前面，他转身对《时报》记者说道：“他们的外表多么像人！真有意思！”他做着笔记，准备用电话发出报导。“那人的头发是什么颜色？”

“我没注意到。”他不知道是否应该提醒《邮报》记者：内森说过，他是凭自己的想像为各波段配色的，选择的是有助于形成最合理图像的颜色。客人们来到之后，将证明他们原来是长着蓝头发的鲜绿色的人。只有颜色的浓淡度、异同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才是确实可信的。

银幕上又一次传来别的星球的人的话音。这声音一般地说比人的声音更为深沉。他喜欢深沉的声音。他能在报道中这样写吗？

不行，这里头也有些问题。内森是怎样为声音确定正确音调的？是及时调节音频呢？还是通过正音器进行外差调频呢？可能确有问题。

内森只是选择了深沉的声音罢了。这样假设也许倒保险一些。

当他正坐在那儿犯疑时，以前所观察到的内森的不安情绪又转过来使他自己更无把握。他还记得这种不安情绪是多

么近乎于一种克制的恐惧。

“我不理解的是他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搞电视录像，而不直接与他们接触，”《新闻报》记者抱怨说，“节目倒是好节目，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可能这样我们也就可以学习他们的语言。”《先驱报》记者说道。

银幕上现在是一个青年正在操作一排仪器，情景逼真，毫无矫揉造作之意。他转过身去，挥着手，并把嘴张开呈有趣的O形——《时报》记者开始发现他们笑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又转过身来，尝试着讲解仪器，态度是那样认真，手势是那样笨拙，讲话又是那样咬文嚼字。

《时报》记者悄悄站起来并向外走去，进了明亮的、白色的石头走廊，又顺原路折回来，一边深思，一边把眼镜折起放在一旁。

无人阻拦他。机密制度在这儿并不严格。陆军的沉默从更大意义上说是一种习惯——他们都在情报部呆过，养成了一种固定的思想方式——而不是出于什么明确的保密规定。

主房间比他离开时更拥挤了，电视摄影与音响人员守在各自的仪器旁。参议员找了一张椅子，正坐着读东西；房间顶头，八个人围坐成一圈，热烈而专心地争论着什么。《时报》记者认出了自己知道的几个人——都是场论专家，在科学界颇有名气。

他偶尔听见这么几个字：“——作为比率的普适常数——”这也许是一次关于不同数学之间公式变换方法的讨论，目的是为了迅速交换情报。

他们有专心致志的理由。他们知道，新奇的观点一旦为

他们所掌握，就能够产生一连串深刻的见解。他倒很想走过去听听，但距离空间飞船到达已经没有多久了，况且他还有一个问题要问。

手工制作的无线电收发两用机仍在嗡嗡作响，它将从在上空盘旋的飞船上接收发送波段。那位青年——事情的发起人——正坐在电视平台的边缘，一只手托着下巴。《时报》记者走近时，他没有抬头看，但这不是失礼，而是一种全神贯注时表现的冷淡。

《时报》记者坐到电视平台上年轻人的身旁，掏出一包香烟，但又想起即将开始的电视广播，以及不准抽烟的禁令。他把烟收了起来，沉思地望着雨淋淋的窗户外正在变小的雨点。

“出什么事了？”他问道。

内森轻轻点了点头，表示自己的礼貌与友好。

“还是你告诉我吧!”

“猜想，”《时报》记者说道，“纯粹是猜想。一切都过于顺利了。人们都是异想天开。”

内森略为轻松了一些，“我正在洗耳恭听呢。”

“他们走动的方式有些……”

内森转身看了他一眼。

“对此我也感到费解。”

“至于他们的速度你是肯定调对了吧？”

内森把双手在身前握成拳头，又深思地盯着这副拳头。“我不知道。当我加快磁带的转速时，他们就都是在奔跑，你就会问，为什么他们的衣服不在身后飘拂？为什么这样快就把门关上，却听不到关门的声音？为什么物体往下落得那

么快？我若是减缓磁带转速，那他们就好像是在游泳。”他认真地斜视了《时报》记者一眼。“没有听清你的名字。”

“土包子”——《时报》记者心里想道。“雅各·卢克，《时报》记者，”他回答道，并伸出一只手去。

内森迅速而有力地握了握这只手，同时记起了这个名字。“《星期天科学专栏》的编辑。我是该栏的读者。在这儿见到你很意外。”

“本人也有同感。”《时报》记者微笑道，“请问你有没有借助于公式对下面的问题进行过推理……”他从口袋里找到一支铅笔，“显然，我们对于他们的体重——速度——动量比率的判断是有些错误的。也许这是个很简单的事，比如飞船上万有引力很低，或者他们穿有磁鞋。也许他们行走时确实有点轻飘飘的。”

“何必操心？”内森插话说，“我看现在不必费力把这件事搞清楚。”他笑了，并紧张地向后推着自己黑色的头发。“二十分钟内我们就会看到他们的。”

“是吗？”《时报》记者慢吞吞地问道。

一片沉默。参议员翻动一页杂志时发出轻微的窸窣声，科学家们在房间的另一头争论着问题。内森又一次把自己平直的黑发往后推了推，好像那头发存心要披到他眼前阻挡他的视线似的。

“肯定，”年轻人突然笑了，并急忙发起议论来，“我们肯定会见到他们的。怎么不会呢？政府的欢迎词已经拟好；全军都出动了，正在山上隐蔽着；记者们云集在这儿；新闻电影摄影机——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报导这次空间飞船的降临。总统将亲自与我握手，在华盛顿等候——”

他连气也没有喘就马上变得冷静下来。

他说道:“见鬼，不，他们不会到这儿的。总有个地方搞错了。总有什么事出了毛病。昨天我开始作补充汇报时就应该对高级军官们说明这一点。不知道为什么我竟哑口无言。害怕了，我想是。大人物太多了。惊慌失措了。”

他抓住《时报》记者的衣袖。“你看，我不明白什么……”

收发机上发出绿色的闪光。内森没有看，但停止了谈话。

仪器上的扩音器响起了别的星球的人讲话的声音。参议员站起来，紧张地看着扩音器，理了理领带。声音却停止了。

内森转过去看着扩音器。他的担忧好像烟消云散了。

“怎么回事? ”《时报》记者迫不及待地问道。

“他说他们已经足够地减缓了速度，就准备进入大气层了。我估计他们将在五到十分钟之内到达。刚才是布得在说话。他太兴奋了。他说‘天哪，你们居住的这个星球显得多么肮脏’!”内森说道，“他是在开玩笑。”

《时报》记者困惑不解。“他是什么意思? 肮脏? 地球上不可能许多地方都在下雨呀。”外面，雨下小了，一片片蔚蓝的天空在云层中间显得格外明朗，窗户外面的雨滴也闪着蓝色的光。《时报》记者试图寻求解释。“也许他们想降落到金星上。”他意识到这种想法大可笑了。空间飞船正在追踪内森发出的波束，不会找不到地球的、布得肯定是在开玩笑。

仪器上又一次闪起了绿光。他们中止了谈话，等待着将信息加以记录、缓速及演播。阴极银幕上突然出现一个年轻人坐在发送机前的镜头，他背朝观众，注视着另一边的银幕

上闪现出一片渐渐逼近的宽阔而阴暗的平原。当飞船向平原降落时，实体的外观骤然化为一团翻腾的乌云。这团乌云呈墨色漩流扩张，一瞬间显得十分庞大，跟着，整个银幕为黑暗所吞没。那来自别的星球的青年转向摄像机，说着话，并又一次张开嘴呈O形一笑，然后关闭了开关。银幕成了灰色。

内森的声音突然变得单调而紧张。“他好像说了些取出饮料之类的话。他们来了。”

“从气氛上看不像是这么一回事，”《新闻报》记者随便说道，但发觉自己讲了句大实话。“我不是说地球上的气氛。”

一些人站了起来。“他们说了些什么？”

“正进入大气层，五到十分钟就会降落。”内森对他们说。

屋子里回荡着一阵高度的兴奋情绪。摄影记者开始再一次调整镜头角度，打开并检查话筒，最后打开了泛光灯。科学家们站了起来，靠窗户站着，并继续交谈。记者们从大厅中涌进来，走向窗口，好在伟大时刻来到时一睹为快。进来了三个语言专家，推着一只带轮的大箱子，箱子里是翻译器；他们监督着把翻译器接上了播音系统。

“在哪里降落？”《时报》记者粗暴地问道，“你为什么什么事也不干？”

“你先告诉我有什么可干，我再来干，”内森一动不动地镇静地说道。

这并不是反唇相讥。《时报》记者雅各·卢克斜着眼睛看了看内森紧张得刷白的脸，换了个调子说道：“你不能与他们联系吗？”

“他们在降落的时候不好联系。”

“那现在干什么呢？”《时报》记者掏出一包香烟，但又想起了不准抽烟的禁令，把烟放了回去。

“等着就是了，”内森将胳膊肘撑在膝盖上，一只手托着下巴颏。

他们在等待着。

所有的人都在等待。再也没有人交谈了。科学家中一个秃顶的人在漫不经心地、一遍又一遍地用软革擦指甲，然后又看也不看地检查擦过的指甲。另一个科学家心不在焉地擦着眼镜，擦完后拿到亮处照照，又戴上了；过了一会儿，又取下来擦了起来。电视人员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轻轻地、高效率地忙碌着，精益求精地整理着不需要整理的东西，检查着已经检查过的事项。

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时刻之一，人们都竭力忘却这一事实，像称职的专家那样，冷静的、专心致志地解决着工作中的问题。

过了很久，《时报》记者看了看手表。三分钟过去了。他屏息片刻，侧耳倾听遥远的、渐渐逼近的飞船喷气的雷鸣声。什么声音也没有。

太阳从云层后探出头来，像聚光灯照亮空荡的舞台那样，把附近的原野照得通明。

突然，仪器上又一次亮起绿灯，表明收到了一次尖叫信息。录音机把这一尖叫声记录下来，减缓了速度，再输送至扩音器。

只听见“喀嚓”一声，这声音在寂静而紧张的房间里显得特别响。

银幕仍是灰色的，布得以别的星球上的语言讲了几句话。他停了下来，扩音器又是“喀嚓”一声；绿光消失了。显然不会再发生什么事，对布得的讲话也无人加以说明，于是房间里的人们都回到窗口，继续议论开来。

有个人讲了个笑话，独自笑了起来。

有一个科学家始终面对着扩音器，然后又看看窗户外一片片伸展着的蔚蓝的天空，表现出困惑的神情。他曾经是明白的。

“天黑了，”瘦削的情报部译码员对《时报》记者低声翻译道，“你们这儿空气稠密——布得正是这么说的。”

又过去了三分钟。《时报》记者正准备点燃一支香烟。他默默地诅咒，熄灭了火柴，把香烟放进了烟盒。他侧耳倾听火箭的喷气声。该是火箭着陆的时候了，却仍然听不到喷气声。

收发两用机上亮起了绿灯。

信息来了。

他本能地站了起来。内森突然站到他的身旁。他开始认为信息是布得的声音。声音一会儿又停了。《时报》记者突然明白了。

“‘我们已经着陆’。”内森低声重复道。

一阵风吹过白色水泥铺就的、潮湿而空旷的飞机场的上空，湿漉漉的、发光的野草在风中摇曳。房间里的人们向外张望，想听到火箭的怒吼，想看到天空中飞船的银白色船身。

内森开始动起来了。他坐在话筒旁边，把话筒接上插头预热，检查并平衡着拨号盘。《时报》的雅各 · 卢克轻轻地站

到内森右肩后面，希望他能帮忙。内森头部稍微一动，好像是要转过来看他似的，然后又从充当自动翻译器的流线形盒子侧面卸下两副耳机，接上插头，并把其中一副递给了《时报》记者。

扩音器里又开始传来讲话的声音。

雅各·卢克匆匆把耳机戴上。他想像他将会听到布得颤抖的声音。一开始，恰好是布得以别的星球的语言在说话。接着，又从耳机里非常清晰地听到语言学家讲的一个英文字的录音，然后又听到一次“喀嚓”声，再接着是别的译员讲的一个英文字的清楚的声音，然后在扩音器中外部星球的人讲完话的同时，又听到一个英文字。这些缺乏热情的单个英文字只能勉强听清楚。全部声音如同变化中的思想那样重复而混乱，不熟悉的字眼都省略了，然而还是相当惊人的清晰。

“雷达的侦察表明附近没有建筑物，也没有文明。我们周围的大气如同浆糊一样稠密。气体的压力极大，万有引力很小。一点亮光也没有。你以前描绘的可不是这样，你现在在哪里，约瑟夫？这不是在搞什么阴谋吧？”布得犹豫了一下，一个军官的较深沉的声音在催促他，他急促地说道。

“假如这是阴谋，我们准备进行反击。”

语言专家站在那儿听着。他的脸色慢慢变白了。他招手让其他语言专家走过去，并对他们轻声耳语。

约瑟夫·内森以一种莫明其妙的深切的敌对情绪盯着这些语言学家，同时拿起手持式话筒，接上翻译器。“约瑟夫在喊话。”他以清楚而从容的英语对着话筒说道：“没有什么阴谋。我们不知道你们在哪里。我正尽力根据你们的信号定向。假如有一线可能，就请把你们周围的环境描述一下。”

附近，电视平台上不断闪烁着泛光灯的灯光，准备为别的星球的客人的光临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全世界各电视频道已奉命中止预定节目，以转播一次尚未排定的伟大事件。长方形房间里，人们等待着，侧耳倾听渐渐增大的火箭喷气声。

这次，绿灯亮起后持续了很长时间。扩音器里反复响起急促含糊的讲话声。后来发展为连续不断的瑟瑟声，几乎连一点微弱的话音也听不见。开始只听见几个单词，接着又是什么也听不见了。从耳机里可以听到机器在翻译。

“试过了……好像是……修理……”声音突然变得清楚了。“不知道辅助部件是否也被烧坏。我们要试一试。也许下次就可以听清楚你们讲话。我降低了音量。降落地点在哪儿?再说一遍！降落地点在哪儿？你们在哪儿？”

内森放下手持式话筒，在录音机上仔细地按上拨号盘，打开开关，仰着头说:“这样一来就是重复我上次说过的话。老是重复。”然后他坐了下来，一动也不动地显得很不自在；他的头仍然偏着，好像突然找到了一个隐隐约约的答案。他竭力想把答案抓住，但又没有抓住。

绿色信号灯突然亮了，录音机“喀嚓”一声，银幕上再次出现了布得的脸，同时响起了他说话的声音。

“约瑟夫，我们听到了几个字，跟着接收机又烧坏了。我们正在调整观看屏，以接收在阴暗中通过的长波，并将它们转换成可见光。我们很快就会弄妥的。机工说尾喷嘴出了毛病，船长已让我向最近的宇航基地求援。”他张开嘴呈O形一笑，“这宇航基地好多年后才能收到我们的信息。我信任你，约瑟夫。把我们搭救出去，愿意吗？——人们纷纷传说电视

屏幕已经准备好了。要把一切都坚持做好。”

银幕变成了灰色，灯光也消失了。

《时报》记者考虑着求援信息所需的时滞，刚才收到的这一信息中的讲话及其录音问题，以及观看屏的再换转所需要的时间。

“他们的工作干得快，”他坐立不安，没有头绪地补充说，“时标因素搞错了。全错了。他们的工作干得太快。”

很快又亮起了绿灯。内森侧身对着《时报》记者。在将信息录制并缓速的当儿，一旦有机会，他就匆匆插话。“他们已经相当接近，我们的传输功率会把他们的接收机烧坏的。”

假如是在地球上，为什么飞船四周是一片漆黑的呢？“也许他们是在高紫外光范围内进行观察——大气层对他们的波段不透光。”《时报》记者这样猜测道。与此同时，扩音器里开始响起别的星球的年轻人的讲话声音。

这声音在颤抖。《时报》记者脑海里构思着未来事态发展的情景。

“地平线上，岩石围成了半个圆圈。各类生物在宽阔而浑浊的湖水里密集浮游。飞船四周到处长着巨大的、奇形怪状的、白色的树叶。大得不可想像的肉体怪兽在飞船四周相互攻击、吞噬。我们正好落在岸边，差点就掉进湖里。污泥不能承受飞船的重量，我们正在下沉。机工说我们本来可以摆脱开，但内胎中灌满了污泥，并可能导致飞船爆炸。你们什么时候能接应我们？”

《时报》记者朦胧想起石炭纪时代。内森明显地是看到了一些他所没有看到的东西。

“他们在哪里？”《时报》记者平静地问道。

内森指了指天线位置指示器。《时报》记者的眼光从他幻觉聚拢的地方转移到窗外阳光灿烂的原野，空旷的机场，正在转干的水泥地，以及那绿波荡漾的草地。

这就是刚才的幻觉聚拢的地方。飞船就在这里！

一种对于陌生事物的恐惧突然控制了他。

空间飞船又在广播了。“你们在哪里？如有可能请回答！我们正在下沉！你们在哪里？”

他发现内森是明白的。“怎么回事？”《时报》记者声音嘶哑地问道，“莫非他们是在遥远的地区？或是飞船早已到达？还是他们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内森正在苦笑。雅各·卢克记起这位年轻人在飞船上有个朋友。“我猜想他们是在一个空气稀薄、万有引力很大、距离一个蓝白色星球很近的行星上生长的人。他们确实是在紫外光范围内进行观察。我们的太阳对他们来说是异常微小，昏暗发黄。我们的空气太稠密，把紫外线遮蔽了，”他发出刺耳的笑声，“这是开我们的玩笑！我们生长着的这个怪地方！真倒霉！”

“你们在哪里？”空间飞船在呼叫。“请快一些！我们正在下沉！”

译码员的慌乱而惊恐的话讲得慢了下来，并抬头看着《时报》记者的脸，希望他给予谅解。“我们要搭救他们，”他镇静地说道，“关于时标因素，关于他们特别的行动速度，他是对的，我弄错了。关于尖声信息，关于加快速度以防止波束偏移，从而达到较好的发送效果，我是弄错了。”

“你是什么意思？”

“他们广播时并不加快速度。”

“是吗？”

突然间，《时报》记者脑海里又出现了刚才看到的剧情——但是演员们的行动快得让人看不清；讲话时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迸，并且像吹笛子一样，前后连成一串，使人头晕目眩；思考与决策之迅速使人反应不过来。面部动荡如波，表情复杂模糊；演员们进出房间时，关门声震耳欲聋。

不——还要快，还要快——他所想像的还不够快。在几乎是瞬时间的尖叫信息中，在只能干扰地球广播中一个字的短促的噪音峰中，竟包含了一个小时的谈话与行动内容！还要快——还要快——但这不可能！事物不可能经得起从呆滞到动量，再突然变为重量体这样的紧张变迁。

真是不合情理。“这是为什么？”他问道，“怎么搞的？”

内森又一次发出刺耳的笑声，并伸手去取话筒。“我要告诉他们！方圆数百英里没有一个湖，也没有一条河！”

《时报》记者的脊背由上而下感到一阵虚幻的颤僳。他一边不由自主地、愚笨地伸进口袋找香烟，一边竭力理解这发生的一切。“他们到底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总看不见他们的飞船？”

内森将扩音器打开，他的手势显露出一种失望的痛苦。

“我们将需要一只放大镜才能看到。”

休眠的艾拉尔

〔加拿大〕A．E．范·沃格特　著
刘明正　译

沃格特（A．E．Van Vogt，1912——），加拿大人，美洲著名科幻作家，作品在欧美都非常流行。他有时过分强调科学，因而失去小说的性质。他的主要作品有《空间侦探旅行记》、《静止的房子》、《武器制造者》、《目的地：宇宙》及《反对统治的战争》。

《休眠的艾拉尔》写于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后，反映了当时对原子弹爆炸的一些看法，暗示了原子弹发展的潜在危险。小说具有明显的讽刺意味：人类发明了原子弹，结果给自己居住的地球带来灾难。但是小说指出：原子弹是由人控制的，它们自己没有意志，也不能作出决定。

小说认为，其他星球上存在着支持人类生存的条件，那里人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可能跟我们差不多，甚至还可能超过我们。这是欣赏这篇小说的一个前提。

这是一个古老的岛屿。甚至海峡外部受着海浪冲击的那



个“东西”，尽管它一百万年以前已经存在，但却一点没有想到，这里在远古时期就是地球的一个突出部分。

岛屿长约三英里，宽半英里；附近有一个蓝色的环礁湖，在靠近环礁的地方，它拐了一个死弯。岛上耸起狭长的岩石，由于海浪的冲刷，其状犹如伸向岛屿前端的一条巨臂——颇像一个巨人弯腰去摸自己的脚尖，但却摸不到它。

穿过手臂和脚尖间形成的海峡，大海奔腾咆哮。

海水愤怒地冲刷着海峡。它以永恒的耐力，撞击着周围的岩石。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好像吞噬一切的海浪一定要与奋力抵抗的陆地决一雌雄。

艾拉尔躺在这怒吼的海水中，似乎完全死去，早已被时间和宇宙忘却。

1941 年初，日本船只冒着被巨浪颠覆的危险，来到平静的环礁湖里。在其中一只船的甲板上，有一双好奇的眼睛，凝视着急流中的那个“东西”。这个人是政府官员，对他们额外的军事探险深恶痛绝。所以，渡边工程师在他的报告中只作了这样的记述:“在海峡口附近，有一块坚硬的闪闪发光的东西，大约长四百英尺，宽九十英尺。”

小个子的黄种人建好他们的地下油气罐，然后向着落日的方向，离开了这里。

海水涨了又落，落了又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无穷。季节性的雨水，按时降落，冲刷掉人类的标记。绿色的植物铺满了机器开垦过的大地。战争结束了。地下油气罐有些下沉，几条主油管道出现了裂痕。油慢慢地漏了出来，有好几年，浮在水面上的黄绿色石油，使环礁湖放射出奇光异彩。

在比基尼岛[1]方圆几百英里的海域里，先是一次爆炸，接着又一次爆炸，结果引起了一种形式复杂的放射性海水的运动。1946 年初秋，第一批溢出的强大能量到达这个岛屿。

大约两年之后，一位孜孜不倦的职员，仔细查阅了东京日本帝国海军部的记载，报道了油气罐的存在。1950 年初秋，库尔森号驱逐舰开始了常规性的考察航行。

于是，可怕的时刻开始了。

凯西·梅那德中尉用望远镜没精打采地眺望着这个岛屿。他准备发现一些意外的东西，但也预料到可能任何有根本性差别的新东西都不会发现。“普通的矮树丛，”他嘟哝了一句，“有一道半像半不像的山梁，像是沿着岛的全长镶了一个边框，还有些树木——。”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

在沿岸附近，穿过棕树林，有一条又宽又长的地带。树木并不是完全倒在地下。它们好像被什么东西压成了一个槽沟，里面已经长出杂草和灌丛。槽沟看来约有一百英尺宽，从海滨一直通到山坡上，通到一块半埋在山顶附近的巨石旁边。

梅那德感到有些困惑，于是他看了看日本人拍摄的岛屿的照片，接着他不甚情愿地把脸转向副舰长格尔森中尉，“天哪！”他说，“这块石头是怎样弄到那儿去的？什么地图都没有标着。”

刚一说完，他就后悔了。格尔森以其惯常的敌对表情望

① 比基尼岛，马绍尔群岛中最北端的一个珊瑚岛，1946 年美国曾在该岛进行核试验。

着他，耸了耸肩膀，他说：“也许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岛。”

梅那德没有答话。他觉得格尔森是个奇怪的人物。这个人的嘴总是不停地讲些讽刺人的话。

“我看这块石头大约二百万吨。可能是日本人把它弄了上去，给我们制造混乱。”

梅那德默默不语。他因为曾做了一次评论而感到气恼。特别感到气恼的是，他竟真的考虑过这块巨石和日本人有关系。但现在，对这块巨石的重量所作的比较精确的估计，结束了他的模糊看法。他认为，如果日本人能够移动这块重二百万吨的巨石，那么他们就不会在战争中被打败。所以这仍然是一件怪事，值得进一步进行探索。

他们平安无事地穿过海峡。比起梅那德从日本记载里了解的情况，海峡显得更宽更深。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他们在环礁湖的避风处用过午餐。梅那德发现水面上飘浮着汽油，他立即下了一道命令，禁止从船上向水里扔火柴。他和其他官员作了简短的磋商，决定完成任务离开礁湖以后，立即放火烧掉水面上的汽油。

大约在午后一点半，他们放下小船，依次迅速向岸上驶去。一小时之后，他们借助日本人的蓝图，找到了掩埋四个油气罐的地方。他们用了较长的时间，计算出油气罐的容积。他们发现三个油罐已经空了，只有贮存高辛烷汽油的最小油罐仍然满着，一点没漏。它的价值约为一万七千美元，对于在附近打捞日本和美国人的散落物资的大型海军油船，实在没有什么价值。梅那德认为，迟早要派一艘轻便船去弄那些汽油，但这与他自己的事毫不相干。

梅那德不顾自己快速完成任务的疲惫，仍然在夜幕降临

的时候，爬上了甲板。他一定干得太猛了，因为格尔森大声对他说:“累坏了吧，先生? ”

梅那德十分倔强。虽然他并不想马上就干，但格尔森的话起了作用，他决定对岩石的探查立刻进行。晚饭一结束，他就把自愿参加的人组织起来。天色漆黑，小船载着他和水手次长耶威尔及七名自愿参加者，驶进了棕树林里的海滩。他们向岛上走去。

天空中没有月亮，稀稀落落的星星在雨后的残云间闪闪发光，在树木被压成的槽沟里，他们步行前进。在手电筒的微弱光线下，他们看见无数被烧毁的树木，平平坦坦地倒在地上，这真是一种奇异的景像。

梅那德听见一个人低声说:“一定是台风造成的。”

不仅仅是台风，梅那德暗中判断着，一定是狂风吹着熊熊的烈火，真可怕——他想不下去了。他认为再大的风也不能把一块二百万吨的岩石吹到海拔四百英尺、长四分之一英里的小山头上。从附近看上去，这块岩石完全像粗糙的花岗岩。在手电筒的光束中，它闪耀出无数粉红色的条纹。梅那德率领他的人员沿着巨石前进。当他爬完四百英尺，向上凝视闪光的石壁时，这块巨石显得更加巍峨，就像峥嵘的峭壁悬在他的头上。尽管巨石深深地埋在地下，但它的上端至少比他的头高出五十英尺。

夜越来越热，令人感到烦躁不安。梅那德汗流浃背。想到自己正在困难的条件下完成工作，他不禁感到一阵疲劳后的愉快。他茫然地站在那里，欣赏着夜间特有的寂静。“到各处采集些样品，”他终于说道:“那些粉红色的石纹看来很有意思。”

话音刚落，一个人痛苦的哀叫声突然打破了漆黑的夜晚。

手电筒搜寻着。他们发现希曼·希克斯正在巨石旁边的地上抽搐。在手电筒的照耀下，希克斯的手腕像个烧焦了的玉米棒子，冒着黑烟；他的手已经完全烧掉了。

他触到了艾拉尔。

希克斯痛苦非常。梅那德给他注射了吗啡，然后，他们把他抬回船上。无线电和基地联络，外科医生通过无线电对手术作了简要的指导。基地同意派一架救护飞机来接运伤员，对于这次意外事件的原因，指挥部一定感到有些困惑，因为他们要求进一步提供关于这块“热”岩石的情况。清晨，基地的人们开始认为那是一块陨石。尽管梅那德对上级的指示从不怀疑，但这次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指出这块岩石重二百万吨，而且居然躺在这个岛屿的表面上。(如果是陨石的话，应该砸进地里去才对)。

“我马上派助理工程师去测量温度，”他说。

按照动力室温度计的记录，岩石表面温度为华氏八百多度。对此怎样解释呢？这真使梅那德感到震惊。

“啊，是的，”他回答说，“我们正从水里收到轻微的放射性反应，但其他什么都没有。可以说没有什么严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尽快从环礁湖撤走，等待运送科学家的船只到来。”

结束了对话，他脸色苍白，浑身发抖，九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竟在离这块岩石数码的地方走动，完全陷入危险地带！实际上，甚至在半英里以外的库尔森号，可能也已经受到影响。

但是，验电器的金色叶片却直梗梗地向外伸着，兹格—

—米勒型计算机只有放入水中时才咔嗒咔嗒地作响，而且还有长时间的间歇。这使梅那德感到宽慰，于是就去看希曼·希克斯。他痛苦地睡在那里，但并未死去，这也是一个好的迹象。救护飞机到了，带来了一名医生；他负责照料希克斯，并且给驱逐舰上的全体人员进行血液检查。这是一个快活的年轻人，他登上甲板，向梅那德汇报。

“说真的，事情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他说，“每个人都很正常，甚至希克斯除了手以外也很正常。如果你要问有什么不正常的话，那就是在刚刚 800 度的温度里，手烧掉得太快了。”

“我想他的手要残废了，”梅那德说，仍然有些颤抖。从他颓丧的表情上可以看出，这次事件在精神上给了他沉重的打击。

“啊，那就是那块岩石，”克拉森医生说，“它怎样到了那里确实有些奇怪。”

他们静静地站在那里。五分钟以后，突然从甲板下传来一声可怕的哀叫，在环礁湖寂静的上空，使人感到格外刺耳。

在艾拉尔自我意识的深处，某种东西开始活动。这原是他所希望的事情，但他却想不起究竟是什么。

那是他在 1946 年晚期第一次产生的真正想法，当时，他觉得外界的力量猛烈地向他冲击，好像要使他清醒过来。外部的海潮涨了又落。它是那样的奇异神秘，朦胧不清。他所知道的星球的表面，因退潮而颤抖，但是另一个世界的巨大能量尚未从其太阳般的炽热中冷却下来。艾拉尔慢慢地认识了他自己所处的环境是一种什么样的灾难。起初，他心里产

生了颓丧情绪，后来变得十分消沉，对外界丝毫不感兴趣。

他迫使自己进一步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他以雷达似的视力望着外面的奇异世界。他躺在山巅附近的一个平台上面，周围是一片他从未见过的荒凉景象。没有原子爆破的闪光和压力——没有岩石沸腾时的响声，也没有因某种内部的巨爆而冲入天空的能量旋涡。

他不认为他所看到的是一个被无边的海洋所包围的岛屿。他在水面之下和水面之上看到的都是陆地。他的视力用的是超短波，所以他看不见水。他认为自己正呆在一个古老衰亡的星球上面，那里的生命很久以来就已经完结。他孤独地在一个被忘却的星球上走向死亡——倘若他能找到使他更生的能源，情况就大不一样。

经过一番简单的推理，他顺着仿佛是原子能射来的方向，开始向山下走去。不知什么缘故，他发现自己已在山的下面，所以不得不将自己猛烈地升回原处。一开始上升，他就奔向最近的山峰，企图看一下山那面有什么东西。

当他从看不见的、毫无感觉的环礁湖的海水里出来时，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对他产生了影响，完全脱离了海水产生的原子能流。与此同时，海水不再妨碍他体内中子和重氢核的活动。他的生命活力大大加强了。渐渐窒息的倾向消失了，他庞大的身躯变成了一座能自我维持的原子反应堆，能够比构成它的正常放射性物质活得更长一些——当然，对他来说还是比正常的活动水平要低得多。艾拉尔再次想道：“还有些事情我得去做。”

当他紧张地回忆时，一个增大了的电子流通过一些大型的晶体射出；而回忆停止时，电子流就渐渐变小。这种对他

的生命力的加强，使他更加深刻、更加准确地了解到他的处境。于是，对着月球、火星以及太阳系里所有的星体，他发射出感觉灵敏的雷达波——通过对反射回来的雷达波进行检验，他惊奇地发现那里也有死去的世界。

他被禁锢在一个死去的星系里，直到他的物质结构的无情消耗，使他与困住自己的星球再次发生联系之前，他不可能获得自由。现在他明白自己曾经死去过；但究竟怎么死的，他却想不起来。他只记得强大的、摧毁力极强的物质在他周围猛烈地爆炸，淹没了周围的一切，夺去了他的生命。一定是原子化学最后把这种物质转化成无害的形式了，因为它不再能对他产生阻碍作用。不过，到那时他已经死了。

现在他又活了，但复活的方式非常模糊，他只能等着它结束。他等待着……。

1950 年，他看到这艘驱逐舰穿过天空向他游动，速度越来越慢，最后正好停在他的下方。在驱逐舰离他很远的时候，他就看出它不是一个和他有关系的生命形式。它的内部产生出一种闷热。透过它的外壳，他可以看见里面模糊的火焰。

第一天，艾拉尔从早到晚等着驱逐舰做出发现他的表示。但是它什么生命波都没有放射出来。不过，它能在高台上空游动确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现象。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呢！对艾拉尔来说，没有水的概念，甚至也没有空气的概念。他的超短波可以穿过人类的身体，就像他们根本不存在一样。因此他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是另一个星球上的生命形式，对于他周围的死亡的环境已经完全适应。

艾拉尔渐渐激动起来。这东西竟然能在星球的上空自由游动！也许它知道什么地方还有原子能的能源。关键的问题

是要跟它取得联系。第二天中午，太阳高挂在空中，艾拉尔向驱逐舰发出第一次查问型思想波。他直接对准动力室模糊的火焰。他推断那儿一定是这个东西的智慧所在。

动力间和锅炉室的内外，有三十四个人突然死去，他们被埋在岸边。库尔森号驱逐舰被抛在海上；幸存下来的人们呆在岸边，等着它停止发出危险的放射性能量。第七天，当运输机把科学仪器和科技人员运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三个人病倒，经过验血，发现红血球已经少到致命的地步。因此，尽管没有收到命令，梅那德还是采取了预防措施，命令船上的全体人员做好驶往夏威夷的准备。

他允许军官们做自己的选择。但他劝说二等机工、一炮手以及协助向甲板运死尸的几名海军少尉，不要采取冒险的态度，一定要乘第一批飞机离开。虽然全体人员受令离开，但仍然有几名船员要求留下。经过格尔森仔细盘问，十二个确实未到过放射区附近的被批准留了下来。

梅那德原想让格尔森本人离去，但他并没有如愿以偿。灾难发生时呆在驱逐舰上的军官当中，留下来的有格尔森中尉、担任炮手的劳森中尉以及马克贝尔蒂·罗伯茨和曼奇奥夫海军少尉。

留下来的比较高级的人员还有首席管事委员詹金斯和水手次长耶威尔。

海军小组除了有几次被要求从路上把帐篷撤走之外，似乎一点也不受重视。最后，当他们再次受到排挤的事十分明显的时候，梅那德十分烦恼地命令把账篷撤到岸边棕树林间的绿草地上。

几个星期过去了，梅那德仍然没有收到关于他可以酌情

自行决定的命令，因此他心情抑郁，非常困惑。美国大陆的报纸，随着科学家、压路机和混凝土搅拌机的到来也来到岛上；在其中一份的“内幕”专栏里，梅那德第一次得到暗示。按照专栏作家的看法，在海军方面的重要人物和管理调查的原子能委员会的文职人员之间，对于由谁负责调查一直存在意见分歧。结果，海军一方被命令“不要介入”。

听了这则消息，梅那德百感交集。他清楚地知道他是该岛海军方面的代表，如果他能正确处理形势，就有可能实现包括晋升为海军少将的美好愿望。但除了严密监视各种动静外，究竟什么是正确的，他自己也委决不下，这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自我折磨。

他不能入睡。他整天在宽敞的宿营地巡访科学家和他们的助手，表现得十分谦虚。夜间，他从好几个可以潜伏的地方窥视亮晶晶的海滩。

这是一个神话般的绿洲，在太平洋的茫茫黑夜里闪烁着光辉。在方圆一英里的区域里，一束束光线射向窃窃私语的水面，映明了从山脊上奇异地挺出的又长、又厚、向后弯曲的水泥似的墙壁。已经在岩石周围突起的防护墙，拼命地阻挡外界同它联系。半夜里，压路机停止轰隆隆的吼叫，混凝土搅拌机倾下最后一次搅好的混凝土，匆匆驶进临时海滨路上休息。已经相当复杂的机构里，工作人员不安地躺下睡觉了。梅那德总是怀着再做些份外工作的心情，耐心地等待着。大约一点钟，他才回去睡觉。

这种秘密观察颇有收效。实际上，只有他一个人亲眼看见这块巨石爬到山丘顶巅。

这是一个惊人的事件。大约在夜里一点差一刻的时候，

梅那德正准备结束一天的工作，突然听到剧烈的响声，好像卡车倾倒石子一样，他几乎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隐蔽的地方。他的夜间侦察活动就要被人发觉。此后，眨眼之间巨石就矗立在光亮之中。

在那种不可抗拒的运动之前，水泥式屏障发出了崩溃的巨响。先是五十英尺、六十英尺，接着长九十英尺的巨石赫然耸现在山巅，它以巨大的力量在山头滑动，然后就停在那里。

两个月以来，艾拉尔一直观察穿过海峡的大船。这些船为什么走这条路线？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不明白这些船是不是有什么限制来保持如此精确的吃水量。不过，更有意思的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这些船总是绕着岛航行，并且消失在东岸尽头的高大的海岬后面。它们每次匿迹之后，过不了几天，就又在海峡里出现，然后又渐渐从空中消失。

在那几个月里，艾拉尔恍惚看见一些小而快的有翼飞船从高空被打下来，落向东方，消失在小山顶的背面。它们总是落向东方。因此，他越来越感到惊奇，但他并不愿浪费自己的能量。最后他终于弄清了夜间照耀东方天空的光雾。于是，他在自己较深的表层，开始更加猛烈的爆炸，形成直接的运动，爬完了最后七十英尺左右的距离，但他一来到山的顶巅，立即又后悔了。

一艘船停在离岸不远的水面上。东面山坡上的光雾好像没有光源。正当他观察之际，几十辆卡车和压路机奔驰出来，而且好几辆已经离他非常近了。究竟它们想干什么，或者正在干什么，他一点也不清楚。他向各个目标分别发了询问型思想感应波，但没得到任何回答。

他心灰意懒，放弃了这项工作。

次日凌晨，这块巨石仍然停在山顶上面，它位居正中，使岛屿两侧都受到它无规律的能量放射的威胁。梅那德从首席管事委员詹金斯那儿听到第一批损伤报告。七辆卡车司机和两台推土机司机死了，十二个人因观察火光眼睛受伤——两个月来的工作遭到了破坏。

科学家们一定举行过会议，因为中午刚过满载器材的卡车和推土机就川流不息地驶过海军营地。派去跟车的一个水手报告说，他们正在岛屿较低的一端架设宿营的帐篷。

天黑之前，发生一件怪事。计划主任和四名科学家步行到有亮光的地区寻找梅那德。他们友好地微笑着，跟周围的人们逐个地握手。尽管梅那德感到不快，他还是把格尔森介绍给他们，因为这时他正好呆在营房里面。接着来访代表开始谈他们的正事。

“正如你所知，”主任说，“库尔森号只是部分地受到放射性袭击，船尾炮塔丝毫未受影响，因此，我们要求你同我们合作，用炮火将这块石头炸碎”。

过了好长一会儿，梅那德才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他知道如何答复这个问题。其后数日，对于有多大把握才把巨石炸毁而不产生危害的问题，他跟科学家提都不提。他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且一直不肯让步。第三天，他才想起一个合理的解释。

梅那德说：“先生们，你们的防范措施不够完善，我认为把驻营地搬到现在那个地方，轰炸时也不会十分安全。当然，如果海军当局命令我像你们希望的那样去做的话……。”

他没有讲完这句话，因为从他们失望的神色看，他们一

定已经跟自己的司令部进行了频繁的无线电联系。第四天，新到的一份克瓦贾林*的报纸，援引了华盛顿高级海军官员这样的说法："此类事情必须由岛上的海军指挥官决定。"同时指出：如果从正确的途径提出要求，海军方面愿意派他们自己的一名原子能专家到现场去。

显而易见，梅那德对岛上局势的处理完全符合上级的要求。但他刚刚读完报纸，寂静的天空就被大炮的轰击声打破，毫无疑问那是驱逐舰上的五英寸口径的大炮，它是所有炮声中最响的一种。

梅那德摇摇摆摆地站起来，向最近的一个制高点走去，在他到达之前，第二次爆破的巨响从环礁湖的另一侧传来，这又是一次从巨石附近反射回来的震耳欲聋的炮声。梅那德找了个有利的位置，通过望远镜他看见十二个人在船尾炮塔的甲板上前后奔跑。

他对营地的值日军官勃然大怒。梅那德决心拘留驱逐舰上所有帮助轰炮的人，因为他们未经许可就擅自冒险。梅那德的确隐约感到那是个令人遗憾的日子，他认为委员会之间的吵闹纯粹是权力之争。不过，这个想法很快也就消失了。

他等待着第三次射击，接着，他急忙下山跑到自己的驻地。他迅速地向官兵们下达了命令，从他们当中派出八个人到岛屿沿岸一带，监视打算登陆的船只。梅那德自己率领其余的人员向离他们最近的海军船只靠拢。绕过海岬，他必须走很远的弯路。而且海岬与船上那些人之间一定有过无线电联系，因为当梅那德接近被抛弃的库尔森号时，岛屿的远端

* 克瓦贾林——地名，属马绍尔群岛。

刚好有一只小汽艇出现。

他有些犹豫。要不要去追它？经过对岩石仔细观察，发现它并未破裂。这使他感到高兴，但也使他更加谨慎。如果他的上司发现他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人们登上驱逐舰，那可就糟了。

当梅那德仍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艾拉尔开始向山下移动，直奔驱逐舰的方向。

艾拉尔看见驱逐舰的大炮发出第一道闪光片刻之间，他就发现一个发光的东西向他飞去。早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就发展了抵抗空中飞体的能力；所以这一次他很自然地注意到了这个飞体的袭击。飞体不仅猛烈地撞他，而且还爆炸了，颇像是一声晴天霹雳，他的防护层破了，剧烈的震动打乱了他体内的每一种电子极的流向。

自动稳定“管子”立即产生出平衡振动。组成他的躯体的大部分热物质，部分坚硬，部分流动，此时变得更加炽热，更加流动了。那种可怕的震动所产生的气流，与他体内的流体自然混合，在巨大的压强作用下，迅速凝固。艾拉尔又清醒了，他考虑着刚刚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一次联络的尝试呢？

这种可能使他感到激动。他没有封闭表层的隙缝，相反，他把表层以内的物质硬化，从而切断了无益的放射。他等待着飞体再次飞过来，再次带来巨大的气流……

每次气流对他的防护墙都带来灾难。经过十几次之后，艾拉尔煞费心机，难解疑云。是否这些就是他既不能接收、也不能理解的信息呢！他勉强地让化学反应封闭了防护墙。但飞体对他的防御的破坏，远远超过了他封闭洞眼的速度。

然而，他仍不认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对他攻击。他以前从未受过这种方式的攻击。虽然艾拉尔记不起自己所受攻击的具体方式，但肯定不是纯分子的方式。

在他不情愿地相信了这是一种进攻以后，并未感到愤怒。他的自卫反应是按照逻辑进行的，并不是出自感情。他对驱逐舰做了一番研究，觉得必须把它赶走；而且有必要把企图靠近他的各种类似的东西全部驱除。他在小山顶上所看见的各种跑动的东西——统统都要离开！

他走下山来。

在高台上空游动的驱逐舰不再放射火焰。当艾拉尔在它的附近休息时，唯一的生命标志是沿着高台飞起的一个小型物体。

有一段时间，艾拉尔潜进了水里。那真是一次打击！他几乎忘记这个荒漠的山脉有一条吃水线，超过了这条线他的生命力要受到严重的影响。

他犹豫了一下，接着，他就慢慢地滑入更深的沉闷地带，因为他感到自己已经获得一定的力量，足以抵抗这种纯粹的反作用压力。

驱逐舰开始向他开炮。在艾拉尔用以对付敌人的九十英尺的岩石上，盲目射出的炮弹炸出了许多窟窿。当岩石壁触到驱逐舰时，炮火马上就停了。（一直保卫库尔森号驱逐舰的梅那德和他的部下，从外弦跳进小船，全速逃走了。）

艾拉尔向前推进。那些巨大的气流使他感到非常痛苦，好像一个动物要被大解八块一样。他费尽力气，保持了身体的完整。现在，在愤怒、仇恨和恐惧中，他继续前进。几分钟之后，他就跟奇形怪状的岩石结构纠缠在一起。陡峭的山

坡在远方出现。

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驱逐舰一到岩礁之中，就像被一种内在的破坏力量抓住了似的，开始颤抖。驱逐舰翻了；像受伤的东西一样躺在那里，先是晃来晃去，然后就碎了。

这真是一件惊人的景象。艾拉尔从水里撤退了，重新爬到山上，然后钻进山那面的海里，那里有一艘船刚刚起锚，正在海角附近游弋。它成功地穿过海峡，在破碎的驱逐舰的远处，沿着空旷的山谷滑翔。它航行了好几英里，然后放慢速度，停了下来。

艾拉尔本来想继续追它，但他受到了只能在地面运动的限制，所以当那艘船停下时，艾拉尔就转向海岬前进，那里有一些小物体乱作一团。他没有注意到跑进岸边浅滩上的人们，那些人正在从那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观察他们的器材损失情况。艾拉尔离开一串串烧毁了的汽车。一些企图抢救自己机器的司机，伤痕斑斑，血点溅在汽车内外的铁板上。

到处是吓呆了的慌乱景象。艾拉尔以每小时大约八英里的速度移动。三百一十七人落进了各种各样的陷阱，被一个甚至不知道他们存在的怪物碾得粉碎。每个人一定觉得自己在被人追逐。

此后，艾拉尔登上最近的高峰，进一步探索空中的障碍。他发现只有停在四英里之外的那艘船对他是一个威胁。

夜幕渐渐笼罩了岛屿。梅那德小心地穿过草地，用手电筒照着前面，沿陡坡走下。每隔一会他就喊一声:“这儿有人吗？”他这样继续了好几个小时。直到黎明，他们都在搜寻逃生的人。他们把找到的幸存者送到小船上，然后穿过海峡把他们运到大船等待的地方。

无线电传来了命令。他们只有四十八个小时来清理岛屿，然后，轰炸机就要对全岛进行轰炸。

梅那德想像着自己在这个夜幕笼罩、怪物居住的岛屿上行走的画面。他兴奋得心惊肉跳，浑身颤抖，但他又感到非常恐惧，面色苍白，就好像他的船与其他船只一起炮击日本人盘踞的海滨时的情况一样。那时，一直到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到达炮击的海滨时，他才开朗起来。现在不知为什么他又开始担惊受怕，好像撤离时可能要把他甩掉似的。

一阵呻吟声从暗中传来，打断了他的思考。借着手电筒的光芒，梅那德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这人被一棵倒下的大树砸伤了，当值日军官格尔森给他注射吗啡时，梅那德向伤者俯下身去，焦虑地望着他。

他是到这个岛上来的一名闻名世界的科学家。自从灾难发生以后，人们一直在用无线电信息找他。在他阐述自己的见解之前，世界上没有一个科学研究机构愿意参加海军的轰炸计划。

“先生，”梅那德说：“你在考虑什么——。”他没有再讲下去，颓丧地直起身子。

就在这一刹那，他忘记了在得到政府的许可之后，海军当局已下达了在适宜时放射原子弹的命令。

这位科学家动了动。“梅那德，”他费力地说道，“那艘驱逐舰很有些奇怪的地方。不要让他们做任何——，”他痛苦地睁大眼睛，他的声音哽噎了。

应该乘机向他提出些问题。这位伟大的人物不久就会与世长辞，永远也不会醒来。要是再不提问，恐怕就来不及了。

他们还是失去了提问的机会。

格尔森中尉站了起来。“瞧，那东西正好用得上，船长。”他转向抬担架的几个海员。“你们来两个人把他抬上船去，小心点，我已经让他睡着了。”

梅那德默默不语地跟着担架，他感到自己已经摆脱了必须作出决定的责任，所以他什么也不再想了。

长夜漫漫。

晨曦朦朦。太阳升起不久，一阵热带式的暴风雨掠过岛屿，向东方折去。雨过天晴，天空蔚蓝，令人心旷神信。海面处处万籁无声，显得那么寂静。

一架飞机从远方飞进蔚蓝色的天空，在寂静的海面上投下快速移动的影子。远在飞机还没有进入视野之前，艾拉尔就知道了飞机载的是什么东西。他全身战慄。巨大的电子管先是膨胀，然后缩小；他立刻想到逼近的飞机和他属于同类的东西。

飞机越来越向他靠近，他小心地向它发射了思想波。受艾拉尔思想感应波影响的好几架别的飞机在半天空中翻滚起来，失去了控制。但这一架飞机却没有离开航线。当它飞到艾拉尔的上空时，一个巨大的东西被掷落下来，懒散地在空中翻来翻去，向艾拉尔冲去；在目标上空大约一百英尺的地方爆炸了。

时间计算非常精确，爆炸声音响彻云天。

这种巨大的新式能量的冲击波一过去，艾拉尔就完全醒了，他以惊人的理解力冷静地思索着，“是的，这就是我努力记起的事情，这就是我打算做的。”

竟然把这事儿给忘了！他感到非常困惑。星际大战时，

他是被派来参加战斗的——这场战争显然仍在继续。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他被派到这个星球上，但立即被敌人发现。现在，他已准备好完成自己的任务。

他用自己的雷达信号对太阳和雷达信号所能到达的行星进行试验观察。然后，他开始有条不紊地溶解自己体内所有的防御物。他集结自己的压力，为在精确计算的时间里把生死攸关的要素紧聚在一起而作出最后的努力。

使星球脱离轨道的爆炸在地球的测震仪上被记录下来。然而，过了许久天文学家才发现地球向着太阳撞去。没有一个人活着看到太阳的火焰变成新星的光芒，也不会看到在堕入第七混沌状态之前，它会把整个太阳系烧毁。

即使艾拉尔知道这次战争与一百亿世纪之前的战争不同，但除了照他过去的方式去做以外，别无抉择。

无人操纵的原子弹并不能作出它们自己的决定。

盒　　子

〔美〕詹姆斯 · 布利什　著
象　愚　译

詹姆斯·布利什（James Blish，1921—），美国当代著名科幻作家，1958 年曾获雨果奖。主要作品有《时间的胜利》、《良心案件》、《复制的人》、《星球上的居民》、《泰坦的女儿》、《星球的迁徙》等。

《盒子》描写纽约被一个大盒子罩住，人们无法出入，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恐怖和混乱之中，科学家千方百计打破这个盒子，从而摆脱困境。小说从科学根据出发，寻求造成这个盒子的原因。但它的真正含意是暗示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美国，原子火箭的发展和空气污染已经造成严重的后果，被污染的大气像一个盒子，把人们罩在里面，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小说还描写了不同阶层的人物对这场“灾难”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星期二早晨，当迈斯特尔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他以为天还没亮呢。这些天来他几乎用不着闹钟——眼上有一点儿

光线都可以把他唤醒；有时候，离太阳升起还有很长时间，梦就把他从床上拉了起来。

看来这是一个没有做梦的夜晚，但是很可能他把做过的梦忘记了。不管怎么样，他已经早早地醒来了。他轻轻地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打开窗，向外望去。

街灯还没有熄灭，可天空却浑然一色一片暗灰。迈斯特尔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天呢。就是大雪之前，在乌云密布的最阴暗时刻，也总会在这儿或那儿露出一线光明。可是这会儿的天——他能看到的只是那些高层公寓之间的部分——就像是扣在一顶铅做的头盔里面一样漆黑。

他耸了耸肩，转身走了回来，把钟从桌上拿起，关掉闹铃。他对自己保证说，总有一天，他要等闹钟响了才起。那将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就是说，那天他没有做梦。在道拉集中营的时候，人们必须在地道灯亮的时候醒来，不然的话，就得被打醒，或者打死。迈斯特尔的左耳就是被打聋的。他刚进集中营的头三天，天天都得被打醒。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正紧紧地盯着闹钟的针盘，想像中的闹铃也叮铃铃地在耳边响起。九点钟！？不，不可能。显然是太阳快要出来的时候。虽然闹钟滴滴答答地走着，而且从他开始注意它的时候起，滴答声从没停过，他还是呆呆地摇着它，并且试探着触动背面的钥匙。

闹铃已经响过了。

这显然是可笑的。一定是闹钟出了毛病。他把钟放回桌上，拧开了小收音机。过了一会，里面响起了可怕的嗡嗡声，仿佛是一台吸尘器正在工作。

“降 B 调”，迈斯特尔不由自主地想。他虽然只有一只好

耳朵，可他依然有极好的识别音准的能力——这对一个谐振工程师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随后他转了一下调谐盘，嗡嗡声更大了，于是又赶忙转了回来。在 830 千周附近，收到了西纽约广播电台的广播，嗡嗡声几乎没有了；可是现在太早，还不到城市台播音的时刻。

“……在您的家里”，一个高过嗡嗡声的声音清晰地说道。“我们正在等待陆军司令部的报告。请大家不要在障碍附近拥挤，否则会干扰市长的调查委员会进行工作……现在播送从港口当局发来的最新消息：在没有接到进一步的通知以前，所有的渡船中止运行。地铁只有开到城外去的班车；不过，到目前为止，一切地方性的服务行业仍然照常进行。”

障碍？迈斯特尔再次走到窗前向外看去。收音机里的声音继续着。

“无线电城的国家广播公司声称，根本不知道昨晚午夜以来，有一持续不断的讯号干扰九千千周以上的广播节目。这样，我们的调查就包括了市区所有的电台。据信这一讯号与现在包围着曼哈顿和其余大部分区的墙有关。一些城外的电台仍然可以拨到，但是声音小于平常的五十分之一。”播音继续着。

“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主任估计大约有同样比例的阳光也透了过来。有关空气渗过障碍的情况，至今没有任何消息。东河和哈得逊河在屏障下的那一部分据说水流正常。白宫街的潮汐站至今未发现异常。”

播音停顿了一下，嗡嗡声丝毫没有减弱。然后是尖声的报时信号！播音员说：“刚才最后一响是东部夏季时间上午九点整。”

迈斯特尔穿衣服的时候没有关收音机，令人吃惊的播音继续着。但是，除对艾琳担心以外他并没有感到十分不安。她很可能非常害怕，不过也许不会有什么要紧事。现在他应该去实验室。要是小队的同事们头天晚上就搞起来了，他们一定会毫不留情地嘲笑他在这个伟大的事件里睡觉。

收音机还在继续播送着特别通知、警告以及新的消息。播音员的声音听起来几乎有点歇斯底里，显然他自己也没有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当迈斯特尔系左鞋鞋带的时候，他才意识到播送的消息更加糟糕。

“我们刚才从拉瓜蒂亚机场得到消息，说一架实验飞机从熙熙攘攘的特利波罗桥上空穿过了障碍。它以后再没有出现，据说是失踪了。至于今天清早发生的‘纽约小姐号’渡船失事的事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获得全面的消息。据斯达泰恩岛权威人士透露，通常在这个时候该渡船的载客量不少于二百人，但是从失事到现在只捞上来十一人。幸存者中的一名是用赛艇‘马乔里皇后号’送到曼哈顿的船台上的。他现在仍在深度休克之中，据贝莱维医院说，到明天以前不可能指望从他那儿了解到任何情况。他好像是从障碍下面游过来的。”

播音员的声音显得非常紧张，连他自己也可以清楚地感到。“屏障外面的浓雾仍在蔓延——正是这种浓雾遮蔽了船长的视线，使他看不到隐藏着的障碍，结果把渡船撞碎。警察当局再次请求全体纽约人留在——”

迈斯特尔最后终于警觉起来，连忙关上收音机，小心地把门锁好，离开了住宅。除非那些傻瓜撤掉这个屏障，要不今天结束以前一定是人心惶惶、强盗丛生。

楼下的小杂货店里，一伙人正在争论，声音低沉，神经紧张，脸色像不祥的天空那样阴暗。他从这伙人中挤到电话跟前。

老板这时正坐在电话机的后面。“电话不通了，迈斯特尔先生，”他嘶哑着说。

“我想能接通的。出了什么事？”

“我估计一定是些外国敌人。有一个巨大的圆顶状物笼罩着我们的城市。谁也进不来，出不去。你要是把手伸进去，抽出来就是血淋淋的一片残根。任何东西从那一面都塞不进去。”他用颤抖的手拿起电话递了过来。“但愿你运气好。”

迈斯特尔拨了艾琳的号码。他需要知道她是不是害怕得要命，要是那样的话，他得先再次向她保证不会有什么危险。好一阵儿没有动静，过了一会一个话务员说，“对不起，先生，除非你获得特殊许可，一般在紧急状态时不办理私人电话。”

“那末，给我接紧急代号 B-19，”迈斯特尔说。

“您的单位，先生？”

“屏障小队。”

电话的那一端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好像是那姑娘迅速地吸了一口气。“好吧，先生，”她说，“马上就好。”随后，传来令人愤怒的噼啪声；当拨电话号码的时候，听筒里发出低沉的嗡嗡声。

“屏障小队。”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请转谐振小组，”迈斯特尔说。当电话接通，对方搞清了他的身份时，便咆哮起来。

“喂，杰克，我是弗兰克·谢菲尔，你究竟跑到哪儿去

了？我给你拍了电报——不过你准没收到，电报局乱死了。赶快到这儿来！”

“不，我根本没收到什么电报，”迈斯特尔说，“我该向谁道贺啊？”

“谁也不用，你这个蠢货！这根本不是我们干的。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是怎么立起来的！”

迈斯特尔觉得毛骨悚然。仿佛又回到了道拉集中营的地道里。他倒吸了一口冷气说，“可是那不是防弹屏障吗？”

“正是那个东西，”谢菲尔无力的声音中充满着痛苦。“只是有人已经赶在我们的前面把它立了起来——而我们却落入了圈套。”

“它真能起到防弹作用——你肯定吗？”

“它什么都防！没有任何东西能穿过它！就连我们也出不去！”

要搞清怎么回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B-19 工程是一个高度机密，价值十亿美元的防原子工程。它的代号并没有什么意义，现在正处在一片混乱之中。这个障碍出现的时候，它的大部分实验室人员都在现场或者华盛顿。通讯系统的干扰和混乱，使它无法通知分散在城里的人赶回中心办公室来。

“事情是这样的，”谢菲尔很快地搓弄着一块假牙说。“这个圆顶状物是昨晚出现的。只有少量的光线和城外最近处功率最强的电台的声音可以渗进来。就是这些——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些。这是一个完美的圆顶状物，笼罩了岛的全部、其它一些区和新泽西的某些部分，它并不渗入土和水中。只有港口真正的大水道是一条出路，这就使

每个人都能获得机会，像‘纽约小姐号’渡船的那个幸存者一样，从下面游出去。

“听说地铁还在行驶,”迈斯特尔说。

“当然，如果不得已，我们能够撤出这座城市，但是不可能迅速撤出。”他好动的手指捏碎了假牙一边的一小部分。“不要很长时间，这里的空气就会吸光，如果发生火灾，那就更糟。而且，在这个障碍物的里面，有一个大约二十呎厚的臭氧层——不过不要问我为什么！即便我们不发生大的火灾，臭氧的凝固和电离区的表面氧化，也会使我们以可怕的速率失掉氧气。”

“电离区？”迈斯特尔皱起了眉头,“有很多吗？”

“很多!”谢菲尔说。“我们还没有把这一点公开，但是二十个小时后，你在收音机里将无法听到任何声音，只能听到一种像拖拉机轧过玉米地一样的噪音。这种声音现在已经在增大。这些天来我们所使用的一切，都在迅速加剧这种紧张事态。”

这时一个信差从私人电报间跑了进来，把一份电报扔在弗兰克的桌上。物理学家匆忙地看了一遍就把它递给了迈斯特尔。

“这正是我在考虑的。你可以看出我们现在的处境。”

电文说，氧气正渗过障碍向内扩散，其扩散的速度完全可以按照一般渗透作用算出。而二氧化碳失去的量却不太容易算出，但其速率好像也符合一种渗透数量级。电报是由某大学一位最权威的化学家签发的。

“不可能!”迈斯特尔说。

“不，是这样的。纽约是太大了，很难在这儿生活。如

果我们只靠从外面渗入的氧气过活，一个星期后，我们就都会闷死。你听说过一种半渗透的膜通过一块煤或一个西红柿吗？空气、热源、食物——一切都通通断绝了。”

“军队是怎么说的？”

“还是他们那个老一套：‘好好干，加倍干！’幸好我们是普通公民，要不就会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谢菲尔愤怒地笑了起来，把假牙随手扔了出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真够有意思的。”他说，“我们正在搞自己的防弹屏障，可现在我们却不得不去搞清楚我们自己为什么如此容易受到炸弹——或死亡的攻击。而六天以后——”

电话铃发出刺耳的响声，谢菲尔抓起了听筒。“是，我是谢菲尔……对不起，上校，除了在市长的调查委员会里工作的人以外，我们其余所有的人都已召了回来……不，我不知道。也还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正在跟踪那个无线电讯号。如果它和那个障碍物有关的话，我们就可能找到这一障碍产生的根源并摧毁它。”

物理学家把听筒撂在电话的叉簧上，狠狠地盯着迈斯特尔。“一上午我就被电话缠着！满希望你能早点来。简单点说，这座城市正在死亡。只有电话电报使我们和外界还有某些联系。在这个圆顶状物内部，我们还能够再使用无线电很短一段时间。外面有一些小队正在努力打破这一障碍，但是所有一切有意义的现象都产生在它的内部。从外面看来它仅是一个巨大黑色的圆顶状拱形物——没有辐射，没有电离，没有无线电讯号，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正在撤离，”他继续说，“但是如果这一圆顶状物继续存在下去的话，那么陷入其中的四分之三的人就会死亡。

假如再出现火灾或暴行，那我们大家差不多都要完蛋!”

“听你讲话的口气，”迈斯特尔说，“好像是要我自己一个人去拆毁这个屏障似的。”

谢菲尔脸上露出令人不快的笑容。“当然要你去，杰克!很明显，这个障碍不仅特别能阻挡核子反应，它几乎把一切都挡住了。而我们这里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搞核物理的，在这个问题面前他们就如同一套甜饼切刀一样无能为力。到眼下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每一个事实表明，这是一个硕大无比、无限复杂的空腔谐振的产物——而你是这个圆顶状物里绝无仅有的谐振工程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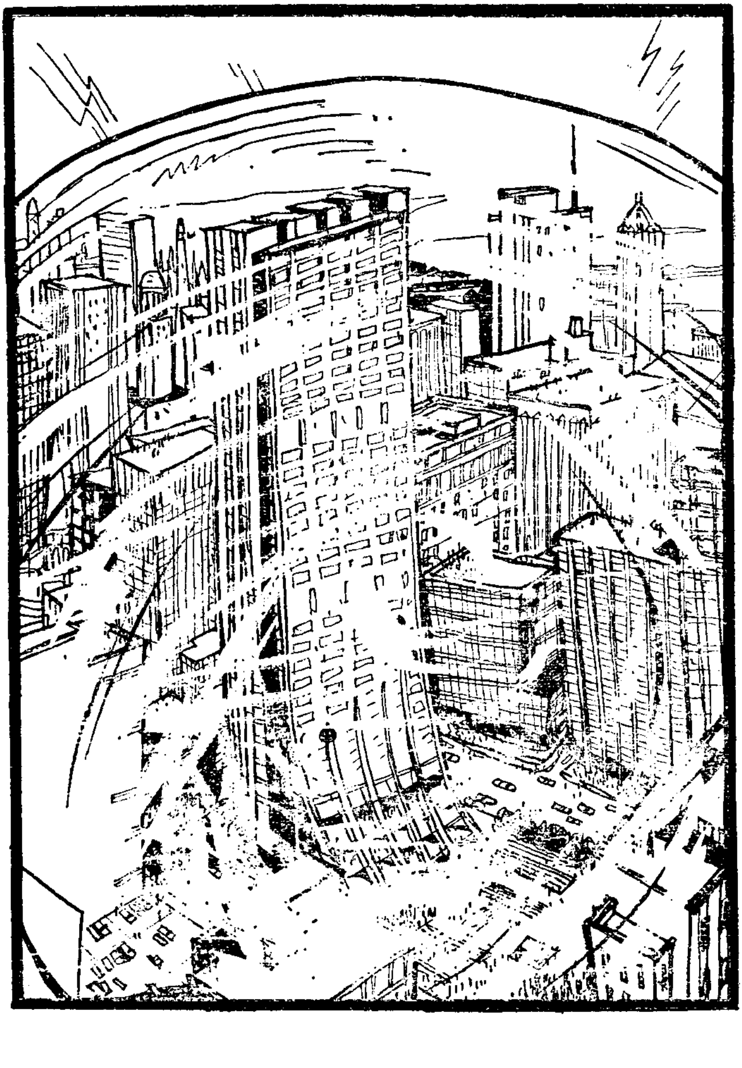
谢菲尔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说，“你所需要的电子技术员我们都可以派给你，我们还可以给你许多官方的支持以及一般理论上的帮助。我们所能提供的东西不多，但这是我们能尽的最大力量。除非你能把这个盒子的盖子揭开，不然的话，其中一千一百万人就只能是一千一百万具僵尸。”

迈斯特尔点点头。这个问题给他心上造成的负担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严重。他想起了道拉集中营，成堆的尸体堆在楼梯下面，堆在仓库里，每次五个一批一批地填入炉内烧掉。假如一个人曾经有过九死一生的经历，那他在差不多任何情况下都会死里逃生。只是艾琳——

艾琳很可能也在这个盒子里——圆顶状物内。这点对他来说是重要的，而一千一百万仅仅是一个数字而已。

“Entdecken，”他喃喃自语着。

谢菲尔抬起头来望着他，他那蓝色的眼睛里闪着火花。谢菲尔看起来并不像是世界上最好的核物理学家之一，他身材矮小，一头红黄色的头发——乱得像马鬃一般。



“你说什么？”他问道。

“一个德文字，”迈斯特尔回答说。“它的意思是，‘发现’——就意味着根除。看来这是第一步。要想连根拔掉这个障碍，我们必须找到那个发射器。”

“我已经派人带着环形天线出去了。这个圆顶状物的几何中心正好是在帝国州立大厦的顶上。但是 WNBT 广播公司说，那上面除了他们的电视发射机以外什么也没有。”

“他们所说的只能理解为，”迈斯特尔说，“那上面两个星期以前什么也没有。而现在那上面一定有一个位于某一辐射点的辐射器，不管它隐蔽得多么好。”

“我派一个小队去。”谢菲尔站起来，找寻着他刚才扔掉的假牙。“我要亲自去，在这儿我可受不了啦。”

“带着你的牙吗？我可不同意你这么干。正如意大利人所说的那样，你会被杀死的。”

“牙？”谢菲尔神经质地傻笑着说，“这是什么意思？”

“你的嘴里有金属。如果发射机的天线果真产生辐射的话，你的下颚骨会从头里被击出来。派一队牙齿完好的人去，或者他们的假牙是磁质的。不要穿任何带金属的衣服，也不要穿鞋。”

“啊，”谢菲尔说，“我知道我们离不开你，杰克。”说完他用手背擦了一下前额，然后伸手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烟来。

迈斯特尔立即把他的烟打掉。“我们只剩六天的氧气了。”他说。

谢菲尔从他的座椅上蹦了起来，用拳头朝着迈斯特尔的头部猛击过去，随后便晕倒在办公桌上。

昏暗的城市到处散发着臭氧的臭气。街灯依旧亮着。尽管收音机里不断警告要大家呆在家里，一批又一批的暴徒，没头没脑地向障碍冲去。汹涌的浪潮又把他们冲了回来，障碍中那种令人窒息的东西使他们喘不过气来。更多的人堆集在地铁的车站上；人们尖叫着，互相践踏。奇怪的是，那天城市的吞吐量依旧很大。即使灾难也无法改变人们总想在车站的旋转栅门上留下一点什么印记的顽习。

纽约中心铁路和长岛铁路，由于轨道在地面以上被屏障切断而停止运行，这跟盒子内那些通到地面的地铁线路被切断一样。每三分钟有一列专车从宾夕法尼亚站开出，车厢的过道和两头，到处都挤满了乘客。

哈得逊地铁的情况更糟。惊慌失措的人群在那里乱挤乱撞，谁也无法控制自己。屏障在霍布金和纽华克之间划了一条生死线，这样，地铁列车不得不将两面的旅程加长，以便将乘客送到盒子外面去。由于动力系统故障，一列专车在哈得逊河下的一片黑暗之中停顿了十分钟之久，恐怖和疯狂席卷了整个列车。

皇后区地铁和布鲁克林区地铁的压力稍小一点，但也好不了多少。每当大难临头的时候，人们的本能冲动总是驱使他们向北面拥去，在由地图培育的神话中，北就意味着“上”。

海军已准备好随时出动，以便最大限度地把那些打算从盒子罩住的港口、河流逃出去的人接应到安全的地方，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看见一个人从中游出来。几乎没有人能够在二十呎以下的深水中游泳，而浮到二十呎以上来换气则是灾难性的。那就如同进入障碍本身一样必死无疑，因为浓度很高的臭氧会使人的肺溃烂。这就使大部分蛮干的人放弃了穿

过这堵墙的努力——在戴有防毒器具的警察面前停了下来。

州长居住的小岛大约有一半罩在盒子里。陆军的小渡船从那儿运送过来几箱小型武器，分别发给地铁和铁路的守卫人员。另外有两支步兵支队也被派了过来，这样就稍稍减轻了一点警察的负担。

迈斯特尔和两名技术员、一位飞行员一起乘一架直升飞机飞到了屏障边缘的一个建筑物上空，他惶惑地往下面看着。但很难看出下面影子的形状。

“给我电话，”他说。

资格较老的技术员递上了麦克风。因为那个持续不断的嗡嗡声的干扰，短波上什么也听不到。一个大电信局开辟了一条较长的长波频道，以供紧急事故处理队和警车使用。

“弗兰克，是你吗？”迈斯特尔呼叫着，“艾琳那儿有消息吗？”

“没有，不过她的房东太太说，她昨天去新泽西看朋友去了。”这是从长波上传来的声音。对于一个小时前双方歇斯底里式的互相攻击，他们之间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谅解，已经无须提及。“我想你必须打破这个盒子，以便获得更多的情况，杰克，有新消息吗？”

“没什么新的发现，反而更麻烦了。你想到热能累积的事吗？我突然意识到现在是夏天，不要很久，我们这儿就是一个大火炉子了。”

“我想过，但不像你说的那样，”弗兰克·谢菲尔说，“我们所以觉得热，是因为没有风。根据气象局的报道，热正在迅速失掉，他们估计温度可能降到15°—20°之间。”

迈斯特尔吹了一声口哨。“那么低！可是水却在不断地提

供热量——”

“水是一个很差的导体。使人伤脑筋的是这该死的臭氧。它充塞了整个城市——现在这儿到处都是像变压器内一样的气味。”

“帝国州立大厦怎么样？”

“还没有搞清楚。我们沿着动力主线涂了一层肥皂泡，想看看是否有什么地方和 WNBT 电台的线分流，结果并没有发现断路现像。障碍附近的事处理完毕后，你最好到那儿去一下，那里有些情况我们还弄不明白。”

“好吧，”迈斯特尔说，“等我点火以后就立刻到哪儿去。”

谢菲尔开始不断地吐唾沫，迈斯特尔微笑着把电话给了技术员。

“卸下防毒面具，”他说，“我们现在可以下去了。”

障碍旁边建筑物的房顶上，就像精神病医院中的患者想像出的地狱一样可怕。人的每一个动作都在身体的表面累积了小量的静电荷，如果它接触地面物体很近的话，它的指尖甚至鼻尖都会不断地像针刺一样地放电。

几码以外就是那神秘莫测的墙体，平坦，呈暗灰色，没有半点特殊的地方。但是它又像一个活的东西一样微微颤抖着——这是一层闪烁的雾，特别厚实而无法穿透。它没有固定的边界。墙下面的油毡开始变暗，接着有一叹左右消失在无边无际的神秘之中。

迈斯特尔看着障碍。眼睛望着的地方一片虚无，使人头晕目眩。脑海中浮现出令人惊恐的各种颜色的形像和闪光，并把它们射人这片广大的灰色之中。有时候仿佛这片雾延伸

出数哩之远。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警察走来，碰了碰他的肘。

“别尽看着它，先生，”他说，“我们下面备有救护车，专门运送那些盯着它看的人。要不然，很快你的眼睛就转不动了。”

迈斯特尔点了点头，那东西确有催眠作用。人的眼睛所以会被它引过去，是因为它是这里唯一的光源。这儿电离作用太强，把线路中的电流全抽空了，因而边缘地带的街灯都熄了。从直升飞机上望去，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大圆圈，现出了暗淡的轮廓。迈斯特尔觉得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好像全身都爬满了虱子。是的，在道拉集中营的时候，虱子可真不少啊！

在他的后面，技术员们正从飞机上卸掉一些装置。迈斯特尔打了个手势。“先看一下电场强度是多少，”他阴郁地说，“不管是谁设下这道障碍，它必须有强大的功率。电离气体，这可不容易啊——”

他突然不说话了。这也并不太困难，整个城市已被封闭起来，从实际效果看，城市变成了一个庞大的盖斯勒管。当然，稀有气体的浓度根本不足以生成可见的闪光，但是——

“电场强度很高，”拿着环状天线的技术员说，“在四万五到五万之间。好像又升高了一点。”

“在——”迈斯特尔很快走到仪表前。一点不错，黑色的指针像一个扇面似的在那两个数字间迅速地摆动。“奇怪！这个仪表可靠吗？”

“我刚去掉密封，查看了质量保证说明。”技术员说，“你认为这么多的臭氧能够凝固而不发生变化吗？”

“是的，我预先设想过与此相当的紫外线爆炸的情形。正是这一点使情形有所变化。难怪有光线渗过屏障！警官——”

“在这儿，先生？”警察在面具后面嗫嚅着。

“下面你能清理出多大一块地方来？”

“你需要多大就可以清理出多大。”

“好。”迈斯特尔伸手从衣袋里拿出飞行员给他的市区图。“我们在这儿，对吧？那么从这儿到这儿设置一条警戒线，”他的软铅笔围绕着四个大厦划了一条黑线，“然后在这个圈外准备尽可能多的防火设备。”

“你要放一场很糟的火吗？”

“不，是一场好火，不过要快！”

警察不解地搔了搔脑袋，走下去了，迈斯特尔微笑着。屏障小队的成员现在是这个城市举足轻重的要人，二十个小时以前谁也没有听说过这么个屏障小队。

技术员神情慌乱地工作着，他把一个示波器接入一个闭环电路，迈斯特尔赞许地点点头。如果这种现像有一个脉冲的话，那就容易搞清它的波形，他捻了一下手指。

“怎么了，博士？”

“我的记忆。我想早上起床的时候我把脑袋给撂在后面了。我们必须把波形拍下来，它太复杂了，无法进行现场分析。”

“你怎么知道它太复杂呢？”技术员问道。

“那个无线电讯号告诉我的，”迈斯特尔说，“你们美国人是靠眼睛来工作，这个国家几乎没有谐振电子专家。但是在德国，我们工作既靠眼睛也靠耳朵。你们把一种波变成一

种可见的形式，而我们却把它变成一种可以听到的形式。我们有句老话说：谐振工程师是失望的音乐家。”

示波器上突然出现了绿色的摆动，这是一个疯子可能做出的那种摇摆。技术员失望地看着它。“那个波，”他说，“根本不存在。我不愿干那种几乎没有可能的事。”

迈斯特尔咧嘴笑了起来。“这正是我的意思。收音机里的讯号是基音降 B，而里面包含了成百上千的谐振和泛音。你在电场里是找不到那么多的。”

“找不到吗？”他看了一眼。“是的，找不到！可是当我把它缩减那么多的时候，你不可能看到它调制的形状。”

“我们得把它分段拍摄下来。”

另一个技术员取来了照相机，把它装好。他们便迅速地干了起来。那极不自然的珍珠色的闪光、面罩、从特制的防护服侧面渗入的臭氧刺鼻的气味、放电的刺痛，特别是落入陷井的任何动物都会感到的那种死一样的恐怖，这一切都使他们闷得喘不过气来。

正当他们工作的时候，警察已经回来，站在旁边一声不响地瞧着。由于防毒面罩的阻隔，看不出他脸部的表情，但是迈斯特尔依然可以感觉到他对他们的信任所产生的压力。毫无疑问，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没有一点意义——但是正是这些东西造成了这个盒子，使警察或总统的权力也对它无可奈何。现在懂得这些玩意儿的人就同神一样。

除非他们失败。

“正是这个东西搞的。”技术员说。

警察往前走了一步。“我已经把您标出的地方拦起来了。”他信心不足地说，“我们检查了那些公寓，里面没有一个人。

如果起了火，我们完全可以控制它。”

“太好了!”迈斯特尔说，“记住这种气体可以助燃，你们必须把每个有用的人召集到现场。”

“是，先生，还有什么事吗? ”

“你现在立即离开这一区域。”

迈斯特尔爬上飞机，站在开着的舱口旁，看着手表。他给警察十分钟的时间，以便他撤出公寓，退到放火线以外。随后他划着了火柴，把它扔到屋顶上。

“起飞!”他喊道。

直升飞机的旋翼吼叫起来。屋顶上的火开始烧着了，火舌直往上窜。三秒钟以后，靠着灰色屏障一面的屋顶上已是一片耀眼的火海。

飞机蹒跚地向高空爬去。

机后升起了一片光辉夺目、使人惊心动魄的黄色火焰。迈斯特尔不愿看它，他背朝火海坐着，在氧气瓶的颈部挥动着一些纸条。

氨的烟雾消失了，通过面罩也闻不见它的气味，但是在干片上正在出现摆动的线条。迈斯特尔轻咬着下唇，仔细研究这些线条。幸运的是，这些线条至少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它们将可以解释这个盒子是什么，甚至于告诉我们它是怎样产生的。

它们无法回答这个盒子是从哪里来的。

飞机的动作突然改变了。迈斯特尔的胃口在皮带下翻腾起来。他把干片收好，向上望着。帝国州立大厦那缩短了的塔尖，通过透明的机舱从斜下方对着他。另外有一架直升飞机正在它的顶部盘旋。电视发射机的天线隐藏在好像是一些

暗灰色物质的球体中。

迈斯特尔拿起了无线电话筒。“谢菲尔吗？”他呼叫着——向着帝国州立大厦。

“不，我是托利弗，”对方的回答传了过来。“谢菲尔回实验室去了。我们也准备离开这儿，需要帮助吗？”

“不需要，”迈斯特尔说，“你们天线杆上装的是箔片吗？”

“是的，那不过只是一个预防事故的措施。整个天线杆在辐射，既然我在外面包了箔片，那么箔片也在辐射。回头见。”

那架飞机随即旋了起来，飞走了。

迈斯特尔把频率调到短波区，嗡嗡声立即响了起来，随后他把音量调小，仔细分辨着。声音有点儿不一样。过了一会，他终于搞清楚了不同在什么地方。那个降 B 的基音依然在，不过有些泛音消失了。这就是说，这个小放大器无法再生的那些成百的泛音也消失了。现在他正在收听的是一台调频机，而他家里桌上的那台是一个调幅机。所以这个波的调制是沿着两个轴进行的，很可能脉冲的调制也是如此。但是为什么它竟会简化成接近其基波的一个波呢？

当然是谐振。高谐波是回声。不过一个简单的基音本身在一个人所共知的频率范围内，是不可能产生这个盒子的。正是谐波使情况产生了变化，而谐波离开像盒子这样一类封闭的空腔又不可能出现。沿着这样一个思路考虑，这个盒子就是它自身存在的一个前提条件。迈斯特尔觉得头晕起来了。

“喂，”飞行员说，“下雪了！”

迈斯特尔关掉收音机，向外面望去。“好吧，咱们回去

吧。”

尽管精疲力尽，屏障小队却以更加高度集中的精力，投入了紧张积极的工作，因此显得更沉静。弗兰克·谢菲尔的门是掩着的，但迈斯特尔不愿再敲门。他的脑子里正在形成一个想法，他不想打断自己的思路，把时间耗费在形式礼节之中。

办公室里和谢菲尔在一起的有几个穿制服的人，还有一个衣着豪华身体高大的人物和另外一个睡意朦胧的小个子。小个子的眼睛下面有暗褐色的圆圈。尽管他显得疲惫憔悴，迈斯特尔仍然可以认出他。他就是市长。而那位身材高大的人物却并不熟悉——也不使人愉快。

至于那位高级官员，在迈斯特尔看来，他的制服上没有一样顺眼的东西。迈斯特尔挤到前面来把干片放在谢菲尔的办公桌上。“谐振的产物，”他说，“如果我们能在实验室里复制这个基波——”

那个大汉突然吼了起来。“谢菲尔博士，这就是我们一直在等着的那个人吗？”

谢菲尔懒洋洋地打了个手势。“杰克，这位是罗兰·迪安，”他说，“我想市长你是认识的，其余几位是保安部门的官员。他们都好像认为是你装上了这个盒子。”

迈斯特尔浑身一紧。“我？这真是痴人说梦！”

“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会理所当然地受到怀疑。”一个军队的官员说，“不过，谢菲尔博士有点言过其实，我们只想问你几个问题。”

市长咳了起来。他显然很累，臭氧的刺激使他的呼吸极

感不适。

“恐怕还远不止此，迈斯特尔博士，”他补充说，“这位迪安先生坚持要逮捕你，我个人倒以为，那简直是蠢极了。”

“谢谢您，”迈斯特尔说，“那末迪安先生是什么意思呢？”

“迪安先生，”谢菲尔喊着说，“是你在北面放火烧掉的那几座楼房的主人。现在火还在蔓延。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放火，他听了便大发雷霆。”

“当然要发了。”迪安瞪着迈斯特尔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一紧急事态可以成为不负责任地毁坏财产的借口。迈斯特尔，你为什么要烧掉我的房子？”

“难道你呼吸不觉得困难吗，迪安先生？”迈斯特尔问道。

“当然！谁不呢？难道你认为把这个盒子里充满烟雾，可以使我们大家呼吸更舒畅一些吗？”

迈斯特尔点点头。“据我看你对基础化学一无所知，迪安先生。这个盒子正在迅速地把氧气转变成一种不能呼吸的东西。一场大火会耗掉一些氧，但它也能破坏臭氧的分子。其比率大约是消耗两个氧原子可以使根本不能呼吸的三个原子的臭氧放出一个氧原子而变成氧气。”

谢菲尔大声叹息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呢！这真是十分好的办法，杰克。可是臭氧的还原和氧气的全部消耗之间的比率又是怎样的呢？”

“这个比率足以使我们维持预定的六天期限中的五天。如果让臭氧的凝固过程毫不减弱地进行下去，我们连四十个小时都坚持不了。”

“怪物！”迪安冷冰冰地说着转向谢菲尔。“不彻底的办

法！问题的关键是把我们大家从苦难中解救出来，而不是通过侵犯别人的财产，再把这种苦难延续三天。这个人是德国佬，很可能是纳粹分子！正如你方才所说的，他是你们组里唯一知道怎么办的人，而到现在为止，他所做的一切除了烧毁我的几幢房子以外，一无所获！”

“迈斯特尔博士，到目前为止你们究竟都做了些什么？”情报部门的一个上校问。

“仅仅是几个试验性的观察。”迈斯特尔说，“我们把大部分不太明显的现像用图表记录了下来。”

“图表！”迪安哼了一声。

“你能够提供任何保证按时打破这个盒子吗？”上校问道。

“那样做，”迈斯特尔说，“将是愚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只能说这些。当然这需要时间——我们现在仅仅触及到一些皮毛。”

“如果是那样的话，恐怕你就得考虑被捕——”

“喂，上校！”谢菲尔冲了起来，脸憋得通红。“难道你不知道他是这个盒子中唯一能够打破它的人吗？那场火简直是最一般的常识，如果你因为我们的人没有做成什么事而逮捕他们的话，那我们就永远也做不成任何事！”

“我并不那么傻，谢菲尔博士。”上校沙哑着说。“我对迪安先生的房子并没有兴趣，如果市长被迫监禁迈斯特尔博士，我们会立即释放他。我担心的是迈斯特尔博士可能在维护这个盒子而不是力争打破它。”

“这话怎么讲？”迈斯特尔温和地说。

上校以军人的姿势笔挺地站起来，清了清喉咙说，“你现

在在这个盒子里。如果是你设置了它，你当然有办法出去，也知道它产生的根源在哪里？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去，不过从现在起我们必须派一个卫兵跟着你……这样满意吗？谢菲尔博士？”

“我可不满意！”迪安咕哝着，“我的财产怎么办？你要让这个疯子带着卫兵做助手去烧房子吗？”

上校看了一眼房产主。“迪安先生，”他安详地说，“你似乎认为这个盒子只是打扰了你一个人似的。军队在这个东西面前束手无策，可它清醒地认识到不仅是纽约一个城市处在攻击之下。敌人，不管他是谁，认为这个屏障是打不破的。不然的话，他就不会仅仅罩住我们的一个城市，使我们能够有机会对它进行研究。如果这个盒子八天之内没有打破，他就明白，纽约失败了，纽约死亡了——这个国家的每个城市都会在第二天早上被炸得稀烂。”

谢菲尔坐了下来，信心十足地望着这个军人问道：“为什么？既然他们可以把所有的城市一下子装入盒子里，那又何必要浪费炸弹呢？”

“力不从心啊。美国太大了，只能慢慢地占领，一口一口地吃掉。他们没有理由关心她的大片土地是否暂时无法居住了。重要的是，要把我们作为一个军事力量，作为一个在世界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强国打垮。”

“如果他们同时把所有的城市装入盒中——”

上校摇摇头。“我们有自己的导弹阵地，可它们并不在大城市。不管是盒子还是炸弹都不可能将它们中的大部分摧毁。不，他们需要知道这种盒子是打不破的，这样他们就可以用这种盒子先罩住他们自己的城市来防御我们的导弹袭击，直

到把我们整个国家摧垮。使用盒子，需要一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他们的城市和我们的城市会一同受难。使用核弹，一天就够了。所以他们要让我们试验一下。如果纽约打破这个盒子，他们就不会来进攻，至少在他们设计出更新的屏障以前不会发动进攻。而现在这个盒子看来还是很好的!”

“政治，”谢菲尔厌恶地摇着头说，“对我来说这玩意儿太费解了！难道盒子本身没有构成进攻吗？”

“当然——但是是谁发动的进攻？”上校进一步追问着，“我们可以猜测，但我们不能断定，我非常怀疑敌人是否留下了任何踪迹。”

迈斯特尔突然惊呆了，一种愕然的战栗传遍了他的脊梁骨。谢菲尔盯着他。

“踪迹!”迈斯特尔说，“不错！正是这种踪迹使我们的工作没有突破。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任何迹迹。我们找这种踪迹纯粹是浪费时间。弗兰克，这个盒子的发生源不在帝国州立大厦上，它甚至不在这个盒子里!”

“可是，杰克，它必须在盒子里。”谢菲尔说，“从物理学来看它不可能在盒子外面!”

“鬼把戏，”迪安咕哝着。

迈斯特尔激动地挥着手。“不，不！正是这个看法使我们的工作迄今一无所成。请注意，正像上校讲的那样，敌人是不敢留下任何踪迹的。而现在任何人为的技术都是有迹可寻的，特别是像现在这个最新的设计。找到了它的发生源，你立即就会知道是哪个国家搞的。根据这样一个分析，你就会对自己说，‘啊，是的，确实有关于这方面的报道、谣传、各种消息。它们是从 X 国来的。’可我疑心它们全是幻觉，你明

白我的意思吗？”

“是的，不过——”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留下这种会被人发现的痕迹。这点是无疑的。我们现在对这个盒子的物理学原理还了解甚少。所以说从物理学的角度讲它的发生源不可能在外面。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继续在它的内部寻找它的发生源。而是说我们必须找到一条新的物理原则使产生这个盒子的根源在它的外面成为可能！”

弗兰克·谢菲尔举起双手表示心悦诚服。“一个星期后修正基础物理学！好吧，让我们试试看。我想迈斯特尔可以在实验室工作吧，上校？”

“当然可以，只要不把我的卫兵关在实验室外就成。”

三十个小时后，雪停了。地上的积雪有三吋多厚。街上再看不到打闹的暴徒了，绝望的人们挤在铁路和地铁车站上。不断弥漫的臭氧把人们逐进了那些恶臭进不去的房屋和地下室里。

障碍的边缘一带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了。新泽西和布鲁克林的岸边，成了那些拼命想过河回曼哈顿呼吸清洁空气的人们的尸骨堆积场。沿着岛西边一带的建筑物依然在闪着火光——大约有二十个相连的街区——不过火没有烧过九号大街，由于缺乏燃料在那儿熄灭了。到处是一片寒冷凄凉的景象。城市在死亡。

城市的上空，这个盒子依然虚无缥缈。这是第三夜。

在小队所在地的大实验室里，迈斯特尔、谢菲尔和两个技术员突然在他们自己的一个小盒子里消失了，外面只剩下四个激动的士兵。迈斯特尔大声叹息着，望着他头上近在咫

尺的黑色屏障。

“现在，我们明白了。”他说，“弗兰克，可以开灯了。”

桌上的灯亮了。在模糊不清的光亮中，迈斯特尔看见眼泪正顺着谢菲尔的两颊流下来。

“不，不，还不到哭的时候，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迈斯特尔喊着说，“可是看那——多么简单，多么漂亮!”他指着位于盒子正中的一块金属。“这儿我们只有四个人，一块小金属，一张空桌子，一盏灯和一个箔杯。屏障的发生源在哪里？在外面!”

谢菲尔叹了一口气。“不，”他嘶哑地说，“啊，你是对的，杰克——主要发生源是在外面。但它并不产生这个屏障，只是使那块铁励磁，从而造成了这个屏障。”他看着分散在桌上的那些图表。“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一种电场的干扰竟是可能的！你看这些波——当电场强度增大时，互相缠绕，互相混杂，互相减慢。怪不得当它们最后形成屏障的时候，连宇宙都要让路了。”

一个技术员神情紧张地看着这个小盒子，清了清嗓子。“我还是没有搞清楚为什么它会漏光，漏氧，等等，尽管它漏得很少。干扰必须被辐射冲开，而屏障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辐射器的附属空间对应物。它应该是黑色的东西。而它现在是灰色的。”

“不，它是黑色的，”谢菲尔说。“但它并不总是开着的。如果它总是开着，催化辐射就不可能通过。它是一个完美的斥此吸彼的电磁铁，外面的东西把一个催化电场发射出来，而铁块——在我们这里即帝国州立大厦——被励磁并被抛出屏障电场以外。于是屏障立起来了。屏障切断了催化辐射，

屏障又落了下来。初始波束又射入。这样不断循环下去。关键是没有这样一个忽关忽开的系统，你就什么都没有——屏障就不能存在，因为间歇提供了一些必要的谐波。”

他苦笑着。“你看，现在我解释它，仿佛我早就懂它似的。你真是一位好老师，杰克!”

“人们一旦认识到屏障在升起来以前它本身必须先存在这一点，”迈斯特尔笑着说，“他就弄清了其余的一切或大部分。引入初始脉冲的有节奏的间歇是最简单的把戏。最困难的问题是测定其时间——弄清楚屏障第一次立起来是在什么时候，这样就可以在那个时候切掉这个忽隐忽现的东西。”

“那末我们怎么打破这屏障呢？”

“反馈，”迈斯特尔说。“在射入的波束里必须有一个巨大的反电动势。不管它是被转换后送回源头还是被消耗掉，我们都能够烧掉它。”他查看了一下地面上从小盒子的边缘到铁块的粉笔线，然后拿起箔杯指着这条线从铁块向盒子的边缘推出去。“诀窍，”他清醒地说，“不是减小，而是要放大——”

头上眩目的光射进来照在他们身上。实验室里挤满了大兵，一个个端着枪对着他们。一缕绝缘物烧焦的气味从粉笔线另一端的装置上冒了起来。

“啊!”谢菲尔说。“我们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粉笔线该从帝国州立大厦向那个方向划呢？”

“可以向地平线上的任何一点。”迈斯特尔说。“首先要使反射器朝着上面。”

谢菲尔郑重地保证说。“你解开了这一不可思议的谜，杰克，什么时候你要学位证书，”他说，“我就用自己的鼻子给你写一张!”

城市寒冷而又寂静。位于西端一个最糟的贫民窟已经烧毁，然而火仍在那里闷烧、闪烁。

空气是一付缓慢累积着的毒剂。天已经很暗了。

在帝国州立大厦的顶部，一个巨大发光的碗状物正按着一定的方向摆动，时而有一个间歇。在它的上方五十哩处的一个区域内，寒冷和空气都对人没有任何意义，那里，一个笨拙的鱼雷似的物体开始微微地发热。在它的内部，微妙的东西在闪光、熔化。此外没有什么不同；鱼雷状的物体不停地按预定的速度 21 $^{8}/_{10}$ 哩／分运行。总是这样。

盒子消失了。清晨的阳光射了进来。当七月的炎热和冷空气一接触，立即下起了滂沱大雨。几分钟之内，城市又像先前那样灰暗，但却伴随着迅雷和闪电。人们从建筑物内涌出来，在瓢泼大雨中疯狂地吮吸着自由的空气，在隆隆的雷声中喊叫着、互相拥抱着，在电光的闪耀中跳跃着。

暴风雨很快就过去了。但人们狂热的情绪却久久没有平静。

“踪迹!”迈斯特尔对谢菲尔说。“你能把它们藏在什么地方呢？在轨道上运行的火箭是惟一的回答。”

“阳光，”谢菲尔说。“多么好啊！你最好赶在那些官方的英雄崇拜者缠住你以前回家去睡一觉。”

但是迈斯特尔已经睡熟了。

地 下 隧 道

〔美〕弗雷德里克·波尔　著
屠　珍　译

弗雷德里克·波尔（Frederik Pohl 1919—）是美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和编辑。因编辑成绩卓著，1966、1967、1968 年曾连续获得“国际科幻成就奖”，1974 年他的短篇小说《会见》获雨果奖，并且从 1974 年开始，担任美国科幻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作品有《宁愿冒险》、《城市之边》、《奴隶船》、《吞食世界的人》、《反对未来的事件》等。

《地下隧道》充满了惊险的场景和奇怪复杂的感情，反映了资本全义社会里的商业竞争。指出搞广告宣传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和技术，就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波尔自己说这是他的故事的内在含意。

小说以医学发展为基础的高度想象，反映了医学发展可能给人们带来的社会影响：内脏可以用机器代替，科学的发展使人类机器化，完全受先进技术的控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将变成什么样呢？

六月十五日的早晨，盖·布克哈特大叫一声，从梦中惊

醒。

这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真实的一个梦了。他现在仍然可以听到和感觉到那种刺耳的、金属破裂的爆炸声，那股把他从床上猛地甩到地上的剧烈震荡声和那股滚烫的热流。

他痉挛地坐起来，瞪起两只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的一切，他凝视着这间安静的屋子和那一片从窗子射进来的明媚的阳光。

他沙哑地叫道，“玛丽？”

他的妻子没有躺在他的身旁。被子凌乱地掀起，好像她刚从被窝里爬起来似的。刚才那个梦给他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以致他本能地往地板上寻找，看一看是否梦中的那次爆炸把她甩到地上去了。

她并没有在地上。他心想她当然不会在地上。一面看了看那张熟悉的梳妆台前的凳子，玻璃没碎的窗子和毫无裂缝的墙壁。刚才那场虚惊只不过是一场噩梦罢了。

“盖？”他的妻子在下面楼梯口处探询地喊他。“盖，亲爱的，你怎么啦？”

他有气无力地答道，“没什么。”

稍停片刻，玛丽又疑虑地喊道，“早饭做好了。你肯定没什么吗？我好像听见你大喊大叫来着。”

布克哈特更有信心地答道，“我刚才做了一个恶梦，亲爱的。我马上就下来。”

在澡房里他一面打开他喜欢用来淋浴的掺花露水的温和水，一面心里想这不过是场莫名其妙的梦罢了。其实恶梦并非不寻常。特别是关于爆炸的恶梦。在过去笼罩着氢弹恐惧

症的三十年当中，有谁没梦见过爆炸呢?

原来连玛丽也作了同样的梦，因为他刚跟她提起梦中的事，她就打断他的话。“是吗? ”她惊声她问道。“怪事，亲爱的，我也梦见了同样的事! 嗯，几乎一模一样。不过我实际上没有听见什么声音。我只梦见有个什么东西把我吵醒，接着出现一种急速的砰砰声，后来有个什么东西打了我的脑袋一下。就是这样。你的梦也是这样吗? ”

布克哈特咳了一声。“不，不完全一样”他说道。玛丽不是那种像男人一样强壮、像老虎一样勇猛的女性。他想没有必要把梦中的一切细节都向她交代清楚，好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肋条骨被折断啦，喉咙里冒咸泡啦，痛苦地明白这就是死亡啦，都用不着向她提。他说道，“也许城里真发生了一起什么爆炸。也许咱们听见了，就做起梦来了。”

玛丽心不在焉地把手伸过去，轻轻拍了拍他的手。“也许是这样，”她同意地说。“差不多八点半了，亲爱的。你还不该快点吗? 你上班向来不愿意迟到。”

他狼吞虎咽地吃完早饭，吻她一下，就慌慌张张地跑出去——与其说他不打算迟到，不如说他想验证一下他方才的猜测是否正确。

但是，泰勒顿市里看上去跟往常一模一样。布克哈特乘公共汽车进城时，关注地往车窗外看，寻找爆炸的痕迹，结果什么也没找到。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泰勒顿市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万里无云，一幢幢的建筑物显得干净迷人。但是他也注意到，由于康脱乐化学总厂盖在市郊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城内唯一的摩天大楼——电力大厦受到了蒸汽浪的冲击；石头建筑物上依然留

下蒸汽喷冲的印迹。

车上没有常见的熟人，因此布克哈特也无法打听有关爆炸的事。他在第五街和勒海路转弯处下了车，公共汽车带着轻微的引擎响声开走后，他确信那一切都不过是幻觉罢了。

他在他那幢办公楼走廊里的烟摊前停下来，拉尔夫没有在看柜台。卖香烟给他的人是个陌生人。

“斯特宾斯先生呢？”布克哈特问。

那人很有礼貌地回答，“病了，先生。他明天会来的。今天买包‘马林’牌吗？”

“来包‘吉士’牌。”布克哈特纠正道。

“当然，先生。”那人说。可他从货架上取下来，从柜台上滑过来的一包烟却是一种从没见过的绿黄色包装的烟。

“尝尝这种烟吧，先生。”他建议道。“这种烟含有一种镇咳成分。您有没有注意到有时一般的烟卷会呛您一下子？”

布克哈特怀疑地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牌子的烟卷。”

“当然没听说过。这是一种新产品。”布克哈特犹豫不定，那人又劝说道，“这样吧您试一试，不好由我负责。如果您不喜欢这种烟，把空盒子拿回来，我退您钱。这够公道了吧？”

布克哈特耸耸肩。“我怎么能让你赔钱呢？不过，再给我一包‘吉士’吧，好吗？”

等电梯时，他打开那盒烟，点着一根。他认为味道还不坏，尽管他对用任何化学方法处理过的烟都表示怀疑。可是他对拉尔夫的替工不以为然。假如这个人对每一个顾客都试用这套高压兜售的办法，这个烟摊上的买卖一定会搞得乱七八糟。

电梯门带着一阵低音音乐声打开了。布克哈特和另外两三个人一同走进去，他向他们点点头，电梯门关上了。音乐声嘎止，电梯顶上的扩音器开始播放惯例的商业广告。

不对，布克哈特发觉这不是惯例的商业广告。他经受那些俘虏听众的商业广告的折磨由来已久，以致它们几乎对他的耳朵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但是从大楼地下室传来的录音节目却引起他的注意。不仅因为那些商标牌号大多是生疏的，连播放的方式也迥然不同。

有一些他从没尝过的软饮料的广告，配着引人注意的轻快节奏的叮叮当当的音乐声。还有一段听上去好像是两个十岁的男孩在谈一种块糖的连珠炮似的对口相声，接着是一种带有权威性口吻的低沉的嗓声："马上去买一块美味的巧克力可口酥，把你的味浓的巧克力可口酥吃下去。那就是巧克力可口酥!"还有一个女人的哭丧声："我希望有一个飞科牌冰箱！我非想法弄到一个飞科牌冰箱不可!"布克哈特到达他那一层楼，走出电梯时，那末一段广告刚播完一半。这使他有点不自在。这些商业广告都不是在介绍熟悉的牌子，人们对这些东西毫无使用感，而且感到陌生。

办公室里幸而和往常一样，除了巴茨先生没来之外，米特金小姐在接待处的办公桌那儿直打哈欠，也不知道他没来的具体原因。"他家里打来了电话说他明天来，没说别的。"

"也许他去工厂了。工厂离他家很远。"

她好像无所谓。"嗯。"

布克哈特忽然想到一件事。"今天可是六月十五！是季度所得税申报日——他得在报表上签字啊!"

米特金小姐耸了下肩膀，表示这是布克哈特的事，与她

无关。她又继续修她的指甲。

布克哈特被彻底激怒了，走到他的办公桌。他忿恨地想到，倒不是他不能像巴茨那样在纳税表上签字，而是因为这根本不是他份内的事，如此而已；巴茨做为康脱乐化学公司市内办事处经理，应该担负起这项职责。

他本来想往巴茨家里或者工厂里打个电话找他，可他很快就放弃这个想法。他不太爱搭理工厂里的那些人，越少和他们打交道越好。他曾和巴茨去过工厂一次；那是一个令人困惑、在某种程度上令人害怕的经验。除了几位管理人员和工程师外，工厂里连个人影都没有——布克哈特记起巴茨跟他说过的话，又纠正自己，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活人影——只有机器。

据巴茨说，每一台机器都由一架电子计算机控制，这种计算机错综复杂的电子结构产生一个活人的实际记忆力和头脑。这是一种使人感到不舒服的想法。巴茨笑着告诉他这里倒没有弗兰肯斯坦[①]所干的盗墓后把人脑移植到机械里去的那类活儿。他说这只是把人的习性从脑细胞中移植到真空管里的细胞中去。这样做既不伤害人也不至于把机械变成怪物。

尽管如此，这件事仍使布克哈特感到不舒服。

他把巴茨工厂和其它乱七八糟不愉快的事都置之脑后，开始整理纳税申报表。为了核实数字，他一直干到中午，而这件事巴茨可以单凭记忆和他个人记下的分类账十分钟就能

---

① 英国作家玛丽·雪莱 1818 年所著的小说中的生理学研究者，他创造一个科学怪人而自己被它毁灭。

解决，布克哈特气忿地想到了这一点。

他把表格封在一个信封里，走出办公室，来到米特金小姐那儿。“既然今天巴茨先生没来，咱们轮班去吃饭吧，”他说。“你先去吧。”

“谢谢，”米特金小姐慢吞吞地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她的皮包，开始化妆。

布克哈特把信封交给她。“替我把这封信扔在邮箱里，好吗？呃，等一等。我不知道该不该给巴茨先生打个电话问清楚一下。他太太没提他能不能接电话？”

“没提。”米特金小姐用一张棉纸小心地吸干嘴唇上的口红，“又不是他太太，而是他女儿打来的电话，留下的话。”

“是孩子，”布克哈特皱着眉头说。“我还以为她上学了。”

“没错儿。是她打来的电话。”

布克哈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厌烦地瞪着他办公桌上尚未拆开的邮件。他不喜欢噩梦，这把他整个一天都扰乱了。他也应该像巴茨那样卧床休息才对。

在他回家的路上又发生一件滑稽事。他平常搭乘公共汽车的那个拐角处乱哄哄地吵闹不堪，有一个人在扯着嗓门推销一种新式样的冰箱，他就又往前走了一站路。他看到公共汽车驶来了，就开始小跑步。可身后有人在喊他的名字。回头一看，是一个个头不高满面须发的男人朝他跑来。

布克哈特犹豫了一下，马上就把他认出来了。是一位偶然见过面的朋友，名叫斯万逊。布克哈特不乐意地意识到自己又要脱一班车了。

他跟他打了个招呼。

斯万逊脸上现出十分渴望见到他的表情。“是布克哈特吗？”他带着一种奇特的紧张声调问道，然后他就默默地站在那里盯视着布克哈特的脸。他的表情起先带着一股热忱的期望，继而缩减为一线希望，最后希望全逝而转为惋惜。布克哈特纳闷他在寻找什么，期望什么。可是不管他想要什么，布克哈特都不知道如何提供给他。

布克哈特咳嗽一声，说道，“哈罗，斯万逊。”

斯万逊甚至没有理会他的招呼。只深深叹了口气。

“没用了。”他喃喃地说，显然是在自言自语，他心不在焉地向布克哈特点点头就转身走了。

布克哈特瞧着他那搭拉下来的肩膀渐渐消逝在人群之中。他心想今天可真是个怪日子，一个他不大喜欢的日子。一切都显得不正常

他乘上下一班公共汽车回家，一路上他仔细盘算着。这倒不是什么可怕或者倒霉的事，而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你跟别人一样过自己的日子，脑子里形成一系列的印象和反应。你总在期待着一些事情。你打开小药柜时，期望刮胡子刀就在第二层上面。你关上大门时，期望得把它再轻轻拉一把，好让锁搭上闩。

你生活当中常碰到的倒也不是那些正确而美满的事，而却是那些稍微有点不对头的事，插牢而拔不动的锁闩啦，由于弹簧太旧而需要多按一下的楼梯顶端的电灯开关啦，总会绊一下脚的地毯啦，等等。

倒也不仅仅是布克哈特的生活规律里出了什么差错，而是出了差错的东西确实是差错无疑。比如说，巴茨没来上班，而巴茨本来一向是上班的。

吃饭时，布克哈特一直在思索。尽管他的妻子约了邻居打一局桥牌来给他解闷，他整个晚上还一直在沉思着。来的邻居是安娜和费莱·丹纳曼夫妇，跟他很合得来。他和他们从小就相识。可是这天晚上他们也显得反常，并且也在深思；他只听到丹纳曼关于打电话总不顺当的抱怨，或是他的妻子对于最近电视放演的商业广告的种种无聊内容所提的意见。

布克哈特正在为自己那种没完没了的心不在焉的情绪创一个记录，这时已值午夜时分；他自己也感到突然了——自己也奇怪地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他在床上翻了个身，就很快而彻底地睡着了

六月十五日的清晨，布克哈特惊叫着醒来。

这是他一生中所做过的最真实的一个梦了。他仍然可以听到爆炸声，感觉到那股把他冲到墙上的气流。他此刻在一间安静的房间里笔挺挺地坐在床上倒像不对劲似的。

他的妻子嗒嗒地跑上楼来。“亲爱的!”她叫道。“怎么啦？”

他喃喃地说，“没什么。作了个恶梦。”

她手放在胸口，舒了一口气，气琳琳地说:“你可真吓了我一跳——”

外面传来一阵响声打断了她的话。那是一阵警报器的尖哨声和铃铛声，声音响得吓人。

布克哈特夫妇俩心卜卜跳地彼此望了一下，然后急忙惊慌地奔向窗口。

街道上并没有救火车辘辘行过的踪影，只有一辆带广告

板的小型卡车，在慢慢行驶着。车顶上装满了闪亮的扩音喇叭。从喇叭里发出警报的尖响声，越来越紧急，还掺杂着重型引擎的隆隆声和铃铛声，几辆救火车在四级火警下抵达现场时的完整录音。

布克哈特惊讶地说，“玛丽，他们这样做是违法的！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他们在播放一场火灾的录音。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也许是开个玩笑。”他的妻子回答道。

“玩笑？清晨六点钟把这一带居民都给吵醒？”他摇摇头。“警察十分钟之内就会来到，”他预言道。“你等着瞧吧。”

但是警察不仅十分钟之内没来，而且根本就没来。不管这辆车里搞那些恶作剧的人是谁，很明显，他们的把戏得到了警方的允许。

汽车在路口中间摆好位置，默默地停了几分钟。接着喇叭里咔拉一响，传出一阵巨大的响声唱道：

“飞科牌冰箱！
飞科牌冰箱！
非得要有一台飞科牌冰箱！
飞科，飞科，飞科，
飞科，飞科，飞科——”

这种吼声没完没了。这当儿，整条街每座房子的窗口都有脑袋伸出来。这声音响得厉害，可说是震耳欲聋。

布克哈特以盖过那阵吼叫的高调门向他妻于嚷道，“飞科牌冰箱是他妈的怎么回事啊？”

“我猜准是一种特别型式的冰箱吧，亲爱的，”她也无可奈何地尖声回答。

噪声遽然停止，卡车默默地在那儿停着。这时仍是雾气沉沉的清晨，阳光平射越过屋顶。简直使人不能相信就在片刻之前这条安静的街道上曾经响彻着一种冰箱的名字。

“真是一种胡闹的广告宣传手段，”布克哈特气愤地说。他打个哈欠，从窗口走开。“我还是穿衣服吧。我想他们也就到此而止了——”

一阵吼叫声从他身后冲来，简直像给了他一记耳光似的。一个粗哑而嘲笑的声音，比天使长吹的喇叭声还要响，吼道：

“您有一个冰箱吗？它发臭味！它如果不是飞科牌冰箱。就会臭得要命，它如果是去年出产的飞科牌冰箱，也会发臭味！只有今年出产的飞科牌冰箱才是最好的！您知道谁有一个埃杰克斯牌冰箱吗？搞男性同性恋爱的家伙才有埃杰克斯冰箱！您知道谁有三倍冷冻的冰箱吗？共产主义信徒才有三倍冷冻的冰箱！除了崭新的飞科冰箱，其他的冰箱都一律发臭味！”

这声音怒气冲冲而口齿不清地叫喊着：“我劝告你们，快出来，马上去买一个飞科牌冰箱！快！快买飞科牌！快买飞科牌！快，快，快，飞科，飞科，飞科，飞利，飞科，飞科……”

这声音终于停下来。布克哈特舔了一下嘴唇。他刚对妻子说，“也许咱们应该给警察局打个电话申诉一下——”，扩音喇叭又响起来。真是乘其不备；它就是要乘其不备，突然袭击。它叫喊道：

“飞科，飞科，飞科，飞科，飞科，飞科，飞科，飞科。廉价冰箱会损坏您的食品。您会上吐下泻。您会得病而死。买一个飞科牌，飞科牌，飞科牌，飞科牌！您没注意到从您现在的冰箱里拿出一块肉来已经腐烂而发霉了吗？买个飞科牌，飞科牌，飞科牌，飞科牌，飞科牌。您要吃腐烂而发臭的食物吗？您还是明智点，买一个飞科牌，飞科牌，飞科牌——”

这使他下了决心。布克哈特的手指头不断捅到错的拨号洞里，最后终于接通警察局的电话。对方占线——很明显，他不是有这想法的唯一的人——他仍在哆里哆嗦地拨电话时，外而的响声停止了。

他往窗外望了一眼，卡车已经无影无踪。

布克哈特松松领带，又叫侍者给他再来杯冷饮。他们如果不把这家水晶咖啡馆弄得这祥热就好了！新刷的油漆——灼热的红色和眩目的黄色——够糟糕的了，而且有人好像糊里糊涂地认为现在是正月而不是六月；这屋里的温度比外面足足高出十度。

他两口就喝干那杯冷饮。他觉得有股怪味。但并不赖，就像侍者保证的那样，它确实使你凉快多了。他提醒自己在回家的路上带一盒这种冷饮回去。玛丽也许爱喝。她总是对新鲜东西感到兴趣。

有位姑娘从餐馆那头朝他走来，他窘迫地站起来。这可是他在泰勒顿市所见过的最漂亮的美人了。个头儿只到他下巴那儿。蜜色的黄发，身材适中——嗯，处处可人。那件紧裹在她身上的衣裳无疑是她唯一所穿的东西。她向他打招呼

时，他觉得自己好像脸红了一下。

“布克哈特先生。”声音像是遥远传来的手鼓声。“经过今天早上这事，您还让我来见您实在太好了。”

他清清嗓子。“没什么。您请坐，您是——。”

“我叫爱泼·霍恩。”她喃喃说，坐下来，而且是坐在他的身旁，没有坐到照他所指的桌子对面那个地方。“就叫我爱泼吧，好吗？”

她身上有那么一股香水味，他发觉自己脑子里如今只能琢磨到这一丁点事了。她既用香水，又用其它各种化妆品，看起来好像不大合适似的。他猛地清醒过来，发觉待者应爱泼所点的两客小牛排的吩咐，正要离去。

“慢来!”他不同意地说

“布克哈特先生，请不要拒绝。”她挨着他的肩膀，脸转向他，嘴里呼出来的气暖烘烘的，表情温柔而亲切。“这都由飞科公司请客。让他们请吧——这是他们的一点小意思。”

他觉出她的手伸进他的口袋。

“我把这顿饭钱放在您的口袋里啦，”她轻声在他耳边要小花招似地说。“您替我办吧，好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您能代我付账的话，就太感谢了——这类事，我还是有点老派。”

她温存地微笑一下，接着又变得过分公事公办的样儿。“可您必须收下这笔钱呀。”她坚持道。“您要是不收的话就太不给飞科面子啦，他们那样打扰了您的睡眠，您可以提出控告，让他们赔出他们所有的钱来。”

他觉得头脑昏昏沉沉，仿佛刚看见有人在变魔术，把一只兔子消失在一顶高礼帽里似的。他说，“怎么，实际上并不

那样坏。呃，爱泼，也许就稍微吵了点，可是——”

“哦，布克哈特先生！”两只蓝眼睛瞪得大大的，充满羡慕之情。“我知道您会理解的。就是因为——嗯，这是那么一种了不起的冰箱，分公司的某些人迷得晕头转向，要是能这么说的话。总公司听到这件事后，立刻就派代表到那条街各家各户去陪礼道歉了。尊夫人把您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们了——我真高兴您允许我同您一道吃午饭，好让我也能向您道歉，可是布克哈特先生，因为这真是一种特别好的冰箱咧。

“我不应该告诉您这些，可是——”两只蓝眼珠含羞地往下望着——“我情愿为飞科牌冰箱赴汤蹈火，这对我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她抬头望着，真是迷人。“我敢说您一定认为我是个傻瓜，是不是？”

布克哈特咳嗽一下。“嗯，我——”

“哦。您不会刻薄的！”她摇摇头。“不会的，您别装出那副样子。您认为这是愚蠢的，可是，真的，布克哈特先生，您如果对飞科牌了解得更清楚的话，就不会那样想了。让我给您看看这本小册子——”

布克哈特吃完午饭回到办公室，足足迟到了一小时。不单是那个姑娘拖住了他。早晨还有一个他不大熟悉的名叫斯万逊的小老头，在街上拉住了他，好像有急事要跟他谈，可是又冷冰冰地离去

这倒也没什么关系。自从布克哈特到这里来工作，巴茨先生还是破题儿第一遭没来上班，留下季度纳税申报表把布克哈特难住了。

然而，问题在于他不知道怎么竟然会签订一张定单购买一个十二立方呎的立式飞科牌冰箱，自动解冻，价格 625 美

元。附带百分之十的“优惠”折扣——“因为今天早上那件可怕的事，布克哈特先生，”她这样说。

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向他妻子解释咧。

他的担心全是多余的。他刚刚走进大门，他的妻子几乎立刻就说，“亲爱的，我在想咱们是否能买得起一个新冰箱呀。来了一个人为早上那阵噪音表示道歉——嗯，后来我们就聊了起来——”

她也签了一个定单。

布克哈特后来上楼睡觉时想到，这真是一个最倒霉的日子啦。可这一天倒霉的事对他来说还没结束呢。楼梯顶上的电灯开关的弹簧怎么也不听使唤了。他生气地揿来揿去，结果当然把里面的转向轮晃动得脱了环。线路弄断了，整个房子里的电灯都灭了。

“他妈的！”盖·布克哈特说。

“是保险丝断了吧？”他的妻子困倦地耸耸肩说。“算了，明天早上再说吧，亲爱的。”

布克哈特摇摇头。“你先去睡吧。我一会儿就来。”

倒不是他多么喜欢换保险丝，而是他心神不定，根本不困。他用螺丝起子把那个坏了的电灯开关线路切断，跌跌撞撞地走进漆黑的厨房，摸到电筒又小心谨慎地下楼到地下室去。他找了一节保险丝，把一个空箱子推到保险盒下面，好站在上面把断了的保险丝拽出来扔掉。

等新保险丝换好，他听到头顶上的厨房里那个电冰箱的电路卡嗒一声接通了。又响起来。

他朝楼梯处走去，可是又停下来。

在地下室原来放旧箱子的那个地方，地面奇特地闪闪发亮。他用手电筒照了一下。是金属地面!

“王八蛋,”盖·布克哈特骂道。他不相信地摇摇头。他又仔细地瞧瞧。用大姆指在那片金属的补钉边沿上摸了几下。竟被划破了一个口子。那边沿锋利无比。

地下室的地面原来只抹上薄薄一层水泥。他找到一把榔头在许多地方把水泥敲碎——到处都是金属的。

整个地下室是一个黄铜盒。连水泥砖墙都是伪装的，里面也是金属的!

他困惑不解地猛击一根梁柱。那倒至少真是木头的。地下室窗户上的玻璃也是真正的玻璃。

他吮一下大姆指上的血，又试一下地下室的楼梯下层。真正的木头。他又敲一下煤气炉下面的砖头。真正的砖。护墙和地板则是假的。

就好像有什么人用一个金属框子撑住这座房子，然后又费劲地把这种作法遮隐起来似的。

最使他感到惊讶的是那个挡住地下室后半面的、倒放着的破船壳，这是布克哈特几年前在家里利用短暂时间自己作出来的一条船的残骸。从上面看，一切都很完整，可是里面，应该安装座板、椅子和贮藏箱的地方却只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粗糙而没有加工的支架。

“可这条船是我自己造的呀!”布克哈特忘了他的大姆指在流血，喊道。他昏昏沉沉地倚在船壳上，想把这一切从头到尾想一遍。不知什么人，出于某些使他无法理解的原因，把他的船和地下室取走了，也许包括他招所房子在内，然后用一个精巧制做的原物模型把它们统统调换了。

“这简直是瞎胡闹，”他冲空荡荡的地下室说，用手电筒四下里照来照去，两眼瞪视着。他喃喃说，“有人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理智拒绝做出答复；没有任何合乎道理的回答。布克哈特思索了好几分钟，不知道自己的神志是否清醒。

他又往船底下看一眼，希望能确信自己是弄错了，这不过是他的幻想罢了。但那草草率率未完成的支架还是老样子。他爬到下面再仔细看看，半信半疑地摸摸那粗糙的木头。简直是不可能！

他关上手电筒，开始往外爬，可是怎么也爬不出来。就在想往外爬那当儿，他感到浑身突然疲倦不堪，两条腿不听使唤了。

他失去知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但就好像知觉被人取走似的，盖·布克哈特睡着了。

六月十六日清晨，盖·布克哈特蜷缩在他的地下室里那个船壳下面，醒了过来——他连忙跑到楼上，却发现是六月十五日。

他头一件事就是对船壳连忙进行一次狂乱的检查。伪装的地下室地板啦，仿制的石头啦，一切都跟他的记忆一模一样，简直使人难以置信。

房里依旧平静如常，毫无异样。电钟指针在钟盘上移动，发出庄重的哒哒响声。快六点钟了。他的妻子随时都可能醒来。

布克哈特推开前门，瞧瞧外面宁静的街道。晨报被邮差漫不经心地扔在门前台阶上：他拾起来时，发现报上的日期

是六月十五日。

不过，这是不可能的，明明昨天是六月十五日。那是一个不会令人遗忘的日子——季度纳税报表的日子。

他走进堂屋，拿起电话：拨天气预报台的号码，听到一段声调抑扬的播音：“——凉爽，有雷阵雨。气压三十点零四上升到……美国气象台六月十五日天气预很。温暖、晴、最高气温——”

他把电话挂上了。六月十五日。

“天哪!”布克哈特祷告似地叹道。真是再奇特不过了。他听到他妻子的闹钟铃响了，就奔上楼梯。

玛丽·布克哈特直挺挺地坐在床上，就像一个刚从恶梦中惊醒过来的人那样，眼中带有惊吓和不知所措的表情。

“嗳哟!”她的丈夫刚一进屋，她就叫了一声。“亲爱的，我刚做了一个最可怕的恶梦，好象是一场爆炸……”

“又来啦？”布克哈特并不很同情地问道。“玛丽，真是怪事！昨天一整天我都觉得不大对头，而且——”

他就把地下室其实是个铜盒和不知道是谁按照他那艘船作了个模型这两件事讲给她听。玛丽起先是有点诧异，接着感到惊恐，随后，显出又想抚慰又不大自在的神情。

她说道，“亲爱的，你敢肯定是这样吗？因为我上星期才把那个箱子打扫出来，我倒没瞧出什么来。”

“绝对肯定!”盖·布克哈特说。“昨天咱们把电灯弄坏了之后，我把那个箱子拉到墙边，站在上面装上新保险丝，后来——”

“什么情况之后？”玛丽不仅是惊恐了。

“咱们把电灯弄灭了之后。你知道就是楼梯口那个电灯

开关卡住了。我到地下室去——”

玛丽在床上坐起来。“盖，开关没卡住啊。昨天晚上我亲自把灯关上的。”

布克哈特两眼瞪着他的妻子。“我敢肯定你没关过灯！走，咱们去看一眼！”

他满有把握地走到楼梯口，戏剧性地指着那个昨天晚上他拆下来还垂在那里的坏掉了的开关……

可是那个电灯开关跟平时一样，并没坏。布克哈特怀疑地按了一下，楼上楼下堂屋里的灯都亮了。

玛丽面色苍白，心神不安，撇下他，自己下楼到厨房准备早餐去了。布克哈特久久站在那里，瞪着电灯开关。他的思维活动已经超过怀疑和惊恐的地步，简直停顿了下来。

他处在一种麻木的内省状态中刮胡子，穿上衣服，吃早饭。玛丽一直没打扰他；她温柔而体贴，在他离家前吻他一下。接着他就一声不响地去赶公共汽车。

米特金小姐坐在接待处那儿，打着哈欠，向他打个招呼。“早上好。”她昏昏欲睡地说。“巴茨先生今天不来上班。”

布克哈特刚想说点什么，又止住了。她不会知道巴茨先生昨天也没来，因为她正在撕去她的台历上六月十四日那一张，露出六月十五日那张“新的”。

他跌跌撞撞地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茫然盯视着早上来的邮件。这些信件虽然都还没有打开，可他已经知道工厂推销公司的信封里是一张两万呎新隔音瓦管的定单，凡贝克父子公司的信封里是一张索赔单。

过了很久，他才迫使自己把邮件打开。果然不出所料。

午饭时，布克哈特在一种十分紧迫感的驱使下，让米特金小姐轮班先去吃饭——昨天那个六月十五口，是他先去的。她去了。看起来好象对他那种死乞白赖的劲儿，有点困惑不解，而这却一点也没影响布克哈特的情绪。

电话铃响了，布克哈特心不在焉地拿起听筒。“康特乐化学公司市内办事处，我是布克哈特。”

电话里说了一声“我是斯万逊。”就不吭声了。

布克哈特殷切地等待回话，可是没有反应。他又喊了声，“喂？”

还是没有反应，过了一会儿，斯万逊心灰意懒地问道，“还没出什么事吧？”

“没什么事？斯万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你昨天就跟我来了这么一套，你——”

对方嘶哑地说：“布克哈特，哦，我的老天，你还记着，你呆在那儿别走——我过半小时就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不要紧，”那小个子兴高采烈地说。“等我见到你再跟你详谈。电话里别再说了——也许有人在监听。等着我。喂，等一下。你是不是一个人在办公室里？”

“嗯，不是，米特金小姐可能——”

“真他妈的。喂，布克哈特，你在哪儿吃午饭？那儿菜好吗？热闹吗？”

“嗯。还可以。水晶咖啡馆，离我这里只有一个路口——”

“我知道那个地方。过半小时在那儿见吧！”电话挂断了。

水晶咖啡馆里不再粉刷成红色了，可是依然热得很。他们增加了电视音乐节目，其中掺杂着商业广告，播的是冷饮

和“马林”牌香烟。“它们都经过特殊消毒，”广播员用愉快的声调说。还有一种布克哈特从来不记得听说过的巧克力可口酥。但是他很快就把这些都听够了。

他在等待斯文逊到来时，一个夜总会卖烟卷的姑娘穿着玻璃纸裙，从饭馆那头走过来，手里端着一个盛满红纸包装的小糖块的托盘。

“巧克力可口酥甜又蜜，”她一边朝他桌子走来，一边喃喃说。“巧克力可口酥比蜜还要甜！”

布克哈特一心在等待给他打电话的小个子，没有理会她。但当她把一把糖果撒在他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冲顾客微笑时，他瞥了她一眼。立刻就转身盯视着她。

“咿，这不是瞿恩小姐吗，”他说。

那个姑娘把装糖的托盘掉在地上了。

布克哈特站起来，关心地问姑娘，“您不舒服吗？”

但是她一溜烟跑掉了。

饭馆老板用怀疑的目光瞪着布克哈特，他又坐回在椅子上，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反正他没侮辱那个姑娘，他心想，尽管玻璃纸裙子下面光着两条大白腿，她也许是个受到严格训练的姑娘吧：她错把他当成调戏她的人了。

真莫名其妙。布克哈特很不自在地皱起眉头，拿起菜单。

“布克哈特！”一个人用尖嗓音在轻轻喊他。

布克哈特吓了一跳，抬头从菜单上端望出去。那个名叫斯文逊的小个子紧张地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

“布克哈特！”小个子又轻声说道。“咱们快离开这儿！他们现在要抓你呐。你要是想活着的话，就赶快走吧！”

跟这个人也没什么可争论的。布克哈特朝那位走来走去的经理抱歉地苦笑一下，就跟着斯文逊出去了。这个小个子好像知道该朝哪儿走。一到大街上，他就揪住布克哈特的胳臂，匆匆拉他朝街尽头走去。

“你瞧见她没有？”他问道。“那个叫霍思的女人，在电话亭里呐？相信我，她能在五分钟之内把他们都叫来，所以咱们得加快脚步！”

尽管大街上到处是人群和车辆，可谁也没注意布克哈特和斯文逊。天气凉飕飕——不管天气预报是怎么说的，布克哈特觉得这简直不像六月而更像十月的天气。他感到自己像个傻子，跟在这个发疯的小个子后面。躲开“他们”，可是往哪里走呀？这个小个子可能有点疯疯癫癫。不过他本人确实害怕了，而恐惧又有传染性。

“打这儿进去！”小个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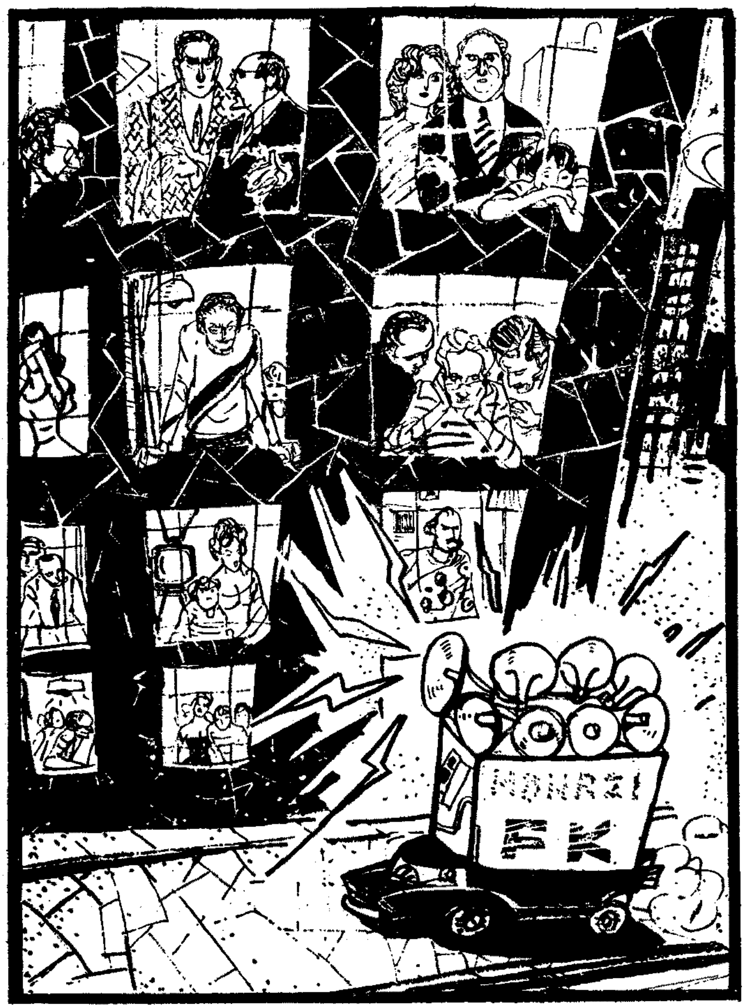
这是另外一家餐馆——说真的，倒更像个酒吧间，是布克哈特从来没光顾过的二流场所。

“一直穿过去。”斯文赴小声说：布克哈特像一个听话的小孩，侧着身子从许多桌子当中穿过去，一直走到餐馆的那一尽头。

这家餐馆是 L 形的，直角形门面朝着两条街道。他们从旁门走出来，斯文逊冷冷地回头看一眼那个起疑的餐馆会计，就穿过大街朝对面人行道走去。

他们来到一家电影院的门廊下，斯文逊的表情开始变得不那么紧张了。

“把他们甩掉了！”他轻声庆幸说。“咱们差不多到那儿了。”


FK

他到售票处买两张电影票，布克哈特就跟在他身后走进去。这是周末的日场，所以场内几乎是空的。银幕上传出枪声和马蹄声。一位靠在光亮的铜挡杆上、孤零零的服务员看他们一眼，又转过头去厌烦地瞧电影。斯文逊领着布克哈特从铺着地毯的大理石台阶走下去。

他们来到休息厅，里面也是空荡荡的。有一个门上写着“男厕所”，另一个门上写着“女厕所”，还有一扇门上用金字标着“经理室”。斯文逊在门口听一听，轻轻开门，把头伸进去瞧一眼。

“没事，”他用手比划着说。

布克哈特跟着他穿过一间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朝另一扇门走去，那也可能是个盥洗室，因为门上没有标记。

可那并不是个盥洗室。斯文逊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往里面看看，然后打手势叫布克哈特跟他一块儿进去。

原来是一个金属墙壁、灯光挺亮的隧道。他们站在中间，隧道空荡荡地向两边展开。

布克哈特惊讶地张望着。至少有一件事他知道而且知道得很清楚。

泰勒顿市地下从来没听说有这样的隧道。

隧道那端有间屋子，里面放着一些椅子和一张书桌，还有一个像电视屏幕的东西。斯文逊气喘呼呼地颓然坐在一把椅子里。

“咱们在这儿可以呆一会儿，”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们不再常到这儿来了。他们如果来了，咱们会听见的，可以藏起来。”

“谁呀？”布克哈特问。

小个子说，“火星人！”他说这个字时嗓音都劈了，好像快断了气似的。接着他用凄凉的腔调说：“嗯，我想他们是火星人。不过，你也可能是对的，你知道，自从他们抓住你这几个星期以来，我有许多时间来思考，他们也可能不过是俄国人罢了。可是——”

“你从头说一说。谁抓住我了。什么时候？”

斯文逊叹口气。“这么一说，咱们还得从头说一遍。好吧，差不多两个月前，你半夜到我家来使劲敲我的门。你被人痛揍了一顿——都吓糊涂了。你求我救救你——”

“有这么回事吗？”

“当然你对这事一点也记不得了。你听我一说就会明白的。你灰溜溜地说了一连串关于你被捕和受到威胁，你妻子死而复生，还有其他许多胡言乱语的话。我以为你疯了。可是——你知道，我一向对你很尊敬。你求我把你藏起来，而且你也知道我有这间暗室。这间屋子只能从里面锁上。我亲自装的这把锁。于是咱们就进去了——只是为了让你满意——大约午夜时分。其实也就是咱们走进去一刻钟或二十分钟之后，咱们俩人都不省人事了。”

“不省人事？”

斯文逊点点头。“咱俩一块儿。就好像让一个沙袋猛击了一下似的。听着，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又碰上了这样一回事？”

“好像是的。”布克哈特没把握地摇摇头。

“当然是了。咱俩后来又突然一块儿醒了过来，你就说你要给我看点好玩的东西。咱俩就走出去买了张报纸。报纸上的日期是六月十五日。”

“六月十五日？那不是今天吗！我是说——”

“你说的对，伙计。总是今天！”

这需要时间来细细琢磨才能领会透。

布克哈特惊异地说，“你在那个暗室里藏了多少星期？”

“我哪儿能说得清楚？大概四个或五个星期吧。我记不清了。每天都一样——总是六月十五日，我的房东吉弗太太总在扫前门的台阶，街上拐角报摊上的报纸总是同样的大标题。伙计，这简直让人感到单调。”

布克哈特想出一个主意，斯文逊不怎么同意，但还是接受了，两人就一起朝前走。他就是这种类型的人，总是跟着别人走

“这太危险啦，”他焦虑地嘟囔道。“要是有人来了，怎么办？他们会发现咱们，那就——”

“咱们有什么可损失的呢？”

斯文逊耸了耸肩膀。“这太危险啦，”他又说一遍，但还是跟着朝前走了。

布克哈特的想法非常简单。他只确信一件事，那就是这条隧道一定通往什么地方。火星人还是俄国人，奇异的阴谋还是疯癫的幻觉，泰勒顿市到底出了什么事，总得有个解释，而隧道的尽头就是寻求答案之处。

他俩慢慢往前走，走了一里多路才开始看到尾端。他们还算幸运——至少没有人在隧道里发现他们。但是斯文逊说过，只在某个规定的时刻才有人使用这条隧道。

天天都是六月十五日。为什么？布克哈特思索着。如何发生的倒不要紧。可为什么呢？

还有为什么会完全非自愿地陷入沉睡，好像大家都是同

一时刻睡着的。另外，丧失记忆，忘却一切，也挺奇怪——斯文逊还说过，就在布克哈特进入暗室之前，不小心在外面多呆了五分钟的那个早晨，他多么急切地又看到了他。斯文迹苏醒过来时，布克哈特已经走掉。那天下午，斯文逊在街上又见到他，可布克哈特却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斯文逊像耗子那样度过了好几个星期，晚上藏在楼梯地板下面，白天偷偷跑出来怀着渺茫的希望到处寻找布克哈特，奔波在死亡的边缘，尽量避开“他们”那种致命的视线。

他们。他们当中之一就是那个名叫爱泼·霍恩的姑娘。就是由于看到她漫不经心地走进一个电话亭而没再出来，斯文逊才发现了这条隧道。布克哈特办公楼下面看管烟摊那个人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斯文逊知道的或者怀疑的至少还有十来个人。

一旦你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他们就很容易被发现，因为只有这种人在泰勒顿市天天改换身份。布克哈特在这天天都是六月十五日的早晨，搭乘八点五十一分钟那班公共汽车，从来没误过一分一秒钟。而爱泼·霍恩却有时身穿眩眼的玻璃纸裙子，出售糖块或卷烟。有时又穿得很朴素，有时根本没让斯文逊看到。

俄国人吗？火星人吗？不管他们是谁，他们到底在这场疯狂的化妆舞会中打算得到什么？

布克哈特得不出答案，或许在隧道尽头的门外可以找出来。他俩一直小心翼翼地倾听，听到一些从远处传来的模模糊糊的声音，但不像有什么危险。他们便匆匆地过去。

他俩穿过一间空旷的房间，又上一段楼梯，到达布克哈

特认出是康特乐化学工厂的所在地。

没有一个人影。这倒也不怎么奇怪：这座自动化工厂压根儿就没有多少人在里面。但是布克哈特参观过一次这家工厂，仍然记得其中无休无止的繁忙景象，忽开忽闭的阀门啦，自动装卸、搅拌和化学处理冒泡溶液的大缸啦。等等。这家工厂一向没有很多的人，但一向挺喧腾热闹。

可是现在却很宁静。除了远处传来些声响外，一点生气勃勃的景象都没有。那些控制的电脑并没有发号施令；那些线圈和继动器都在休息。

布克哈特说，“跟我来。”斯文逊勉强地跟在他身后，穿过由一行行不锈钢管和容槽交织组成的通道。

他们就好像在死人面前走过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确实是这样，因为当初曾使工厂运转的自动装置不是死尸又是什么呢？那些控制机器的电子计算机根本就不是电子计算机，而是活人脑子的电子模拟机。它们如果被关上电钮，不就是死亡了吗？因为它们当初个个都是一个活人的头脑。

拿一个技术高超的石油化工技师来说吧，他在分解原油为各种成分上技术非常高明。把他绑住，用电子探寻针插到他脑子里去探索一下，那架机器就扫描出他脑子的思维规律，再把它转换为图表和波纹。然后，把这些波纹刻印在一个机器人的计算机上。你就得出了你的化工技师。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制造出一个个拥有那化工技师的知识和技能的复制品，毫无活人的局限。

有十来个这个化工技师的复制品放在一家工厂里，它们就会每天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都使工厂运转。从不疲劳，

从不马虎，从不遗忘什么。

斯文逊走近布克哈特，说道，“我害怕。”

他们现在已经穿过这间屋子，声音越来越响。不是机器声而是人说话声，布克哈特蹑手摄脚走近一扇门，大着胆子向里面看看。

这是一间比较小一点的屋子，墙上排着许多电视屏幕——至少有十来个——每个荧光屏前坐着一个男人或女人，两眼盯着屏幕，向录音机口授指令。这些人用电话调度每一影像：而且没有两个荧光屏显出同一影像。

这些影像看上去很少有相同之处。其中一个是一家百货公司，里面有一个衣着很像爱泼·霍思的姑娘正在介绍一台家庭使用的电冰箱。另一个是一系列厨房镜头。布克哈特瞥见一个有点像他办公楼下而那个烟卷摊的影像。

这简直令人迷惑不解，布克哈特真想站在那里，把这个谜解出来，但是这里太忙乱了。另外也可能有人往这边看或者走出来发现他们。

他们又来到一间屋子。是一间空屋子，一间宽畅、布置得很讲究的办公室，里面有一张写字台，上面堆满了文件。布克哈特起先只扫了一眼，后来因为有一份文件上的字引起他的注意，就用十分好奇的目光盯视着。

他拿起最上面张，扫了一眼，又拿起另一张；这当儿，斯文逊狂乱地搜视那些抽屉。

布克哈特疑虑地咒骂着，把那些文件都扔回到写字台上。

斯文逊几乎没注意到他的咒骂，高兴地喊道：“瞧！”他从书桌里掏出一把手枪，“里面还装着子弹呢！”

布克哈特直瞪瞪地瞧着他，心里想弄明白他刚才看到的一切。后来，他理解了斯文逊所说的话，两眼顿时亮了。“好伙计，”他叫道。“咱们拿着。斯文逊，咱们要仗着这杆枪走出这个地方。咱们不去警察局！也不找泰勒顿市的警察，而也许是去联邦调查局。你看一眼这个！”

他递给斯文逊一页文件，上面的标题是：“试验地区进展报告。项目：马林牌香烟战役。”内容通篇是数目字，布克哈特和斯文逊根本看不懂，可是结尾有一段总结：

> “尽管 47—K3 试验所获得的新用户比任何其它试验而得到的新用户多一倍，但由于当地对卡车噪音的控制条例，这将不大可能被广泛应用。
>
> 47—K12 一组的试验名列第二，我们推荐仍以这种方法再次进行试验。对三项最优异的战役进行个别检验，附带或免去取样。
>
> 如果顾主不愿承担附加试验费用时，对于 K12 系列的最高要求，可直接进行另一种变换办法。
>
> 所有这些预测，期望有百分之八十可能成为预测结果中的百分之一的一半，百分之九十九强可能达到百分之五限度之内。”

斯文赴看完后，抬头瞧着布克哈特的眼睛，抱怨说，“我看不懂。”

布克哈特答道，“我不怪你。这虽然古怪，却符合事实，斯文逊，符合实际。他们既不是俄国人，也不是火星人。这些人是广告商，不知怎的——天晓得他们怎么做到的——他

们把泰勒顿市整个占领了。他们掳获了咱们所有的人；你和我，还有两、三万其它的人。都在他们的支配之下了。

“他们也许使咱们进入催眠状态，也许另外要什么花招；但是，不管他们怎样做，事实是他们老是让咱们活在那一天。他们整天该死地给咱们灌输广告，每天结束时，看看效果——然后他们把咱们脑子里这一天的记忆抹掉，第二天又重新用别的广告接着干。”

斯文逊的下巴耷拉下来。他费劲地把它合上，咽口吐沫。“胡闹!”他干脆地说。

布克哈特摇摇头。“当然，听上去像是发疯，可是整个这件事确实是发疯。否则你怎么解释呢，你否认不了整个泰勒顿市总在过同一个日子。你亲眼见到了，就是这样颠三倒四的，咱们得承认这是真的，除非咱们自己疯了。不管怎么样，一旦你承认有人知道怎样完成这件事，对于其他方面也就明白有它一定的道理了。

你想想看，斯文逊！他们在花每一分钱做广告之前，早把每个细节都检验过了。你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吗？只有上帝知道这得花多少钱哟，可据我所知，事实上，有些公司，一年就要花两三千万美元广告费。一百个公司，乘一下得多少。即使每家公司学会怎样削减百分之十的广告费，真格的，也只是一笔小数目！

“他们如果事先知道什么能起效用，就可以把这种广告费削减一半，也许一半以上也说不定。这样一年就可以节约两三亿美元；如果他们只拿出其中百分之十到二十用在泰勒顿这个城市上，对他们来说，还是便宜极了，而且对那些把泰勒顿市弄到手的人来说，不管他们是谁，也是发笔财的买

卖。”

斯文逊舔一下嘴唇，踌躇地说，“你的意思是说，那咱们——嗯，就是一种被俘虏的听众了吗？”

布克哈特皱皱眉头。“不完全是。”他又想了一分钟。“你知道一个医生怎样试验盘尼西林那类东西吗？他把一组细菌菌落分别移植在一些盛有胶冻的盘子里，然后在每一种上试着下点药，每次都起一点变化。嗯，那就是咱们——咱们就是那些细菌，斯文逊。只是咱们比它们效率更高些。他用不着试验一组以上的细菌菌落，因为他们可以一次又一次用它作试验就够了。”

斯文逊很难接受这种说法。他只说道，“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咱们去报警察局。他们不能把活人当荷兰猪使用。”

“咱们怎么到警察局去呢？”

布克哈特犹豫了一下。“我想——”，他慢慢说。“当然。这是个大人物的办公室。咱们现在有杆枪了。咱们就在这里等他来。然后他就会把咱们带出去了。”

这既简单又直截了当。斯文逊平静下来，挨着墙，找个从门口看不见的地方坐下来。布克哈特自己也在门后面找个地方坐下——

于是。开始等待。

等的时间没有想像得那么长，也许只不过半小时罢了。布克哈特听见有说话的声音走近，就连忙贴墙靠好，还跟斯文逊匆匆小声说了句话。

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姑娘的说话声。男人正在说，“——为

什么不能在电话里汇报？你把你这一整天的试验都毁了！你究竟怎么啦，珍妮特？”

“对不起，道尔金先生，”她用一种清晰而甜蜜的嗓音说。“我认为这事很重要。”

男人嘟囔着说，“重要！二十一万个单位里面出了这么一个讨厌的。”

“不过这是那个布克哈特，道尔金先生。又是他。从他溜掉的情形来看，肯定得到了什么帮助。”

“好啦，好啦。没什么关系，珍妮特：不管怎么祥，那个巧克力可口酥程序还是提前完成了。既然你已经搞到这种程度，就进来吧，把工作汇报写出来。也别担心布克哈特那件事啦。他可能就在什么地方闲逛呢。咱们今天晚上就把他抓住。再……”

他们俩走进来。布克哈特把门砰的一声踢上，用枪瞄着他俩。

“那只是你的打算，”他得意洋洋地说。

这真够得上是令人大吃一惊的时刻，使人惊吓得精神失常，困惑而恐惧。这是布克哈特一辈子当中最得意的时刻了。那人脸上显露出那种他在书上读到过而并未见到过的表情。道尔金的嘴不自觉地张开了，两眼睁得大大的，他好像要提个问题，可是没有说出来。

那个姑娘也几乎一样惊慌失措。布克哈特看了她一眼，才明白她的声音为什么如此熟悉，原来她就是那个叫爱泼·霍恩的姑娘。

道尔金很快就恢复了常态。“你说的就是这人吗？”他尖刻地问。

姑娘说，“是。”

道尔金点点头。“我收回刚才说的话。你做得对。嗯，你——布克哈特，你们要干什么？”

斯文逊尖声叫道，“瞧着点他！他身上可能还有杆枪。”

“那就搜他一下，”布克哈特说。“我告诉你我们要干什么，道尔金。我们要你跟我们到联邦调查局走一趟，向他们解释一下你如何逃脱了绑架两万人的罪名。”

“绑架？”道尔金轻蔑地说。“那太离奇了，伙计，把那杆枪收起来。你要对这一切负责的！”

布克哈特举着手枪，严厉地说，“我想我负得了责任。”

道尔金好像火极了，很不耐烦，而奇怪的是却不害怕。“他妈的——”他开始大发雷霆，可又闭上嘴，沉住了气。“你听我说，”他劝说道。“你搞错了。真格的，我没有绑架过任何人！”

“我不相信你，”布克哈特直截了当地回答。“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呢？”

“可这是事实！你应该相信我说的都是实话！”

布克哈特摇摇头。“联邦调查局如果愿意相信就让他们相信吧。咱们早晚会弄清楚的。我们现在从哪儿可以出去？”

道尔金张嘴想要辩解。

布克哈特发火了。“别挡住我的去路，必要的话我能把你毙了。明白吗？我已经过了两天鬼日子。为此，每一秒钟我都在责怪你。毙了你？那我可太高兴了，而且自己一根毫毛也不会损失！把我们从这里带出去！”

道尔金的脸色突然变得阴沉起来。他好像要移动，可是

那个他称呼为珍妮特的金发姑娘悄悄溜到他和那杆枪之间。

“求求你!”她哀求布克哈特。“你不明白。你不能开枪!”

“躲开点。”

“可是，布克哈特先生——”

她这句话还没说完，道尔金面带难以理解的表情，朝那扇门冲去。布克哈特被他狠狠地推开，马上抡起手枪，大吼一声。姑娘也尖叫起来。他扣动了扳机。她带着怜悯和恳求的表情，靠近布克哈特，一下子又把那人挡住了。

布克哈特本能地朝下面开枪，为的是打瘸他而不是打死他。但他没瞄好准。

子弹正击中她的腹部。

道尔金把门在他身后一摔就跑掉了，可以听到他向远处奔去的脚步声。

布克哈特把手枪一掷，跳到姑娘身边。

斯文逊哭哭啼啼地抱怨，“这下子咱们可完蛋了，布克哈特。唉，你干吗开枪呀?要不然咱们就跑掉了，可以到警察局去了。咱们都差不多从这儿出去了，咱们——”

布克哈特没答理他。他正跪在姑娘身旁。她平躺在地上屈伸着两个胳臂。地上也没有血迹，身上也几乎没有伤痕;而且她躺在地上那副姿势也是任何活人摆不出来的。

然而，她并没有死。

她并没有死——布克哈特木然呆跪在她旁边，心想:她可也并没活着。

她没有了脉搏，而一只伸着的手指头却传出有节奏的哒哒声。

没有呼吸声，却有一种咝咝的响声。

两只眼睛睁开，瞧着布克哈特。目光既无恐惧也无痛苦，而只有一种比地狱还要深不可测的怜悯表情。

她古怪地歪扭着嘴唇说“别——着急，布克哈特先生，我没——事。”

布克哈特震惊地缩回大腿，瞪视着。应该有血迹的地方，却是一种并非人肉而是物体的明显的裂口，还有一卷黄铜的细电线。

布克哈特舔湿了自己的嘴唇。

“你是个机器人？”他问道。

姑娘试着点点头，歪扭的嘴唇颤动着说出，“我是。你也是。”

斯文进含混不清地发出一声声响，走到写字台前坐下来，两眼直愣愣地瞪着墙。布克哈特在那个躺在地板上的毁坏了的傀儡旁边晃来晃去。他一声没吭。

姑娘吃力地说，“我很抱歉发生了这一切。”美丽的嘴唇扭曲成一种冷嘲热讽的样子，在她那年轻而光滑的脸蛋上显得十分怕人，后来她费了很大劲才控制住自己的嘴唇。“对不起，”她又说道，“你那颗子弹大概打在神经中枢上了。这使我很难控制住这个身体。”

布克哈特不自觉地点点头接受了这种歉意。机器人！显然他现在也弄明白了，而且必然是事后明白的。他想到自己原先那些神秘的想法，被人催眠啦，火星人啦，其他更古怪的事啦，都是愚蠢无比。因为机器人的制造这一简单事实更精确而简便地符合实际情况。

一切证据都曾经摆在他的面前。那座移植人的思维能力

的自动化工厂——为什么不能把人的思维移植到一个人型化的机器人里去，使它赋有原来的特点和外型呢?

它知道自己是个机器人吗?

“咱们全是，”布克哈特说，几乎没意识到自己说出声来。“我的妻子，我的秘书，你，还有那些街坊，咱们大家都一样。”

“不，”那声音比之前有力一些。“咱们大家不完全一样。我是自己选择的，你看，我——”这一次那两片痉挛的嘴唇不再任意扭曲了——“我原是一个年近六十岁的丑陋的女人，布克哈特先生，生活对我来说已经消逝了。道尔金先生肯给我一个机会恢复成一个美丽的姑娘再次生活，我巴不得有这个机遇，就欣然接受。说真的，尽管有些不利的地方，我真的全心全意地接受了。我的肉体仍然活着——我在这儿，而它在沉睡着呢。我可以回到我的肉体中去。但是我从来也没有回去过。”

“那我们其余的人呢？”

“不一样，布克哈特先生。我是在这里工作。我执行道尔金先生的命令。把广告试验的结果制出图表，按照他教你们生活的方式监督你和其它人。我是自己选择这样做的，而你们是不能选择的。因为，你看，你们已经死了。”

“死了？”布克哈特喊道，几乎是一声尖叫。

那两只蓝眼睛望着他，眨也没眨一下，他心里明白这不是谎话。他咽了口唾味，赞叹那使他能吞咽，能出汗，能吃东西的复杂的机械装置。

他说:“哦，我梦中那次爆炸。”

“那不是一场梦。你说得对——爆炸。那是真的。是由

那个工厂造成的。贮存槽爆炸了，爆破没达到的地方，不大一会儿，浓烟就起了杀人的作用。两万一千人几乎全部死在这场爆炸中了。你和其他人一起死去了。这就造成了道尔金的机会。”

“这个混账的盗尸鬼!”布克哈特说。

那曲扭着的肩膀奇特地耸了一下。“怎么?你已经死了。道尔金就是要你和所有其它的人——一整座城市，美国完整的一块地方。移植死人的脑子同移植活人的脑子一样容易。可以说更容易些，因为死人不能说不。哦，这需要人量的工作和金钱——整个城市破碎不堪——但是完全重整起来也是可能的。特别是许多细小枝节的地方也不需要完全恢复得一模一样。

有一些家庭里的脑子甚至完全损坏了，里面全是空的，地下室用不着太完整，而且街道也不太要紧。反正它只需要坚持一天就成了。总是一天——六月十五日——一天一天重复着；而且即使有什么人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对头的话，不管怎的，这个发现也没有时间滚雪球似地扩散，并破坏试验的效力，因为一切谬误一到午夜就会全部勾销。”

那张脸盘强作微笑。“六月十五日那天是场梦，布克哈特先生，因为你从来也没有真正度过它。那是道尔金先生送的礼物，是他送给你的一场梦，在一天结束时，他又把它收回去。那当儿，他得到了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对种种要求作出反应的一切数据，那些维修人员下到隧道里去，穿过整个城市，用微小的电子排除器把这个新梦洗掉后，梦又重新来一遍。就在六月十五日那天。

“永远是六月十五日，因为六月十四日是你们所有的人

活着的时候所记得的最后一天。有时维修人员漏过一个人，如同他们把你漏掉那样，因为你那时正在你那条船下面。不过这也不要紧。那些被遗漏的人如果露面就会暴露自己——如果他们不露面，那也不影响试验。但是他们耗不尽我们这些替道尔金工作的人。我们身上电源被切断也像你们一样睡觉。可一醒过来就全都记得。”那张脸没完没了地抽搐。“如果我能忘记一切，该多好啊！”

布克哈特不敢置信地说，“难道这一切都是为了销售商品，必定要花费几百万块钱呵！”

那个名叫爱泼·霍恩的机器人说，“是啊，是花掉了那么多钱。可也给道尔金赚了好几百万块钱。况且这还没完呢。他一旦发现能使人们行动的主导词汇。你想他会就此罢休吗？你想——”

门打开了，她的话被打断了。布克哈特急转身，恍惚地记起道尔金的逃脱，便举起手枪。

“别开枪，”那个声音安详地命令道。不是道尔金，而是另外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没有用灵巧的塑料和化妆品伪装起来，只是在闪闪发亮。它发出金属般的声音，“忘掉一切吧，布克哈特。你什么也干不了。在你再进行破坏之前，把枪交给我。马上交给我。”

布克哈特生气地大吼起来。这个机器人的躯干亮闪闪的。说明是钢的。布克哈特对他的子弹能否打穿它，或者即使能打穿，又能起多大伤害作用，都毫无把握，他得试验一下——

但是从他身后传来一阵呜咽般的急旋风，那是斯文逊，已经骇得歇斯底里大发作。他一下子扑向布克哈特，把他撞

倒在地，枪也掉在地上。

“我求求你！”斯文逊拜倒在那个钢制机器人面前，语无伦次地求饶。“刚才他会用枪打你的——请别伤害我！让我像那姑娘一样为你工作吧。你叫我干什么都可以——”

机器人的声音说，“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它往前走了整整两步。踏在枪上——一脚把它踢开，撇在远处的地板上。

那个出了故障的金黄头发的机器人毫无感情地说。“我可坚持不了多久啦，道尔金先生。”

“必要的话就切断电源吧，”钢制机器人回答道。

布克哈特眨了眨眼，说道，“可你不是道尔金啊！”

钢制机器人把它那两只深陷的眼睛转向他。“我是，”它说，“肉体上不是——但眼下我所用的躯体是这个。我怀疑你能用手枪伤害这个躯体。另外那个机器人的外壳比较容易弄坏。现在你停止这种胡闹，好不？我不想损坏你；损坏你代价可大大啦，只请你坐下，好让维修人员把你调整一下，好不？”

斯文逊匍匐在地。“你——你不会惩罚我们吗？”

钢制机器人没有表情，但它的声音好像有点惊讶。“惩罚你们？”它又提高调门重复道。“怎么惩罚呀？”

斯文逊哆嗦起来，好像那句话是根鞭子；布克哈特却发怒道：“如果他愿意的话。就调整他，我可不干！你还得大大地损毁我一番，道尔金。我不在乎我值多少钱，也不管要费多大的事才能再把我重新修理好。我要从那扇门走出去！你要想制止我，除非把我杀死，你别无其他的办法制止我。”

钢制机器人朝他走了半步，布克哈特却不自觉地停住了。他站在那里犹豫不决索索发抖，准备丧命。准备进攻，准备

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

除了真正发生的事之外，他都作好了准备，因为道尔金那钢制的身休仅仅在布克哈特和手枪之间让开了一条路，让他可以自由地朝门口走去。

“走吧，”钢制机器人请道。“谁也不会阻拦你。”

布克哈特走到门外突然停住了。道尔金让他走出来真是糊涂透顶！机器人也好，肉体人也好，被害者也好，受益人也好，都不能制止他离开道尔金的王国，到联邦调查局或者其他所能找到的法律场所去报告他的遭遇。那些为试验结果而付款给道尔金的公司一定不知道他所运用的盗尸技巧；道尔金一定瞒着他们，因为只要有一点内幕情况公诸于世就会制止这种事。走出去也许意味着死亡，不过在他过着这种假生命的时刻，死亡对布克哈特来说并不恐惧。

走廊里一个人影也没有。他找到一扇窗户，就向外望出去。那是泰勒顿市——一个假造的城市，但是它看上去是那样真实和熟悉，布克哈特几乎认为这一件事不过是场梦罢了。然而这不是梦，他心中确信这一点。而且也同样相信泰勒顿现在也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他了。

得朝另一个方向走。

他足足走了一刻钟才找到一条出路，但是他发现自己在几条走廊里偷偷摸摸走着，一听到可疑的脚步声就赶快躲起来，深知这种躲躲藏藏也全是白费心机，因为道尔金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但是没有人阻止他，他找到了另一扇门。

从里面看不过是一扇简单的门，可是他把门一打开，走

出去一看，却不象他所见过的任何地方。

开始有一片光——灿烂无比、令人眩目的亮光。布克哈特眨巴着眼睛朝上看，恐惧而不敢相信。

他正站在一个加过工的光滑的金属架子上，离他的脚不到十二米的地方，那个架子突然断落，他几乎不敢走到它的边缘，但是即使在他站立的地方，他也看不到他面前那个深渊的底层。那条鸿沟伸展开去，直穿他身旁两边的亮光，叫人一眼望不到头。

怪不得道尔金如此轻易地给了他自由！从这家工厂根本哪儿也去不成。这条奇特的鸿沟多么令人不可置信，上面挂着上百个白花花眩目的烈日又是多么不可能呀！

他身旁有一个声音问道，“布克哈特？”接着他身前那个深渊里轰响着他的名字，来回低沉地萦回不断。

布克哈特润湿了他的嘴唇。沙哑地答道：“是——是啊？”

“我是道尔金。这次不是一个机器人，而是肉体的道尔金，通过手提话筒想跟你对话。现在你亲自见到了，布克哈特。你现在总该理智地让维修工把你整修一下了吧？”

布克哈特瘫痪地站在那里。在那刺眼的亮光中，一座活动的山脉朝他移动过来。

它在他头顶上足有好几百呎高：他抬头瞧瞧山顶，亮光使他无可奈何地眯细着眼睛。

它看上去象——

不可能，

门上的扩音器问道，“布克哈特？”但他答不出声了。

一阵低沉沉的叹息声。“嗯，”那声音说，“你终于明白了。

你没有地方可去。你现在知道了。我本来是可以告诉你的，可你也许不相信我的话，所以最好还是让你自己来认识。而且，布克哈特，我为什么要重建一座同以前一模一样的城市呢？我是个商人，我要计算成本的。如果一样东西必须完整，我就完整地把它制造出来。不过眼下这件事倒也没有这个必要。”

布克哈特孤独无助地看到眼前那座山上，有一处不那么陡的峭壁朝他这边倾斜下来，又长又黑，而末端却是片白色，莲馨花那样的白色……

“可怜的小布克哈特，”扩音器低声哼道，久久回响在那实际上只是个加工车间的巨大的深渊里。“你发现自己原来住在一座盖在一张桌子面上的城市里，可能吓了一跳吧。”

六月十五日，盖·布克哈特大叫一声，从梦中惊醒。

这是一场使人无法理解的怪梦，梦里的爆炸和幽暗的人影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恐怖和真人。

他哆嗦了一下。睁开了眼睛。

一个扩音喇叭在他卧室的窗子外面极响地吼叫。

布克哈特跌跌撞撞地走到窗口，向外张望。外面空气凉飕飕的，不象六月天，倒象十月里的气候；但景致倒也依然如旧，除了有一辆装着扩音喇叭的卡车停在街那头人行道旁。它的高音喇叭嘟嘟地放着：

“你是个懦夫吗？你是个傻瓜吗？你难道要让那些政治骗子窃取你的国家吗？不能！你难道对贪污和犯罪行为再容忍四年吗？不能！你在整个选举期间一直投联邦党的票吗？对！你就应当这么干。”

他有时大喊大叫，有时哄骗，威胁，乞求，引诱……但是他的声音从一个六月十五日到又一个六月十五日没完没了地响着。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珍爱书籍，开卷有益，请支持正式出版物。

《魔鬼三角与 UFO》一校图文版，仿原版面

文本取材于网络，其中多数出自 亦凡公益图书馆，在此致谢！
全书由 凡剑（Ken777）对照原书校对、手打补全，翻拍插图、制作。
其中《地下隧道》一篇由Ken777 进行OCR、校对。

2008 年 04 月 30 日一校

Ken777
2008.04.30
eBook